

### 作者简介

陈晓东，号木桥居士，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曾十几次上青藏高原求法采访，著有《宁玛的红辉》、《走近当代觉囊的法王》、《神奇舍利子》、《达缘老和尚略传》、《大小孩前传》等纪实文学作品。

辟有《陈晓东佛教文学作品选》：

[Http://c-xd.cn](http://c-xd.cn)

E-mail: cxdong007@gmail.com

责任编辑：木桥  
封面设计：木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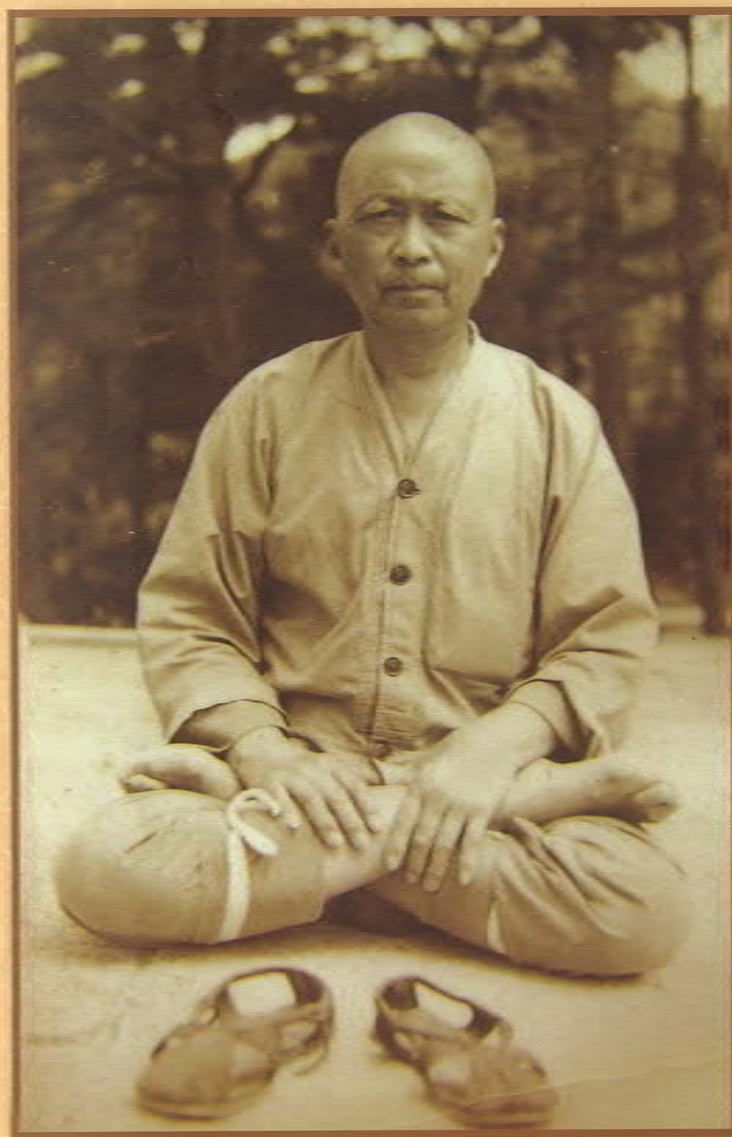
ISBN99937-28-10-1  
定价：38.00元

# 千古一泰无名僧

陈晓东 著

中华出版社

陈晓东佛教文学作品



无名僧著《金刚经注解》

# 千古一泰无名僧

显现在骨片上的这个“泰”字，凹凸有致，精致无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古往今来，寰宇内外，这是地球文明史上最殊胜的奇迹之一。

两年前，弟子们在淮安为这个“泰”字举行水晶塔开光典礼。中午时分，忽有一道白色光柱拔地而起，越过太阳，直至半空。白色光柱在空中直立了好一会儿，尔后，慢慢倾斜并飞升起来，顶着风向，朝前飞行……

在一个信仰缺失、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又有几个人能明瞭这一“泰”字及白色光柱所蕴含的含义呢？不过，随着时间推移，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会逐渐认识到这个小小“泰”字，不仅是当代中国的国宝，也是整个人类世界的瑰宝……



中华出版社 Qianguyitai Wumingseng Qianguyitai

陈晓东佛教文学作品

# 千古一泰无名僧



中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古一泰无名僧/陈晓东 著

中华出版社 2004.8

ISBN99937-28-10-1

I. 千… II. 陈… III. 传记—佛学—中国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第03122号

千古一泰无名僧 陈晓东 著

责任编辑：木桥

装帧设计：木子 利峰

出版发行：中华出版社

地 址：澳门氹仔徐日升寅马路中福花园

印 刷：珠海印刷厂

开 本：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26

字 数：470千字

版 次：2011年1月第三版 第一次印刷

印 数：5000册

书 号：ISBN99937-28-10-1

定 价：38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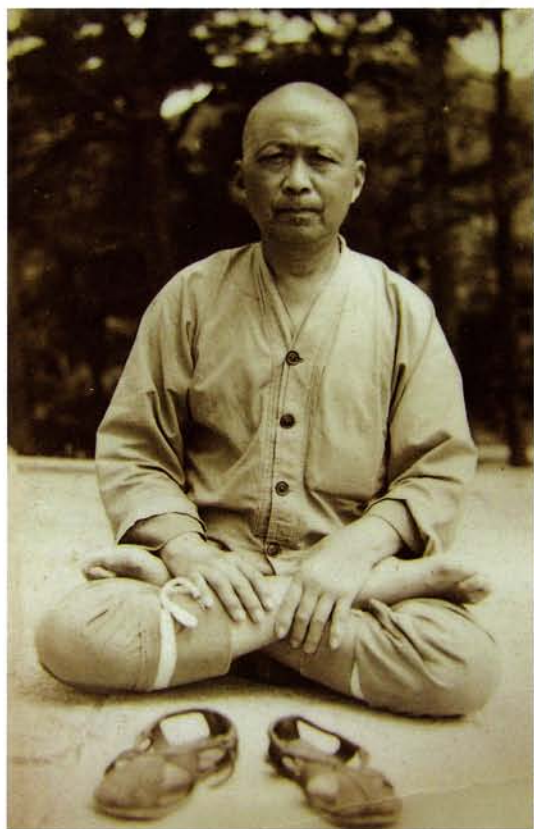
名相不无

生死了

是

金册经内大意





当代修行成就者无名僧跏趺像



火化后的骨片，中间一小片上有一“泰”字



不小心碎成三片的“泰”字骨片



骨头上的舍利子



今日淮安杨家老宅



江苏苏州般若禅寺



淮安“泰”字水晶塔开光典礼





2008年11月8日 11:19，作者摄于  
“泰”字水晶塔开光典礼现场



仰望空中奇景

## 简要说明

显现在骨片上的这个“泰”字，凹凸有致，精致无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古往今来，寰宇内外，这是地球文明史上最殊胜的奇迹之一。

在骨头上留下“泰”字的老修行，祖居淮安，自号无名僧，生前其貌不扬，默默寡闻。去世前曾有弟子问：师父啊，您一直教我们要无我无相，但现代人只相信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我们拿什么叫别人相信啊？无名僧就说，这样吧，我要死得跟别人不一样，等我死了以后，还会留个小玩意给你们。于是乎，十几年前，当弟子们从师父火化后的骨灰中扒拉出这个不可思议的小小“泰”字时，她们猜想，这也许就是师父所说的一个小玩意吧。

两年前，弟子们在淮安为这个“泰”字举行水晶塔开光典礼。中午时分，忽有一道白色光柱拔地而起，越过太阳，直至半空。白色光柱在空中直立了好一会儿，尔后，慢慢倾斜并飞升起来，顶着风向，朝前飞行……

在一个信仰缺失、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又有几个人能明了这一“泰”字及白色光柱所蕴含的含义呢？不过，随着时间推移，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会逐渐认识到这个小小“泰”字，不仅是当代中国的国宝，也是整个人类世界的瑰宝，日后将对人类社会产生的昭示和警诫作用，是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的。

本书首版由海南中华出版社出版。后曾加印过一次。现得到数位善士资助，再次重印，以慰告无名僧众弟子及广大读者的支持和厚爱。

欢迎浏览《陈晓东佛教作品选》：[Http://c-xd.cn](http://c-xd.cn)

## 目 录

- 缘起：留下的一个小玩意 ..... (1)
- 一. 家在枚皋旧宅边，河下出家少年郎 ..... (6)
- 二. 闾家常斋念观音，俗亦非俗修菩提 ..... (12)
- 三. 虚公座前再出家，云居山上打禅七 ..... (17)
- 四. 止语三年涌泉寺，装饭洗碗行堂僧 ..... (22)
- 五. 史无前例大劫难，被迫回乡卖草纸 ..... (27)
- 六. 大悲咒水驱狐精，此法虽灵不究竟 ..... (34)
- 七. 济公指阅金刚经，释迦赐草了其义 ..... (39)
- 八. 无人无我无无尽，自证自悟如来禅 ..... (44)
- 九. 百废待举百举忙，真修难觅真修地 ..... (49)
- 十. 三年鼓山海会塔，开笔注释金刚经 ..... (52)
- 十一. 古来注疏何其多，悟最上乘今再说 ..... (59)
- 十二. 油印问世金刚注，福州首摄女弟子 ..... (67)
- 十三. 不魔不磨不成佛，无处不显金刚力 ..... (75)
- 十四. 名公不解真修行，回乡讲经拈花寺 ..... (80)
- 十五. 如来嘱咐到高旻，宿世因缘大法子 ..... (86)
- 十六. 头上安头不合禅，宁可不要污染钱 ..... (92)
- 十七. 千里打七高旻寺，摄受大连真法子 ..... (96)
- 十八. 断情当要断到底，离开扬州复去闽 ..... (102)

十九. 养老力荐来金山，中秋入关生死关 .....	(110)
二十. 八十始知七九非，不明之人议纷纷 .....	(115)
廿一. 金山寺里打禅七，苦口开示众弟子 .....	(124)
廿二. 往昔疑是懈慢地，他日最旺在此方 .....	(135)
廿三. 大连说法四十日，续佛慧命点迷津 .....	(141)
廿四. 宝华求受菩萨戒，千万扔掉牛鼻栓 .....	(149)
廿五. 释义坛经二十页，留待后人细思量 .....	(154)
廿六. 滂沱雨中平静去，了生脱死离染尘 .....	(158)
廿七. 最先奔丧两乌尼，拜师应证最后名 .....	(162)
廿八. 群鸟日日来护灵，死后一月犹回声 .....	(167)
廿九. 闍维火光现瑞相，千古一泰撼人心 .....	(172)
三十. 徒劳化验八〇三，无上宝物裂三片 .....	(180)
卅一. 传法五大女法子，千百年来头一回 .....	(184)
卅二. 无相甚深微妙法，如何下手来修行 .....	(192)
卅三. 辽源商场一场火，惊醒多少梦中人 .....	(204)
无名僧著：	
《金刚经注解》 .....	(210)
《关房般若觉》 .....	(336)
《小史》 .....	(394)

## 缘起：留下的小玩意……

去年（乃二〇〇一年也），承一位武汉居士发心资助，笔者将自己撰写的长篇史实文学《神奇舍利子》印了几千册，随缘分赠各地。笔者写这本书，起因于九九年秋，我去四川阿坝壤塘参加藏传佛教觉囊派的一个大法会，临别得到健阳活佛送的一颗释迦牟尼佛舍利子，回到上海后，又发觉供在家里的几颗舍利子忽然长得很大很大。慈云法雨，广泽大千，松风明月，各启有情。在多年逆境中忽能得此殊胜法缘，内心的惊喜自不待言。作为一个佛门弟子，我很愿意让更多的人来分享我的喜悦；同时我又想，自己好歹也算个作家吧，把有关舍利子的种种不可思议而又真实不虚的事迹，如实告诉当今社会中那么多迷茫不觉的人们，这何尝不是我的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啊。

拙作流散出去后，陆陆续续，有读者来向我提供有关今日舍利子的一些线索，其中有些内容，十分新鲜生动，经查询核实后，我将它们补充进了日后要再版的《神奇舍利子》一书中。

这一天，经徐、金两位居士辗转介绍，我到莘庄去采访一位陈居士。徐居士是原来就认识的，金、陈两位则素未谋面。莘庄以前属于上海郊县，近年划入了上海市区，又有新建的地铁相连，跟市中心的距离好像一下子缩短了许多。

见面后，陈居士就把供在佛龛上的一只小盒捧出，那里面藏有他师父六七颗滚圆的舍利子，大的如绿豆，小的似粟米，看上去粒粒色泽紫黑、沉甸坚实。“有道之人！有道之人！”我对陈居士说，紫黑舍利子给了我一种很不寻常的直觉。

“你还想看看我师父的几块骨头吗？”

“那还用说。请——”

陈居士捧出一只大盒，里面盛放着一长一短两根较完整的腿骨，还有若干块骨片。哇！你很难想象到，火焚后的骨头居然会这么白！雪白雪白，真的像雪一样白！骨髓呈精致的丝网状，令人联想到儿时见过的那种用一两勺砂糖碾磨出的棉絮糖，看上去蓬松蓬松，仿佛一戳便碎的样子，其实硬得像钢丝，戳上去岿然不动。更奇特的是，在那两根骨头上，缀有不少舍利子，短骨上约有五六颗，长骨上多达三四十颗，大小不一，形态饱满，颜色多样，以棕色与灰褐色为主。我不禁想起这些年不是有人宣称什么舍利子为体内结石所致么？若让这些人来瞧瞧这缀在骨头上的舍利子，不知又会编出何等妙论？纵不成说结石长到了骨头上？！

“我师父圆寂后不仅留下许多舍利子，骨头上还留下一个‘泰’字

呢！”

“快让我看看。”

陈居士递给我几张塑封照片。

一张是一位老年僧人的跏趺照，底下印了两行字：

镇江金山寺涤华禅师（无名僧）

92年8月15日摄

显然，这位涤华禅师就是她的师父啰。从照片上看，这位老人家穿一件旧僧衣，表情庄重严肃，坐姿端正沉稳，全身呈一极对称的尖塔形。看他一眼，你就会觉得这是个不折不扣的老修行。

一张是舍利子的特写，二十多颗紫黑舍利子围成一圈，中间摆一块骨片，骨片上有个凸出的“泰”字，字迹端正，遒劲有力。底下也印了两行字：

镇江金山寺涤华禅师（无名僧）舍利骨、舍利子

1996年6月摄于上海



太了不起了！看到这个“泰”字，我从心底里发出由衷的赞叹，要修到何等地步，才能以心力留下这么一个字来！凝神望着望着，我心里忽又生出一种“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感慨——真的就这么快被我找到啦？这几年，虽然谈不上踏破铁鞋，但我确乎也时常在找啊找，只是不知能不能找得到，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找得到，而眼下，它竟然就在我的面前！

这也要从我写《神奇舍利子》这本书说起。笔者由舍利子的故事引申出来，面对的是修行者种种不同常人的死亡现象，从中想探索一点生与死的本质问题，最终目标，是希望能趋向佛法的究竟与真谛。书中有一章，比较集中地叙述了古往今来有些高僧圆寂后，尸骨上显现图像文字等方面

的非凡事迹。我在书中指出：“这种奇特的现象，跟前述有些修行者火化后能烧出一粒粒颗粒状舍利子比，更要稀少得多，而且，笔者目前仅从藏传佛教史籍中看到若干这方面的记载。”我接着指出：“显密同理，汉地未必没有同样的殊胜显现，以后若有机会得悉，当再作本章的补充。”我这么说，是依佛理作出的推断，而且很希望能在汉地找到这样的例证，但什么时候才能找到，自己心里并没有底。

而此刻，说来就来，一下子把你给找着了！或者说，是你把我给找着了！更令人惊喜的是，这不是历史上的记载，它就是今日活生生的现实！

陈居士告诉我，她师父生前是个真正修苦行的老修行，自号“无名僧”，生活简陋寒碜到极点，不少人见他其貌不扬，衣服穿得破破烂烂的，都瞧不起他。晚年他凭自己的悟证写了本《金刚经注解》，后又写了本《关房 心经感·般若觉 合刊》。《金刚经注解》联系出版时，有人居然写信污蔑他，说他这种人怎么可能写得出书来，这稿子肯定是从哪里捡来或偷来的！一九九六年四月老修行在镇江金山寺圆寂，终年八十八岁，一个多月后火化，瑞相叠出。弟子从骨灰中拣得不少舍利子，还发现骨片上似有梵文字母，拿去请寺院的出家师父辨认，有人带着点嘲弄口气说：“你们师父明明知道你们不识梵文嘛！要显，就显个汉字给你们看看嘛！”次日再次筛选骨灰、碎骨，真的找到一块骨片，上面有个极清晰的‘泰’字，冷嘲热讽者这才无话可说。

“你怎么看待你师父留下这么个‘泰’字呀？”

“师父生前经常对我们弟子说，他修持并传授我们的如来禅，直秉六祖道性，为真正如来正法，但他活着时别人不会重视，要待他去世以后若干年，这个法才会花开遍地。我们说，您一直教我们要无我无相，但现代人只相信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我们拿什么叫别人相信啊？师父就说，这样吧，我要死得跟别人不一样，等我死了以后，还会留个小玩意给你们。当时我们都不理解，现在想想，师父说的小玩意，大概就是这个头骨上的‘泰’字吧。”

“留个小玩意。”这话说得轻巧，可真的做起来谈何容易！

当人们回顾上个世纪人类最重大的科技发明，像汽车、电话、原子弹、人造卫星、电视机、计算机、因特网等等，不能不承认，这些科技上的重大成果极大地影响与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

可是，再伟大的科学家，哪怕你能造出原子弹和人造卫星来，若不借助一定的工具与技术，你要他光凭自己的意念、心力，在自己的骨头上显个文字或图案出来，这办得到吗？人家一定会说这是痴人说梦！

后秦大译师鸠摩罗什（340-413），临死前召集众弟子说：“这些年

来，我罗什虽然才智暗昧，也总算尽了力，译出经文三百余卷，自信还不致有大的差错，希望能流传后世，佛法永弘。我今天当众发誓，若我所译的经，所传无谬，死后将我焚化，舌不焦烂。”鸠摩罗什圆寂后，众弟子按西域法将他遗体火化，大火灭后，全身皆成灰烬，从灰烬中果然找出烧而不化的舌头，坚硬如铁，掷地有声。

鸠摩罗什时为后秦国国师，后被尊为中国佛教四大翻译家之首，诸多史籍上都记载了他死后舌根不坏的事迹。

较之一代高僧的舌根不坏，这位当代苦行僧留下的“一个小玩意”——一个精雕细琢般凸现于骨上的‘泰’字，其难度是绝不会在其之下的。

“‘泰’字实物在哪里？能让我看看么？”

“骨头上的‘泰’字，现由师父的另一位弟子保管着，我可以陪你去她那儿看实物。”

“好的。”我对她说。以后我一定要去亲眼看看那个神奇的泰字。

“能为我师父作点介绍么？”陈居士很恳切地望着我说。

“没问题，我可以写上一二千字，补充进《神奇舍利子》里去。”

“嗯……”她停顿了一下，“我的意思是，你能专门为我师父写一本书吗？”“这个……”我倒要慎重考虑一下了，“火化后留下个泰字，确实极为殊胜、极为难得，但能不能写一本书，那要看有没有那么多材料可写，写一二十万字，跟写一二千字，完全不是一码事。这样吧，你师父写的《金刚经注解》这里可有？能让我拜读一下么？”她从柜子里取出一本《金刚经注解》，又找出一本《关房 心经感·般若觉 合刊》，都是蓝色封面，竖排手写影印本。“送给你吧。这是我们做弟子的想方设法印出来的。”“好吧。等我把这两本书拜读之后，也许能明确答复你的请求。”我抓紧时间把老修行的这两本著作粗读了一遍，虽未来得及细细咀嚼，仅凭一种直感，我觉得这是一位当代高僧修行得道的切身体会，十分难得。在今日的社会大环境里，能出这么一位成就者，且为后人留下了一盏如何避恶趋善、修行得果的指路明灯，其社会价值是怎么评说都不为过的。我当下就想，我应该为这位老修行写一本书，或者说，我必须为之写一本书，这是我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是后来我看到了实物，这一信念就更坚定了。

这个‘泰’字，比我看到照片时形成的印象还要小，实际上它只有一颗赤豆的剖面那么大，正因为小，感觉更加精致。字是凸起的，一笔一划都宛如用刀雕刻出来一般，刀法娴熟，一点一横，一撇一捺，刀刀干净利落、笔笔规范得体。你若有机会看见这个“泰”字，你不妨问问自己，别

说这个字纯是老修行以心力铸成，给你一把刀，叫你在骨头上雕这么一个字，看你雕得出雕不出来！阴文还稍好下刀，可这不是陷下去的阴文，而是鼓起来的阳文啊！

关于“泰”字的含义，我也查过辞典，历来有多种解释：①卦名，六十四卦之一，乾下坤上。乾，象征阳性或刚健，又象征为天。坤，象征阴性，又象征为地。②大之极也。见《书·泰誓》疏引顾氏说。③过甚。

《孟子·滕文公下》：“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④奢侈。《国语·晋语》：“恃于其富宠，以泰于国。”⑤纵，宽。

《论语·子路》：“君子泰而不骄。”⑥通。⑦平安。⑧古酒樽名。《礼记·明堂位》：“泰，有虞矢之尊也。”郑玄注：“泰用瓦。”⑨国名。暹罗人自称其民族为泰族，今暹罗已称泰国。

至于可与“泰”字组合而成的词汇，那就更多了：泰山、泰元、泰日、泰风、泰斗、泰水、泰古、泰半、泰西、泰阶、泰坦、泰辰、泰初、泰侈、泰清、泰壹、泰然、安泰、康泰、持盈保泰、否极泰来、三阳开泰、国泰民安……等等。

老修行为什么留下一个“泰”字？其“泰”字究竟是什么含义？我想，凡有缘了知这一圣迹者，都值得好好思索一番的。

法从因缘生，缘散法还灭，吾师大沙门，常作如是说。一切万有皆由因缘之聚散而生灭。以上，算是向读者交代了我为何要写《千古一泰无名僧》这么一本书的缘起。等你读了你会知道，这不是一部阐发佛教理论的宗教书籍，只是一本平实介绍老修行生平事迹的文学作品。对涤华禅师身体力行的“如来禅”，从佛理上说，只是引用他本人的一些见解，至多引述一些相关的论述，不敢擅加论注，更不敢任意发挥，因自觉差距太大，焉可以一孔之见妄添蛇足哉。有兴趣者，可阅读禅师所著之《金刚经注解》，那才是原汁原味的“如来禅”。

还需加以说明的是，老修行生前陆陆续续收了几百个弟子，多为普普通通的俗家女众，如此行事，也是他的一个不同常人处。他去世后，有大连女弟子真空、慧林等人，历时两年，九易其稿，撰成《涤华禅师行略》一册，对老修行的生平事迹做了简洁客观的记载。有大连弟子释了凡，整理出《涤华禅师金山开示录》、《涤华禅师大连开示录》，记载了他在金山寺和大连两地就弟子提问而作的若干开示。老修行本人所撰之《关房心经感·般若觉合刊》，以及他附在《金刚经注解》后面的一篇《小史》，都是我为老修行写传最重要的依据。

## 一. 家在枚皋旧宅边，河下出家少年郎

本书介绍的这位老修行，俗名杨国焘，江苏淮安河下人，生于清宣统己酉年腊月初四（公元一九一〇年一月十四日）。

淮安乃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据《左传》载：哀公九年（前486）“吴城邗，沟通江淮”，此即由扬州之南引长江水，经高邮湖、宝应湖、射阳湖而至淮安城北的邗沟，为我国最早有文献记载的人工运河。距今一千五六百年前的东晋时期，淮安已建造起高大的城墙，该老城后经历代加固，城高三丈八尺，周围十一里长，直径三里半，设五座城门、三座水门，非常坚固，被民俚称之为：“纸糊的清江，铁打的淮城。”自元至清，三个朝代在这里设立漕运专署，统管南方诸省漕运。千百年来，因其卓越的地理位置，淮安长期是苏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称得上是块繁盛之地。在近代，这里诞生了一个共和国的总理周恩来，跟西汉初年杰出的军事家韩信交相辉映，已成为今日淮安最引以为荣的旅游资源两大亮点。

河下，古称满浦，位于淮安城西北三华里，是淮安近城的一大集镇，明初大学士丘浚路过河下时，曾赋诗云：“十里朱旗两岸舟，夜深歌舞几曾休。扬州千载繁华景，移在西湖嘴上头。”可见其时河下繁荣之甚。

河下的繁荣发达，主要得益于漕运，元、明、清三代在淮安设漕运署，河下处于西湖与大运河之间，为运道必经之地，是淮安的商埠，南北物资均于此集散，商旅辐辏，日臻繁庶。漕运靠船，明代在运河西岸按省设立许多造船厂，船厂所需物料，大都由河下市场供给。今日河下的竹巷、绳巷、钉铁巷、打铜巷、板厂街等街市，皆因当年经营这些行业而得名。河下的盐业市场，亦是它的一大商业支柱，苏北沿海所产的盐统称淮盐，产量、质量皆为天下第一，朝廷常年派盐运使驻淮安河下主管漕政，对沿海所产之盐查验抽税后，再允其分运各地销售。

自古以来，河下不仅商旅繁庶，而且文人荟萃，英才辈出。



西汉“二枚”，即父子皆负盛名的文学家枚乘（？—前140）、枚皋（生卒不详），就出生在这里。在中国文学史上，枚乘的代表作《七发》，是汉赋正式形成时的第一篇作品，今日中学里的语文教师，不会不向同学们介绍这篇古代的杰作。汉景帝仰慕枚乘的才学和清名，召拜他为弘农都尉，但他以生病为由辞官

回家，仍以作赋论文为乐。枚皋是枚乘的小儿，才华出众，十七岁被征召为何郎，因遭谗言获罪，幸遇大赦而免，后来深得武帝宠爱，但他并不迷恋权势，亦不拘小节，常在武帝面前调笑取乐，有机会时还直言上谏。相传河下莲花街以西肖家湖畔，曾有过一座“枚亭”，古运河北岸的城门楼上，曾镌有“古枚里”三个字，皆为纪念这两位古代大文豪，不过历经数百年风吹雨打，到清末皆已成废墟。民国初年，有河下绅士朱敞出资，在古枚里城楼原址重建了一座木制牌坊，上书“枚皋故里”四字，在运河堤旁竖了一块石碑，上镌“古枚里”三字，可惜不过半个世纪，“文革”一来，一毁无余。

晚唐著名诗人赵嘏，亦是河下人，《全唐诗》录有他的诗作二百六十首。他的七律写得清圆淳熟，时有警句为人传颂。值得一提的是，“抛砖引玉”这句成语，就典出于赵嘏在苏州灵岩山为常建续诗的故事。他写有二首《忆山阳》的诗，首句为：“家在枚皋旧宅边”，一开头就跟近千年前的词赋大家枚皋攀上邻居了。

南宋初年的民族英雄韩世忠及夫人梁红玉，以三万之兵，镇守楚州十多年，令金人不敢南犯。韩世忠南征北战、屡立战功，梁红玉先后被封为安国夫人、杨国夫人。梁红玉就是淮安河下北辰坊人，出生贫寒，早年以编织为生。

明代状元沈坤，住河下竹巷街，在倭寇两次进犯淮安时，他散尽家资招兵买马，配合巡抚李遂奋力作战，在柳浦湾、姚家荡一带大败倭寇。后来知府跟他不睦，诬他想造反，把他关进监狱治于死地，过了十四年才获昭雪。历来忠臣多不敌奸佞，但世道人心总还站在正义一边，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位民族英雄，在河下为他造了一座“状元楼”。

神话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是河下打铜巷人，他父亲在估衣街、打铜巷一带经营采缕文毂。一九七五年元月，在城南二十里地的马甸乡二堡村出土了一块吴承恩为其父撰写的墓志铭，详细记载了他的家世。他的故居和书屋“射阳簃”，近年已被当地旅游部门修复开放。

清代考据学的先驱阎若璩（1636-1704），长期居住河下竹巷街，此人学问渊博、治学严谨，尝化三十年时间潜心研究，作《古文尚书疏证》，列证一百二十八条，以证其伪。他还为顾炎武《日知录》、汪琬《五服考异》改定勘误，为人仰服。

另外，还有吴玉搢、阮葵生、曹鏞、李元庚、程钟、李鸿年、杨玉龙及王鸿翔、王觐宸父子等河下人，都是当时有一定声望的文人墨客、社会名流。

上面罗列了这么多出自河下的名人大家，蔚为显赫壮观，不过到了

本书主人公杨国焘出生的宣统年间，昔日“十里朱旗两岸舟”的河下，已然风光不再。这也难怪，打咸丰五年（1855）黄河北徙，淮安北边的黄河成为废河，此地就再无以往黄河运输之利了。道光初年纲盐改票，各地海盐不再运淮批验抽税，这儿的盐业支柱随之轰然倒塌。而光绪三十四年（1908）津浦铁路的筑成，以及海运的逐步发展，使延续多年的运河漕运也不像过去那么举足轻重了。

好在杨家的家境还算殷实，国焘出生时，杨家在城里玉器巷置有瓦房十间，在河下茶巷大街置有四间街面房，独资开了家“长兴布店”，占两间门面，雇有店员和工友多人，主要经营绸布生意，边上一间门面作了杂货店。

他的父亲杨隆生，跟祖父一起忙店里的生意，母亲杨杨氏，操持家务。

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三。大哥杨国安，成年后父亲送他去当地最大的“洪慎布店”学过生意，意在培养他以后接续家业的。二哥早年就夭折了。他下面还有个妹妹杨润德，今还健在，有八十几岁了。

也许是娘胎里带来的习气吧，国焘出生后，自小不吃荤，硬要他吃荤，吃下去也会吐出来。家里特地另备一套刀具、砧板，为他加工素菜用。他自小脾气倔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一干到底。稍大点，他不仅自己不吃荤，还不让家里人吃，若不听他的，就跟你大吵大闹，甚至把桌子掀翻掉。父母对他从小就宠惯了，此时也只好依着他，一起吃素。可是，对店里的伙计工友，你不能老是不开荤呀，传了出去，还不知别人会说你当老板的多么克扣呢！这么着，平时就不让他进厨房，不让他看见鱼肉荤腥。有一次家里偷偷买了两斤肉，是想烧给员工吃的，被他发觉了，又大吵大闹一场，还叫人用铁棍把切肉刀也砸坏了。

十岁那年，邻居家替小女叫魂，他出于好玩，答了一声：“来了。”这本来只是一句童言戏语，可是造成的后果却十分严重，邻家小女的病好了，他自己却患上了精神错乱症，在几年时间里，闹得全家不得安宁。父母为他到处求医用药、祈神问卜，毫无效用。还曾约了媒婆来上门提亲，本意是要用婚姻为他“冲冲喜”，他知道后，乱摔乱砸东西，闹个天翻地覆，并对双亲言：“我欲作上仙，决不结婚！”过后又说：“我要出家学佛去！”越闹越凶。

中国有一种传统的说法，认为人之魂魄，共有三魂七魄，魂为天气，魄为地气，即魂为阳气、精神，魄为阴气、形骸。人死，则魂魄全失。若人之魂魄丢失一二，便会出现精神或脏器方面的毛病，所谓“失魂落魄”，就是指此而言的。万一魂魄有所失落，就要把它找回来，叫魂、求

神，皆是农村里最常采用的方法。

国焘的精神错乱症，是不是肇于他自己的魂魄跑到邻家小女身上去了，当时就没弄明白，现在自然也无必要再作深究，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几年下来因为他越闹越凶，家里被搅得阖府不宁，长辈哪怕对他再宠爱，也觉得老这样下去可不是个长久之计。祖母曾为孙儿求过一个签，说是个当和尚的命，父母一合计，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把他送到离家不太远的板闸镇外二桥旁，一座名叫转香楼的小庙里出了家。母亲怕庙里不收病孩，进门就给当家的乘泉师咚咚咚磕了个头，还特意送上三丈官纱，让师父做一身夏天穿的大袍。乘泉观此少儿慧根不浅，虽一时有病在身，并无大碍，遂同意收下，赐名涤华。刚去头几个月，母亲不放心，还派工友每天早晨送去庙里，晚上领回家睡觉。几个月后，他习惯庙里的生活了，这才正式住下来。剃发后，他闹了多年的病果然好多了，后来完全恢复了健康。

十五岁时，他萌生了求戒的念头，听人说宝华山怎么怎么好，就要去宝华山。

宝华山隶属江苏句容，辟为佛教道场已有一千五百年历史。据传南北朝时，一代高僧宝志和尚（416-514），见此山状若莲花、有众山拜伏其下，风水不凡，便来此诛茅结庵、传经授道。宝志和尚后被梁武帝拜为国师，此山因之名声大振，也因此而被唤为宝华。明朝万历三十三年（1605），福登和尚（1549-1621）得国母乐助，建成享誉后世的铜殿，敬供观音，皇帝敕封为护国圣化隆昌寺，由是山名益著。明崇祯十一年（1638），一代高僧寂光大师因舟楫为风所阻，偶登宝华山，见当年的盛大道场，此时已呈颓废之相，不胜叹息，在当地信众祈请之下，次年率众再次入山，化五年时间重建梵宫，辟为律宗道场，他由此而被后人尊为宝华山律宗开山第一代主持。清初，顺治帝敕封宝华为“律宗第一山”。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皇帝南巡，改隆昌寺为慧居寺，亲赐寺额。民国二十年（1931），经国民党考试院长戴季陶倡议，谓饮水者宜思其源，显业者宜培其本，将慧居寺又改回隆昌寺，并亲撰隆昌寺复名记，立碑于寺。宝华山自然风光亦很有特色，《宝华纪事》称其为“北负大江，群山环抱，林麓之美、峰峦之秀、洞壑之深，接天蔽日，驰誉人寰也。”史载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六上宝华山，留下了不少动人的传说。

乘泉见徒儿想外出求戒，岂有不允之理，但担心宝华山生活艰苦，富家弟子父



岁月流转，旧味犹浓

母割舍不下。他对涤华的母亲说：“宝华山授戒，有句话我要告诉你：‘打的上堂斋，吃的雪花菜’，雪花菜是什么？就是豆腐渣，有时能吃上豆腐渣还算是好的呢，而且戒期里面，除初一十五有顿干饭，平时皆是稀饭。我看，还是让涤华去金山或焦山受戒吧，那里食宿条件好一些。”涤华一听，更来劲了，说不怕吃苦，非去宝华不可。涤华母亲拗不动儿子，就派个工友，多携带些吃的，和乘泉师派出的另一个徒儿，一同陪伴涤华入山。按一般规矩，沙弥要年满二十岁才可受具足戒，涤华本来就没到年纪，个儿又长得小，去宝华，还怕被打回票呢。总算老天帮忙，到宝华山后，涤华没被撵走，也不叫苦，在宝华山律宗第十六代主持浩净律师主持下，如仪如律地受了具足戒。

公元二〇〇六年春季，为撰写《千古一泰无名僧》这本书，我到老修行当年生活、修行过的几个地方走了一趟。淮安河下——他的出生地，是笔者首选之地。

从淮安城区到河下镇有公交车可达。终点站是新修建的“吴承恩故居”。从这里走到河下老街，路不远，一路上，到处可见正在建筑中的各式各样的楼房，其架势，好象是想靠《西游记》作者的鼎鼎大名，把这块地方的开发带动起来。

进了河下镇，一股陈年旧月的气息迎面扑来。青灰石板路，路面六尺宽，中间由四尺多长的长条石唱主角，两旁拼镶着一尺见方的板石，近看略有高低，总体上还算平整，石头的边边角角都被鞋底磨得溜滑，可见这条石板路的年代已相当久远了。有些低洼处，积着一小摊湿漉漉的泥浆水，映出了一小片灰蓝色的天空。街两旁多是老式砖瓦房，平房、两层皆有，若两层的，底层比第二层要高敞得多，显得不成比例，或许这二层是后来叠加上去的吧。商店与民居混杂在一起，商店多是些卖小吃、小百货的小店铺。有些店铺的木排门紧拴着，门板上贴着斑驳陆离的红纸对联。

找到了茶巷大街，踟蹰在青灰色石板路上，让你联想起当年漕运与盐业兴旺时，这儿一度有过的辉煌。悠悠历史，让一切都化为过眼烟云。看到一个穿蓝色中山装的老人，拄着根拐棍，慢慢走来，我请老人家留步，问他是不是知道当年杨家在这儿开过的一家布店？

“知道知道。就在这里。”老人手指处，是街旁一块方方正正的空基地，原先的房子似乎被拆不久，相邻的墙脚下，还堆着些拆下没搬走的废砖头。

老人名叫杨禄堂，七十八岁。再问起杨国焘，他说当然认识，不是出家去了么？他祖上是开布店的，店就开在这里，现在被拆掉了，有人要在这里盖新房了……

这么说，杨家的百年老屋刚被推倒，早来个一两年兴许还能看到，这不免让人感到一丝淡淡的惆怅。不过，即使看到，又能怎么办呢？即使是六祖再世，当今又有几个人能掂量出日后他对社会人类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望着老人手拄拐棍慢慢消失在街道拐角处，我唯有摇头叹惜……



## 二. 阖家常斋念观音, 俗亦非俗修菩提

上面说了, 国焘的祖上是开布店的, 在河下也算户殷实人家。

这一年, 他的祖父七十寿辰, 家里为老人家举办了隆重的祝寿活动。排场浩大, 酒席丰盛, 高朋满座, 宾客如云。家中还上搭彩棚、下铺地毯, 专门请了戏班子来助兴。台下觥筹交错, 酒酣耳热, 台上跑马卖解, 锣鼓声声。

国焘和他师父一起被接回家参加他祖父的祝寿活动。热闹过后, 父母与祖父母轮番央求这位宝贝儿孙: 留在家里过吧, 别再去庙里了, 待明儿再给你娶个好媳妇, 美美地在家过日子, 杨家的这份家业, 还要靠你撑下去呢。长辈说的也是实情。国焘排行老三, 本来, 在他上面还有两个哥哥, 本该由兄长牵头继承家业的。可是, 二哥早死了, 这就不用说了, 而大哥呢, 早先家里对他寄托了那么大的希望, 却偏偏不学好, 贪玩不说, 稍大点, 把吃喝嫖赌全学会了, 尽会花钱, 这叫作父母的如何放心得下?

小伙子的心动摇了。在庙里呆了几年, 生活的清苦自不必说, 但这还能忍受。越来越令他难以忍受的, 是随着年岁的增长, 内心青春的骚动越来越厉害, 渴求异性而又无法发泄, 有时简直令他发狂。(到了晚年, 八十多岁了, 他偶尔还对弟子坦言, 他十六岁时性欲就非常旺盛。)本来, 佛法中有专门对治欲念的修法, 如修白骨观等, 密乘中还有更进一步因势利导的修法, 如修欢喜金刚等。但那时候, 他的师父显然没教他这些修法, 也许他师父本人尚未听闻都难说。佛法难闻, 这一点都不假呀!

不管怎么说, 在父母和祖父母一再劝说下, 他最终答应了, 庙里不去了, 就在家过吧。家里知道他要面子, 怕刺激他, 严格叮咛店员工友, 不许在少爷面前议论他曾经出过家的事, 只当没发生过一样。不久, 父母为他娶了个妻子, 是河下花巷大街黄家瓷器店老板的女儿, 芳名玉科, 模样儿好, 人也贤惠。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如鼓瑟琴, 其乐融融。这一年, 他刚满十七岁, 妻子芳龄十五。看他成了婚, 作父母的总算放下了心, 有个娇妻拴着, 这下子不会再往寺庙里跑了吧。



今日淮安水边人家

婚后十年, 夫妻俩夫唱妇随, 耳鬓厮磨, 日子过得轻松又有味。父亲看他是个大人了, 把布店里的出纳账目交他管理, 不过作为一家乡镇上的小店, 也实在忙不到哪里去。他因自小有病, 没上过学堂, 从庙里回家后, 父亲曾

把姑父请来一段时候，每天花个把钟头，教他一点儿文化，但一年下来，所学不多，就连个《三字经》都写不全。结婚以后，他心血来潮，想要学认字，便与妻子互教互学，不懂就查字典，数年下来，倒也识上二三千字了。

日本人的飞机炸弹，炸碎了中国的山河大地，也使他这种轻松有味的的生活就此一去不复返了。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九三八年农历四月二十四日（公历五月二十三日），日本飞机轰炸了淮安。四月二十四，所以记得那么清楚，因为那天刚好是他胞妹杨润德结婚的大喜日子！那天上午十时，三架日机窜至淮安城上空低飞盘旋，地面防空哨发出了紧急警报，城内百姓因尚未受过空袭之害，大都不以为意。突然，一架日机俯冲下来，扔下炸弹，发出一阵刺耳的啸音，接着轰然一声巨响，浓烟起处，南门城楼的中间部分被炸塌了，两根梁柱炸飞到城下，砸死一人，砸伤两人，还砸死了一头毛驴。第二天上午九时，又有十二架日机空袭淮安城，扔下炸弹无数，从南门口到镇淮楼，一条好端端的南门大街，变成了高低不平的瓦砾场，瓦砾堆里血肉模糊的尸体到处可见。最可怕的是修筑在体育场里的一个防空洞，一颗重磅炸弹落在洞边，炸出弹坑足有三丈多深，躲在洞里的一百来人全被震死，死者个个浑身泥土，面容漆黑。二十多天后，下午五时，又有六架日机窜入淮城上空狂轰滥炸，并用机枪猛烈扫射，四处房屋倒塌，尸横遍野，惨不忍睹。

日机三炸淮安城，杨家开在河下的布店，就像当时许多一夜倒闭的店铺一样，不得不关门散伙了。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他又偏偏在这时染上了肺疾，为了治病，把家里剩下那点值钱的东西都典卖光了。到身体稍好点，他不得不挑起个货郎担，靠作小生意来养家糊口。艰辛的生活，使他对社会人生有了一个新的视角。刹那刹那，生灭无常，贫贱富贵不真像浮云一般飘荡不定？梦幻人生，人生如梦，到底前世来自何处、后世走向何方？他模模糊糊，回忆起少年时代那几年寺庙生活里听师父讲起过的四真谛、三法印等佛学理论，那时似懂非懂，此刻似乎有了点新的感悟。

有一天，他路过一个旧书摊，看见摆着不少佛学经典，心中忽然涌出一股久别重逢的亲切感，不由分说，掏钱买下一大摞。捧回家中，细细阅读，越读越有味，越读越不忍释手。尤其是一本《妙法莲华经》，一年中读了好几遍。因识字有限，碰到不认识的字，还要查阅字典。妻子是个旧时典型的贤妻良母，丈夫喜欢什么，她就跟着喜欢什么，尽心尽力要讨丈夫的喜欢。她见丈夫读佛书读得如此投入，于是她也读，若论识字，她比丈夫识得还多一些，可是佛经里的意思，有的好象还不太明白，怯怯地，

她请求丈夫解释给她听。丈夫自小脾气倔，凡事喜欢自己说了算，婚后还是这个样子，妻子平时有点怕他，事事都听他的。没想到他读了佛书，脾气倒变好些了，很耐心地就把妻子当作了他的第一个听众。

在他带领下，全家一起烧香拜佛吃斋念观音。所谓全家，那时祖父已去世，祖母还健在，父母也都在，还有一对儿女，才三五岁，长得天真烂漫，逗人疼爱，他的岳母，因家境败落，也被他接来一起过。就这么着，全家成了一个佛化家庭，生活条件虽然比过去差远了，日子倒也过得波澜不起、平和无恙。

自一九四〇年起，他发愿用毛笔抄写《妙法莲华经》，一字一抄，一字一拜，决心三年完成。

《妙法莲华经》简称《法华经》，为印度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曾在古印度、尼泊尔等地长期流行，已发现的各种梵文写本有四十多种，在中国流传最广的为后秦鸠摩罗什的译本，分七卷二十八品，共八万余字。此经主要宣说三乘方便、一乘真实和一切众生皆能成佛等内容。隋智顓大师主要依据此经而创立了天台宗。此经的文字也非常优美动人，大量生动活泼的譬喻，令读者像听故事一样在不知不觉中感悟佛法的道理。数年前我曾粗读此经，对《譬喻品》中以火宅喻三界之说感触良久。经中所举无知幼儿在宅中玩耍，对大火逼近的警告根本听不进去，试想当今人类，沾沾自喜于科技高度发达、仿佛上天入地已无所不能，但能对娑婆世界日甚逼近的危机保持清醒头脑者又有几人？以武侠小说赢得大量读者喜爱的金庸先生，在对日本佛学大师池田先生坦言自己皈依佛教的心路历程时，对《妙法莲华经》亦有极高评价。二十多年前，金庸先生因十九岁的长子在大学自杀丧命，悲痛之余，起而探究“生与死”的奥秘，基督教的教义不能令他信服，佛经的浩瀚艰深又令他有点望而生畏，后由研读“南传佛经”树立起一定的信仰，至读到《妙法莲华经》并理解了“妙法”两字之旨后，金庸自认为这才把握了佛教的精髓。

涤华发愿之后，每天都对《妙法莲华经》一字一拜，几年中从无间断懈怠。后来遇一寺院长老，言及此事，长老对他说：“一字一拜是念，而不可写，若写其心难归一，将写时，向经拜几拜，写毕再拜为善。”他觉得长老言之有理，就照此奉行，后渐渐对经中妙义有了进一步的解悟。

到一九四九年社会大变动时，他的母亲、祖母、父亲、岳母已陆续去世。新社会诞生之初，妻子又生了个男儿，之前已生过多胎，仅活下来两个。妻子临产那天，他做了个梦，自己坐在一个山洞里，旁边有个摇篮，里面躺着个婴儿，用黄布裹着，十分茁壮。小儿刚生出时，头骨上有一条长长的裂缝，别人都以为活不了，妻子在月子里整日抱着，十分心焦。他

想起自己做的那个梦，对妻子说，不会有问题的，他会活下去。家里日子更拮据了，十间瓦房，拆了两间，把木料拿出去卖了换口饭吃。政府见他家房子有多，给他们留下四间，别的都没收了。为了维持生计，他学会了箍桶，每天挑个箍桶担儿，在淮安城里沿街吆喝。不吆喝时，嘴也不闲，不停地念颂观音圣号，有时还默诵《心经》与大悲咒。

有一回挑担走在河边，见河沿上有一摊螺蛳，那是网鱼的人扔下的，捕到的鱼都拿街市上去了。他放下担子，嘴里默叨着罪过罪过，将地上的螺蛳一个个捡起，扔回河里去。看看地上都捡净了，这才挑起担子往回走。忽听背后一声吼，一个身强力壮的民兵像抓小鸡似的一把揪住了他，说刚才老远就看见你往河里投毒，亏我跑得快，把你给抓住了，看你这个坏分子往哪里逃！



人到中年无名僧

他辩解说，自己没投毒啊，刚才是在放生，是把渔民丢弃在地上的螺蛳扔回河里去，否则时间一长，不都干死了吗？

“胡说八道！”那民兵咆哮道，“鬼才相信你的鬼话呢，你把螺蛳拣回去烧了吃了还差不多，怎可能把螺蛳往河里扔呢。你肯定是在投毒。走！跟我到连部去一趟！”把他押到民兵连部，彻底搜查了他的担子，找不出任何作案工具，审问来审问去也审不出个名堂来，这才把他放了。

一九五二年春节，从初一到初三，他把自己关进房间，闭关三天，专念阿弥陀佛。任凭屋外鞭炮声、叫卖茶馓声和小孩的嬉笑打骂声不时钻进门缝，他只当没听见，不说话、不写字、不干任何事。妻子给他送饭食时，以反手指在门上轻弹三下，他开门接饭食，随即关上，亦不说一句话。至初四早晨，闭关结束。

一九五三年春节，闭关七日。

一九五四年春节，闭关十四日。

一九五五年春节，闭关二十一日。

在禅师本人所撰的《小史》里，对这第三次闭关结束后的情形，有如下记载：

晚间入妻房过宿，于夜梦中，如《西游记》上，盘丝洞口，七情迷本境界，余遇其女，由腹中吐出白色情丝，粗如手指，绵绵不断，将余周身缠缚无数道数，余无法解脱而惊醒。小史若伪，余当堕大地狱。从是向后，淫心逐渐绝灭。

一九五六年春节，闭关二十八日。

在此次闭关最后一夜，得一梦，次日晨又得一兆，《小史》记载如下：

在最后夜中，于梦中到某宝所，其宝所前，广大而平，皆是七宝合成，七宝地上，生大莲华，多色多光，其数无量，大如车轮，微妙境界，无穷无竭。宝殿两山，有七宝阶，余沿阶而上，其阶级中，有只小狗，哇哇喊叫，惊醒美梦，方知贪心所现。于廿九圆满日，清晨，妻送早饭来时，双方失手，将碗饭落地而碎污，因此而发心出家。

十七岁还俗成家，四十八岁再度决心出家，三十年一晃而过，似乎又回到了当初的起点。其实，三十年前后已不可同日而语，单是三年一字一抄一拜《妙法莲华经》而解悟经中之义，单是数次闭关而最终扯断情丝绝灭淫欲，就可知此人毕竟根器不凡，虽还俗三十年，而依佛向道之心并没退转，相反通过由富转贫的生活磨砺和持续不断的修持，他对佛法升起了更坚定的信心。至于说，他要在五十年代中期舍家出家，其难度，显然更是大大超过了三十年前。



### 三. 虚公座前再出家, 云居山上打禅七



一代高僧虚云老和尚

这是一个以“宁左勿右”和“假大空”为标识的时代。对佛法的信仰被某种舆论污蔑为封建迷信，出家人被某些人贬斥为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大批寺院被整肃关闭，大量僧侣被逼迫还俗。前年我曾去安徽亳州云台庵拜见一位八十五岁的老比丘尼演华师，她七岁出家，持戒严谨，五十年代初期，强迫她还俗成家，她不堪忍受，天黑跳进河里自杀，天明被村民捞起，发觉她在冬季的冰河里浸泡一夜居然没被冻死淹死！村民们纷纷传说，这位尼姑是有神灵护佑的！工作组和村干部吓得不敢再硬逼她了。但那时宗教形势之严峻，由此可见一斑。

已在新时代生活了几年，他也知道此时出家怕没那么容易，但既然下了决心，他就义无反顾地往前走。农历二月初八，他给云居山真如寺和普陀山法雨寺寄了两封内容相同的信，请求寺院接纳他出家修道。令他喜出望外的是，他不久就接到虚云老和尚的亲笔回信，同意他来云居山，还叮嘱他将户口与粮油关系一起带去！

他拿着虚云老和尚的信件，去当地派出所迁户口，派出所不让迁。甚么？要迁户口？你又不是国家调动，你个人想迁就迁？没门！你说的这个虚云，虚云是谁？噢，不就是个和尚嘛！和尚算什么？

他把虚云写给他的信拿去照相馆，翻拍了三张照片，一张交给县政府，一张交给镇政府，还有一张交给了派出所所长。过了几天，嗨，派出所通知他，来领迁移单吧，给你办了！是呀，虚云老和尚时为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底下的人也许不知道，可县里的人知道，那可不是个一般的位置啊。

家里要安排一下。二子一女，大儿在读淮安师范学校，吃住由学校负担，这可不用家里操心了。女儿也不用操心了，解放后不久即去上海投靠亲戚，现已成家而且有了工作，在里弄里当个居委会主任呢。小儿才八岁，他若一走，家里就剩娘儿俩了，那不真成了孤儿寡女了么！思前想后，他决定把妻子和小儿送到上海女儿家去，正好，女儿也快生了，就让她妈照顾她坐月子吧……

关于近半个世纪前的这段往事，月前我在江苏找到了真照师，她对这段往事记忆犹新。这位当年的居委会主任，现在已是个出家的尼姑了，圆

脸大耳，身材有点发福，穿一身赭色僧服，下着厚布袜、黄僧鞋。她虽在其父晚年以女儿与弟子的双重身份照顾过老人家几年，但真正令她大震撼大敬畏的，还是老人去世后的种种瑞相以及火化后找到的那个“泰”字，这使她下了决心要像父亲和师父那样出家修行，不久，在隆昌寺融宗方丈前落了发。

真照说：“那一年父亲要出家，一开始我并不知道。我那时大肚子，怀第一胎，写信给母亲，问她能不能来上海帮忙。父亲把母亲、小弟从淮安送到镇江，镇江有船开上海，把母亲和小弟送上船，他自己就走了。上海家里地方很小，与母亲挤住一间。小孩生出来了，因难产，没保住。产后一个多月，有一次听叔伯哥哥对我说，你晓得么？你爸爸出家当和尚去了。我那时还真的不知道。母亲心里是明白的，但一开始也没告诉我，是怕影响我情绪，对生育有刺激。”

把妻儿送上开往上海的轮船后，他回家理好东西，背上行囊，便往江西云居山而去。

云居山座落于江西永修县西南隅，古名欧山，乃为纪念战国末年在此修炼的楚将欧冶而名。后来，人们以此山“山势雄伟高峨，常为云雾所抱”，而称之为“云居山”，简称“云山”。此山不仅山势雄伟，而且在四周峰峦的环抱中，中央坦然平正，状若莲花，故古代又有人称之为“莲花城”。

云居山上的真如寺，始建于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为道容禅师与司马头陀所建。至唐僖宗中和三年(883)，一代高僧道膺禅师来此住持，一时僧众云集，达一千五百多人。僖宗亲赐寺名为“龙昌禅院”。北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宋真宗敕改名为“真如禅寺”，一直沿习至今。元朝末年，兴盛了三百多年的真如寺在一场火灾中化为灰烬。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北京万佛堂住持洪断和尚到云居山重建真如寺。神宗母亲“慈圣皇太后”闻说后，特赐紫衣等法物和一尊高达丈余的毗卢遮那大铜像，还赐《大藏经》一部，共六百七十八函。万历三十年(1602年)，殿堂僧舍相次落成，神宗皇帝御书匾额楹联，匾曰：“寡过未能”，联云：“智水消心火，仁风扫世尘”。直到清朝，真如寺一直兴盛不衰。抗日战争期间，真如寺毁于日军炮火中。

一九五三年八月，虚云老和尚去云居山时，见瓦砾遍地、野草没膝，明代铜铸毗卢遮那大佛像兀坐于荒蔓之中，心情格外沉重，当即发愿以此生余力复兴云居祖庭，并赋诗一首，末两句：“草深三尺金身露，五老峰头挂夕阳。”即记此景。十月，这位一百一十岁的老人，不顾许多人的劝阻，率弟子三人来到云居山，搭起七间茅蓬，开始了云居山真如寺重建工

程。消息传出，四方纳子云集而至，年底聚达五十余人，后来达到一二百人。当时条件极为艰苦，饥肠辘辘乃成家常便饭。

涤华来到云居山时，真如寺重建工程已初具规模，法堂、香积厨、五观堂等已经落成，大雄宝殿、天王殿、韦驮殿、虚怀楼等封顶在即。他恭敬敬拜倒在一百十七岁的虚云老和尚脚下，请虚公重新为他剃度。虚公望着他，微点头，若有所思地说：“当不忘旧，仍依故师。”就这么一句话，把他的法缘给续了起来！



云居山虚云舍利塔

尤令他感动的是，就在年前冬月，虚云老和尚在真如寺开办了一期传戒法会，本意是要为寺内未受戒者传个戒，不料消息传出，许多人蜂拥而至，把个云居山弄得手忙脚乱。其时形势，亦很令人惶恐，这从虚云老和尚对来求戒者的讲话中就可看出：“食住困难，且置不说。恰遇沪上天主教堂出了事情。此系外教，今且不说。又上海佛教青年会，素来是以弘法利生自命的，这次亦出事情。此系居士，又复不说。说到出家人头上，金刚道场亦相继出事。对这些事实，诸位触目寒心不寒心呢？又闻昨由甘肃电致江西省政府，谓彼地有外道头隐在佛教，已来云居山。清浊分不了，便会因一人害多人。如是等事，关系甚大，安可不防？……”有鉴于此，虚云不得不按有关部门指示劝说来历不明者下山，并依《梵网经》“自誓受戒方便”之规，为求戒者说个开示，劝他们各归本处，依戒期于佛前自誓受戒。相比之下，虚云老和尚对他岂不格外开恩！亲笔复信，接受他来云居山，还叮嘱他别忘了把户口和油粮关系带来！

这年夏秋，少林海灯法师自上海来到云居山亲近虚云老和尚。此时海灯还没蒙上后来有些人刻意为之渲染的盖世武功色彩，虚云将他留下常住，未几原住持性福和尚退居，虚云礼请海灯接任方丈一职。不久，两位大德共同主持讲经法会，虚云老和尚请海灯法师为僧众讲了四个月《楞严经》。

冬十二月，虚云老和尚在寺内举办打禅七。

打七开始，虚公在禅堂里对大家说：“诸经之首四句偈，大家都能颂能背，这四句系《法华经》中某天王赞佛之语，后有大德，搬入诸经之首，亦善。我把这四句偈再说一下，就作为这一期打七的开始。”虚公接着说道：“一. 无上甚深微妙法，是最高无上广大无比之法；二. 百千万劫难遭遇，是无量生死劫中难遇到之法；三. 我今见闻得受持，是今天见闻佛

法，能信能持；四.愿解如来真实义，是愿意解开如来微妙法。”言说至此，禅堂里有多人掉泪。不愧是当代真正高僧大德，一言半语，皆能感动人心。

第二个七中，虚公入禅堂，讲些戒律，主要为无邪心、无欲性，即为得果证道之快捷方式等等。

第三个七中，虚公入禅堂讲了个公案故事。虚公说，有一常人，其妻因病去世，其夫念妻甚切，每至晚间，到荒郊伴妻墓而宿。某天夜里，其妻来到面前，谈说分别之衷，而后携夫至彼家。交谈之际，忽有人打门。妻说，我死后，嫁与阴府夜叉，打门者是我阴夫，你快躲一躲吧，即引他至某处，见一口大缸，缸口朝下，底朝上，妻将缸扳起，叫阳夫入缸下坐，再将缸放下。开门后，夜叉进来向妻说，有生人味，当寻找。阳夫闻言，很惊怕，失口念声南无佛。这时复有一鬼使进门，向夜叉言，阎王令我追你急回，有紧急事，其夜叉跟鬼使而去，临走说待我回来再找。其阳夫脱难，妻送阳夫至墓旁，一推而醒。

虚公讲了这个故事后，有一比丘，到虚公座前咚地跪下，长跪不起。虚公抄起香板，将那比丘痛打一顿。

第四个七中，禅堂有一比丘昏沉，巡香者用香板在他肩上压了一下，他惊而睁眼点头，对面有个比丘尼见他点头，向他付之一笑。其后这两个出家人互笑不止。巡香闻笑赶来，痛打这两个出家人。僧被打即闹，尼遭打而痛哭。其僧自言：“我是你师父，我有病，你不问我，反将我饿死。”尼言：“我在深山作虎，你将我打死也就算了，为何还打死我子女？是你前生为猎之怨，因你动心，招我而来。”

虚公说：“一人招魔，千佛难救，禅堂生魔，即当散七。”打板起坐，跑香数圈，即打钟止步。虚公巡视禅堂问：“念佛是谁？谁答上，及时挂牌。”无人回答，虚公自答道：“是个女人。”言毕复言：“散七。”

七散后，涤华禅师问西堂：“虚公问念佛是谁，为何没人回答？”西堂说：“答即生相。”又说：“你答答看。”涤华答：“是只狗子。”西堂说：“再答答看。”涤华说：“是亲娘。”要他再答，涤华答：“青莲华。”西堂言止，随即又问：“你愿作我的徒弟么？”涤华倒地而拜：“愿乐听从。”从此涤华在云居山有了两个师父。

有日涤华箍桶，正在催箍，西堂师说：“将桶箍紧些。”涤华一使劲，起腿一脚，将桶底跺下。西堂师说：“满天棉花。”涤华答：“无无亦非非。”西堂点首。

一时观音圣诞，涤华禅师题词六句：“观音诞，非观音诞，非诞非非

诞，是止儿啼，亦非止儿啼，是名止儿啼。”呈于虚公。  
虚公复加两字：“印可。”  
于是，涤华禅师启请到鼓山补戒。



#### 四. 止语三年涌泉寺，装饭洗碗行堂僧

鼓山涌泉寺，是跟虚云老和尚有特殊因缘的一个道场。还在清咸丰八年（1858），年仅十八岁的虚云写了首《皮袋歌》，留给父亲硬为他娶的两位年轻美貌的夫人，悄悄离家，从泉州来到福州鼓山涌泉寺，在常开法师座前剃度出了家。翌年，依妙莲和尚受了具足戒。后为躲避父亲追寻，在山后岩洞里隐居三年。三十年后，光绪十八年（1892），虚云又来鼓山，受妙莲和尚所传临济衣钵，为临济宗第四十三世祖。民国十七年（1928），涌泉寺主持远公和尚圆寂，受海军部长兼福建省主席杨幼京及前任省主席方声涛之邀，虚云出任鼓山涌泉寺方丈，数年中整顿清规，去除陋习，令寺中面貌焕然一新，四方僧众云集，最盛时多达千人。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虚云数梦六祖相召，“时至矣，汝当回去。”方退此职而移锡曹溪。

鼓山位于福州东南郊，海拔九百六十多米，以山巅有一巨石平展如鼓，每当风雨大作之际，便发出隆隆之声，似鼓声绵绵不绝回荡山间，故名鼓山。

涌泉寺在海拔四百五十多米处的山腰，背枕白云峰，面临香炉峰，建筑上气势雄伟，格局奇特，久有“进山不见寺，进寺不见山”之说。相传白云峰下，涌泉寺所在地原是一个潭，有毒龙居留，每逢风雨之时，便出来糟蹋庄稼，唐建中四年（783），有位官员裴胄请灵峤禅师来这里念《华严经》，毒龙就此跑开不再为害，此处遂建起一座小寺庙，名“华严台”。百余年后，后梁开平二年（908），闽王审知填潭建寺，礼请神晏禅师来山主持，称国师馆，拥徒千人。宋咸平二年（999），宋真宗赐额“鼓山白云峰涌泉禅院”。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康熙亲笔书写“涌泉寺”匾额，至今仍高悬于天王殿寺门之上。

虽有新辟的盘山公路可从市区乘车而上，涤华禅师身背行囊，决意沿古道石径徒步走上去。大约六七里路，两千多级石阶，走进涌泉寺时，内衣皆已湿透。进客堂找到知客，递上云居山开出的求戒证明，请予安排住宿。知客见是虚云老和尚介绍来的，对他十分客气，叫他先到斋堂吃晚饭去，晚了伙房要下班了。

在云居山早已习惯于“过午不食”，但爬了那么多山路，他的肚子倒也真的早已唱起了空城计。听知客叫他吃晚饭，他楞了一下。他以为别的寺院也像云居山一样，都只食早午两餐的呢。

“持午。”他单手作揖，对知客放低声音说。他不想破了在云居山已养成的习惯。

知客朝他看看，点点头：“那就随意吧。到底是云居山来的，好！”

涤华禅师来涌泉寺，主要是为求受具足戒。他少年时代曾在宝华山受过具足戒，现再次出家，算是补戒。

具足戒，指比丘、比丘尼应受持的戒法。由于受此戒后，身具无量戒德，故有此称。又名具戒、大戒，新译近圆戒，近圆，意思是邻近圆寂——距涅槃不远了。依戒法规定，受持具足戒后，方正式取得比丘、比丘尼之资格。

对受具足戒者，有相当严格的要求。按规定，必须年二十岁以上、六十岁以下；须诸根具足，无患聋、盲等疾病；身器清净，无有边罪（即犯杀生、偷盗、邪淫、妄语等四种根本重罪）、犯比丘尼、贼住（指为得利养活命，或为窃盗教法而出家剃发，住于僧团之中）等杂过；并须具出家相，剃发、披袈裟、已受沙弥戒者，始能受此戒。

以戒数论，一般而言，比丘戒有二百五十戒，比丘尼戒有三百四十八戒。细分之，比丘之二百五十戒，为四波罗夷，十三僧残，二不定，三十舍堕，九十波逸提，四提舍尼，一百众学，七灭诤；比丘尼之三百四十八戒，为八波罗夷，十七僧残，三十舍堕，一百七十八波逸提，八提舍尼，一百众学，七灭诤。

概而论之，几百条戒律之中，称为极重的戒有四条，即戒杀生、盗窃、淫行与大妄语。在佛制僧团中，如有人犯极重戒，就逐出僧团，取消其出家资格。犯其余或轻或重之戒的，都应如法忏悔，这样可得出罪，仍可还戒体清净。

当然，戒律毕竟是外在的强制的东西，以真诚纯净的动机精进修持以求解脱，这才是佛法的根本所求，因此，遵戒应化为日常自觉自在的行为，不宜过于拘泥于细枝末节，否则与当年佛陀制定戒律之真意也不尽相符了。

当涤华禅师在涌泉寺登上戒坛，从普雨戒师受持了具足戒并披上象征比丘之身份的三衣时，一时情不自禁，百感交集，不由得泪水掩面痛哭一场。此时的感受，非一般语言所能形容，非通常人们所说离家游子几十年后重返家门的那种殷情能比，那是在无始劫以来生生世世的生死轮回中，这一世幸得人身，幸闻佛法，而且有幸再受无价戒宝，有幸重穿一度脱下的宝贵僧衣，那真是想都不敢想的百千万劫难遭遇的大福祉大法缘啊……



福州鼓山涌泉寺山门

受戒之后，涌泉寺把他留下了，让他当个行堂，也就是在斋堂里替大众师装饭添菜以及洗碗刷锅等事。当年虚云来这所寺院出家时，也干过这一差使。

他自己发愿闭半关三年，立誓做到：一.持坐；二.持语；三.持一餐。

所谓闭半关，因为还要完成寺院交给他的行堂等职事，不能从早到晚关在屋里完全不出门。所谓持坐，即长坐不卧；持语，即止语、不说话；持一餐，即每天只吃一餐饭。

他还写了个小纸条：“一餐救母难，不卧报佛恩。”贴在墙上，以激励自己。

三年，一千多天，他日日长坐不卧，日日不说话，日日只吃一餐。

三年圆满后，他方开口说话。持一餐，因为三年养成了习惯，他决定将这一习惯保持下去，终生每日只食一餐。

与他同住一屋的盛能师，是个老行堂，也是个老修行，闲下来就独自打坐。他见新来的涤华闭半关、持语，很满意有这样一个从早到晚不声不响的人跟自己作伴。

有一天，盛能对涤华说：“我住鼓山四十多年了，见到两则公案，今天我要告诉你。”

涤华点点头，表示同意。

盛能就说了：

“昔时，我见有一妇女在寺门口替我们僧众补旧衣服而为生活，如是多年。有一天中午，方丈对她说：‘你家有几口人啊？’那妇人回答：‘就我一人，我出嫁后没几个月就丧了丈夫，守寡至今已二十多年，以补穷为生活，别无收入。’盛慧大和尚说：‘你想出家么？’其妇答：‘想，就是没人收我。’方丈说：‘我收你做徒弟好吗？’其妇即向方丈下拜不起，痛哭而说：‘方丈这样救我，我实在感受不起。’方丈说：‘你起来，跟我走。’其妇便提着补篮跟方丈走。走不多远，进了般若庵，方丈对当家师说：‘此妇我收她为徒，取名妙觉。’便叫妙觉向当家师拜一拜，又向大众师拜一拜，又向妙照师兄拜一拜。方丈又对当家师说：‘带她剃个头，换个僧衣。’然后就离庵回寺了。

“有一次妙觉听师兄说起，《妙法莲华经》是大乘经，若有人能读、能诵、能写、能拜，即可得大智能到彼岸。她对妙照说：‘师兄，我不识字，一不能读，二不能诵，三不能写，我妙觉只能拜。我想请师兄念，我来拜，你看能行吗？’妙照说：‘能。’妙觉就向师兄顶礼三拜，感谢师兄成就。

“妙照问妙觉：‘师弟，你是准备一字一拜呢，还是一句一拜？’

“妙觉说：‘一字一拜。’

“于是师兄弟两人，共同发菩提心，即日起香，即时读拜。妙照坐在案头，读一字，妙觉就拜一拜。不久，她们两人在本寺受了具足戒，受戒以后，继续读拜，如是拜了几十年没有间断。

“有一日，来了一位福州府的府官，见到一尼坐在案头，念一字，案下一尼就拜一拜。府官问两尼：‘你们拜此经典拜了多少部了？’妙觉说不知道。妙照说大约十多部吧。府官说：‘你们两人能卖一部给我吗？’两尼说不卖。府官说：‘你们两人若卖一部给我，要多少银子，给多少银子。’两尼因此动心了，商量之后说：‘大人，你若能替我们在此两边各造五间瓦房，共造十间，就卖一部给你吧。’于是府官当即坐便轿回福建府，吩咐当差的，速速分头到各处购买砖瓦木料石灰油漆，并雇了工人，叫他们明早及时动身，将所有材料一齐运到鼓山般若庵内，听凭两尼指导建房事宜，所需工费材料等项均到我处来领。几个月后，十间瓦房建成。

“此两尼依然每日诵经拜经不止。

“复经数年，某日清晨，妙觉说，我当于某日中午逝世，祈请诸位大德，同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共结善缘。至这天中午，她果然吉祥逝世。七日后火化，得舍利九粒，但舍利失圆。……妙照享寿九十九岁，无病而逝。”

盛能说到这里，顿了一顿，望着涤华说道：“虽说舍利失圆，可两尼修行能如此精进有恒，也颇不易了。你说是吧？”

涤华面无表情，不置可否，不点头，也不摇头。

盛能说：“那我把还有一则公案讲给你听。”

涤华点头。

盛能便接着讲下去：

“我寺西堂，因年老，请求方丈允他辞职，发心闭生死纯禅关。方丈答应了，命一小沙弥为护关使。

“如是多年如一日过去了。

“某日重阳早晨，沙弥送碗糕来说：‘西堂师，今日重阳，请师父吃糕好吗？’

“西堂说：‘好。’又说：‘明年重阳，请你向我说一声。’沙弥答是。

“第二年重阳，沙弥又送糕来，对西堂说：‘今天又是重阳节了，请师父吃糕。’

“西堂说：‘你去禀告方丈一声，就说西堂师父说的，关房老了，今天要搬家，请方丈过来一下。’

“沙弥进方丈室，向方丈如实禀告。方丈便同沙弥一起来到关房，只见西堂端坐禅床，头有些斜。方丈说：‘此时仍不精进，还待何时？’西堂将头一正，溘然而逝。”

盛能说至此，问涤华：“你说痛快不痛快？”涤华点头。

在鼓山闭半关的日子过得很快，三年如一日，弹指就过去了。出关后，涤华禅师虽不再持语，但平时能不讲话就不讲话，不讲话不怕别人拿你当哑巴，一有时间他就默默用功。不久，他决定再次持语。在同僚之间不讲话，还比较好办，他三年持语已作出牌子来了，别人有什么事问他，点个头或摇个头，也就过去了。可是，有几次当家师找他，他不讲话，光是点头或摇头，把个当家师给惹火了：“你当哑巴还没当够么？你又不是真哑巴，干嘛不说话？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形势？你也不看看上头抓得有多紧！学习会必须人人都发言，谁也不能例外。你倒好，开会也当哑巴。你若真是哑巴呀，可以不说话，可那叫六根不全，庙里也不能呆。你要想在庙里呆下去呀，你就必须开口说话！”当家师训完了，又缓了缓了口气说：“听到没有？不能再当哑巴了，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当家师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他可是真的无话可说，却也不得不开口说话了。有时在学习会上，也不得不跟在别人后面说几句，说完了，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啥。

他也曾找了个托词，走下鼓山，想到别的寺院去看看，是不是稍微清净点儿。转了一圈，他又回到了鼓山。你想想吧，没有公家介绍信，没有户口迁移证，没有油粮关系，哪个寺院敢收留你？最多让你呆几天，就请你回吧。而且谁都明白，这是一个大讲突出政治的时代，这是一个大抓阶级斗争的时代，任你是山上山下，处处风卷红旗如画，哪里能寻得到一块宾世脱俗的世外桃源？

而且，他很快就会哀叹，就连这样的日子，也要过不上了……

## 五. 史无前例大劫难，被迫回乡卖草纸

公元一九六六年夏季，一场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爆发了。这场运动像狂风暴雨一般席卷中国大地，大大小小的批斗会、声讨会、辩论会如火如荼，无数张大字报、大标语贴满机关、学校、工厂、农村，形形色色的造反派组织风起云涌，到处抄家、砸“四旧”的行动势不可挡……

福州，闽江下游的美丽榕城，一夜之间闹了个底朝天，大街小巷刷满红色语录，马路、商店凡带有一点“封资修”色彩的，大都改成了“人民”、“工农”、“红卫”之类的新名词。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鼓山涌泉寺，这所始建于千余年前的古庙，像全国千百所其它大大小小的寺院一样，在劫难逃。沉溺于某种激情中的红卫兵小将们，手举着红封皮的语录本，高喊着“三忠于”的革命口号，浩浩荡荡开上鼓山，将涌泉寺砸了个稀巴烂。僧人不让留下，全部限期撵走或还俗留在林场当工人。被捣毁后的空荡凋零的寺院，以及寺院周边的林地，全都划拨进了国营林场的地盘……

“文化大革命”对整个国家、社会、民众造成的深重灾难，非本书所论范围，在此不赘。仅就佛教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打击来看，不言而喻，就连中国历史上毁佛最厉害的“三武一宗”也相形见绌了。

所谓“三武一宗”，又称“三武一宗法难”，指的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

第一次，魏武（408-452）法难，时在太平真君七年（446），太武帝下诏灭佛，寺院、佛塔、佛像、经卷大量焚毁破坏，众僧尼被迫还俗。所幸太子拓跋晃极力护持佛教，使部分僧尼和佛像经卷幸免于难。正平二年（452），太武帝被中常侍宗爱所杀，宗爱又为殿中尚书源贺、南部尚书陆丽等所杀，太武帝十三岁的孙子即位，是为文成帝，即下令恢复佛教，重振佛教地位。史载太武帝灭佛的重要原因是佛道两教相争，另外，教团本身腐败，也是一个原因，据说当时从长安的大寺院里查抄到兵器、酿酒器具和青年女子。

第二次，北周武帝（543-578）法难，发生于建德三年（574）及建德六年（577）。据载这次灭佛的主因仍为佛道两教相争，皇帝起先想扬道抑佛，后一怒之下，二教皆斥，三百万僧道编入军民，寺庙道观全遭破坏，财产没收入库。不过，这位皇帝年仅三十五岁就病死了。他死后，长子宇文贇（559-580）即宣帝位，佛教即得以复兴。

第三次，唐武宗（814-846）法难，发生在会昌五年（845），史称

“会昌法难”。据载废弃寺院四千六百座，还俗僧尼二十六万，没收寺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大量金属佛像镕作钱币或农具。但还网开一面，各州允许保存一寺，长安、洛阳各留四寺。武宗毁佛，跟他好田猎武戏、信任道士赵归真有关，而不少僧尼戒律松弛招致民怨，以及连年打仗财政拮据等等，也是重要原因。武宗毁佛第二年就去世了，年仅三十二岁。

第四次，后周世宗（921-959）法难，发生在显德二年（955）。据史载，世宗柴荣于显德元年（954）继郭威为帝后，整治国家，禁官吏贪污，对出家人认为过多过滥，要求严格僧制，革新僧界，停废寺院三千三百余所，保留寺院二千六百余所和僧侣六万一千余人，收购民间铜器佛像改铸钱币。世宗病死于显德六年（959），只活了三十八岁。次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大宋王朝，一统天下后，即大兴佛教。

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在两千年中，有四个皇帝发起法难，加起来十几年时间，说短不短，说长不长，而每次法难，总是禁而不止、毁而不息、灭而不绝，每次法难之后，佛教又总会获得或快或慢的新发展。从总体上说，在这二千年里，佛教跟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相安无事，大多数帝王还提倡它，将它作为教化百姓、维护社会安定的有力工具，有几个皇帝甚至抛下皇位剃发当和尚去了。

相比之下，“文革”对佛教的打压，是在“群众运动”的旗号下进行的，地域之广、手段之烈，无复以加，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地到高原，哪怕再边远的穷山僻壤，几乎无有一处寺刹伽蓝能幸免于难。尤为严重的是，这场运动不仅毁坏了寺庙、撵走了和尚，它更把民众对佛法原先已留存不多的认知破坏得一干二净，把人心中本有而被蒙蔽的那一点点真与善糟蹋得更加面目全非，这样一来，这个社会就难免不变成一个与趋善抑恶背道而驰的社会了，哪怕后来新发射了多少颗火箭卫星，新盖起了多少幢楼堂馆所，对世道人心的好转又有何补？……

好了，我们还是来看看涤华禅师在这场“大革命”中的遭遇。

鼓山涌泉寺被砸毁后，他像其他出家人一样，面临何去何从的严峻局面。对真想修行的人来说，能去一个无人打扰的地方那是最理想的，可是，哪里找得到这样的地方？找个荒山山洞？别说不太好找，就算找着了，肚子问题怎么解决，哪怕一天一餐，哪怕吃得再简单，可也要有东西吃呀。再说，举国上下，全民皆兵，你也很难逃得出红卫兵啊民兵啊的视线啊……还俗留在林场当临时工？好不容易在虚云老和尚座前再次出家，焉可再次退转？不行不行……

想来想去，他想到了家。家，这个字眼对他已显得有点陌生了。刚

好是十年前，他把妻儿送上开往上海的轮船后，跑去云居山虚公座前再次剃度。十年来，隔上一年半载，有时会接到女儿从上海寄来的信。记得有封信里，女儿很严肃地问他，你解放前是不是逃亡地主？这个问题对女儿的政治生命很重要……好像，街道党组织正在审查女儿的入党申请吧？他觉得挺可笑。逃亡地主？这是哪门子事！祖上房子倒是在淮安城里留下十间，那也是很普通的砖瓦房，解放初已没收掉大半，但土地一亩也没，他家自日本侵华以后就破落了，靠他做小本生意维持生计，解放以后更穷了，箍桶为生，勉强吃口饭而已。他把当时的情况如实回信告诉了女儿。女儿后来是不是入了党他不清楚，女儿没说，他也没问，他已出家，尽量不去过问那些俗事……可现在，当他无路可走的时候，却不得不想起了过去的那个家，更确切点说，是想起了他的家人，那里有他的女儿，有他的小儿，有儿女的母亲，还有女儿的儿女吧，他都不知道女儿到底有几个孩子了，见了面，该喊他外公了吧……

还有大儿在淮安，也是他的骨肉，多年来跟他从无联系，前些年听女儿来信说，大儿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在哪所学校里教书……

他真不想回到家里去。

可世道如此，众生业障深重、福德浅薄，黑云压城城欲摧，寺院佛像都被砸了，出家人还有哪里可去？他还算好，还有儿女可去投奔，那些没有儿女亲属的，要找个吃饭活命的地方岂不更难了……

他给女儿写了封信，把自己要去上海的意思说了下。接下来一两天，把东西理理好，也不管女儿有没有回信来，就下山去火车站，在乱哄哄的车站里挤了很长时间，买上了一张去上海的车票。

女儿住在上海闸北区共和新路一条老式里弄里，人口密集，环境嘈杂，他去时正是夏天，一到晚上，暑热逼人，弄堂里老老少少拎个小凳，大多只穿条短裤，有的干脆打赤膊，坐到马路边上去乘凉。对他的到来，女儿显得很平静：“爸，你来了，你自己看吧，哪里还能挤，你就挤一挤。饭，总有你吃的……”

他真想不到，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居民住房会如此紧张，女儿还算在街道里当个干部呢，她的住房也如此窘迫，一间屋里摆了三张床，女儿女婿，孙儿外婆，真个是三代同堂，济济一房，小儿已经十六岁了，屋里实在容不下身，晚上便睡到对门一户亲戚家的楼上去。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兴起后，一度盛行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响遍全国，旁注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她女儿也受到冲击，街道造反派说她是“逃亡地主”的“孝子贤孙”，把她揪上台去批斗……

出家人轻易不动感情，看到女儿一家的日子过得这个样子，他这个当父亲的，心里也是很不好受的……

看来，上海也难以住下去，只能回淮安老家去了。可是，大儿跟他这么多年不通音信了，听女儿说娶了个挺能干的媳妇，会接纳他吗？

“她的爹，我想回老家去住住，你跟我们一起回老家吧？”一别十年再相逢，女儿的妈脸上尽量装得平静，心里是最高兴的，十年前丈夫去云居山出家，她拦也拦不住，现在回来了，虽说回来的是个和尚，令她觉得既熟悉又陌生，自己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亲近他，可只要能呆在他的身旁，能经常看见他的身影，能听见他说话念经的声音，就觉得很知足了。她知道丈夫怕回老家大儿不认他，就主动提出陪他回去，儿子也许会不认爹，可绝对不会不认妈。

女儿说，妈和小弟都有上海户口，回老家，岂不是放弃上海户口吗？要知道外地有多少人想进上海进不了，放弃上海户口，多可惜呀！

她妈说，小弟也快成个大人了，老睡在对门别人家不是回事，上海房子也确实挤，淮安好歹有几间房，现在就老大一家人住，我和你爹带小弟住过去，也比这儿要宽敞多啦。

就这么着，十年前，他与妻儿一起离开淮安，各奔东西；十年后，大家又回淮安团聚在一起。只是，这十年后的团聚，是如此无奈，如此令人伤怀。山川未改，世事多变，此时“文革”硝烟犹浓，淮安城里文攻武卫的叫骂声、械斗声还时有所闻……

大儿生性憨厚耿直，多年来他对扔下家庭一走了之的父亲虽不无责怪，但内心也承认他是个人。他从师范学校毕业后进淮安城郊一小当老师，年年评为先进，他认为，教书育人，从根本上说，不就是要培养学生培养成一个好人吗？可“文革”一来，当教师的似乎都成了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生的主要任务似乎不是学习了，连小学生都要搞什么“大批判”，长此以往，真不知这些无法无天的少年郎以后会变成什么样的人……父亲回来了，不到山穷水尽无路可走，他是不会回来的。回来就回来吧。他发觉从上海陪父亲同来的母亲，人精神多了，也显得年轻多了，他心中甚至暗想，父母如能重新合到一起，该有多好！

安排住房时，大儿想把自己住的大间让出来，这屋当年就是老俩口住的，他自己嘛，反正平时住学校里，也不是每天都回家的。母亲没吭声，拿眼角看儿的爹，她还是像以前一样，事事都听丈夫的，但看得出来，她对大儿的提议是很中意的。

涤华的态度，十分明确而坚决，甚至坚决得近乎固执了：他虽回家，却非还俗，作为一个出家人，他必须独住，而且必须分门进出！

这可给大儿出了难题了。这里虽有四间房，他夫妇住一间，小孩住一间，还有两间空房，父母加小弟一共三个人，如何安排得开？

最终，这个难题还是涤华自己给解开了。他放缓语气说，出家人的生活起居，跟别人不一样嘛，他要单独住，不仅是自己每天还有点功课要作，也是为了不影响别人嘛，只要能分开，面积小一点无妨。他提议在西北向的那间屋里砌堵墙，分成南北两小间，南间大一点，门窗都保留，依然让他的孙儿住。他住北小间，在北面墙壁上（实际上就是外围墙）开扇小门，能进出不就行啦。

“爸，照你说的，这样一来，北小间一扇窗都没有，门一关，岂不就漆黑一团啦？”大儿听了父亲的提议，觉得倒也不失为一个解决的办法，砌堵墙，开扇门，工程量不大，请上两个泥瓦匠，顶多一两天就完活了。但分隔出来的北小间，光线、空气的流通都很差，让老爸住，能行麽？“要不，墙上再开扇小窗？”

“嘿，你们不懂，修行人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小黑屋，小窗也不用开。好，说定了，就这样办吧。”

.....

今年春季我去淮安实地走走看看时，在涤华禅师大儿家里住过一个晚上。他大儿现六十七岁，一九九八年退休，退休前是城郊中心小学的教导主任。原先四间房，已被后来砌的一堵墙分成两个独立的小院，兄弟俩隔墙而居已有多多年。当年大儿住的那两间房，现今成了他儿媳开办的私营托儿所，招收了十来个娃娃。大间上加了一层，他夫妇俩搬上去住了。当年涤华禅师与孙儿隔墙而住的那间屋子，围墙上开的门又依原样砌上了，屋里那堵墙还留一半，让人进出。这屋一共十几个平方米，当年涤华禅师住的那个北小间，大约占了三分之一。

他大儿告诉我，“文革”十年，他父亲就是在这间小屋里面度过的。那时，每天上午他父亲挎一篮草纸在城里沿街叫卖，卖光了就回来。一天卖掉一篮草纸，基本上可以维持他个人的生活了，所以不再多卖。下午通常不再出门，就把自己关在那小屋里。那小屋平时不让别人进去，但他知道父亲是在那里面打坐修行。

那草纸是从哪里批发来的？我问。

是从乡下的小造纸厂买来的大张草纸。他回忆道。那大草纸大约有三尺阔，买回来后，裁成十二小张，再点一百张叠成一刀。他父亲卖草纸信誉很好，因为每刀一百张从不缺数，而且没一张坏损的，坏的他都挑出来了。

卖草纸要吆喝么？

当然要吆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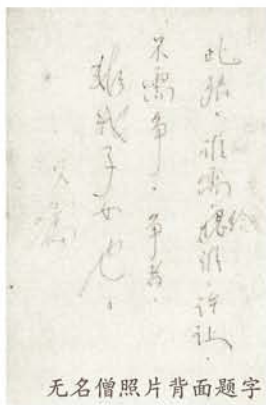
怎么吆喝的？

“卖草纸喽——”他模仿着吆了个长声，“他的嗓门很大，一吆喝，远近都能听到，现在上了点年纪的人，还能记得当年淮安城里有个挎篮卖草纸的小老头。”

这次去涤华禅师大儿家里，我还碰上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我见他屋里墙上挂个玻璃镜框，里面大大小小排列着几十张家人的照片，他父亲的也有，但不多，仅几张。有张涤华禅师的彩色头像，照得还不错，就请他借我一用。他面有难色地说：“你要别的都行，就这一张，上面有师父的题词，所以……”我说借去扫描一下，用完就还给你。他说要跟妻子商量一下，就走下楼去。一会儿他夫妇俩一起上来了，他妻子对我说，这张拿照相馆翻拍过，送你一张翻拍的吧。我说翻拍的质量有点影响，借这张用一下，用完一定还。她说：“不是不相信你，师父留下来的东西很少，这张照片上，有师父题的字，我们都非常珍贵，所以……”噢，既然如此，我也不强人所难了。

我忽然想，不知涤华禅师在照片上题了些什么字，便问他俩。他妻说，具体记不得了，反正是留给子女作纪念的意思吧。我说，能把照片拿出来看看么？她说可以可以，就把镜框从墙上取下，翻转身，卸下底板，把那张照片拿出来，很小心地递给了我。我把照片翻到背面，一看，上面用蓝色钢笔写着：

此张，谁需给谁，许让不许争，争者，非我子女也。父嘱



无名僧照片背面题字

真是神了！对涤华禅师生前的先见之明，我差点没大叫出来。我把照片递给他妻子，尽量用平稳的口气说：“你自己看吧，涤华师父题的

字。”

她一看，大叫起来：“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许让不许争，师父写得明明白白，这张照片就是要给你的，你拿去拿去，我就是想留也不敢留了呀！”

三人大笑。我把照片收起放好。

涤华禅师在世时，他们夫妇俩已拜了涤华为师，从此叫师父不再叫爹；禅师去世后，他俩受师父头骨上那个“泰”字的激励，更是摒弃了几乎一切娱乐活动，全身心地投入到佛法的修持中去。他妻子每天都要念诵几遍《金刚经》，几年下来，一部《金刚经》被她背得滚瓜烂熟。我对她说，你背给我听听看。她点头，脱口就如长流溪水般又急又快地滔滔诵出：“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世尊，食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时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付嘱诸菩萨。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服其心？佛言：善哉善哉，须菩提，如汝所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付嘱诸菩萨。汝今谛听，当为汝说。……”我说可以了，可以了。她依着惯性，往下继续诵了一段，这才停下。

涤华禅师的这张照片，我带回扫描之后，最后物归原主，自然还是还给了他们。



物家老屋

## 六. 大悲咒水驱狐精，此法虽灵不究竟

再接着说“文革”中回乡卖草纸过活的涤华。

那天，涤华禅师像往常一样，天一亮就起床了。他没开灯，借着门缝里透进来的一线亮光，倒了一小碗开水，供在一尊小小的佛像面前，然后朝佛像恭恭敬敬地拜了三拜。那佛像是他解放前在一个地摊上请来的，是尊老货，因为体积不大，便于携带，这些年不管走到哪里，都带在身边。他将佛像摆在一块靠墙搁板上不引人注意之处，边上还故意堆了些杂物，万一有人进来，不容易发现。“文革”一来，香烛之类的“四旧”都停止生产了，他就每天以一碗清水代香，表示自己对佛的恭敬之意。尔后，挎上昨天已准备妥当的一篮草纸，到街上叫卖去。

一路走一路吆喝，走到西街，见这儿人来人往的比较多，就停步，将篮子放下，等人来买。

忽然，有人跟他打招呼：“喂，师傅，您是杨师傅吧！”

他一看，是个年轻人，脸好像有点熟，但想不起是谁：“你是……”

“我是小陈呀，就住这儿。我很早就听说你了，这几天一直在找你。”

“有什么事吗？”

“嗯，是这样的，”小伙子面有难色地说：“我家离这儿不远，能跟我到家里说吗？”

涤华拎起竹篮，跟小伙子走进一条小巷，进了他的家。

小伙子忙着倒茶倒水，等坐定了，却涨红了脸，嗯嗯啊啊地不知所云。

“有什么事，就直说好嘞。”涤华说：“我今天的草纸还没卖完呢。”

小伙子这才憋足劲，把难以启齿的事说了出来。原来，他妻子被一个狐狸精缠上了。他说，这事从去年就开始了。那回他出差去外地，要三天后才能回家。第一天夜里，就来了个青年男子，穿一身白色衣服，要跟他妻子发生关系。他妻子一开始不肯，可后来不知怎的，身不由己地就跟那男子发生了那种事。接下来，第二天、第三天夜里，都来他家跟他妻子同睡一衾。

他出差回家后，妻子没将这件事告诉他。后来，他在家的時候，那男子夜晚也常来跟他妻子苟合，他有时觉得妻子在床上的举止有点异常，但也没往那上面去想。半年下来，他妻子精神萎靡，人明显消瘦了，他要妻子去医院查查是什么毛病，她吱吱唔唔不肯去。后来，她担心再这样下

去身体支撑不住，这才告诉了丈夫。有天夜里，她推醒他说：“瞧，又来了，你看见没有？”他瞪大一双眼睛，什么也没看见。“你摸摸看，在这里。”妻子对他说。他用手去摸，什么也没摸着。“在那里。”妻子说。他手伸向那里，也没摸着什么……

眼睁睁看着别的男子跟自己老婆通奸，这种内心的忿懑、窝囊就不用说它了……偏偏来的又不是个真人，是个狐狸精，不仅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对别人说都不好说，你说了，别人也不信啊……听说城里有个卖草纸的杨师傅，是个出家人，他想出家人也许有办法，就四处寻找，今儿正好让他给碰上了。

“杨师傅，我求求您了，请您用一个方法，把他驱离我家。”小伙子苦苦哀求，就差跪下来磕头了。“您要多少酬谢，我就酬谢您老人家多少。”

涤华沉吟片刻，对小伙子说：“狐狸是很狡猾的，这一问题，我没办法。我谢谢你。”他确实没驱过狐，再说也不想揽这种麻烦事，这年头，万一被别人检举揭发搞“迷信活动”，后果就严重啦。

他出了小伙子的家门，继续叫卖草纸，卖完了，回家。

第二天一早，正要提篮出门时，那小伙子找上门来了，肯定一夜没睡好，眼睛都熬红了。

“老人家，求求您帮我想个办法，给个法门吧。”

“我没有办法。”

“您只要把狐狸精驱走就行了嘛。”

“我不懂驱狐，怎样个驱法。”

“就请您老人家把你们出家人念的经咒，用一用，制服他一下不就行了嘛。”

小伙子苦苦哀求，涤华动了恻隐之心：“那我就制制瞧，看灵不灵。”

“谢谢您啦！谢谢您啦！”小伙子连声道谢。

“今天是六月十六，”涤华掰指算了算日子，“这样吧，三天后是六月十九，观世音菩萨圣诞，你中午到我这儿来，取些经咒水吧。”

小伙子当即跪下，给涤华师叩了三个头，回家去了。

涤华照常挎篮出门卖草纸，顺便去一家中药店，买了一点朱砂。

回家后，他找了只小瓶儿，盛满清水，将朱砂放进小瓶水中，再将小瓶儿放在座前。从下午两点开始，他趺跏而坐，清思净念，一心一意对着朱砂水念诵大悲咒，整整四个小时，念到六点方止。第二三天，他都如是念咒。

第四天中午，小陈如约而至。

涤华将那瓶大悲朱砂水交给他：“这红色的是朱砂。你回去后，不要对你爱人说，也别让她知道这回事。等下回狐狸精再来跟你爱人发生关系时，你将这大悲朱砂水在嘴里含一口，往你爱人脸上一喷，再念一声观世音菩萨，他吃不消，就会离开了。这个法子，也就是制服他下次不再来的法门吧。”

小伙子回去后，对妻子什么都没说，悄悄将那瓶朱砂水塞在伸手可及的地方。

当天晚上，那白衣男子果然又来了。小陈见妻子举止有异，似乎正在行苟且之事，趁她们不备，取朱砂水瓶在手，嘴里含上一口，噗一声，朝妻子脸上喷去，紧接着念了一句观世音菩萨。她爱人猛吃一惊，刚才还搂着她的白衣男子瞬时不见了踪影。

半个月后，一天傍晚，小陈和妻子提着果品等物，来到涤华禅师住处致谢。自从那晚用大悲朱砂水将狐精驱走后，再也没有来过。

涤华说：“你们两人记住，从今往后，天天日日，时时刻刻，都要经常默念观世音菩萨，不然，以后他还会来。”

小陈说：“我们记住了。”从包里取出来之前已备好的一笔酬金，要送给涤华师。

涤华看也不看，坚决拒收：“钱，我分文不取，只是我关照你的话，你可别忘了。”

二十多年后，当涤华禅师在他著的《关房般若觉》里回顾这段往事时，自我剖析说：

那时我对《金刚经》一窍也不通，况且注解之中之道义，余更不知其端。倘明金刚至要者，我不会允许他这样的要求。当知我这样行动，是下乘所用的“之法”。倘用这法到底，生死即无可了。余已痛改其非，希诸后学，当睁开一只智慧眼，照明世间一切是与非。“能”“无是非相为证”。

其后他又说：

倘有人问余，前言中说倘明金刚至要，不会允许这样要求，复言现已明其金刚至要，为何又志之与书？何者？答，以权而显实，以有为而证无为，以妄而显真，以世间法而悟出世间之法，以有法而证无法之道义也。……非悟莫能知，非证莫能见也。是故能知能见者，当

于世法中，弗染亦弗弃也。

为什么这样说？是不是当初不要以大悲咒水将白衣狐精驱走，更好一些？也许是的。也许又不尽然。

天要下雨娘要嫁。世上万事，莫不由一定因缘合和而成。一般来说，顺其自然为好。白衣狐精找到小陈的妻子，那多半是因为若干世前，他俩之间有一段未了结的情缘，这世以狐精之体找到了她，是来了缘的，未必会久缠不放，待缘了结了，当会离去，焉知不是一个更自然的结局？而驱狐之后，最终的结果，据涤华禅师后来跟他的一个弟子说，那小伙子一开始还每天念念观世音菩萨心咒，后来松懈了，不念了，结果那狐狸精又来了，而且盯上了他，只要他夫妻俩睡在一起，就叫他生病，浑身肿胀，难受无比，去医院看也看不好，最后还是死了，临死身上都有狐狸的臭味。

在现实生活中，自古及今，发生在人与狐精等仙家之间的故事，屡见不鲜。如果说《聊斋志异》你只愿意把它当一本神怪小说来读的话，那不妨去看看“大清第一才子”、《四库全书总目》总纂官纪昀（1724-1805）写的《阅微草堂笔记》，那里面所记众多狐女，以及蟒精、蛇妖、山魅、鬼魂等等，举凡时间、地点、人物、来历诸项，或亲历，或考据，无一不交代得清清楚楚。自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连续剧《铁嘴铜牙纪晓岚》后，相信许多读者对纪大人纪晓岚的名字不会感到陌生。

跟佛道相比，狐仙之类的层次一般来说要低得多。跟人相比，则显示出了两重性，它的动物之体，在六道中是排在人之下的；但它的神识既然能上天入地自由往来，又比普通人的能耐大得多。当它有时参与某些人类世界的活动时，一般来说，都愿行善而不愿作恶，都希望通过继续修行以提高自己的层次。须知，狐仙之类的前世，大多也是这样那样的修行者吧，否则投胎动物而能成就仙道，何尝易哉！至于有时它想要得一点供养，这又何须多加责怪呢，毕竟这还是它多少为人作了点好事后得到的一点回报吧，看看今日人类社会中那些贪得无厌的贪官污吏、那些制假售假的不法奸商，为满足个人之私欲，其手段之卑劣低下，其境界比狐仙之类都要差得远哪！

有位大人物说过：在任何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都是统治的思想。在经历了某种教条长期将佛法斥为“虚妄”、“迷信”的洗脑后，不可否认，很多人与佛法的距离被拉得越来越远了，就连佛法中某些最基本同时亦是最根本的前提，也成了不少当代人难以逾越的思想鸿沟。譬如，人的神识（或曰灵魂）能不能独立于人身而存在？人死后到底有没有灵魂的转世？佛法的回答是十分明确的，而那种机械的教条则断然否认。狐仙之类

的出现，不管是小陈见到的那种找上门来的白衣狐精也好，或是农村里常可见到的仙家附体的巫婆神汉也好，还是有仙体暗助因之疗效不可思议的“当代神医”也好，凡亲身经历者，那种教条所构筑起来的鸿沟一瞬间就被跨越了。试想，连狐啊、蛇啊、龟啊、鳖啊等等动物都能修炼得如此厉害，它们的神识都能自由出入，何况万物之灵的人类乎？！

当然，若仅仅停留在这个阶段上，那是远远不够的。涤华禅师要告诉我们的，也正是如何从下乘法向上超越的菩提之路……



## 七. 济公指阅金刚经，释迦赐草了其义

凡人很少有不做梦的，或多或少而已。人生如梦如幻，何况梦乎？然有的梦却又似幻似真……

大量的梦，就像平常人平常常过去的每一天，梦做完了，也就过去了。但也有些梦，确实非同小可，不仅对梦者作用重大，有时甚至会影响到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例如，耶稣出生前，约瑟在梦中得到神的使者加伯列的晓谕，他务必要与马利亚成亲，不可因她未婚怀孕而不要她，生下的孩子应取名“耶稣”，意思是把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又如，李渊刚要起兵反隋时，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掉到床下，被蛆所吃。他以为此梦是自己要死的预兆，不敢起兵，手下一谋士为之解释说：“落在床下，意思是‘陛下’，被蛆吃，表示众人依附于你，此为吉梦，预示你要当皇帝呀。”他放心了，起兵反隋，后来果然当上了唐朝的开国皇帝。近代有些科学家也从梦中得到过重大启示，化学最重要的定律——元素周期表，就是门捷列夫（1834-1907）在梦中发现的；硫化橡胶的发明者查尔斯·古德伊尔的成功，来自梦中一个人告诉他可往橡胶里添加酌量硫磺。

在中国古代，曾设有专门为皇帝解梦的官员，如西周王制中的占梦官。周文王之弟还专门撰写了一本《周公解梦》，据《宋史·艺文志》著录，该书原有三卷，可惜元以后就失传了。

在佛教经典中，专以梦名的经典为数不少，如《佛为菩萨五梦经》、《阿难七梦经》、《国王不梨先泥十梦经》、《金刚请梦咒经》等。记载梦境的经典就更多了，光是有关佛托胎的瑞梦和佛入灭的悲梦，就在《太子瑞应本起经》、《众许摩诃帝经》、《普曜经》、《过去现在因果经》、《法华经普贤劝发品》、《观普贤菩萨行法经》、《摩诃摩耶经》、《善见律毗婆沙论》、《俱舍论》、《异部宗轮论》、《摩诃止观》、《大般涅槃经》、《迦叶赴佛般涅槃经》、《大智度论》、《大唐西域记》等中有一定记载。在《弥兰王问经》、《大毗婆沙论》、《大智度论》、《善见律毗婆沙》等典籍中，对梦的本质、种类、因缘等等，且有相当详尽的阐述。《弥兰王问经》认为，梦之原因有风病、胆汁病、痰病、神鬼之诱引、习惯、前兆等六种，其中仅前兆所梦为真，其他皆是虚妄。《善见律毗婆沙论》将梦分为四类：（一）四大不调之梦，梦见山崩、飞腾于虚空中，或为群贼、恶兽追逐，系由身体不调和所引起者。（二）先见之梦，梦见先前经验之事。（三）天人梦，随人之修善或作恶，梦见天人显示其善恶之行为。（四）想梦，应过去行为之善恶，而依各善善恶意，梦见善恶之事。在这四类之中，“四大不调”与“先见”所致之梦为虚妄不

实，“天人梦”与“想梦”则为真实。

涤华禅师也不免做梦。在“文化大革命”的非常年月里，他做过若干个不太寻常的梦。有两个尤其殊胜，他在这两个梦里先后见到了济颠和尚与释迦牟尼佛，前者令他明道，后者令他悟道。他从这两个梦里得到的收获，从根本上奠定了他当世成就的基础。

关于梦中向济颠和尚参学的情形，他在自己所撰《小史》中，是这样描述的：

余在梦中至某处，参济颠师。余问大德云：“何为最上乘？”济师言：“超出三乘以上者，亦名为佛乘也。佛乘者，无生亦无灭也，即与佛为一体者，姑且名为最上乘之法也。”复问：“以何法门能乘此乘耶？”济师言：“常阅《金刚经》，日久即能见也。”余于是常阅《金刚经》。从此向後，常乘大轮船到某处上学，学位是廿七号。常如是，非一、二、三、四、五次。问见什麼？答：“乌金板上，放光而已，别无所见。”何者？梦也。

济颠（1150-1209），就是民间所称的济公活佛、酒肉和尚，俗姓李，字修缘，浙江临海人。济颠是他的号，法名道济，可是济公活佛这名头儿太响亮了，以至于民间许多人只知济公其人，你若光提道济，没准他还不知道你说的是谁呢。

有关济颠行为疏狂、不检细行的轶事，自宋以来，流传甚多。据《西湖浏览志余》记载：

济颠者，本名道济，风狂不饬细行，饮酒食肉，与市井浮沉，人以为颠也，故称济颠。始出家灵隐寺，寺僧厌之，逐居净慈寺，为人诵经下火，累有果证，年七十三岁，端坐而逝。人有为之赞曰：“非俗非僧，非凡非仙，打开荆棘林，透过金刚圈。眉毛厮结，鼻孔撩天，烧了护身符，落纸如云烟。有时结茅宴坐荒山巅，有时长安市上酒家眠，气吞九州，囊无一钱。时节到来，奄如蛻蝉。涌出舍利，八万四千。赞叹不尽，而说偈言。”呜呼！此其所以为济颠者耶？今寺中尚塑其像。

济颠示现的是一个疯疯颠颠闹市修行成就者的形象，这也是度化众生的一种手段，其外形的疯疯颠颠，恰是衬托出佛法内修一颗心的真谛。他济困扶危，稟善行道，凡人以为济公是个疯子，其实他是专以修心，不以

修口，人疯心不疯，心静见天地。临终前他作偈曰：“六十年来狼藉，东壁打到西壁，如今收拾归来，依旧水连天碧。”十分悠然地离世而去。

梦中济颠嘱涤华常阅《金刚经》，且预言“日久即能见”，而后来事态的发展，证实了济颠的预言，涤华果真依《金刚经》而证悟，果真从《金刚经》悟得最上乘法。这也证明了，济颠要涤华常阅《金刚经》，指出的乃是一条直趋最上乘法的捷径啊！

关于《金刚经》这部经，在后面的篇幅里还要谈，在此仅简略介绍一下。此经全称《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又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金刚经》。最早由后秦鸠摩罗什于弘始四年（402）译出。

一般认为，此经以实相之理为体，以无住为宗，以断疑为用，以大乘为教相。卷末四句偈文：“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被称为一经之精髓。其宗旨则指归“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大意是谓世界上一切事物皆空幻不实，“实相者即是非相”，应“远离一切诸相”而“无所住”，在远离四边八戏的大空性中，方可显现自性了义的本性智慧。此经历来弘传甚盛，特别为惠能以后的禅宗所重。

涤华禅师得济颠梦中指点后，即一遍又一遍地阅读《金刚经》。此经全文五千几百字，篇幅适中，读一遍并不需很多时间，几年下来，此经文字句句了然于胸。《小史》还记，他得济颠指点后，还多次在梦中乘大轮船去某处上学，学位是二十七号，问其所见，乌金板上放光而已云云。对此梦中境界，他本人只说到这种地步，更多的细节，旁人恐怕也不好随便猜测。那么，一般以为，梦中大轮船象征大渡船，乌金板放光似为人之本性光明，这大概还是说得通的。唯学位二十七号，令人费解，他的不少弟子也煞费了一番心思，或有人以周易八卦、三九二七之数来解之，或有人以二十七、三十七无非表示梦里上学有个固定的座位来释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不管怎么说，他自己强调“常如是，非一、二、三、四、五次”，可见即使是梦中所到之地，亦非完全虚妄，而是一个虽幻亦真的处所啊。

梦见释迦牟尼佛并证道，发生在他小儿拆建房子时。前已交代，“文革”兴起，寺庙被毁，他从福州孤身跑到上海，又从上海带妻子、小儿跑到淮安，与长子全家分住在祖上留下的四间房里，数年下来也算是相安无事。小儿的生活之路十分坎坷艰难，为了生计，十四岁就在街道干杂活，十五岁起干打铁，由于人小个儿矮，抬铁锭、抡大锤、拉风箱等重活，重不堪言，就这么一直干了近二十年，后因患急性肝炎，才转行去喷漆车间踏平板车，但活儿也不轻，一车几百斤、上千斤，一干又是十多年。二十几岁时，有人给他介绍了对象，结婚前，小儿把祖上留下的房子翻建了一

下，那堵墙就是这时砌上的。小儿成家后，其妻数次开刀，最后因癌症扩散去世，年仅三十四岁，留下两个十岁上下的孩子，他肩头生活的担子更重了……小儿对父亲的离家出走，一开始也颇有怨言，认为他没有尽到一个家长的责任。但后来他还是理解了，并最终拜父为师，被赐法名大觉。翻建房子那一年，因老房拆了，涤华妻没处住了，小儿令母亲住到他的小屋里来。这天晚上，妻子来涤华屋里时，涤华要妻子在床前打了个铺，席地过宿，自己则在床上端坐整夜。天快亮时，妻子对他说，害你一夜没睡，从此我再也不来住了，今晚我就去儿媳房里过宿吧。他点头说，如此甚善。

次日夜里，他就梦见了释迦牟尼佛。《小史》里记载如下：

次日夜梦中，到一宝所，见正殿当中，端坐释迦牟尼如来，别无其他弟子等。余下拜起身，抬头观佛时，见韦陀尊者立於如来之前。余言：“老韦，余不拜汝，余拜的是释迦如来。”是时尊者举步起身，绕於佛後。一时余见如来起身离座，举步下阶，余跟从佛後，到殿外阶下。如来顺手拔草一茎给余。余执草而醒，即明金刚之义，而能开笔。其义若伪，当犯大妄语戒。学者当思之。

千万别小看了涤华禅师的这个梦。人人皆会做梦，但古往今来，能在梦中亲觐释迦牟尼者，又有几人？而大凡在梦中亲觐释迦牟尼者，无不有一定的殊胜因缘。东汉永平七年（64），明皇帝夜梦丈六金人飞空而至，翌晨召群臣集议，会占梦的通灵人傅毅奉答：“臣从《周书异记》中读到，西域有大圣人出，名字称为佛，灭后千载将有声教流传，陛下梦见的，想必就是他吧？”皇帝以为然，派遣蔡愔、秦景等使往天竺寻访佛法，途遇舍摩腾和竺法蓝两位大师，迎回汉地，汉地由此开始有了沙门。皇上为两位高僧所建精舍，成为汉地伽蓝之始，即今日洛阳的白马寺。唐代被僖宗钦封为悟达国师的一代高僧知玄（811-883），俗姓陈，四川眉州洪雅人，祖上望他科举成名，七岁时有法泰法师在他家附近的宁夷寺讲涅槃经，他小小年纪也跑去听经，当天夜里作了个梦，寺殿里的大佛手摩其顶，醒来后就在祖父面前请求出家。家长虽然不舍得，但见他意志坚决，且有佛祖托梦，也只得遂他心愿。十四岁时便应丞相杜元颖之请于大慈悲寺讲经，每日有万余人来听，自此四川一带称他为陈菩萨。唐武宗毁佛，次年即殒，宣宗即位后，重建梵刹，知玄即被请出，赐紫袈裟，命为三教首座，为复兴佛教出了大力。

他的梦境也很有意思。见韦驮立于释迦牟尼佛之前，就老实不客气

地请他让开，他要拜的是释迦牟尼佛，而不是你老韦。在普通人看来，韦驮是四天王三十二将中的首将，为僧团、寺院中最著名的护法神，相貌堂堂，威风凛凛，连天界的四天王对他都极为敬重，据说每次韦将军一到，天王都会起立相迎。既然韦驮已立于释迦佛前，你涤华向他拜一拜似乎也无不可，可他就是不拜！这不能不让人猜测，也许他的来历确实非同一般？……据他的弟子陈居士说，有一次她听师父说起，他小时候作过一个梦，梦中他是一头大白象，望见前面一片红光，就往前走，趟过一条河，见释迦牟尼佛正在讲法，想前去听，被韦驮菩萨挡住了，他仍往前走，就在那时醒过来了。把他小时候的那个梦联系起来看，他不拜韦驮，是不是与此有关？若那时韦驮不拦他，他听到了释迦说法，也许他以后的道路会不大一样了吧？但更合理的解释似应是，韦驮拦他，说明他那时的因缘还不具足嘛。而这一次，释迦牟尼佛不仅对他起身离座，引他去殿外，还拔了根仙草送给他，令他醒来之后，即彻底明了《金刚经》之义，而且，从此能开笔写书了！在他多年后写给一位弟子的信中，也说到：“我没接释迦佛的一茎草时，我连一封信也写不来。”

中世纪藏传佛教大成就者冈波巴大师（1079-1161），在回答一世嘎玛巴祈问时曾指出：“只要你具足信心，梦境所得灌顶传法不仅具有真实益用，而且较之现实灌顶传法更为殊胜。”这在密宗中也被称为梦成就法。你想想，以涤华禅师以前的文化水平，跟妻子一起自学了一些方块字，写封信也写不来，要他写本书，无异于天方夜谭吧。而打释迦牟尼佛在梦中拔一根草给他，一刹那间，一层薄纸捅破了，法界的空性显现了，智慧的泉眼打开了，文字的般若涌现了，那是一种真开悟的境界啊！

如此奇特的梦中境界与成就，对常人来说确乎是匪夷所思的。他为此郑重声明：“其义若伪，当犯大妄语戒。”出家人若犯大妄语戒，是要堕地狱的。起如此重誓，正是为了消除某些读者可能产生的怀疑之心啊。

得此梦时，已是“文革”后期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折腾来折腾去，搞得民穷国贫、天怒人怨，再揪出一个宋江也好，反击翻案风也好，走到这时，也终究只是强弩之末了。黎明前的黑暗，犹阴寒刺骨；压在佛门弟子头上的大石，加倍沉重。但天总会亮也快亮了。

于其时也，给你一枝笔，给了你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

## 八. 无人无我无无尽，自证自悟如来禅

涤华禅师梦中开悟，千古稀有。那么，“执草而醒，即明金刚之义”，其“明”的到底是怎么一种“义”呢？其“义”又是怎么得以“明”的呢？本来，历来修行者开悟所得的境界，千人千异，百人百面，无一雷同，至多以“圆团团、光灿灿”、“万里无云之晴空”、“大地平沉、虚空粉碎”等约略绘之，其不可思议处实难言传，故有“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之说。此梦中悟境，明何义何，梦主亦未细说。

根据涤华禅师后来所撰之《金刚经注解》，以及他对弟子们的随机开示，概括起来说，他认为《金刚经》的精华，体现于“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四句偈中，其最核心义，就是“无相”，尤其是“无我相”。只要你真正领会了“无我相”，就可以说你已经领会了《金刚经》，乃至领会了全部大藏经的精华。在他后来写于《关房般若觉》的一首《颂言》里，更将这一看法表述得极为明确：

四句偈等精中精，何须深读大藏经；  
无我二字名为等，无我相时天中天。  
若明四句本故有，何须参东再问西；  
定时识心即是慧，无相妄心即真心。  
无我二字的是我，无我相时是金刚；  
无人无我无无尽，无我无尽见真心。  
无我是我皆是幻，幻幻幻中证法身；  
倘能无我无到底，无无无尽即世尊。

至于他明义的方法，或者说修行开悟的途径，他自认为是“如来禅”。

所谓“如来”，为佛的十大名号之一，“如”者，真如、如实之谓，如来，意为“乘如实道来成正觉，故曰如来。”又释为“如来：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

佛的另九大名号是：“应供”，意为可以享受人天供养；“正遍知”，即能正确地遍知一切法；“明行足”，意为“三明”之行具足，具有能知过去世的“宿命明”，能知未来世的“天眼明”，能断一切烦恼、得大解脱的“漏尽明”；“善逝”，意为善于超脱世俗证入涅槃；“世间解”，意为善解世间之事；“无上士”，乃至高无上之士；“调御丈夫”，乃善于说教并引导世间修行者达到解脱；“天人师”，是为天神与

人的导师：“世尊”，即世之最尊者。这十种名号，代表了佛的十种不同功德。

“禅”，本为古印度十分流行的一种以静坐、静虑为主要方式的修习活动，在佛教创立之前的婆罗门教和瑜伽派行者，都极为重视修禅，而且出现过许多通过禅修得大神通的成就者。释迦牟尼本人亦在菩提树下长时间的禅定中悟道，他成佛之后，经常教导启示弟子，将禅定与戒律和智慧并列为佛教修持中最重要的内容。当然，佛教的禅修，有其自身的特色，跟以往的各种禅定并不完全一样，其最大的区别就是佛教禅修以追求超脱生死轮回的解脱为根本目标。

就佛教禅修的种类来说，亦有多种。有从世间法与出世间法的不同而分者，将禅分为世间禅、出世间禅和出世间上上禅。有依由浅入深而分者，将禅分为世间禅、亦世间亦出世间禅、出世间禅、非世间非出世间禅四大类，每大类中又细分出许多小类，如世间禅包括十二门，亦世间亦出世间禅分为三品，出世间禅分为四种，非世间出世间禅共包括九种大禅等等。若依大、小乘佛教的区别来说，又有把禅分为小乘禅和大乘禅两大类的，小乘禅又可细分为四禅、八定，大乘禅又可分为实相禅、念佛禅等等。

那么，何谓“如来禅”呢？按佛学界比较普遍的看法，系指如来所行之禅，或由如来直传之禅。最先提出“如来禅”者，一般认为是佛典中的《楞伽经》。

《楞伽经》里指出：“有四种禅。云何为四？谓愚夫所行禅、观察义禅、攀缘如禅、如来禅。云何愚夫所行禅？谓声闻缘觉外道修行者，观人无我性，自相共相，骨锁无常，苦不净相，计著为首。如是相不异观，前后转进，相不除灭，是名愚夫所行禅。云何观察义禅？谓人无我，自相共相，外道自他俱无性已，观法无我、彼地相义，渐次增进，是名观察义禅。云何攀缘如禅？谓妄想、二无我妄想，如实处不生妄想，是名攀缘如禅。云何如来禅？谓入如来地，行自觉圣智相三种乐住，成办众生不思議事，是名如来禅。”很显然，要达到如来境地，证到如来自觉圣智，能为众生办种种不可思議事，方能称得上是如来禅，此种境界，跟如来已无别无二，这是佛祖亲自肯定的层次最高、证道最究竟的禅。

永嘉玄觉大师（665～713），世称“永嘉大师”，谥号“无相大师”，在其《证道歌》里有云：“顿觉了，如来禅，六度万行体中圆。”对如来禅给予高度评价。

据传，当年释迦佛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十大弟子之首的迦叶尊者破颜微笑。释迦佛乃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

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这样的传法，似乎也可看作释迦佛与大迦叶双双在如来地中进行的一次非语言方式的沟通，所传之法，有理由认为已将如来禅精义包括在内。

迦叶尊者为婆罗门尼拘卢陀羯波之子，家族以富裕闻名，父母去世后，舍弃财宝出家，少欲知足，常著粪扫衣，久行头陀行，其人品、梵行深为同辈推崇，亦为佛陀所重，曾当众将座位分半座给迦叶就坐。释迦牟尼去世后，迦叶为令正法流通过世，义不容辞召集五百阿罗汉，在王舍城举行了第一次佛法之结集，功莫大焉。

迦叶尊者在灵山会上得释迦牟尼心授之正法眼藏，传至达摩，是为二十八代。达摩传至东土，是为中国禅宗的初祖，其所传的主要内容，就是如来禅。唐代圭峰宗密大师（780~841），潜心修学，遍览藏经，曾入宫中讲经，帝赐紫方袍，相国裴休与朝野之士多受其教。他见有些禅门之徒互不谦让，乃著《禅源诸论集都序》一百卷（现仅存序），集录诸宗禅语，并倡“教禅一致”，奠定了唐末至宋代间佛教的基础。他将禅分为外道禅、凡夫禅、小乘禅、大乘禅、最上乘禅五种，其中最上乘禅，即是“如来清净禅”。宗密谓此如来清净禅：“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真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习，自然渐得百千三昧，达摩门下展转相传者，是此禅也。”

不过，中唐以后，因禅宗盛行以棒喝、参话头等独特方式接化众生，又当时如来禅出现了滞于义解名相的毛病，有唐末仰山慧寂禅师（840~916）另立“祖师禅”之名称，以此表示达摩所传心印，系由祖祖相传、以心印心传之，有别于教内其他诸禅。在他看来，祖师禅甚至要高过如来禅，如他听了香严智闲禅师作的一首偈子“去年贫未是贫，今年贫始是贫。去年贫，犹有卓锥之地，今年贫，锥也无。”后说：“汝只得了如来禅，祖师禅连做梦都没作到呢。”慧寂平时常以手势启悟学人，称为仰山门风，曾有西来梵僧跟他相遇后惊叹：“特来东土礼文殊，却遇小释迦。”后遂有“仰山小释迦”之号。

关于禅宗的这一变化，虚云老和尚在对学人的开示中曾有所论及：“宗门主参禅，参禅在‘明心见性’，就是要参透自己的本来面目，所谓‘明悟自心，彻见本性’。这个法门，自佛拈花起，至达摩祖师传来东土以后，下手工夫屡有变迁。在唐以前的禅德，多是由一言半句，就悟道了，师徒间的传授，不过以心印心，并没有什么实法。平日参问酬答，也不过随方解缚，因病与药而已。宋代以后，人们的根器陋劣了，讲了做不到，譬如说‘放下一切’、‘善恶莫思’，但总是放不下，不是思善，就是思恶，到了这个时候，祖师们不得已，采取以毒攻毒的办法，教

学人参公案。初是看话头，甚至于要咬定一个死话头，教你咬得紧紧，刹那不要放松，如老鼠啃棺材相似，咬定一处，不通不止，目的在以一念抵制万念。这实在是不得已的办法……”虚云老和尚还指出，到了现代，由于现代人的根器不及古人，亦由学者对参禅看话头的理路没有摸清，东参西访，南奔北走，一生执著于言句名相，只在话尾上用心，能悟道的更少了。

国学大师南怀谨先生在《楞伽大义今释》里提出：“为什么后世禅宗之徒，又说在如来禅外，另有一祖师禅呢？甚之，还高推祖师禅，好像高过如来禅似的。这又是什么道理呢？其实，所谓祖师禅，又何尝离开过佛所说的如来禅呢？只因一言诠，就如立竿见影，于是见影忘竿者，便滔滔都是。”

对中国禅宗史很有研究的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洪修平、孙亦平先生，对何谓“如来禅”作过十分周详的阐述：“即使是在中国禅宗史上，‘如来禅’和‘祖师禅’的使用，也不是很统一的。特别是近现代以来。人们提到‘祖师禅’，虽大多是指惠能所创之南宗禅，但也有不包括惠能禅的。而言‘如来禅’，虽大多是指达摩门下展转相传之禅，但有的包括了惠能禅，有的则不包括，还有的则是专指惠能弟子神会之禅。便如上述的太虚法师，他在《中国佛学特质在禅》中对‘达摩宗门禅’按不同的发展阶段作了划分，把从达摩到惠能的禅称为‘悟心成佛禅’（亦可名‘见性成佛禅’或‘即心是佛禅’），而把惠能以后到五家禅宗这个时期的禅称作‘超佛祖师禅’，再把禅宗五家禅称作‘越祖分灯禅’。他虽然没有明确把宗门禅的第一期悟‘心成佛禅’称为‘如来禅’，但认同了宗密以最上乘的‘如来禅’对这一时期宗门禅的评判，并在谈论惠能弟子及其再传的‘超佛祖师禅’时发表了‘宗门此期，亦以祖师禅法为中心，如来禅成为祖师禅了’的看法。显然，惠能禅是被他划归到‘如来禅’中去，而不是属于‘祖师禅’的。印顺法师也说：‘达摩所传的禅法，本质是如来藏法门；如来禅就是如来藏禅。’‘达摩禅的传承，是被看作楞伽禅之传承了。……弘忍弟子曹溪慧能的法门，实际上也是《楞伽》的如来禅。’而牟宗三先生则在《如来禅与祖师禅》一文中，根据《历代法宝记》‘神会破清净禅，立如来禅’的记载，把惠能禅称作是‘祖师禅’，而把神会禅则称作是如来禅，对此，唐君毅先生还曾发表过不同的看法，认为按照唐代宗密所作的分类，‘神会所承之惠能禅，即如来禅，宗密并未于此另置一祖师禅’。另外，杜继文等的近著《中国禅宗通史》中也是把神会建立的禅系称作‘如来禅’的。”

洪、孙两教授进一步指出：

“可见，‘如来禅’的涵义在中国佛教史和中国禅宗史上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按照佛教的本义，‘如来禅’是区别于外道和二乘菩萨所行的‘诸佛如来禅’，是诸禅中的‘最上乘禅’。在中国禅宗上，最上乘的‘如来禅’最初是指菩提达摩所传的禅法，包括了惠能禅。后来，‘如来禅’又成为与‘祖师禅’相对的一个贬义词，不再包括惠能禅，而是用来指称惠能南宗顿悟法门之外的禅。再后，‘如来禅’或者包括了惠能禅，或者不包括；或者是指达摩禅，或者专指神会禅。与此相应地，‘祖师禅’的内涵也就随之有所不同。

“我们并不认为以‘如来禅’来指称达摩禅、以‘祖师禅’来指称惠能南宗禅是最合适的，也不主张把‘如来禅’和‘祖师禅’完全对立起来，贬此而抬彼，因为这并不完全符合史实。从惠能南宗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禅法来看，与《楞伽经》所言的如来禅其实是有相通之处的，在《坛经》中，惠能本人也以‘如来禅’相许，而在惠能的年代，人们也确实是将顿悟禅称之为‘如来禅’的，例如玄觉的《永嘉证道歌》中就有‘顿觉了，如来禅，六度万行体中圆’的说法。即使是‘祖师禅’提出来以后，南宗门下强调的仍然是历代‘祖师’衣法相传，惠能密受初祖菩提达摩以来‘以心传心’的心法，并没有把惠能与菩提达摩割裂开来，其所排斥的只是神秀北宗等其他禅系而已。正因为祖师禅仍被视为是达摩西来所传，所以惠能一向只是被尊奉为‘六祖’。

“在禅门中从未出现过把惠能禅与达摩禅对立起来的说法，而‘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也一直是禅门弟子最喜欢参的话头之一。对于祖师禅和如来禅的涵义究竟有什么不同，在禅门中实际上也没有过明确的定说。

“但鉴于现在大家的习惯用法，我们同时也认为，只要对‘如来禅’和‘祖师禅’的特定涵义作出界定，说清楚在什么意义上使用，例如把它们作为反映中国禅和禅宗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的历史概念来使用，这也是可以的。”

有必要指出的是，涤华禅师只是告诉弟子，他所称的如来禅，乃直接得自梦中释迦牟尼佛的亲授，后在定境中又得六祖印证，至于如来禅在中国禅宗史上的来龙去脉及发展演变，他并未多作一句解释。因此，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当我们在这儿谈论涤华禅师据以成道的“如来禅”时，是大可不必把它作为一个佛学史上的理论问题争来争去的，在理论上争来争去，又有多大实际意义呢？你说禅分四种或五种名相也好，你说如来禅与祖师禅哪个高那个低也好，你若不象涤华禅师那样得到法界的亲授和印证，又哪能真切体会如来禅的真谛呢。我们只能说，涤华禅师以其本人走过的路，最终向世人证实了，他行持的禅修法，是一条在当今时代依然走得通的直趋上乘的成就之路。

## 九. 百废待举百举忙，真修难觅真修地

九月的闷雷，向世界宣告了一位伟人的死讯。想当初，万岁万岁，万寿无疆，山呼海唱，日月无光。而这位伟人死后不到一个月，他一生最为得意的两件大事之一，就此急转直下。但巨大的惯性还在延续，他死后一年，上海有个在私人信件里批评他思想偏执的青年思想家，因着思想的罪名而被剥夺了生命。又过了一二年，坚冰才真的开始解冻消融。

满目苍莠，百废待举。到处在落实政策、恢复旧章。信仰虽仍有种种限制，但不再是一种罪行。世俗的信仰需要信仰容身的殿堂。成千上万所毁于文革的梵刹寺宇，在全国各地逐渐重建起来。

涂华禅师自从在神奇的梦境中得到释迦牟尼佛亲赐的那茎神草，不仅彻底了悟了金刚之义，同时也看清了自己这世为人的使命。时机来了，他要让世上更多有缘之人了解《金刚经》真实义，让更多修行人了知如来禅真实义，让一切有情众生更多地沐浴释迦正法，此时，他已不宜继续呆在俗家，他要到各地去走一走，寻找一处持修如来禅的道场，以完成佛陀托付给他的使命。

说走就走，再次走出了家门。垂阳紫陌，流水光阴，遥想当年河下去转香楼乘泉师父座前出家，犹是十几岁的少年郎；去云居山虚云老和尚座前再次剃发，人到中年；这回第三次走出淮安家门，已是个七十岁的老人了。

他走了很多地方，现实却令他感到失望。百废待举，到处大兴土木，忙是够忙的。可世风日下，别说找不到一处持修如来禅的道场，就连一般道风比较端正的修行场所，也不容易看到。没错，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可环境逼人啊，瞧有些戴着种种堂皇头衔的体面人物，不能说他们对于寺院的恢复重建没有贡献，也不能说他们不会把佛法说得头头是道，但真正不谋私利、真心弘法修行的又有几人？并非个别的，还不是成天淹没在与世俗不二的争权夺利中？还不是越来越习惯于锦衣美食、轿车软卧的现代享受中？也许，在这利欲熏心、道德陨落的时代，当出家人也非要由世俗的衙门官僚来派赐级别与待遇，当历来畅迎十方的寺院也非要成为卖票赚钱的旅游观光地时，这一切都是注定不可避免的社会现实？他在《关房般若觉》里，不无伤感地写下了像他这样一个真修行不得不四处碰壁的遭遇：

余於是时，而至高旻，复到焦山，又至金山。到南京，至栖霞。  
到九华，而至庐山。到江西，而的云居。到北京广济，见赵老与正

老。後至五台，见青海。沿途之上，诸寺院中，有的是专修净土，有的是外禅内净，有的是专修密宗，有的是深入经藏，有的是好学多闻，有的是无门不入，有的是广修广学，有的是刚才恢复暂不留单，有的是不合条件。于是等别。余于是时，无法进单，而能常住。在此时中，余受尽了千辛万苦、不可告人的窘迫。余在无法常住之下，复至上海，到玉佛。从玉佛寺而至南海，礼观音，而见自在。其它诸处，甚多而繁。余在此窘迫之际，勉强复至焦山，依茗山法师而常住。其法师专讲弥陀，余只能随缘而不变。每日上殿与念佛，余只能身随而心非。一时释迦如来圣诞之日，余与大众，同声合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圣号，其意感觉，声声投入余之真心，余於是时，其心若焚，雨泪而弗止。在今日之下，写至于此，其泪复流，可见昔时，余之至难，无有再难。彼时心犹如油煎，因此决心而离焦山，复至俗处。余於是时，至文殊庵，承老道姑留余而闭关。余入关八个月而遇诸逆境，是故弗能弗解其关。後来，复至儿家一个余月。而去福建鼓山涌泉寺故旧处而常住，为扫地僧。

至镇江金山江天禅寺小住时，他见两个尼姑，为一点闲事而口角不休。他问这两个尼姑：“敢问两位大德，观世音普门品可常念？”

二尼说：“那还用说。”

他复问：“普门品中说，黑风吹其船舫飘堕罗刹鬼国，二位会麼？”

二尼异口同声说：“你会麼？”

他直言不讳地说：“就是你们。”

二尼似被猛击一棍，双双愣住了。稍许时，二尼猛然省悟，同向他顶礼作拜。一尼说：“谢谢您老人家，得遇您老，我俩因争嘴而得省悟。”另一尼说：“念了那么多年观世音普门品，今日方知佛法在人间。”

在上海玉佛寺时，他见几位长老正在方丈室里说机锋。

一位长老说：“有甲乙者，甲言我是驴，乙言我是驴肚肠，甲言我是肠内粪，乙言我是粪内虫，甲问虫在粪内做什麼？乙答度夏。甲言我请您吃茶。”说到这里，长老稍停顿，接着说道：“谁再答上，某请谁吃茶。”

众人皆默不作声。

涤华禅师见这种老掉牙的禅门机锋都无人作答，就应了声：“不分别。”

长老打量涤华一眼，给他倒了一杯茶，交谈数句后，还送了一本《传灯录》给他。

上述两例，见于他自撰的《小史》中。他跑了那么多地方，欲寻一块真修地而了无可得。仅从口角争斗的两尼姑，到津津乐道于粪虫度夏的某长老，其时佛门圣地中的形形色色、百态千姿，或可窥见一斑矣。



## 十. 三年鼓山海会塔，开笔注释金刚经

出家人出家后，既无家又有家，说无家，是离开了原来的家，说有家，寺院就是他的家，天下有那么多寺院，真可谓天下为家。涤华禅师四处走了一大圈，却找不到一块合适的安身之处，最后，退而求其次，又回到了他当年授戒并长住的涌泉寺，等于是回到了娘家。有几个老人还认得这位当年缄口不语为大伙打饭添菜的行堂僧。当家师见他年纪已不小了，就安排他当了个扫地僧，住祖堂，住那里的都是些像他一样上了点年纪的僧人。

扫地僧本是个可松可紧的差使，他干这活却一点不得闲，每天两次，握把大竹扫帚，目不旁视，左右开弓，沿祖堂下面的石阶路一路扫去，将指定他包干的范围打扫得干干净净。每次扫完，身上都又累又热，汗水津津。同僚们迎面见了，多夸他扫地最清洁，他照例不多言，点个头，喔喔两声，继续扫他的地……



涌泉寺千年铁树

扫了两年地，不知是不是累了还是着了凉，他大病一场，在床上躺了好些天。待病稍愈，当家师已另安排他人扫地，叫他闲来无事照看照看方丈室前面的三棵铁树，别让游客靠近攀折。说起涌泉寺的这三棵铁树，也非寻常之辈，树高数米，杆径盈尺，枝叶挺拔葱茏，常绿不败，据说树龄已近千年，现仍连年开花，花籽大如枣，色红，甚硬，这样的大铁树，在国内恐怕堪称铁树王了吧。看铁树，活儿不重，可责任重大，他看守了一段时间铁树，又病倒了，且病势更汹，去医院透视检查，诊断为四十几年前的肺病复发，而且肺部空洞已至晚期。照医生的说法，年纪这么大，病又这么重，怕是没救了。方丈担心他的肺病会传染，叫他去海会塔住，说那儿环境清静，有利调养身体，想吃点什么，只要是伙房里有的，尽管拿。他何尝不知寺院是要把他放到那里养病待死，不过这倒正合他的心意，去伙房领了些米面油盐之类，就在那里过起了等死的日子。

海会塔在寺院之外，鼓山钵盂峰下，为安放历代亡僧骨灰处，由寺院第十九代方丈有需禅师于宋大观三年（1109）创建，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监寺比丘启塔重修。该塔为花岗石建筑，高一丈左右，塔身呈八面型，伞盖上置一石雕宝珠，远看像个顶瓠，塔座由数层大石板砌成，坚固而沉稳。塔后有四间平房，摆放亡僧牌位。该处地势偏僻，杂草

丛生，平时绝少有人来。

也许真是天意使然吧。他在海会塔住了没多久，也没吃什么药，不仅没死，身体反而奇迹般康复了，而且精力比以往更为充沛。他心里明白，这是老天不让他死，他今生的使命还没完成，十余年前得到释迦牟尼佛拔给的一茎草，十年磨一剑，现在，是到了弘传正法的时候了。

他在释迦佛面前默默地发了个愿：今在海会塔中闭半关，愿著《金刚经注解》一部，自限三年完成，自誓其著出现世间，度一切相，永无竭止。发愿之日，为一九八六年年中，时年七十八岁。

自此起，白天，他为著书做准备工作，将整张毛边纸裁成小张，并用圆珠笔划上工整的竖格线，每张分为两页，每页十三行。他裁开的毛边纸整整齐齐、大小划一，几乎像工厂机切一般，这大概还要归功于“文革”中裁草纸叫卖那手活计呢。自然罗，每天中午一顿饭还是要吃的，有时就要去山里捡些柴草，或到涧边挑上一桶水，隔几天还要去寺里领些食物。

海会塔这个地方，偶尔也有游客出了涌泉寺后，走到这里来看看，凡遇上了，他一概不言不语，有人问他什么，他只摆手作答，或以手指口，表示自己不说话。在非说不可时，他为自己定下规矩，两句为止。

晚上，是他正式工作时间。每到夜里，海会塔四周一片漆黑，万籁俱寂，只有风吹树枝、茅草发出的簌簌声，偶尔还会传来不知什么小动物打门前蹿过的声音。这儿没有电灯，一到晚上，屋里漆黑一片，全靠蜡烛照明。他先点燃一支香，临床趺坐，安息片时，将今夜要写的内容在脑子里过一下堂，子丑寅卯，了了分明，而后睁开眼睛，手执小号毛笔，就着烛光正楷竖写，每行写满二十七字，一字不多，一字不少，每页书写正文十二行，写满为三百二十四字，另一行专写书名与页码。

为保证这部阐述最上乘的书能以最好的品位跟读者见面，正式开笔前，他为自己规定了十四条质量标准：

- 一. 先打草稿；二. 生字查词典；三. 排改句意；四. 通畅无碍；
- 五. 字妥善而正确；六. 含义须奥妙；七. 不可排前遗後，亦不可有後无前，更不可使人生疑；八. 当删改重复，以及错字、错句、错误等；九. 要精排细核，订章义，明句逗；十. 要前後贯通，无塞无阻；
- 十一. 不违本经之道义；十二. 自读、自诵多遍，要音韵和畅，从容而悠扬；十三. 要通达本心，与诸觉境，和悦和融；十四. 著注解时，须一张、一页、一节、一段、一句中，深追细找，倘能无疑，方为究竟。切不可贪多图快，倘若贪多图快，真心本性必生障碍。

每写完一节一段，他都要反复诵读几遍，对照自己规定的这十四条，看看是不是达到了最高的水准。不过，因为他写的内容，皆从心田性海中流出，冥想之中似有神助，一经落笔，无不词畅意达、浑然天成，真要大动斧斫者，好像还不大有。你看他留下的那些亲笔稿件，页页楷书正体，字字笔触端正有力，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夜夜在昏暗的烛光下用小楷写作，这本身就很令人感动。

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海会塔中，三载寒暑，至一九八八年底，《金刚经注解》写至三百七十一页，胜利在望时，大概因夜里写作过于劳累，他病倒了，经老当家师悟隆批准，住了四十天医院而痊愈。他这一生，大概还是头一次住医院，有感而作《住院偈》一首：

适因解未毕，心肺两病临；  
启请住院治，故笔做此偈。  
住院如住市，可喜不解言；  
区区有电视，室室收音机。  
谈笑如暴雨，勿可乱禅心；  
时年八十一，肺疾五十秋。  
压高心遍满，正在住院期；  
自知如幻梦，非执亦非空。  
尘尘本无相，执著真亦伪；  
入院未七日，心缩肺亦安。  
医嘱继续住，期望双全愈；  
吾当参到底，无处不菩提。  
何选何择处，何处何不禅；  
当解当前义，无处不安然。  
天上天下处，皆是自心禅；  
本心若无相，处处自在天。  
无住自在相，自在乐无穷；  
誓愿速出院，生死从何来。  
随缘心不变，不变性随缘；  
诸病诸业造，无业病亦无。  
住院四十日，回寺病亦安；  
当知诸缘幻，不住亦不迁。

出院后，老当家叫他别再住海会塔了，那里平时没个人影，哪天死

在那里都没人知道，又让他搬进祖堂去住。在祖堂东面的一间小屋里，他继续笔耕不辍，经月余而终于完成全书，共三百八十六页，满打满算十二万五千字。

今年春季，我去福州鼓山，寻访涤华师当年留下的踪迹。在涤华禅师一位当地女弟子林居士带领下，来到涌泉寺南的舍利院，拜见了比丘尼佛乘师和她的伺者慧如尼师。佛乘师年九十三岁，七十年前在虚云老和尚座前出家，其时虚公正在涌泉寺当方丈。佛乘师虽已高龄，身体还健得很，说起话来声音洪亮。她说，她认识涤华禅师多年了，涤华这个人有趣的很，还过俗，又出家了，前些年一个人住海会塔，那地方是放骨灰的，别人都不去住……



慧如尼听说我想去海会塔看看，自告奋勇，带我和林居士前去。走不多远，她从地上捡了根树杈，边走边拨动草丛，说这样可将蛇虫赶走。涤华禅师在其《关房般若觉》中也写过，炎暑夏热之时，一日清晨他去涧边取水，曾见涧中有一条长约三丈、粗如碗口的蟒蛇，慢慢爬向山凹深处。可见此处少有人来，故山坡草丛中蛇虫还呆得住。

我问她：“跟涤华师接触多不多？”

“不多，他是男众麽！”她说。“偶有接触，但对他印象很好，在内心我是一直把他当自己师父看待的。他一开始住祖堂东边楼下，现已拆了，他后来搬海会塔住，写《金刚经注解》。他搬海会塔后，生活很苦，我们做的菜，有时端一碗给他吃。他一天只吃一顿午餐，早晚都不吃，像这样的修行人现在很少有了。有一次他病倒了，整整三天没吃饭，但夜里还在写，我知道后说，你不吃饭不行，就跑去照顾了他几天。”

我问，“还记得么，涤华师那时跟你说些什么？”

“哎呀，他对我说的话，很多都忘掉了。”她说。“让我想想，记得他说过，做人都有很多烦恼，要把烦恼放下，要在烦恼中放，要好好修行。”

一路走一路说，走到一座一丈来深的大坑前，她停了下来。“到了，这儿就是以前海会塔埋骨灰的的地方，骨灰已经移走，海会塔和涤华师父住的那几间平房，前年已拆了，听说是跟香港合资，要盖七层楼高的骨灰堂，安放骨灰……”

骨灰坑边，在当年那几间平房的遗址上，碎石杂草，一片荒芜。大坑

里长满齐腰的荒草，野芦高过人头。引进外资建造新骨灰堂，不知是不是寺院开拓财源的新举措？古语说入土为安，瞧那么大的坑，北宋至今，埋于此处的亡僧骨灰何其多也，今日也要品尝一番当动迁户的滋味了……

一阵山风吹来，野芦和荒草随风摇摆，平添几分荒凉气氛。来海会塔，本想看看涤华师当年著《金刚经注解》时的栖身之地。房子拆了，看不着了，不过在这荒凉之处，若是叫你一个人住这里，连个电灯都没有，日夜与千百年骨灰为伴，其滋味如何，怕是也不难想见的。

往下走时，我随便问问慧如尼的身世。她是福建福清人，现六十几岁，三十年前出家，七十年代后期来涌泉寺，她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在舍利院照顾佛乘师父。她母亲在家皈依佛门多年，授过菩萨戒，三年前也削发出家了。话题又回到涤华禅师身上来。她说，她见涤华师穿得很破，曾给他做了件衣服，拿去给他，他还不肯要。老人家自己会缝补衣服，真不容易。他吃的也非常简单，喜欢吃老菜头，别人扔掉不要的，他拿去腌一腌，就这么吃。有一次他看到我，招手叫我去，说可以教我一点武艺，在这荒山野地里不被人家欺负。曾有人跑到海会塔来挖春笋，他叫别挖，那人不听，再说，那人见是个老头，一瞪眼，想动手，不料被他轻轻一推，就倒地了，吓得赶紧逃，再也不敢来了。

出家人学点防身的武艺，不足为奇，不过已是八旬老人的涤华禅师还有这点腿脚上的功夫，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我问慧如尼，你没跟他学几招么？

她笑了，摇头：“我没去学。他是有功夫的，但平时不露。在海会塔时，他每天一大早起来锻炼身体。你瞧他走路的样子，咚咚咚，脚上很有劲的。”

看慧如尼走山路的样子，脚上也挺有劲的，若不是刚才问过了她，从年龄上你猜不出她也已迈进老年人的行列了。她也挺健谈的，见我是头一次来鼓山，问我想不想听她讲讲她在鼓山亲身经历的几件事情。我说想听呀。

她就说开了。那是在一九八二年，刚好离现在二十年了，有五个女孩从农村来鼓山打工。有一次，不知是谁带的头，见罗汉塘里有不少沉在池底的硬币，动了贪念，就用竹簸箕把硬币从水里捞出来，一共捞了五十多块，五个人分掉了，有的多拿点，有的少一点。她们回去后，分别结婚成了家。九三年，我做了一个梦，一个女孩子死了来找我，全身穿白衣服，要我超度她。我问她是谁？她说你认识我。我把梦告诉了师父，师父说会不会是以前在这儿扫地煮饭的女孩子？不久来了两个女子，问我：“阿姨阿姨，认识我们么？”我说一时想不起。她俩说：“我们做了见不得人的

事，八二年在这儿打工时，我们有五个人，当时都二十来岁，在罗汉塘拿了五十多元钱，后来都倒霉了，五人中死了三个！……”我叫她们慢慢说，想起来了，也弄明白了。死掉的一个叫郭英，一个叫穆英，都是闽江关里人，还有一个是丈夫死了，都死得莫明其妙、十分蹊跷……来人中有一个，结婚十几年没孩子，不久前做了个梦，死去的同伴来找，她去问了农村里的巫婆，点出了当年捞钱的事，叫她们来鼓山还债，否则还要倒霉。她们害怕极了，这才来了鼓山，问我怎么办？我要她们每人将五十元加上这么多年银行利息，来还掉这笔债。她们问怎么个还法，我说把钱扔功德箱里，并在菩萨面前好好忏悔……

我问，这两女子后来怎么啦？

慧如尼说，有个名叫英玉的，从此每年来一次，还要跟我学佛拜佛。

看来，众生扔在罗汉塘里供养罗汉、天人和护法的钱，这钱份量非同寻常，她们哪里背得动啊。

“是啊，”慧如尼说，“这现世报应可真厉害。”她又接着说道：“还有个婆婆也来过，她媳妇死了。那婆婆拿来六条鳝鱼放生，还有一百块钱的元宝。她的儿子出海打鱼，无风无浪，却掉海里了，捞上来后不省人事，稍恢复点知觉，嘴里大叫：‘快去鼓山还债，鱼我吃过，但不是我抓的……’”

《无量寿经》中云：“天地之间，五道分明，恢廓窈冥，浩浩茫茫，善恶报应，祸福相承。”因果报应，为佛教用来说明世界一切关系的基本理论之一，又称因果应报、因果业报、善恶业报，谓一切事物皆有因果法则支配之，善因必产生善果，称为善因善果；恶因必产生恶果，称为恶因恶果。佛教所指的因果报应，还不仅仅是指的当世、现世，乃包括了前世、后世，故又称为三世因果。印光大师曾作精辟说明：“余平素常言：‘因果者，圣人治天下，如来度众生之大本也。’舍因果而谈治国平天下，何异缘木而求鱼，吾未见其能有得也。佛言：‘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书》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其理与吾佛所讲因果正同。所谓余者，乃正报之余，非正报也。本人来生后世所享受者，乃所谓本庆本殃也。余报乃在其子孙，余庆余殃，皆其祖父所积而成者也。”

涤华禅师也数次对弟子讲过一个有关因果不昧的公案：

百丈禅师一曰升堂说法毕，诸人皆退，唯有一老人不走。百丈问老者有何事。老人言：“我前身说法时，有人问我：‘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否？’我说：‘不落因果。’因此堕落，作野狐精，至今已五百年矣，无

法脱身，请和尚开示。”百丈禅师说：“不昧因果”。老人即叩谢，又说：“我在山後岭下，请和尚慈悲，以亡僧礼而葬之。”百丈到山後，拔草寻狐，火化葬之。

“所谓现野狐精，而为众生说法。”涤华禅师怕弟子不明白，还作了点解释，“论因果相，老人五百年不能脱野狐身，是由于不能自转而自执。所谓不能自转，老人说：‘有人问我，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否？’答：‘不落因果’。不落因果者，为前句，这句所答，是有前无後，有前无後者，就不能自转了。百丈後语是：‘不昧因果’，由百丈这一转，其句意就完整而通达了。当然，这个转，是依赖他转，而不是自转。倘能自转其义理，何须困於三涂土作五百年野狐精啊！”

有人也许会问，照这么说，今世所受，享受也好，受苦也好，似乎皆因于前世，那么，享受者是不是就可心安理得地坐享其成？或受苦者只能无可奈何地逆来顺受呢？那也不是。转变由心。不管什么人，只要都按着佛陀教导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去做，有福的可保持福报久长，受苦的可减轻罪业乃至离苦得乐，若进一步依法修行，则都有望了生脱死、超凡入圣。《金刚经》中言：“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若为人轻贱，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即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说的就是转变由心。一如涤华师在《金刚经注解》中对此所作解说：“若为人轻贱者，因其累劫善根深厚，故于今世遇此经典而能受持读诵，然而善根虽深而厚，累劫之中仍含着不善罪业之相，应该受诸罪累，因其今生持此金刚妙力，先世罪业重则轻报，故于今生遭其轻贱而免累劫之重罪之果报。经云即为消灭，消灭罪业果报耳。因为罪业消尽无余，必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得菩提法者，到彼岸也。到彼岸，非中下根人所能所知也，非最利根者，莫可能明莫可能至也。”

## 十一.古来注疏何其多，悟最上乘今再说

《金刚经》的汉译本，自后秦鸠摩罗什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之后，又相继出现了五种译本：

- 一. 菩提流支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 二. 南朝陈真谛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 三. 隋达摩笈多译《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
- 四. 唐玄奘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
- 五. 唐义净译《佛说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

这六种《金刚经》的汉译本，文采不一，千秋各异，而流行最广且流行至今的，当推鸠摩罗什的译本。其所以如此，不仅在于鸠译本最早问世，更在于其内容文字的简约流畅，使用的是当时最通俗晓宜的语言，令人易于诵读与理解。鸠摩罗什所以能将《金刚经》译得如此完美，凭籍的不仅是他由西域来华后学会了汉语并能熟练驾驭之，更源自他在修行上是个次地很高的成就者，译经之时，经中之义自会源源不断从他心田性海中顺畅流出。他生前种种神异事迹自不必说，其死后舌头焚而不坏，都进一步验证了他在修行上的成就。

自东晋以来，各家对《金刚经》的释论络绎不绝，据传唐代为此经注疏者即多达八百六十家，若把唐代前后的加上，数量就更为惊人了。

据《丁福保佛学大词典》的统计，流传至今的《金刚经》注疏还有近百家之多，大略如下：

《金刚经注》一卷，后秦僧肇注。《金刚经义疏》六卷，隋吉藏撰。《金刚经疏》一卷，隋智顓疏。《金刚经疏》一卷，隋净影著。《金刚经注》三卷，唐慧净注。《金刚经略疏》二卷，唐智俨述。《金刚经赞述》二卷，唐窥基撰。《金刚经解义》二卷，唐慧能解义。《金刚经口诀》一卷，唐慧能说。《金刚经疏论纂要》二卷，唐宗密述。《金刚经注解》一卷，孚佑帝君注解。《金刚经疏记科会》十卷，宋子璇记。《金刚经疏论纂要刊定记》四卷，宋子璇记。《金刚经纂要刊定纪》七卷，宋子璇录。《金刚经注》三卷，宋道川颂，并著语。《金刚经会解》二卷，宋善月述。《金刚经采微科》一卷，宋晁应排。《金刚经采微》二卷，宋晁应述。《金刚经采微余释》一卷，宋晁应述。《销释金刚经科仪会要》一卷，宋宗镜述。《销释金刚经科仪会要注解》九卷，宋宗镜述，明觉连重集。《金刚经集解》四卷，宋杨圭编。《金刚经疏科释》一卷，元徐行善科。《金刚经集注》四卷，明太宗撰。《金刚经注解》四卷，明洪莲

编。《金刚经略谈》一卷，明观衡撰。《金刚经略疏》一卷，明元贤述。  
《金刚经释》一卷，明真可撰。《金刚经决疑》一卷，明德清撰。《金刚  
经鑿》二卷，明广伸述。《金刚经统论》一卷，明林兆恩撰。《金刚正  
眼》一卷，明千松笔记。《金刚经笔记》一卷，明如观注。《金刚经破空  
论》一卷，明智旭际明造论。《金刚经观心释》一卷，明智旭际明述。  
《金刚经注解》一卷，明宗泐如玘同注。《金刚经音释直解》一卷，明圆  
杲解注。《金刚经法眼悬判疏钞》九卷，性起述。《金刚经法眼注疏》二  
卷，性起述。《金刚经如是经义》二卷，行敏述。《金刚经注讲》二卷，  
行敏述。《金刚经三昧》一卷，净挺著。《金刚经阐说》二卷，存吾阐  
说。《金刚经述记会编》十卷，行策会编。《金刚经偈会本》一卷，通理  
会。《金刚新眼疏经偈合释》二卷，通理述。《金刚经部旨》二卷，灵耀  
撰。《金刚经注释》一卷，云峰大师乱释，谷口子真乱订。《金刚经演  
古》一卷，寂焰述。《金刚经直说》一卷，迹删鹫著。《金刚经注解铁  
鍤》二卷，明屠根注。《金刚经补注》二卷，明韩岩集解，程衷懋补注。  
《金刚经宗通》七卷，明曾凤仪宗通。《金刚经偈释》二卷，明曾凤仪  
释。《金刚经正解》二卷，龚概彩注。《金刚经大意》一卷，王起隆述。  
《金刚经如是解》一卷，无是道人注解。《金刚经会解了义》一卷，徐昌  
治纂。《金刚经阐奥》，三空辑注。《金刚经解注》，王定柱解注。《金  
刚经旁解》，汤犂召旁解。《金刚经郢说》一卷，徐发詮次。《金刚经注  
正讹》一卷，仲之屏汇纂。《金刚经浅解》一卷，翁春王锡琯解释。《金  
刚经石注》一卷，石成金撰集。《金刚经解义》二卷，徐槐廷述。《金  
刚经易解》二卷，谢承谟注释。《金刚经心得》四卷，叶锡凤注。《金刚  
经汇纂》二卷，孙念劬纂。《金刚经心印疏》二卷，溥畹述。《金刚经注》二  
卷，俞樾注。《金刚经订义》一卷，俞樾著。《金刚经蒙钞》，李宗荣  
编。

丁福保（1874-1952），江苏无锡人，字仲祐，号畴隐居士，是个学贯  
中西、多才多艺的奇人，其编纂之佛学词典，废寝忘食，历经十载，于民  
国十年（1921）出版，风行中国佛学界八十年，迄今仍流通于世。该词典  
中所载《金刚经》之疏注，截至清末。在此之后，又有不少近现代名人高  
士和专家学者以他们各自的理解与感受为《金刚经》作注解，如：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义脉》·太虚著。《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录》·  
太虚著。《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释》·太虚著。《金刚经笺注》·丁福保  
著。《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义》·倓虚著。《金刚经新疏》·谛闲著。《金

刚般若波罗蜜经讲记》·印顺著。《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义》·江味农著。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义》·吴润江著。《金刚经讲录》·道源著。《金刚  
 般若波罗蜜经讲义》·圆瑛著。《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义》·达理著。《金  
 刚经浅释》·宣化著。《金刚经说什么》·南怀瑾著。《金刚经别讲》·南怀  
 瑾著。《金刚经的研究》·沈家桢著。《金刚经释要》·月溪著。《金刚经  
 浅说》·应慈著。《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注》·柳絮著。《金刚经一滴》·黄  
 念祖著。《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白话述义》·王骥陆著。《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分段贯释》·王骥陆著。《金刚经讲话》·法舫著。《金刚经中道了义疏》·  
 慈舟著。《金刚般若的启示》·净空著。《金刚经讲义节要》·净空著。  
 《金刚经讲义节录》·杨智坚著。《金刚经概要》·普献著。《金刚经白话  
 译解》·王永元著。《金刚经要义总结》·唐仲容著。《金刚般若波罗蜜  
 经讲义》·唐仲容著。《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新注》·唐思鹏著。《金刚经讲  
 话》·星云著。《金刚经浅易》·圣一著。《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集讲》·会泉  
 著。《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记》·智谕著。《金刚经研究》·守培著。《金  
 刚经今译》·陈高昂著。《金刚经概要》·演培著。《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  
 记》·演培著。《金刚经浅释》·王龙著。《白话金刚经》·丽岸著。《金刚  
 经感悟》·和尚坡主著。《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注解》·释从信著。《金刚经  
 辑解》·孙剑锋著。《金刚经集义》·白云著。《金刚经讲述》·梦参讲。  
 《金刚经释》·索达吉堪布著。……………

你看看！由古及今，为《金刚经》作注疏者，何其多也！

附带说一句，《金刚经》的广传广弘，也带动了我国印刷、雕刻、绘  
 画、文学、书法等文化艺术领域的蓬勃发展，如世界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  
 品，是唐咸通九年（868）的《金刚经》木刻本；世界上最早的木刻版画，  
 是《金刚经》扉页的庄严佛像；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经文，是山东泰山的  
 《泰山石山谷金刚经》。此外，柳公权、赵孟頫、林则徐及弘一大师等  
 手书的《金刚经》，都是享誉书法界的精品；在敦煌石窟中保存的《金刚  
 经》数不胜数，总数当在两千以上。

既然如此，你也许会问，《金刚经》已传得如此广泛，历来已有如此  
 多的名人高士和专家学者为《金刚经》作疏作注，今日还轮得上一个小小  
 的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僧也来说长道短一番么？

这就牵涉到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涤华禅师著的《金刚经注解》，究竟  
 有什么与众不同的价值？

去镇江采访时，我拜访了当地名士徐巧道先生。涤华禅师在世时，  
 他曾为涤华所著《关房 心经感·般若觉 合刊》设计封面、安排出版；涤

华去世后，他为绍隆寺涤华灵塔写了塔铭，为大连弟子撰的《涤华禅师行略》写了读后感，对涤华禅师的修头陀行以及死后祥瑞评价很高。我问他，如何看待涤华禅师所著之《金刚经注解》？他说，涤华禅师的《金刚经注解》，从理论上说，要想超过前人，怕是不大容易的。你想想明成祖时，找了那么多进士出身的大学者注释《金刚经》，现在的人，文化根底哪里及得上那时的人？何况时代也不同了，又过去了这么多年。古人对《金刚经》所下功夫之深，从一个文人编的小故事里也看得出来，说的是一个人从小念《金刚经》念到老，死后阎王问他，你若说得出《金刚经》有多少字，何字开头何字结尾，何字在中间，我就放你回去。那人答道：“如”字开头“行”是句，“何当”两字在中间，五千四十九个字，笔划共有八万四。这故事是哪里的？好象《金瓶梅》里也提到这故事。这虽是个故事，也说明了人们对《金刚经》研究之细啊。徐巧道又说，不过，以涤华禅师这样的文化，能写出自己的心得来，这就很不容易了。

徐先生一九四九年随叶凤至部队参加过攻克上海的战斗，解放后长期在镇江从事文化工作，在半个世纪后的今日也可算是个老革命了。他学识渊博，对佛学理论钻研很深，退休后应金山寺之邀，每周为佛学院讲两次课。整个金山寺，他最佩服养廉老和涤华禅师，认为这两人是真修行，而且都不要钱，光是这一点就与众不同，就值得人们尊重了；而现在很多出家人都把钱看得过重，寺院里真正遵规守戒的人少得很，北京中国佛学院毕业的不少人还俗了，这一现象可怕得很啊……说起当今社会，有的人什么也不懂，以某种主义自居而又陷于迷信，却又随意指责别人“迷信”、“痴迷”等等，他也颇为感慨。

临分手，他送了一本他纂修的《新编宝华山续志》给我，粗粗翻阅，令我不胜敬佩，真乃当今难得的大正派人、大善知识也！

在镇江金山寺，我分别拜访了梦初、宏达、宏法等几位法师。梦初法师今年八十三岁，出家已近七十年，是寺院里颇受人尊敬的老修行。说起涤华禅师，他充满了敬意。他说：“涤华这位老人家，我们过去并不相识。因为金山寺这个地方，是十方丛林，住在这个地方的，都是金山寺的僧众。涤华虽不是金山寺的僧人，但他很有修持，尤其对禅宗参学得很好，故经养廉老介绍，把他收下来了，把一个房间给他，让他在里面闭关，闭的是方便关，稍许自由一点，可以出来。他在佛教里面是个了不起的人，去世以后，火化不仅有舍利子，还有一个字，我因年老，眼睛不行，字看不到，太小了。总的说，他是个很了不起的老人家啊！”涤华禅师圆寂后，有大连弟子编撰《涤华禅师行略》一书，他也为之题了辞：“般若真谛，其味无穷。禅耶非禅，空与不空。桶底脱落，意在其中。点

点滴滴，与众不同。为何留语，心佛融融。”

宏达法师今年六十八岁，五十年前在虚云老和尚座前皈依。他对我说，他是九三年来金山寺的，就在那一年，他看到了《金刚经注解》，心想，无名僧是谁？到哪儿去找啊！后来才知道，就是来金山寺闭关的涤华禅师。有关《金刚经》的注解，他看过很多，但没有一本写得那么好，那么深刻，那么简明扼要。他找到涤华禅师后，向他磕头，要拜他为师，要他给起个名字，他说，磕个头就可以了，你有师父嘛。宏达说，涤华禅师到这儿来闭关，生活是很艰苦的，吃一点也不讲究，一坐就几小时甚至几天。他这人不收人家供养的，一分钱也不收，我对他很羡慕，象他这样的修行人，现在太少了。他修行的方法，现在很多人做不到，末法时代，像他这样有成就的寥寥无几。他火化后有许多舍利子，还有一个“泰”字，很了不起。【我问：你看到没有？】骨头拿来，还热的呢！不仅有舍利子，还有许多舍利花！那个字很明显，不是平面的，是突出的。“泰”字什么意思？我一开始不大理解，后来去《新华词典》找，很了不得，大之极，比大字还要高，能通宇宙！”

那么，涤华禅师的《金刚经注解》，其特色到底在哪里呢？你或者说，这是一个连小学都没毕业的人，写出的一本连大学教授都写不出的书，所以很了不起。文化低者而能阐述大学者都望而止步的深奥佛理，确实令人钦佩。不过，对读者来说，书的内容如何才是第一位的，跟作者有没有什么学历文凭似乎没有多大关系。当你咬一口苹果或面包的时候，直接品尝到的是苹果或面包的滋味，何尝会联想到果农或面包师的技术职称之高低？

既然这样，其与众不同处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能不能这样说，它最大的价值，最大的与众不同，就在于它是一个现代真开悟者，通过为《金刚经》作注的方式，将他对佛法最上乘的真切感受与理解，尽其努力原原本本地表达了出来。

你要体会《金刚经注解》这本书的价值，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读一读这本书，文如其人，笔者根本无需为这本注解再作什么注解。下面，我们摘引涤华禅师在《金刚经注解》最后部分，对“何以故，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经中最出名的四句偈所作的注解，一以当十，这只是要让尚没读过或暂时还找不倒这本书的读者，可对老修行这本书的诠注方式和语言风格，有个大致的印象罢。

#### 注

1. 何以故。云何解。2. 一切有为法。凡是有相有执者，皆是

也。3. 如梦幻泡影。譬喻生灭无常，诸象无我。4. 如露亦如电。比如荣辱得失，如风吹光。5. 应作如是观。常觉常照，凡是有相有执，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解

何以故。如来复向诸弟子解释其意。即是前言，云何为人演说，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之义。诸弟子者，须菩提与金刚会上四众弟子也，以及过去现在所有信受奉行之人也。何以故，如来自问自说也。说者何，若非真心，向本性所说，是谁向谁而说耶？所谓凡有言说，皆是虚妄，无得无说，而是真说者。（甲）一切有为法，即八万四千诸法门相也，以及自想、自执、自行、自作诸法尘相，皆名一切有为法。倘若有求有得、有取有舍、有染有住，诸无为法，亦名有为；见一切法，无求无得、无取无舍、无染无住，诸有为法，亦名无为。法者，心也。（乙）如梦幻泡影，喻变易无常、生灭迅速之急，以此之喻，而唤醒唤起无始至今迷醉真心之人之义，是故真法，无名无字亦无头无尾，无形容、无言说、无相貌，其意义是以此唤醒某等本性妙识之真心，某等若不醒悟之及，即为辜负如来深恩之厚德，某等切不可认妄作子、认有为父。当深参之。（丙）如露亦如电，喻诸执相生灭无常而无我变易迅速之道义。露电之功能与其德性，莫大无穷，如是功能与德性，露电亦无莫大功能与德性之想相。人为万物之灵，以此无常生灭之观，能成就无为道性之功德，如是道性与功德，亦无道性功德之相执。当明其义而观之。（丁）应作如是观，应观本偈之道义，是名为正观；应观三业转三昧，云何转；应观四相、五蕴、六欲、七情、八识、九类、十恶善，云何彻，云何证真常；应观心经中道义，云何解；应观九类心相与本甲心性识，有合处无合处；应观华严会上，善财童子参某善知识，其善知识端坐烈火中，时善财入此烈火中，其身心而得清凉，获诸安乐，当得其义，非得其相也；应观华严会上，觉林尊者得闻，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半偈之意，下半偈复经寻求无量无数劫，最后方得闻说；应观法性界，一切唯心造之义，当参造什么；应观法华会上，佛说三界犹如火宅，宅外有三车，羊鹿非真，白牛云何义；应观八岁龙女，出海献珠，谁献谁得，谁证法身。所谓千喻莫如得一，得一者难，亦无得难二相，是名证菩提，亦无证得菩提相。

偈云

当解何以故，何故问本心，心若无诸相，万法亦如如。  
一切有为法，一切无为法，有无二皆迁，是名真无为。

如梦幻泡影，泡影亦如如，无染无执相，泡影亦真如。  
如露亦如电，无常与真常，有无皆非真，非真亦非无。  
应作如是观，无观为正观，正观亦如如，是名如是观。  
观亦非正义，正义亦非非，双迁双不住，其名如是观。

还需指出的是，历来为《金刚经》注疏者，前人中有不少也是开悟者，但那时用的是文言，又用了比较高深的文理解释，今日读者往往难解其中真味。开悟，还有大小之分，大悟、中悟、小悟，各有不同。在当今时代，能开小悟者，已不算多，更遑论开中悟、大悟了。若有开最大悟者，那就更是稀有难得了。

小悟者，已可跟法界沟通，已超越了常人的三维时空，能知某些常人不可知，能见某些常人不可见，能行某些常人不可行。但小悟者尚不确定中悟的境界，中悟者尚不确定大悟的境界。就如涤华师所说：“初果不知二果事，二果不知三果事。”小悟者，继续修行，有可能达到中悟或直达大悟。中悟者继续修行，有可能达到大悟。由大悟再往上，不必说了。

涤华师是个真开悟者，而且不仅是开小悟，甚至不仅是开了中悟的。笔者这么说，当然只是一种猜测，但这么猜测，应该说也不是毫无依据的吧。空性的暂且不谈，实在的，权且罗列三点：其一，梦中得释迦牟尼佛赐草一茎，醒来即明金刚之义，且能就此开笔著书；其二，死后数十天尸身不变，火化时显种种瑞相，骨灰中有大量舍利子；其三，一块骨片上有一个极清晰的“泰”字，也就是本书“缘起”中已初步交代的那个“小玩意”。能有其一、其二，就足证是个不一般的修行者了，何况其三！

正因如此，你读涤华禅师著的《金刚经注解》，可千万别把它当一本普通的工具书、参考书来使用，可千万别在时代背景呀、词意解释呀、段落结构呀、科判分类呀等上面来着眼，若过于看重这些，就把自己的本性给束缚了，你该细细领会的，是一个当代难得的真开悟者，通过有形的文字传达给你的那么一种无形的对佛法真谛的认识、感知、相契……就如他给一个弟子信中所说的那样：“余所说者之句义，均是从法性海中流出也……”而且有时还有神人入其定中为之印证：“余写至于此而思禅息，方入座而坐，见一老人，以手抚余之肩而言曰：‘汝能入海取珠耶？’余答能，即悟其义。随开目而视钟，其时中夜一时许。因此铭之而誌之。”

据传，当年五祖半夜三更向六祖传法，当六祖听到《金刚经》中“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一句时，当下就开了悟，悟到一切佛法都离不开人自己的本性，遂禀告五祖说：“何期自性本自清静，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五祖见惠能

真正证悟了佛法的本性了，遂将衣钵传给了他，确认了他的六祖地位。涤华禅师也完全是从如何理悟、如何实证的角度，对读者提出要求的：“阅读《金刚经》者，而非看小说之流，看小说者，需从头至尾看下去，看时以诸识别而分析情趣，所谓情趣越浓而生死越深，实因多善即是人天，多恶则为三途与异类。是故善恶两途为人自造，倘千佛出世亦不能更其义也。当知善恶不无，弗能出世间而至彼岸，学佛儿当深参而细谛，勿可疏忽其真心而迷失于本性。当知疏心迷性之人，劫尽之时亦不能正悟，何况证道乎？”又说：“阅读本经之注，勿可分别卷上与卷下者，倘能得其一偈或一义者，能彻而用之，其人受用永无穷尽也。偈义者何？佛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此四句，亦为一偈也；其二，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两句亦为等者。当知大般若中，偈义无穷。得其一者，无所不得也。倘能深明一偈义者，不须阅读通本注也，亦不需深参话头更入禅堂也。明者悟也，行者证也，若悟证者，行者真心本性中与大般若一印而印之，能符其印者，即如来之真子，亦名六祖之胞弟也。”

其所作偈言，所蕴之意就更透彻了：

能明其义名为悟，明彻其名为摩訶。  
能用其悟即名证，大用无方非凡夫。  
倘有一尘人我相，是名仍然是凡夫。  
无无悟证无诸有，何须再读金刚经。  
彼岸非遥非弗遥，无是无非在目前。



无名僧用过的笔墨字典

## 十二.油印问世金刚注，福州首摄女弟子

出院后，离开海会塔搬去祖堂住，涤华禅师似乎又融入了寺院的群体生活。而实际上，他依然是个独来独往、我行我素的修苦行者，依然每日一餐，依然很少与人往来讲话，遇上有红包可拿的佛事活动，若施主又是个出手阔绰的港台大老板，旁人无不兴高采烈，唯恐落第，他则反其道而行之，更不肯去凑这个热闹。他冷眼旁观，不屑与俗为伍。在有些人的眼里，他是个怪人、懒人，甚至把他看作神经病。

我在涤华禅师的那位女弟子陪着去鼓山涌泉寺时，遇上的第一个僧人是钟楼的看守，出家三十多年，年近七十。他看守的这口大钟，重约二吨，铸于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钟上铸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全文。我问他，可认识涤华师？他说认识认识，认识多年了，不过涤华早已离开涌泉寺去了别处，听说已去世了。我说，涤华师确已去世，死后祥瑞叠出，火化后发现许多舍利子……

“甚么？舍利子？涤华死后会有舍利子？”钟楼看守僧大声打断我的话，“不可能！绝不可能！涤华绝不可能有舍利子！”

“你凭什么说涤华不可能有舍利子？”

“他这个人，是结过婚的，还生过孩子，怎么可能有舍利子呢？”

“我找你不是来跟你讨论舍利子问题的，要说舍利子，释迦牟尼佛不也成过家生过孩子吗？他火化后不也留下许多舍利子吗？”

“这……”他一下子语塞了。

据涤华禅师的这位女弟子说，钟楼看守僧还算是当年寺院里对涤华比较友好的人，本人在修行上也很认真，是寺院里公认的老修行。比较友好的老修行尚且如此，当年别人的观感可想而知了。

涤华禅师自己未必一点不知道别人对他的看法，只是他不把这些世俗之见放在心上罢了。《关房般若觉》里一首名为《本性颂》的偈语，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当时在涌泉寺里的处境：

余住鼓山几十年，不卑不亢不讨嫌；  
不闻不问不打听，不即不离很太平。  
约我上殿我不去，使余过堂我不临；  
无事常跑环山路，步步无不是真禅。  
请我唱念余不会，念经拜忏更不行；  
鼓山说余是懒汉，懒汉之中懒第一。  
无事不与人说话，亦不与人打同参；

在鼓多年无人识，余亦无识诸同参。  
是非场中无我份，名誉山上我不登；  
无恶无善无诸相，无人无我是懒人。  
真禅非有亦非无，非有非无见真如；  
真如亦无真如相，无有尘许不真如。  
因病常住海会塔，海会塔是亡僧塔；  
忘身忘心忘诸病，忘诸病时体亦安。  
体安发心解金刚，限期三年成金刚；  
解期三年无人觉，无人觉时心亦安。

.....

对一个真正的修行者来说，修苦行，苦修行，独来独往，不与世俗为伍，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不过，除非你躲进深山老林完全脱世离俗，否则，只要你尚食人间烟火，你就不可能完全脱俗。涤华禅师在海会塔中历经三年寒暑，终于把一本饱蘸着一个证悟者对佛法真知卓见的《金刚经注解》写出来了。现在，当着作者想把这本书无私地奉献给广大读者时，他才发觉，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世俗社会自有世俗社会的行为规则，当今社会，不管某种宣传说得如何天花乱坠，绝对不是一个崇尚无私奉献精神的社会，绝不会因为你想对全人类无私贡献就对你大开绿灯，从根本上说，这个社会从上到下只认两样东西：钱和权。而这两样东西，恰恰是作者最缺少的。

本来嘛，像这么一本十多万字注释佛教经典的小册子，若要由正规出版社来出版，因作者不是名人，社会风气又不崇佛，书的销路难以保证，这条路眼下确实不易走通。最简捷的方式，莫过于自己掏钱，或请人赞助，花上几千块万把块，找家小印刷厂，印个一二千册，一个月就搞定了。涤华禅师也想过这一招，他把自己多年攒下来的积蓄清点了一下，总共只有一千元！一千元，实在太可怜了，能派什么用场？别的僧人，若是像他这样出家数十年的老和尚，除了每月庙里发的一点钵资，每参加一场佛事，比如为施主念一堂普佛呀，打一场水陆呀，多少总能得点外快，若收些俗家弟子，也总能得点供养，积少成多，多年下来，谁身边不攒个万把块、几万块或更多的？可他既不愿参加作佛事，又不肯收受别人供养，他这个穷，恐怕也是注定的了。

他想起十来年前，“文革”刚结束那阵子，他一路云游经过北京时，曾去中国佛协拜访过赵老与正果老，虽谈不上攀交，也算有一面之缘吧，抱着一试之心，他给中国佛协写了封信，请求对《金刚经注解》的出版给

予支持。过了一段时间，北京的回信来了，大意是说为佛教经典作注既是很严肃也是很有意义的事，应征得当地高僧印可，方适宜出版发行，在正式批准前，印些结缘品，限在佛教内部流通也是可以的。

这里的关键是要有“当地高僧”的批准。问题来了，何谓“高僧”？谁能称得上是“当地高僧”？古来所谓“高僧”，系指德行崇高之僧伽。《禅苑清规》有云：“若得禅定，其力最胜，古有习定高僧，坐常开目。”以涤华禅师的禅定修证来说，他若算不上当代高僧，还有谁够这个资格？可实际上，涤华禅师活着时，他的上司以及很多同僚根本就看不起他，更别说把他看作一个有道之僧了。在现实世界中，在今日实行官本位制的这么一个社会框架里，“高”的头衔不少，如高干、高工、高知等等，级别待遇等级分明，皆由上级提拔确定。同样，寺院方丈的职务亦由上级任命，大寺的一把手称为方丈，小寺的一把手还只能叫作主持，级别待遇是不一样的。方丈若身兼全国或某省某市某协会的副会长、会长等职，其级别待遇又不可同日而语。那么，何谓今日高僧？在级别待遇一切唯上而正信佛法又不甚为人了解的体制下，不少人想当然地将行政级别高的方丈与之划上等号，也就不怎么令人奇怪了。

涌泉寺方丈，时任中国佛协咨议委员会副主席、福建省佛教协会会长暨厦门市佛教协会会长，兼任闽南佛学院院长和福建佛学院院长，同时还兼南普陀寺和武夷山永乐禅寺方丈。有这样一长串光辉夺目的头衔，不言而喻，堪称是当地“高僧”了吧，至少，说他是一位响当当的当代名僧，是不为过的。不过这位当代名僧常住厦门，不大来涌泉寺，这样一来，涤华禅师有心要请他为自己的著作担保，也不易找得到这位大忙人。

书写成了，却无处可出，大半年时间就这么白白过去了。一天，有个名叫林志秋的年轻人来鼓山拜佛，碰巧遇上了涤华师，交谈之后，又去他屋里观看了老人家手写的《金刚经注解》，生起很大信心，当即要拜他为师。涤华禅师以往从未收徒，观此人有出家相，也有点慧根，正好印金刚注也需人帮忙，遂决定收下，赐名本慧。

林志秋家住福州市区，回去后，即多方打听、四处托人，看看能通过什么途径将师父的《金刚经注解》印出来。若叫正式的印刷厂来承印，一千块钱连制个底版都不够，只好免谈。最后找到一家私营的誉印社，反复讨价还价，以一千三百元（其中三百元为后来二三随喜者资助），印了三百部油印本，每部分上、中、下三本，共为九百本。林志秋将油印本送上鼓山，帮师父存放在他住的小屋里，床上床下，一叠叠堆得整整齐齐。此后涤华禅师是逢缘即施，来取必与，一叠叠注本日见其低，凝结了无名僧证果心得和大量心血的《金刚经注解》，由此出现于世间。

在福州，后来为续印《金刚经注解》出了很多力的，还当数涤华禅师收下的第一个女弟子林居士，我去福州跟她会面之处，是在市中心一家人去楼空的旧厂区里，那是她以前当药检员每天上班的地方，年前这家药厂已迁郊区新址，厂里把她和另一退休职工留在这里值班，看守待处理的老厂房。林居士看上去身材娇小，一张典型的南方人的脸，一头最老式的短发型，相貌端庄，眉宇间流溢出一股灵盈之气。她父亲曾留日学医，五十年代在福州市郊开了家私人诊所，遇有穷人来看病常分文不取，在“文革”中被群众运动冲击而死，家里从此穷得叮当作响；她母亲近年住到庙里去了，意在佛门终老其生。我对林居士说，把你怎么拜涤华师的经过，跟我从头说说吧。

“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她莞而一笑，声音挺清脆。“以前，我去庙里拜过一个修净土的师父，因不得法，心中常起烦恼，后来就不再来往了。但有时心里想想会难受，甚至骑自行车上班的路上，也默默流泪，恨自己为什么找不到一个能教我修行的好师父？有一次，我小姑的丈夫对我说：‘嫂嫂，嫂嫂，我单位里有个人是菩萨化身，是来教我们气功的，你不去跟他学学吗？’他后来又说了好几次，说得我心动了，就去了。那时，一批练功的人每星期都去鼓山‘采气’。有一次，几十人一起去古墓，大家争着跟气功师父讲话，我走得比较慢，落在后面，一个法师走近我说：‘我劝你不要跟他们在一起，很可惜的。’说完就赶紧走开了。第二天，我一个人又去鼓山，找到那位法师，问他昨天说的是什么意思。他说：‘你根器跟他们不一样。’再问，他要我回去打坐，意念一下，该拜什么师父，定力够的话，自己可以看到。”

“这位法师多大年纪？”

“年纪不大，三十不到吧。”

“你打坐看到了什么？”

“我打坐中看到了一个身披紫红色袈裟的年轻人，好像是西藏喇嘛的装饰，那时我从没见过喇嘛，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个出家人，当时我就明白了，我不该再走练气功这条路。”林居士接着说道，“后来我又去找那位法师，从他那里借到一本《金刚经注解》，就是我现在的师父写的，他说这本书借给你一个月，一个月后要还的。我在一个月里把这本书很认真地看了两遍，届时去还，我对法师说，我以前看过的金刚经注解都是前人写的，如江味农居士的注，但看这本无名僧的注，感觉这个人还活在世上。他问我怎么知道？我说是凭心里的一种感觉。他点头不语。我说想见他，请你引见一下。他说，老和尚说过，遇到有缘的人可以将《金刚经注解》给他看，但不要告诉在什么地方，免得来找，他在闭关，怕打扰。不

管我怎么，他就是不肯带我去。就在我跟他讲话的时候，有个在食堂里干活的小和尚，对着我笑，我心里有一种感应，他肯定知道。我就跟法师告别了，走到寺院出口的地方，但没出门，出门再进来又要买票了，在石梯上坐了半个小时，然后直奔食堂去找小和尚。”

“你说的这个小和尚有多大年纪？叫什么名字？”

“这个小和尚很年轻很年轻，只有十几岁。他的名字我没问。”她继续说下去。“小和尚一开始不肯带我去，他说不行呀，老菩萨要骂，我说你不要怕，你只要指点一下他住哪一间屋子就可以了，我自己进去找他，后面的事我自己负责，不会说是你带我来的。听我这么说，小和尚现出一种很义气的样子，把我带到祖堂的一间房门口，敲一下说：‘老菩萨老菩萨，有人找。’等师父出来了，他才走开。师父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我看了你的《金刚经注解》，觉得很好。他说那就好了麽。我说还有不懂处。他说你回去一直看一直看，慢慢就会看懂。在门口，我们站着谈了有半个小时。大概他觉得我还有点悟性吧，忽对我说，请到我房间里去坐坐吧。记得那时天已很冷了，我见他床上只铺了中间一段，便问他：‘师父，您是不是晚上不躺下，通宵坐禅？’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看你的床铺就知道了。他说你很厉害呀，一来就发现了。又放低声音说：‘你可别跟人家说。’他又教我，怎么打坐。我问左腿上还是右腿上，他说不要管左腿上还是右腿上，你要真忘记了，去庙里看看大殿里释迦牟尼佛怎么坐，你也就怎么坐好了。他要求我尽量双盘。麻到实在受不了时再放下，全身像针刺一样，等于针灸治百病。这时，来了个年轻人本慧，长得很帅，进门就叫师父，好像跟师父挺熟的。我觉得已耽搁师父不少时间了，就起身告辞。师父送我到门口，回屋就提笔在纸上写了‘赐法名本心’五个字。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我回家后考虑了很久，因为头一个师父没拜好，起了烦恼，再拜师，不能不慎重考虑。过了一两个月，我给老和尚写了封信，决定拜他为师。师父回信，叫我去道山路某某号，找林志秋，也就是本慧，说对师兄顶个礼，就算我的入门弟子了。我很高兴，把信拿给好朋友瑞端大姐看了，我是经由她而接触佛经、佛法的，所以碰到比较要紧的事喜欢跟她说说。她说你师父乱来，拜师哪有不拜师父先拜师兄的？她这么一说，我说，喔，我想起来了，我曾做过一个梦，到鼓山去见他，梦中已对他拜了三拜。瑞端说，那你师父了不得，他已接受了你梦中的拜，知道你工作忙，没空去鼓山，所以叫你去师兄那里拜一下就可以了。我叫郑惟（瑞端姐的女儿）陪我一起去。去后，我把师父的意思跟他说了，就向他顶礼，他赶忙回礼说，既然是同门师兄弟，就不必那么客气了。他为我倒茶的时候，嘴里说‘本心’怎么怎么的，我很奇怪，问他是不是叫我？他

说是呀，师父给你起的法名不就是本心么？我说我的法名是真慧呀。他说不对呀，那天在鼓山，师父把你送到门口，回屋里后，就用毛笔写下‘赐法名本心’几个字了！我这才把师父的信给他看了。师父在信里说，他起先欲赐我名妙慧，后命名为真慧。”

我问：“为什么要改？”

她说：“妙字带有阴性，可能是我跟本慧交谈时，流露出愧为女性的想法，他去师父那里说起，所以师父最终将妙慧改为真慧。”

“起先想叫你本心，后来又叫真慧，是不是也有‘本’字或‘真’字排行方面的考虑？”

“我后来也问过师父，师父说，禅宗起名，不讲排行，什么名字契机、合适，就用什么名字。”

“你什么时候跟本慧交谈的？之前已去过他那里？”

“没去过。他到我厂里来过几次，就在门房间谈的，觉得跟我还谈得来。本慧这人个儿高高，长得也帅，我们药厂女工多，不少人跟他开玩笑说，你有没有女朋友呀？我们厂里的女孩子，看得中的，随你挑！”

“他后来成家了没有？”

“没有，他后来出家了。”

“现在哪里？”

“他已不在了。”

“那么年轻就走了？”

“是的。他在师父去世前几天去世的。听上海一位师兄说，师父曾跟她说过，有个弟子会作他的开路先锋。现在想想，师父指的，恐怕就是他吧。”

“师父给你的信件还在么？特别是你刚才讲到的那一封？”

“师父以前给我来信不少，后来他去闭关，来信就少了。有些来信我还保存着。等会儿找找看。走！现在吃饭去！”

去福州前，我已跟林居士电话联系过，顺便说了句我不食荤腥，对我不必有任何招待。她邀了好友张丽和一位退休厂医，在空畅的检验室里，以香菇木耳等福建特产做了几个素菜，请我吃了顿午饭。



院

鼓山信与真慧

饭后，我把她拿来的信件粗略浏览一下，挑了一些，拿去街上复印了一套。她师父写给她的那封信也在里面，为竖行小楷，写满一纸，字里行间，充满对他所收

首位女弟子的真切怜爱和关心。现抄录于下：

怜汝真心，悯收汝为吾性子，欲赐名为妙慧。听本慧言，汝甚愧女性，吾当更名，命名为真慧。说明，妙字虽佳，多含阴相，故改妙而归真，多含本来，所谓本来无阴相，即是此身灭后，永无阴性也，亦名证大丈夫。汝若三心放下时，即生即证，即真佛子，亦名得菩提。汝若转净为禅，今生即得证果，证果者，即得初二三果也，犹如西方，上中下三品也。所谓西方三品九重，与我土三果九重，无二无别。不需到西方，亦不需到来生，当即生即佛，即生即证，希汝无疑也。

禅宗者，五宗之首也，首者头也，最高最上也，何谓也，到彼岸也。西方东方，以及十方三界等土，仅仅一微尘相耳，何能与虚空比耶量耶？汝现未明，汝当深阅余注解，当知。希汝每日或夜间阅几页，阅到尽处，汝当大悟，悟而能证者，即名到彼岸，复名遍十方。汝当持此证书，到本慧师兄处拜他一拜，改日来山，再到本觉师兄处拜他一拜，即名为入我空门之礼，亦名弟拜兄、兄证弟也。举者，汝也，我门是无相法门，无相者，无男女二相也。希汝执持余书，即名为皈依证。附嘱，汝常念金刚般若波罗蜜七字真言，年深日久，定证菩提，亦名到彼岸。希汝持之、久之。

汝师 涤华亲笔

正月十六日

信末所署日期，当是一九九〇年。涤华禅师习惯以农历纪事，正月十六日，为公历二月十一日，星期日。信中所指本觉，为涤华禅师在涌泉寺收受的一个弟子，也是从出家人中收受的第一个弟子，年纪不大，因多年来没有联系，不知他现在何处。

另见一信，未署日期，从内容上看，与前信相隔时间不会太长，对这位女弟子的鼓励和期望，显得更为深沉厚重：

一、真慧当学，过去大通如来，坐于菩提树下，经过十小劫、释迦六年、达摩九年、“嫡祖”即六祖十五年，方就……

何况我等，凡夫俗子、凡行为耶。

我等，当参而学之，先佛先祖，一切事宜，勿即勿离，当一步一个脚印儿前进。

其二、莫厌女性，释迦牟尼佛，在最后一劫中作妓女身，坐大

城门，接其来者，有住宿人，均以善意善言，而引彼入正规（仿经中义），命终升兜率，禄尽下生作释迦（详华严经）。

希参。

其三。吾授汝为法子，于此世界中，是越类拔萃，汝当学龙女、庞婆与慧灵。“何说”？彼等皆是自行、自悟、自证汉（汉即汉子），无度师亦无法，在无法中，而证一切法。法者，献珠。六祖不识一丁身，吾当平凡僧身，汝作人间妇女身，诸身非我，亦非无……当参而勿停。

勿问生死事，我等大事，付于自性中。当参。

汝师付嘱

林居士告诉我，涤华师父收她为弟子后，曾数次勉励她：“你是女性中出类拔萃的。”还对她说，我不仅把你收为弟子，还收为法子，以后要靠你们法子来弘扬如来正法。她学佛之后，时有神异、感应之事在她身边发生。有一次她丈夫被装黄沙的大卡车压过去，司机逃走了，丈夫一点没受伤，撩起衣服，可见背部有轮胎印。第二天，他厂里轰动了，都说全亏他老婆是念佛的，否则他怎会没事啊？涤华禅师后来数年中陆陆续续又收若干个女法子，加起来一共五个，皆以“真”字命之，真慧是为第五法子。



给弟子真慧的部分信件

### 十三.不魔不磨不成佛，无处不显金刚力

油印本从祖堂的小屋里流散出去后，慢慢地，寺院内外，知道涌泉寺有个老和尚写了本《金刚经注解》的人多起来了，时常有人到寺院里来找写书的“无名僧”，有的是要向他索书，有的是来向他问义，有的纯粹就是想来见见他。

一日，来了个十几岁的年轻人，眉目清秀，谈吐不俗。他向涤华师顶礼后，请教六祖坛经的意蕴。涤华禅师说，坛经这两字，是六祖自题的。坛者，以真心而印佛心，名为心坛，号为佛坛；六祖登坛说法，名为法坛。其功德之大，不管是世间也好，出世间也好，有为也好，无为也好，诸如此类，无所不及，其道义都是无穷无尽的，可惜当今能明白这一点的人太少太少了。年轻人听了不住点头，又问了些别的，涤华禅师一一作答。年轻人说，师父您说得真透彻，去年我去西藏求法，有个活佛对我所说，与您老说得是一个意思。

涤华禅师取出一本《金刚经注解》给年轻人说：所剩不多，拿去看看吧。

年轻人略翻几页，问道：《金刚经》、《心经》、《坛经》，此三部经位序如何？

涤华禅师说：此三经堪称三位一体，金刚喻头，心经喻双手，坛经喻两足，为一体而大用，般若可成。

年轻人击掌赞叹：“说得好！说得好！”临走时，索纸笔写了八句偈语：

今读六祖宝坛经，方知从前错用心。  
心外求佛无是处，原来真佛是我心。

此心清净本是佛，何用一法来啰嗦。  
欲成佛兮不须修，无著无求即是佛。

又一日，来了对七十多岁的夫妇，跟涤华禅师探讨般若大义，其妇能言善辩、出口成章，其夫亦熟稔经典、颇有见地。一番交谈后，涤华禅师跳出论辩之巢，问道：“你们证了麼？”妇人答：“六祖之下，无证为证，证即是非。”丈夫说：“问证即是非。”

涤华禅师微微一笑，取一本《金刚经注解》送给这对夫妇。翻阅数页后，妇人说：“法本无二，随缘而入。”丈夫说：“法本一体，悟者如

如。”

涤华禅师说：“如是，如是。”

再一日中午，涤华禅师去伙房领了午饭，正待回房吃时，在一转角处被一老太拦住了。涤华禅师停步，见此老太气度雍容，显然出自大户人家，便问：“请问施主，有何教益？”老太说：“我来鼓山五六次了，未遇有道高僧，今日得见师父头上放光，所以十分冒昧地将您拦下了，万望恕罪。”涤华禅师说：“何罪之有，有事但讲不妨。”老太就说了，她媳妇多年不孕，月前跟邻居吵架，被人骂得很难听。她知道再找医生也没用，就来鼓山，想找个得道高僧，祈请菩萨让她媳妇得子。涤华将老太观照之后，叫她跟自己回屋，取出一本《金刚经注解》，递给她，你回去后，不要让媳妇知道，就将这本书，放在你媳妇房间里的柜子上。

过了两个月，老太又来了，见了涤华禅师，倒地就拜。她说，感谢佛菩萨慈悲，她回去后，媳妇当月就怀孕了，把个全家给乐的。又说，想不到这本书可以救人，实在太好了，应该多印点才好啊。当即拿出五百元，供养涤华师父印书。这位老太，真慧在师父那儿好像见过一面，听师父说起，那人是什么公安局长的夫人，但后来没再听到什么消息。

那段时候，上鼓山来找涤华禅师的人不少。无可否认，涤华禅师的《金刚经注解》，哪怕只是几百册油印的小册子，在当地社会上也给他带来了一定的声名和影响。来者哄哄嚷嚷，他拼命躲闪。来者中间，除上述几位，还有空军少将、市政府领导、公安局长等当地显赫人物，在涤华禅师面前都颇为恭敬。他在给真慧的一封信上说，除了那位去过西藏的青年和那对老年夫妇，现代之人，不如你真慧者甚多甚多，你理应信心具足，但你却信心欠足，希你有什么要义，尽可来信提问，最终自参自得为上。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寺院里，却引发了另一种效应，有些人用一种异样的眼光来看他，尤其是那位在老当家师退休之后接任此职的新当家，年纪不大，能耐却不小，有时同几个常在他面前走动的执事僧，背后议论起涤华来，语焉不详，其情状颇耐人寻味。过后不久，有关涤华不知从哪里捡来一本底稿的的蜚语，就像一股肮脏的黑水，从角落里流淌出来……

对同僚的这种种变化，涤华禅师却懵懵懂懂，浑然不觉，依然像过去一样，一天去斋堂领一顿饭，别的什么都不管，不上殿，不打经忏，我行我素，独来独往。

有一天，涤华禅师听人说起，方丈从闽南佛学院来涌泉寺了，他当即拿了本《金刚经注解》，兴冲冲地去找方丈，启请方丈给予审阅印可。没想到，方丈的态度十分冷淡，随手翻了两翻，冲他问道：“这是你写的？”涤华回答：“不敢。”方丈唔了一声说：“我无权加以批准。”涤

华把北京中国佛协的回信拿出来，请方丈看。方丈将信拿在手里，见真是中国佛协的公文信笺，倒是很仔细地看了，然后不动声色地说：“我不能算当地高僧……”涤华看出方丈是在推托，正想再作一番努力，方丈忽变色道：“你回去，回去，我有事呢！我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涤华只好悻悻而退。从方丈室出来，骤有疾风吹过，门口三棵大铁树，飒飒摇了一阵。涤华驻足，望望这三棵他曾精心伺候多日的大铁树，唯有摇头苦笑。四五年前，他负责看护这三棵铁树时，普雨老方丈尚在世，若来此住，见了他总点头致意，一点没看不起他的意思。普雨方丈不久前圆寂了，现在这位在社会上名气更大的大法师，兼了涌泉寺的方丈，偶见一面，何以会如此难以沟通呢？……不几日，这位身兼数职的大忙人办完了来涌泉寺要办的事，又回厦门去了。

看来，就像出油印本一样，再要印行《金刚经注解》，一切仍要依靠自力更生。林居士和她的一位好友玉清搭档，找到一位曾在某印刷厂工作过的老工人，帮着打听了行情，二十四开铅印版，若印一千部，需工本费四千元左右。老工人姓陈，已退休，也是佛门皈依弟子，他说自己常念《金刚经》，能为印《金刚经注解》出点力，在所不辞。

四千元费用，对穷光蛋来说也不是一笔小数。涤华禅师因着油印本的流传，开始有人来供养他，他手头共有一千三百元，其中包括那位局长太太给的五百元，这笔钱他全部拿了出来。有个台湾来的游客，在涌泉寺见到穿着破旧的涤华师，送他一块台湾产的布料作套新衣服。他特意跑到林居士的药厂来，叫徒弟把这块布料卖掉，用于印经书。这块料子后来卖给了厂里一个同事的父亲，作价四十元。林居士本人家里的经济条件十分困难，拿不出多少钱来，她拖着瑞端姐，四处化缘，少则二元三元，多则五十、一百，大部分人都是出个十元或二十元，就这么着朝四千元的目标逐渐靠近。到最后还差五百元时，她们认识的人似乎都找遍了，想不出该怎么凑这个数了，一筹莫展之时，瑞端忽然想起一个人来，她对林居士说：“巧美不知回来了没有？我去她家看看。”去巧美家一敲门，嗨，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前几天刚刚回来。

巧美是个直爽人，得知来意后，问：“还差多少？”

瑞端说：“五百。”

“行，这五百我出了。”

一听这话，瑞端差点当场就给她跪下了。

还有个台湾来的蔡远智，拜涤华作了师父，听说募印款不够，也一下子拿出八百元。

四千元凑齐后，林居士把师父请到自己厂里，同着玉清与瑞端，一起

去陈老家里，具体落实印书事宜。

涤华禅师问：“时间上怎么安排？”

陈说：“我已跟她俩说过，保证在闰五月节前出版，不会过期。”

涤华禅师问：“质量能保证么？”

陈说：“请放心，我们都是佛弟子，你们既然相信我，要相信到底。”

涤华禅师又问：“有错字漏字怎么办？”

陈大言不惭道：“错漏一个字，其版子作废重排，印成后，倘若有一个错字漏字，你们把一千部注解搬走，我们分文不要。”

涤华禅师笑道：“没有这个道理。”

陈掷地有声：“我们厂里制度就是这样。”

话说到这个份上，再无须多说。按事先的约定，将两千元预付款和北京的来信交给了陈老，陈当即写了张收据。

涤华禅师问，什么时候来校对版子。

陈说，一个星期后，来我家对版。

一星期后，涤华禅师下山，径到陈老家中。陈取出两张（计十六页）版样，请涤华禅师过目。涤华看了一遍，大为厥倒，其错乱之多不堪入目，每页中均有不少错字、漏字、多字、少字及行句移脱颠倒等等。陈也想不到错乱如此之多，应承明天带去厂里重排。过了一星期，涤华禅师再去陈家，发现错处虽少了些，仍不能用。

涤华禅师对陈说：“您老不是熟读《金刚经》么？应当由您校对无误后，再交我复核，这才合理呀。”

陈推却道：“我年老了，精神与体力均负担不起了，实在没办法。”

涤华禅师说：“既然如此，请您向厂长汇报一下，我认厂内已用掉的一切工本费，请厂长把钱退还我们，我们去别处印。”

陈说：“好吧，三天后你来听我答复。”

三天后，涤华禅师如期而至，陈答复说，他已跟厂长研究了这一问题，钱已购了纸张，不能退款，只能慢慢来完成吧。

涤华禅师说：“当初您不是保证闰五月前出版、错一字就分文不取的吗？”

陈铁青着脸说：“事已至此，我有什么办法？”

.....

炎夏来临了，湿漉漉的暑热笼罩了榕城，为了印书的事，涤华禅师不顾天热路远，一次次去厂里催促、交涉。有一次，林居士陪涤华师父一起去，走着走着，落在了师父后面，她心里起了个念头，觉得师父做事是

不是太急了，是不是太认真了，一点不肯让步，印刷厂也有他们的难处呀……这么想着，忽然发现师父停下脚步，在等她呢。等她走到师父跟前，只见涤华师瞪了她一眼，大声呵道：“你说我做事太急，现在已什么时候了，能不急吗？你说厂里也有难处，那他们为什么要答应人家呢？答应的话能不算数吗？……”林居士从来没见过师父这么扳起脸对自己说话，吓得低下头，不敢吱一声。她默默地跟在师父后面走，走了很长一段路，才忽然想起来，刚才一路走，她根本就没开口说话呀！

其时，印刷厂开始进入每年承印教科书的突击期，任你怎么催，任你怎么急，《金刚经注解》也排不上号了。直至秋风渐起，中小学都开学了，印刷厂这才又将排印《金刚经注解》摆上了议事日程。

这一天，涤华禅师早早地跑到药厂来找林居士，一见面就说：“排错了，排错了，快去印刷厂。”

林居士问：“谁跟你说的？什么排错了？”

涤华禅师说：“昨夜禅定中我见到了弥勒佛，弥勒佛告诉我，大小字排颠倒了，应该是金刚经排大字，注解排小字，现在却倒过来了。我们马上去厂里，还来得及改，若开机一印，损失就大了。”

印刷厂地处福州市区边缘，从药厂去那里路可不近，要换两部车。林居士陪师父乘坐公交车的时候，有个年轻人盯着涤华禅师看，嘴里啧啧道：“唷，你看他的头上在发光！”旁边一人跟着说：“咦，真的，像铜镜一样在放光！”听到陌生人称赞自己的师父，林居士当然高兴，她心里默默说，我师父全身放光的时候，你们若能看见，那才是真的大放光呢！

到了厂里，请排字工人一检查，果然把大小字排颠倒了，答应马上给改过来。有人问林居士，你们怎么知道排字出了错？林居士乘机将师父介绍了一通，最后说：“他老人家若没这点真功夫，能写出《金刚经注解》来麼！”打这以后，印刷厂对涤华禅师客气点了。

年底，这本书总算上机开印了。一天傍晚，厂长下班回家了，吃过晚饭，觉得坐立不安，浑身不对劲，好像被谁支使着，直往厂里走去，一进车间，就发现一处冒烟，赶紧扑灭了。事后，厂长越想越奇怪，他平时吃过晚饭，就看看电视，从来没想到去厂里看看的，怎么这晚就偏偏会去厂里呢？若不去，印刷厂一场大火，这还了得啊！他后来跟林居士讲起这件事，林居士对他讲了点佛法的基本道理，告诉他说：这就是金刚之力啊！这就是车间里正在印的《金刚经注解》，救了你们这家工厂啊！

至一九九一年二月七日（农历十二月二十三），一千册《金刚经注解》全部印好，林居士、玉清、瑞端三位女将用汽车送上了鼓山。寒冬的鼓山，地上草木虽已凋零，满山松柏犹傲然挺立，显得青春不老，豪气巍巍。涌泉寺也里里外外打扫一新，再过一周，就是辛未年的春节了。

## 十四.名公不解真修行，回乡讲经拈花寺

一千部《金刚经注解》运到涌泉寺后，涤华禅师给寺内每位僧人，包括伙房餐厅帮忙干活的居士，都送了一部。一年前的油印本，寺内看到的人并不太多，影响力尚有限，这回可是人手一册啊，昔日默默无闻的无名僧，至少在涌泉寺，顿时成了个大名人了，一段时间里，几乎是人人尽谈无名僧。

没几日，当家师忽派人把涤华叫去：“你的注解，怎可冒用我涌泉寺的名义，在外面化缘？”

涤华禅师一见当家师那种架式，就知他来者不善，但仍很平静地说：“我从来没用涌泉寺的名义在外化缘，你说我冒用，有何证据？”

当家师冷笑一声道：“你发出去的通讯单，就是证据。”

涤华禅师道：“我的通讯单，是方便别人跟我联系，不是用来化缘的，就说通讯单吧，那上面明明写着，福州鼓山涌泉寺祖堂十五号涤某收，其它处并没有涌泉寺字样，冒名二字，从何而来？”

当家师被涤华禅师的一番正理给噎住了，觉得很丢面子，一股无名火腾地迸发而出：“你狡辩！你狡辩！你的缘簿呢？把你的缘簿交出来！”

涤华禅师不再说什么，回祖堂，取了缘簿，交到库房。库主师核算后，对当家师说：“二十多名，合计人民币二百四十五元。”

当家师问：“钱呢？”

涤华禅师答：“我本人连钵资共计人民币五百元，现都存在库房里。”

当家师看了库主师一眼，库主师点头。

“你的问题很严重，我要向方丈汇报一下。”当家师说，“你回去听候处理吧。”

大年初三，当家师一早派人把涤华叫去，面有得意之色，拿出一张信纸，在涤华面前晃了晃说：“你自己看吧。”

涤华禅师一看，那是方丈亲笔写的一个条子，上面说：

汝用涌泉寺名义到处化缘，留于自用，无异于披着袈裟，做的是三途异类的勾当。姑念汝年老，希汝将缘簿与募金立即交常住，从此以后无许再募。否则立即送交公安局处理……

方丈某某于某日

今日不少寺院，早非一方清净土，当家师如此颠倒是非黑白，涤华禅

师尚非觉得不可理解，而现在，连德高望重受人敬仰的一代名公，居然也用“披着袈裟”、“三途异类”这种言辞来污辱一个出家人，这使他不能不为老方丈的这一举止而惋惜了。不过，他已懒得再跟当家师说什么，正好有人来找当家师，他便借机离开了。

回自己屋里后，他观照思量，眼下只有离开此境，方为上策。于是他给寺院写了一纸请假条，大意是说拟往上海联系《金刚经注解》印注事宜，待圆满之后，立即回寺。

当家师看了他的请假条，哼一声道：“你这个寄名取利之徒，至今仍不痛改前非。我把话跟你挑明了，你若离开我寺，就不许回头了！”

涤华禅师喏喏，此时说什么话都是多余的。

他屋内还留有二三百部《金刚经注解》，他决定自带五十，下余二百多部，通知本寺大众，凡有意者，随意搬取，普结无相之缘，不一时就全部搬光。

日后，他为解答来信来人问意，撰《禅室便答》，在《入道》章中，专门阐述了如何以无我无人相降伏污辱、转烦恼成菩提的转化之道：

若问，有人污辱我怎么办？答，我当以无我相、无人相而降伏其心。倘能其心降伏，污辱二相，从何所来，从何所生。其二，污辱二相，犹如晨星暮日，转瞬即无。倘能忍辱到底，寄此佳因，而得妙果，不亦乐乎。所谓转烦恼成菩提，如是转也。倘不遭污辱，何能得其转耶，不可失其道义。希诸後学当深参之。

离开涌泉寺后，涤华禅师乘轮船去了上海，女儿到码头接他，见他带来一堆破烂，皱起眉头道：“你把这些垃圾带来干嘛？扔掉吧，我给你买新的。”他说：“噯，不能扔，不能扔，还能用。”女儿毕竟是女儿，帮他把破衣破被都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他问女儿，去年我曾给你邮来十部油印的《金刚经注解》，后来是怎么处置的？女儿说，我也看不懂，都拿到圆明讲堂去了。因女儿家房子实在太小，勉强住了两天，没法住下去，复又去了淮安故乡。

打上次离开老家算起，一晃又十多年过去了。大儿在城郊小学当教导主任，见八十多岁的老父回来了，就说：“您这次回来，就别走了，现在生活条件比过去好了，您就在这儿养老吧。”涤华禅师给了他一本《金刚经注解》说：“希望你把这本书好好读读，哪一天能真看清这个世界如梦如幻，能真提起无我相之真心，能在这辈子了生脱死，那就好了。”

为打破世人耽于情爱的执著相，他在《关房般若觉》里还有感而发，

写了首名为《住俗感》的偈语：

回乡布施金刚经，因此寄宿住儿家；  
余见儿孙无情相，迷儿痴孙情爱深。  
情爱二相双不住，是名解脱是贫僧；  
贫僧亦无贫僧相，是则名为见金刚。  
贪欲犹如蛾赴火，情爱好比蝇投汤；  
贪心甚是鱼入罩，欲情自作蚕吐丝。  
能知欲情如火海，能见贪爱是刀山；  
如是能知如是见，悟证二字在其中。  
初果见俗如见虎，二果见俗不乱心；  
三果见俗无见相，道性见俗路边人。  
觉性见俗非非见，非非见中有真如；  
真如亦无真如相，是则名为见摩诃。  
佛性见俗如是见，是则名为见世尊；  
世尊亦无世尊相，本性世尊无不尊。  
无尊不尊无不处，处处处处现全身；  
当开一只智慧眼，他世尊也我世尊。  
竹影何能当竹竿，当知竹竿亦是空；  
凡情凡见凡思维，认为竹影是命根。  
竹影焉能阻大道，真竹亦是妄心生；  
无妄刀山即平地，无贪火海亦清凉。  
六欲天中无我相，十八狱中狱狱空；  
能空六欲十八界，界界处处证法身。  
胜欲那能明本性，狂贪焉可见真心；  
无欲无贪即觉地，却是老僧度众生。

樊奶是涤华禅师半个世纪的老邻居了，收到他相赠的《金刚经注解》，顿时对这位当年箍桶卖草纸的老邻居肃然起敬。我去淮安采访时，请樊奶谈谈对这位老邻居的印象，她说：“噢，杨三爹啊，他是个好人。他做过箍桶，做过小生意，出家以后，到‘文革’又回来了，卖草纸，他卖的草纸没一张坏的，人家都放心。十户人家一个火表，大家叫他当组长，他抄火表，大家都放心……”樊奶说的火表，即电表，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不会忘记，多户居民家的电灯共用一个电表计数，一度电二毛多钱，在分摊电费时，往往为了有没有人“偷电”、有没有人关起门来换大

烛光的灯泡，而成为邻居纠葛的渊藪。在电费分摊上，能把十户人家的一碗水端平，其水平当不亚于一个厂长、经理或支部书记了。

樊奶的儿子国栋，在小学校里工作，那时中华大地上一片“气功热”，他对气功也很感兴趣，正尝试着如何用气功来开发“差生”的智慧，以提高学习成绩，“差生”是每个学校都为之头痛的老大难问题。那回，国栋见了涤华禅师后说，我有些气功界的朋友，想来见见你，行吗？涤华说行。第二天，他约了十来个人，上门探讨气功与宗教等问题。见面时，有人见涤华禅师浑身放光，大为惊异，叹为高士。我问国栋：“你可见到他身上放光？”国栋说：“我没见到。那人有特异功能，他能见到，是他告诉我的，说涤华师父全身放射金光。”我问国栋，那回探讨了哪些问题？他说，详细记不大清了，感觉涤华师很开放，你问什么，他就跟你说什么，他并不否定气功，但认为层次不够，不能了脱生死，只有佛法才是最究竟的。记得他跟我们说他作过一个梦，梦见释迦牟尼佛，韦驮要拦他，他就叫韦驮走开，他从这个梦里得到了证悟，以后写《金刚经注解》，就是要把证悟到的东西告诉别人。

淮安市内拈花寺的了圣师，把涤华禅师请去给当地信众讲了一堂经。我去拈花寺拜见了圣师时，有人说她正在伙房里，我跑进伙房，不见人影，转到堆满柴火的炉灶间，嘿，只见一位白头老尼正坐在小板凳上烧火呢，她手持长长的火钳，熟练地拨弄着，炉膛里一闪一闪的火苗，将她深棕色脸庞映上一层红光。

“你是说涤华师呀？”老尼朝我转过身来，额上皱纹深深，戴副轻巧的金属细边眼镜，镜片后目光炯炯，人显得很精神。“那回他回淮安，我把他请来，在这儿吃了顿中饭，给大家讲了堂摩诃般若波罗蜜。”

“讲了多长时间？有多少人听？”

“时间不长，讲了两个小时，人也不多，有二三十个人听吧。”

“大家反应怎么样？”

“讲得好，但我没文化，没上过学，详细的说不上。他是个证悟的人，他讲的都是从自己心里流出来的，这样的人今日已很少了。”

“他有没有讲怎么修行？”

“讲了一点。他是修独禅的。”

“什么独禅？”我没听清楚，请老尼再说一遍。

“他是修禅宗的，但他的修法跟过去的人不一样，跟别的人不一样，



淮安拈花寺

他修的是单独的禅功、纯粹的禅功，不用参‘念佛是谁’，也不念经，不念佛，也不上早晚课，一天到晚用功，不怕苦，不怕累，主要就是用功坐禅。”

“不管什么修法，能一天到晚真用功的人，现在不多吧？”

“是很少，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人，不管出家的，不出家的，贪嗔痴太重，尤其是贪心太重，你有的，我也想有，钱多了，还要多，这样还怎么谈得上真修行？还有的寺庙，当家的不是出家人，找个出家人扛牌子而已，拼命弄钱。”

我问老尼，出家多年了吧？

“你问我啊？”老尼望着我说，“我跟你说，我四岁就到庙里来了。”

“四岁就进庙里了？”我感到惊讶，“您老现在高寿多少？”

“现在八十八岁。”

“一直在淮安吗？”

“一直在淮安，老家是江东，叶林公社。”老尼说，“我母亲二十三岁时，我父亲就去世了，我四岁时，母亲离家出走，到庙里去，把我也带去了。她八十三岁去世，到现在也有二十几年了……”

老尼从小板凳上站起来，走到院子里去，从她走路的架式看，这位年近九旬的老人，身板还硬朗得很。阳光很好，空气中弥漫着燃香的味儿，有几个身背香袋、农民模样的老太来拈花寺拜佛，看见老尼，都很恭敬地向她顶礼，老尼口诵阿弥陀佛，一一点头回礼。靠墙有条长板凳，她坐下了，叫我也坐。

“你很早就来拈花寺了么？”

“解放前，我和母亲在华严寺，是在河下。”

“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农业合作化，庙拆了，公家搭了几间草房，让我和母亲住，我就来这里了，当时只有一个老师父，说她参加过一贯道，让她在这儿打扫打扫卫生，过了十二年，她就死了……”

“那就剩你一个人啦？”

“是的。就我一个人了，文化大革命把什么都砸了，我一个人坚持下来。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又允许建庙了，我就把庙盖了起来，把母亲也接过来，住了三年，她就死了。你也看到了，现在拈花寺里面的大殿、寮房、伙房挨得这么近，局促得很，过去可不是这样的，比现在大多了。”

据我后来了解，淮安历史上曾建有众多寺庙，有的还颇有影响。景

龙二年（708），唐中宗李显曾敕额龙兴寺为“龙兴万寿禅寺”，赐田一千亩，还敕建了一座“尊胜塔”（即今日之文通塔）；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四十年（1701），圣祖皇帝两次南巡都来过淮安，分别为兜率寺、湛真寺、湖心寺、闻思寺等题过匾、改过额；直至解放前夕，淮安城境内寺庙还多达八十六座。

我又问老尼：“拈花寺过去有多大？”

“过去叫拈花社，从历史上说，是曹洞宗的脉系，解放以前有几十亩，北面一大片都是属于寺院的。我五几年来这里的时候，还有十亩，隔壁是连一起的，文革以后，就只有五亩了。”

“解放前不用说了，文革前不是还有十亩吗？那五亩哪里去了？”

“前些年有人办小厂，做过酒啊、细菌肥料啊，还不知做过什么，都亏本，办不下去，现在那一排平房被街道拿去了，租给我们，每年一万五千块。我们希望隔壁这块地能还给寺院，但他们不肯还。”

“你们可以向上级打报告，找有关领导部门，要求落实文革政策嘛。”

“没有用！”老尼苦笑了一声，“淮安市的市长我也找过了，也没给解决……”



## 十五.如来咐嘱到高旻,宿世因缘大法子

离开淮安后,涤华禅师直奔扬州高旻寺。高旻寺与金山、天宁二寺同为临济宗之三大丛林之一,清康熙皇帝曾数度临幸此地,亲题御匾、御碑并赐墨宝金佛,虚云老和尚五十六岁在此修行时,因沸水溅手、茶杯落地,而顿断疑根、彻悟本来。涤华禅师十多年前云游各地时来过这里,那时高旻寺刚从“文革”的大破坏中喘过气来,百废待兴,接待无方,要挂两天单都难,现在,雄伟的大雄宝殿和寮房、七宝塔等相继建成,寺院恢复得像个样子了。

下午来到寺院,进客堂找知客师时,正好德林方丈也在,涤华禅师向方丈顶礼后,取出四册《金刚经注解》,送呈方丈。

德林将注解置知客案桌上,取一本,翻阅了几页,然后问涤华:“这个《金刚经注解》从何而来?由谁而注?”

涤华禅师颌首道:“不敢。”

德林复问:“你在何处作的注?”

涤华答:“我在鼓山涌泉寺海会塔中,闭半关,三年而完成。”

德林又问:“你受过职吗?”

涤华:“没有,我是清众僧儿。”

德林:“你能常住我寺吗?”

涤华:“愿住十天,试上一试吧,若待双方都觉得合适,就可常住。”

德林点头。

正当这时,有几个女众进来找知客师挂单,见了方丈,倒地就拜。这其中的一位,就是我在开头“缘起”中写到的那位家住莘庄的陈居士。当我请她讲讲跟涤华师父头次见面的情景时,她对十年前扬州高旻寺里的那一幕,至今记忆犹新:“那天夜里,我做了个梦,有人在梦里对我说,你快去扬州高旻寺,下午,有释迦如来化身去那里。我这人作梦,常会应验。一早起来,梦境历历在目,我就约两个同修,一起去高旻寺。她们说,那么急干什么呀,过两天去不行吗?我说不行,我做了个梦,非今天去不可。想乘长途汽车去,已来不及,干脆,我们几个人合包了一部小面包车,一路直奔,午后就到了高旻寺。以前我们去过几次高旻寺,跟那里还是挺熟的。进了客堂,见德林大和尚在,我们就向他礼拜。拜完了,我看见知客师的桌子上有几本《金刚经注解》,就拿了一本翻看,见那上面印着‘无名无住僧注解’,我马上想起来,在上海,我曾从圆明讲堂叶伯伯那里得到过一套油印的《金刚经注解》,署名也是‘无名僧’。我就

问知客师：‘这本《金刚经注解》是从哪里来的？’知客师指指屋里的一个老头。我见那老头穿着破旧，鬓脚半白，样子有点土里土气，就问他：‘这书是哪里来的？’老头说是从福建带来的。我又问：‘不知这跟三册一部的油印本是不是相同？’那老头嘴里说了一个字：‘同。’我又问：‘不知这本书是谁注的？’老头说了声‘不敢’，我没听明白，又问，那老头又说了声‘不敢’，我将信将疑地朝他看看，一瞬间忽然明白过来，窘得简直无地自容，马上向他顶礼道歉，并讲了自己因今晨做梦而赶来高旻寺的缘由。他对我说，金刚经即是如来化身，不可讲他是如来化身，今后也不可这么讲。我问他，注解还有吗？他说有，在他上海女儿家里，过十天他拟去上海，届时可去他女儿家里取。我就记下了他女儿的地址，是上海共和新路多少多少号。在高旻寺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回上海了。”

十天后，涤华禅师向德林方丈告假说，感谢你留我常住，明早我要去上海取衣单，大约去十天左右就回寺。方丈说，早去早回。涤华说，是是，就此告别。

次日离高旻寺后，他先去了镇江金山寺，拜见了该寺的上座和尚养廉老和焦山寺来此参加修补大藏经的明长老，向他们赠送了《金刚经注解》，而后离镇赴申。此趟行程，《关房般若觉》里有一段记载，涤华禅师还特地指明其中一节事实“句句皆含禅味”，抄录于下：

余於次日之晨，天方欲明，离寺就路，急奔前程。行至渡江之渡口，目前见有铁栏阻路，余至栏前跨步将入。看门者言，有票麼。余言无。看门人用手一指，那边去买票。余至票房而买票。售票员说，我们这边专售汽车渡江的票，单人票不售。余复至铁栏处，问看门者，彼不答。一时有一老人，向看门人言，他是出家年老之人，让他进去，上船补票吗。余於是时，得渡而至彼岸。余到彼岸码头，舍舟而就岸，信步直奔，而至金山。此节事实，句句皆含禅味，当参。

涤华禅师到上海后，想去玉佛寺挂单，可知客一看他的戒牒，只是个普通僧人，就没安排他住客堂，叫他去寺院外面找家小旅店住，可给报销三天住宿费。三天后，他去另一所寺院住了三个晚上，半夜起来上厕所，不小心摔了一跤，把脚也给跌伤了。

涤华禅师在上海的头三天，白天都在女儿家歇息。第二天，陈居士等几人寻来了。陈居士对涤华禅师说：“那天，我是梦中有人指点，去高旻寺拜见释迦如来化身，急急赶到那里，我却有眼不识泰山，还要请您老人

家多多谅解哪！”

涤华禅师说：“你看你，又来了，我跟你说了，《金刚经注解》可说是释迦如来的化身，不可说我是化身，我仍然是凡夫俗子，这事以后不可乱说，不可胡说。”

“我做的梦，又没瞎说。”

“反正别再说了，以后，你会明白这里的道理……”

陈居士等人向涤华师索取了几部《金刚经注解》，尔后拿出数百元供养，请师父收下。涤华说：“钱，我一分也不要，《金刚经注解》我还想续印，你们把钱放这里面吧。”

陈问：“《金刚经注解》原先是怎么印的？印了多少？”

“油印本印了九百册、三百部，第二版印了一千部，都在福州印的。”

“那第三版就在上海印吧。”

“上海能印？”

“我想能印。明旻法师是我皈依师，他是中国佛协副会长，他身边的秘书我也很熟，油印本就是送给我，只要明旻法师点个头，让上海佛学书局来印应该没问题吧。”

“如此甚善。”

陈居士去圆明讲堂找到明旻的秘书，刚开口讲到《金刚经注解》，那人就露出不屑的神态说：“这个人，我劝你们以后还是跟他少往来好，以免……”

一听这话，陈居士心里凉了半截，她知道这位秘书是个做事很认真的老居士，从他嘴里说出这话来，可不是耍着玩的！她请老居士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居士说，他本来不想议论出家人的是非，但既然你问起，还是告诉你吧。他说，福建有关方面给上海佛教协会来了一封信，反映现有某某到上海来了，冒说有一本《金刚经注解》是他著的，希你们不可相信他的妄言，不知他从哪里拾来、偷来一部《金刚经注解》，到处伸手化缘、留于自用，他在福州时对诸人冒说每天只吃一餐，其实他每天要吃四餐、五餐，这些谎言，皆不可信……

听老居士这么一说，陈从心底深处生出一股寒意，冷得浑身直打颤。她无法想象，也不敢相信，梦中指点她去高旻寺拜见的释迦如来化身，会是福州来信所说的这样一个人么？可是，静心想想，给上海来信的福州有关方面，不是一般的单位，对涤华禅师的情况应该是十分了解的，何至于要无端中伤一个八十多岁的出家人呢？……

涤华禅师在上海另一所寺院住满三天后，拖着跌伤脚，一拐一拐地回高旻寺去了。幸而脚伤不算太厉害，兼且他修行多年，内功深厚，在高旻寺内自行调理，没多久也就痊愈了。

几个月后，他再来上海，带来略加修改过的《金刚经注解》，拟交给陈居士等人在沪印制用。他问女儿，印书的事进展怎样。女儿说，很多人都在传言，福建有检举信来上海，说你的《金刚经注解》是捡来的偷来的，过午不食也是假的，一天要吃四餐五餐等等，我是不理会这些鬼话的，可是这样一来，我们原先的努力全泡汤了。

正在这时，有人敲门，进来的是常为明旻法师看病的朱医生，住一个里弄里。

涤华女儿对来者说：“小朱，你外婆近来可好么？”

“好。”

“这是我父亲，刚从高旻寺来。”涤华女儿把父亲介绍给来者，“你不是说有机会想要见见他么。”

“唔，久仰久仰。”语调客气却少热情。

涤华女儿拿出家中待客的糕点来，请来者品用。

“好，好，在杨阿姨这里，我就不客气了，”来者大大方方取了一块，然后把糕点盘端到涤华禅师面前：“您也一起来吧。”

“食一餐。”涤华禅师摆摆手。

“甚么？食一餐？”来者颇感惊讶，“现在还有食一餐的么？”

“食一餐。”涤华禅师依然很平静地说，他见来者神色有异，又说：“修行人食一餐，这是很平常的事么。当然罗，你若不信，可去信去电扬州高旻寺，一问便知。”

来者愣住了，似乎一下子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尔后愤愤然地说，“怎么可以这样呢？这不是诬告么！福建的信有问题，很有问题，若不是刚才心血来潮，到杨阿姨这儿来坐坐，我还真被蒙在鼓里呢！我一定替您澄清事实！”

等朱医生走后，涤华女儿说：“今天太巧了，他是明旻法师的医生，他外婆是明旻法师秘书的姐姐，由他出面为你澄清，可就太好了。”

涤华禅师说：“巧，这不是巧不巧，若非如来指使他来，我才不信呢。你要知道，所谓金刚威神之力，无穷无极而无尽，就如《普门品》中观世音菩萨的威神之力，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使其得度，所谓如来光明，无有暗处，无有不到之处，我相信是如来光明才使他来的啊。”

雨过天晴，云开日绽，涤华女儿马上给陈居士等几人打了电话，报告

这一消息，她们马上都赶来了。陈居士说，我已将师父的亲笔信和《金刚经注解》的底本，叫我搞美术的爱人检验过，证实为同一笔迹，我就知道福建的信是虚伪恶意的。

就在这一天，在涤华女儿的家里，陈居士、黄居士等几人，正式拜涤华为师。涤华禅师对陈居士说：“我和你有宿世之缘。佛法从因缘而生，你是因缘第一。”他赐陈居士法名真如，后列为第一法子。黄居士赐名真法，后列为第二法子。

我问过真照师：“你还记得那回明旻法师的医生来你家的事么？”

她说：“记得。”

“那位医生多大年纪？”

“四十来岁吧。”

“年纪不大么。请你说说，医生啊，他外婆啊，跟你到底是怎么个关系啊？”

“是这样的，朱医生以前是我的邻居，他在粹文中学教书，跟我也是一个里委，他的外婆，‘文革’中挨批斗，说她是‘一贯道’、‘反革命’，我是里弄支部书记，对她不错，她扫雪摔跤跌断了骨头，有人还说她偷懒，我叫她休息，等伤好了再说，所以他们家里人对我很感激。文革以后，我们常有往来，他外婆这才告诉我，她不是一贯道，她信的其实是佛教，我就跟她说，我父亲也是信佛的，《金刚经注解》出来后，我也给她一部，我说我文化低，看不懂，送给你们吧。他外婆医道很好，朱医生是从小向她学的，他外婆的弟弟‘文革’后在明旻法师身边工作多年，就介绍他给明旻法师看看病，有时比一般医院的医生有点特殊的疗效……”

我又问真照：“那天你没跟陈居士等人一起拜师吗？”

“没有。”

“你是什么时候拜涤华禅师为师的？”

“过后不久，有一天早晨，父亲跟我说，在福建，有多少多少人拜了他为师父。我问，我和母亲也能拜吗？他说可以，于是在厨房里，烧饭的地方，我和母亲一起对父亲拜了师。当时没起法名，是后来起的。拜师后，我不再叫他爸爸，就叫师父。母亲也改口叫他师父。”

“你母亲以前怎么称呼你父亲？”

“以前就叫他‘你的爸’。”

真照之名，也就是拜涤华禅师为师后被起的法名，列为第三法子。对“真照”之义，涤华禅师后来还专门给她作了点解释：“照字，即照三世、照本心、照觉他，以及照天、照地、照于世间，放大光明、无穷亦无尽也……嘱汝努力而无怠，此嘱，当知世法即是佛法。”

对高旻寺摄受弟子这段因缘，涤华禅师后来以一首《颂言》记其义：

如来咐嘱到高旻，暗合道貌示意深；  
缘遇经注满本愿，师徒重逢宿缘来。  
多劫信心信此经，今生满愿得是经；  
如是信心如是愿，愿此经注住世间。



## 十六. 头上安头不合禅，宁可不要污染钱

被涤华禅师列为第一法子的陈居士，以前是上海支柱产业纺织系统的挡纱女工，也是厂里出名的美人儿，因体弱多病，病假不断，好几次召救护车送医院急救，被厂里一批小姐妹戏称为“生病黄鱼”、“社会主义的林黛玉”，不到五十岁就提前退休了。闲赋在家，无所事事，有人就劝她，与其天天大把大把吃药，何不到庙里走走呢，那里环境清静，散散心，说不定对身体会有点好处。她就去了。这一去，也许是宿世的因缘被唤醒了，她对以往从未接触过的佛法一下子升起猛烈信心，内心十分感慨，稀里糊涂过了大半辈子，直至今日才找到了这世为人的根本归宿啊！她的身体，也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好起来，到后来药也不用吃了，什么病都不知跑哪去了，跟过去那个病病歪歪的林妹妹完全判若两人。我见到她时，她已有六十几岁，相貌端庄，脸色红润，除了头发有点白，看上去人一点也不显老，一开口话声朗朗，中气十足。

陈居士等几位上海居士正式拜了涤华为师后，因着福建来信而一度受阻的印注事宜，又紧锣密鼓地跑起来。

正在这时候，金山寺的养廉老对陈居士说，你们干嘛不去找找上海的一位大和尚呀，只要他点个头，还怕你师父的书印不出来？

几位弟子想，这倒也是，现今办事，不管办什么事，若能跟名人沾上个边，有时就能办得顺当些，据说这就叫“名人效应”么。一天上午，陈居士约上真照，带上一本师父著的《金刚经注解》，不管三七二十一，主动找上门去。进了寺院，便到处打听，大和尚在哪里？有人问她俩是哪里来的，有什么事要找大和尚？她俩说是金山寺的，有要紧事。有人便指了路。推门进了一间很精致的小房间，只见大和尚正在吃午饭呢。

顶礼之后，大和尚请她俩到斋堂吃饭去。陈居士忙说吃过了吃过了，和真照递上《金刚经注解》，对大和尚说明了来意，祈请能为此书重印题个书名，最好再题个辞。大和尚看看两位女士，随手翻了翻说，留下你们的地址，写好后给寄去。陈居士说，请寄到金山寺吧。她又向大和尚顶了个礼说，大和尚能为印经书添一点资金么？大和尚说，印一本书化不了几个钱，我们寺院的钱多得用不了，不过，我个人无权随意支取。这样吧，我出一千块，就算我个人拿出来的吧。

临走，大和尚还送这两位女居士十张寺院门券，每张门券要卖五元呢。

为争取得到上海佛学书局的支持，陈居士请云济师兄出面，带她前去拜见名声遐迩的郑颂英老居士（1917-2000）。云济老居士也是涤华禅

师的弟子，据陈居士说，经她力荐，云济与另一位小沙弥，后来也被涤华禅师纳入了法子之列。云济已于一九九八年去世，享年八十多岁。郑颂英出生于宁波镇海佛化家庭，自幼笃信佛法，在天台宗兴慈法师座前受居士戒。年轻时为沪上一实业家，四十年代末在上海参与组织佛教青年会，一九五八年因此被上海市中级法院判刑十四年。那次同庭受判的共有四人，清定上师被判无期徒刑。判刑后他被送往青海劳改，六二年因患肺结核，经赵朴初作保而假释回沪，“文革”中又惨遭打击，但崇佛之心始终未减。“文革”以后，为上海佛学书局的恢复出过大力，曾任上海市佛教协会出版流通组组长，在沪上说话很有分量。郑颂英读了她们留下的《金刚经注解》后，欣然题写书名，为此书得以佛学书局名义印行铺平了道路。

筹集印书款，也颇费时日。初步估算，印两千册约需一万多元。陈居士过去虽是个纺织女工，却向来心高气傲，不肯折腰求人，可现在为印书募金，也不得不放下架子，四处开口……

辛苦奔波了大半年，前期准备工作总算基本到位，上海的几位弟子如释重负，赶去金山寺向师父复命。不料涤华师狠狠地批评她们说：“谁叫你们去找大和尚的？他的钱不能要，给他退回去，哪怕书迟点出，你们一分钱一分钱去讨，也不可他的钱！”又取出两张纸说：“他题的书名不能用，还是用郑颂英的，他题的字更不能用！”

上海弟子这才看到，大和尚为师父的书题了八个字：

深入经藏，智慧如海。

上海弟子心里又气又委屈，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争辩道：“他的钱为什么不能用？人家好心出钱帮你印书，干嘛你还不要？”

涤华禅师说：“有些事你们不懂，他的钱就是不能要！”

弟子道：“那他的书名和题词呢，为什么也不能用？他肯写书名和题词，是天大的面子呢，他的书名和题词放在这本书上，书的档次马上就上去了，出书也容易多了。”

涤华禅师说：“不攀这个缘。他的题词不合禅机，不能用。”

做弟子的见师父态度如此坚决，不敢再说什么，但心里并没想通……

回上海没多久，师父接连给弟子来了几封信，仿佛知道她们心里不通，十分耐心地做了解释：

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这两句假若放在本注之首，是真正不合金

刚的意义。这两句是有为有相有执的成语，彼对于金刚的作用一窍不通，坚决不可用，坚决不可放在本注之首。他假如要题偈，请他老人家重新题两句，请他不可用成语，请他老人家从真心性海中，抽出两句题来，寄来瞧，否则不题。不用他题，而是正当。当深参。

深入经藏，智慧如海。

当知我们真禅、真心在本性中，三藏十二部真理，是本来故有，何须再加深，倘加深，即是头上安头，哪合禅那耶？真心智慧，无边无际，大海在真心中，只有一尘之许，他将本有智慧，说成是海，他那知，千海万海、华藏世界海，在真心中，仅一微尘许。口气甚小，小得不得了，加之这两句，是度有为之人、之法，搬到般若部门，即为相执甚严。

当心，叫他换两句。

……

我今天略讲两句，深讲能讲三天，也讲不完“有相的”、“有执的”不可放进般若部中。切切切切。

……这两句，不合禅机，用也不能用，用的话，你们在无相面前抹黑，是不可能的，是当招大罪的。

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这两句，是有相有执的陈旧的成语，他老人家拾来用与真空妙有中，有大妨碍，用也用不上。他老人家，不通禅。他老人家要放进去，其罪业无量无边。大和尚，若叫我讲，请来信，我当一字、一字、一句、一句讲把他老人家听。诸法子当心，当心再当心。

……

请来信，我把两句细细讲一讲，这两句是大藏经中有为法的陈语，在般若部中不可用的。能不放进去，急速来信，使我放心。

急速来信，使我放心！

大和尚题句作废，作废。

他那两句、八个字，不合禅机，不合禅宗，坚决不用，作废！

我说不合真禅的两句，放在火柴中焚而灭之。

……

切切切……

这八个字，是有相宗、教下宗用的。

搬来的人，犹如是小儿童上小学校初级班，他不知上大学毕业生

的学历，就是大和尚问我，请他写信寄来，余有理、有话回答他。此嘱，无违。

在后一封信里，师父又提到钱的事：“你们见钱难捨，污染的钱，送把我，也应当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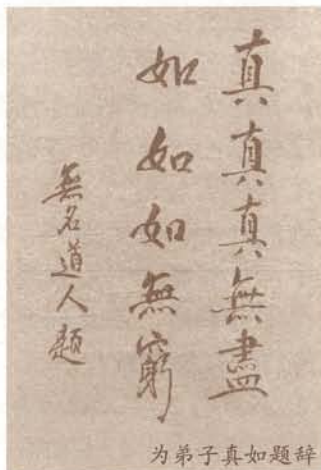
既然师父态度如此明朗彻底，做弟子的当然只能按师父所嘱来办了。陈居士隐隐觉得，师父好像还有些话没说出来，大概这就是所谓的“不可说”吧？她又想起由梦境而去高旻寺拜师的因缘，若真是释迦如来化身，其所说所行，则必然有其一定的道理，恨只恨自己智慧有限，难解其中真义罢。

大和尚于一九九五年年底在上海圆寂，享年七十九岁，上海电视台、电台及各大报纸都发了唁讯，市里为之举办了隆重的悼念活动。他身后留有《丈室集》、《佛法·社会·人生》等多种著述。

就在那年年底，涤华禅师的一位弟子去泰州时，听说了大和尚的死讯，已是四七，第二天临晨做了一梦，梦见在一小河边，一排矮平房跟前，大和尚身穿黄衣服跑来，看上去似有点衣冠不整。弟子问道：“大和尚，您来这儿干嘛？”大和尚神色慌张地回答：“我倒霉了……”梦到这里她就醒了。这位弟子后来听说，大和尚以前在市郊有个小庙，边上有条小河，有排矮房子，大略如她梦中所见。至于她怎会做这么一个梦，她至今也不甚明白。



给弟子真照的部分信件



为弟子真如题辞

## 十七.千里打七高旻寺，摄受大连真法子

自农历十月十五日起，高旻寺每年一度的“打七”开始了。“打七”，为我国佛教一种特殊的集体修行方法，主要有参禅与念佛两种，从事密集参禅的谓之“打禅七”，专事念佛的谓之“打佛七”。在“打七”期间，参与者必须共住寺院或专设的道场里，不许离开道场去干俗务。明代云居山晦山和尚戒显著《禅门锻炼说》，以为锻炼禅众应如孙武用兵，书中言“打七”云：“欲期克日成功，则非立限打七不可。立限起七，不独健武英灵，奋迅百倍，即懦夫弱人，一求入保社而心必死，亦肯捐身而舍命矣。故七不可以不限也。”“打禅七”有一定时限，通常以七七四十九天为规范，少则也有一七或三七的。德林方丈恢复高旻寺的“打七”活动后，将时限延长到十个七，即七十天，从十月十五起，至腊月二十五止。参加“打七”者，除本寮僧人，外来的僧侣、居士也允进入，因高旻寺在国内外有一定名气，来者往往不少，偌大的禅堂被挤得满满。

这一年“打七”开始之日，一大早，斋堂门口挂出两块红绒牌子，一块是德林方丈聘请涤华禅师为“后堂”的告示，另一块是对其他职事人等的安排。涤华禅师看到后，唯摇头苦笑。之前，德林方丈跟他说起过，他读了《金刚经注解》后，觉得写得妙意幽远、禅机不尽，想请他挂个“后堂”之职，在修行和戒律上帮他管管，尤其是快要打禅七了，外面来的人很多，原先一个后堂也顾不过来。涤华以自己年老身体不好尽力推托。没想到，红绒牌子也挂出来了，叫他躲到哪里去！“后堂”，又称“后堂首座”，与“前堂首座”（略称首座）相对称，与西堂、堂主同属禅堂四大班首之列，其地位当在监院、知客、维那等执事之上。涤华禅师这辈子活到现在，连最小的芝麻绿豆官也没当过，现在，真的是叫他八十岁学吹鼓手，要当官了。

高旻寺的打七，规矩很严。根据寺院的日程，对来“打七”者，前四个“七”中，从清晨四五点到晚上十一点，每天点二十四支香，坐禅、跑香等安排得十分紧凑，不允你有丝毫懈怠；四七之后，稍给予一定自由支配时间，可向长老们请教开示。

这天上午，有三个大连女居士见别的寮房门口都有人排队，唯三号寮房门前空无一人，门上贴着“释涤华”三个毛笔字，大家推让一番，便相继敲门进去了。进屋后，一个个对着老人家合十叩拜。涤华禅师赶紧叫唤：“好了好了，佛法平等，人人平等，快起快起，不要拜了，不要拜了。”

等她们站起，涤华禅师说：“你们从哪里来？有什么问题，都可问。”

“我们从大连来。”三人中最年长者说，她姓马，退休前是大连市某国家机构的干部。

“能从那么远的地方到这里来，好，好，好得很么。”

“希望师父能指点迷津。”说这话的是尹居士，四十多岁，长得很清秀。

“知迷就是觉呀。能找到疑点吗？”

“我皈依佛门以后，最初是念佛，每天念佛号无数，几个月时间，念珠就磨得光光亮亮。觉得很累。师父啊，我这样修是否不得法呀？自己常想烦恼既然是虚幻的，又如何能压伏得住呢？为此生疑。近半年来，我看了《六祖坛经》，发心学禅。有多人劝我说，末法时期，去圣日遥，大德隐没，参禅不当机，会着魔的，最好是禅净双修可靠。我不懂禅净双修，是否可行。经常礼拜观世音菩萨，祈求能早日得到明师指点。正好在起七那天，方丈德林开示说：‘禅堂不许念佛，要参念佛是谁。凡是要继续念佛的居士们，就提早回去吧。’听了大和尚开示，生欢喜心，我等就没有走。总想弄明白，禅净双修为什么不可行？”

“修行要一门深入，禅净不能双修。禅如白纸一张，倘加一色点儿，就不是全白纸了。禅是空无我相，其他诸宗，以相而显宗，是故可能融合，而不可合并。有人若合修二宗，命终时，他的心偏於何处，即往生於何处。”

听了涤华师的开示，尹居士不住点头。她又问：“师父，能问您一个关于做梦的问题吗？”来高旻寺之前，她做过一梦，对面有个小亭子，没见人，一个老者的声音对她说，你要越过这堵墙，才能成就正果，正说着，就出现了一堵高墙，她想，墙这么高，怎么过呀？一着急，墙上出现了一个凹口，她左脚蹬在凹处，右脚试着跨，就跃上了墙顶，只见前面是一条白光闪闪的大道，路面平整，连一根草也没有……过了八天，她去王沛然老师家探望，在那遇上一位刚从朝阳市五佛洞来的比丘尼仁照师，当天下午要乘船去高旻寺打禅七，这才知道有关打禅七的消息。她也想去，但一个人从没出过远门哪，就在心里念叨：观世音菩萨，若有人能陪我一起去就好了。第二天一早，有个同修许居士来找她说：昨夜我做了个梦，观世音菩萨要我和你一起去一个地方，那是个庙，到那里我们还住在一起……就这样，她们几个人结伴来到了高旻寺。

“可以可以，什么都能问嘛。”

“梦中的境界，和定中的境界，是不一样的么？”

“你若修到心里无相了，定也就是梦了，梦里四相重了，仍叫梦，梦里四相轻了，就可叫定。”

“做梦准，好不好呢？”

“做梦灵也好，不灵也好，在凡夫定的梦中，也能算是神通，但不能了生死。”

“若经常梦见和死人在一起，是怎么回事呀？”

“这是无始的尘相，跟现世结合起来了，没问题，这都是尘相，一扫干净。如如不动，才是真如实相，到了大悟，无我相了，才是真如，不是尘相了。”

涤华禅师说着从抽屉里取出一本福州印的《金刚经注解》，签上自己的名字，递给尹居士说：“就剩最后一本了，回去看看吧，你们要找的路就在其中。”最后又说：“对了，你叫什么名字？虽然这也只是一个尘相，一个名相，我还是要问一问。”

尹居士说了自己的名字。

涤华禅师点点头，把她记住了。这个尹居士，两三年前，身体很差，血小板、血色素特别少，肝脾硬化，肝上长了个东西，几个月里病变很快，经B超和CT检查，医生诊断是苯中毒引起肝囊肿。很偶尔地，她听了几盘严新的磁带，打坐时，“八触”显现，身子一会儿热，一会儿冷，一会儿大，一会儿小……接着不想吃饭，一开始以为有病，上医院检查，查不出，勉强吃点，吃下去都呕出来，只好不吃。九零年七月，她去营口楞严寺拜见仁普法师，法师手拿几十本结缘的佛教书籍，给前来拜访者一人一本，她得到一本《六祖坛经》，发觉跟别人的都不一样。一天她念《六祖坛经》，忽觉得顶上凉嗖嗖的，好像进出的通道就此打开了。这次不吃饭，她后来知道了，这就是修行中的“辟谷”现象，时间可不短，一直持续了二百多天。辟谷之初，五脏六腑轮流疼痛，折腾得死去活来，后来就好了，人越来越轻快，干什么都不累。随着她持续不吃饭的时间越来越长，大连一时传为奇谈，有的医院听说后，特地把她请去作检查，只见肠胃里空空如也，无任何食物痕迹，只有一层薄薄的白色气泡。医生们都惊得目瞪口呆，无法从医学上作出任何解释。辟谷结束后，她去原先看病的医院复查，囊肿消失得无影无踪，肝脏变得像婴儿般的柔软……

向涤华禅师请教开示后没几天，一天夜里，她梦见来了个挺富态的老太太，坐在小桌旁，桌上放了三样法器，两个圆圆的，一个长长的，随她挑，她随手拿了个长的，老太太笑笑，点点头，意思她拿对了。梦就醒来了。几天后，涤华禅师问她：“这几天做没做梦？”语气里好像知道她做了什么梦似的。她讲了自己的梦境。涤华禅师笑着说：“你见过庙里凌晨

敲邦的长棒没有？你这根棒，就是要把沉睡中的众生惊醒。你可帮我弘法了。”尹说：“这个梦是师父您给我的吧？”涤华禅师不置可否，哈哈大笑道：“以后你可以帮我弘法了！”

有对母女出家的比丘尼，也来高旻寺参加打禅七。十七过半，作母亲的忽然着了魔，在禅堂里大叫大闹，说是她的儿子被汽车撞死了。为了不影别人，寺院将她关进一个小屋，日夜派人看守，她不知哪来那么大的力气，居然拖着个大床在屋里蹦。高旻寺里有个号称神通很厉害的僧人，能看出地下埋藏什么东西，对着她又是念经又是念咒，可一点不起作用。涤华禅师把尹居士找来，叫她去处置一下。尹说：“不行不行，这不是笑话么，我连个大悲咒都念得嗑嗑吧吧的，怎能去呢？”涤华禅师说：“你可以去。”尹还是没去，她内心有顾虑，着魔的是个出家人，自己不是出家人，为出家人驱魔合适么？涤华禅师不再说什么，就去那里看了看，也没念经，也没念咒，那女子当即平静了许多，第二天就恢复正常了。尹居士在旁边见了，打心底里佩服：这位涤华师父，看上去一点不起眼，在这几有些出家人还嘲弄他，可他老人家内在的功夫，真是海水难以斗量啊！

过后尹居士问涤华师：“禅堂里怎么也会这样呢？”

涤华禅师说：“这没什么奇怪的，来打禅七的人，有的是偏的，有的是邪的，还有外道的、三界天的，很多很多，没有智慧眼的人，是分不清的。再说，魔出来了，你不理它，没事，你一着相，就盯上你了。过去虚云老和尚在的时候，云居山打禅七，禅堂若着魔，就宣布散七了……”

尹问：“那我以后还要来打禅七吗？”

涤华禅师说：“打禅七，就好比一岁小孩学走路，在禅堂里由母亲搀着起起步吧。你说你还用得着再来么？能从高处起步，一切放下，一下子找到你的本来，岂不更简单易行吗？当然罗，这话你在高旻寺里可别说。”

涤华禅师后来撰一《打七颂》，把他跟尹说的这番话，以四十行偈语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

扛着香板跑七香，跑去转来在一方；  
一方倘无一方相，跑与不跑皆真参。  
跑香当破一切相，破相即是破本参；  
若破本参须破我，破我之时破本参。  
扛着香板打禅七，打人打我打是非；  
打尽一切是非相，无人无我无是非。  
坐香必须提话头，话头无我我是谁；

念佛二字打闲岔，希诸大德应当删。  
打七打的门外汉，既已进门打什麼；  
未进门时须放下，放下一切破本参。  
禅堂本心即禅堂，世间禅堂度初参；  
倘无禅堂无归所，禅堂住世度初参。  
初参譬喻儿周岁，禅堂犹如父母挽；  
倘能无人无我相，已成中年大丈夫。  
初参未悟无参处，禅堂当作化城参；  
化城非有亦非无，非有非无出娑婆。  
不明无相是真相，犹如盲目穿花针；  
倘能无人无我相，在在处处证法身。  
倘无见相见一切，无有不是法性天；  
若执一尘有无相，如来亦名是众生。  
参透本来谁是我，谁是我中复是谁；  
谁我二字都放尽，是则名为参中参。  
我禅十人九不明，乱想作佛作如来；  
倘能无妄亦无相，无妄无相证如来。  
参禅若参富荣华，万死万生不脱枷；  
不明富贵枷锁相，的是生生死死人。  
学佛之人多不慧，十有九九著相参；  
可惜无法使回转，无慧之人是苦人。  
若参他人诸德相，犹如说食焉当饥；  
本来本有本智慧，舍己求人作什麼。  
若明本来无参处，是则名为是真参；  
真参亦无真参处，无参而参破本参。  
可惜世人悟性差，仍须先悟点点他；  
能无点与不点相，是名先悟点点他。  
千譬万喻无非相，无相相中有真常；  
倘能一口全吞尽，大家齐唱太平歌。  
初参不明无我相，弗知五蕴怎麼空；  
六欲相中求本来，的是海底摸花针。  
通同通尽通放下，尘尘刹刹尽世尊；  
能悟能证能如是，在在处处是全身。

涤华禅师有一次还对尹居士说：“你必须常念楞严咒，把早晚课搁一

边去。”

尹马上说：“你干嘛不叫别人念，要叫我念？楞严咒太长啦，干嘛非念楞严咒呢？”

“我叫你这样，自有这样的道理。”涤华禅师不紧不慢地说，“我怕你出去以后没定力，不知往哪走，五十阴魔，会种种变化，怕你着相，跟它走，你必须学会用楞严咒来保护自己。”

“咋保护？”

“常念楞严咒，那些东西就不敢靠近你。就像个大火炉子，冰敢靠嘛？一靠就化啦。”

涤华禅师还对尹居士说，你有神通，不是坏事，但光有神通不够，还要积累智慧，才能更上一层楼。有一次，涤华禅师的另一位弟子也在边上，就说师父有偏向，怎么不给她一点神通？涤华禅师笑着说，说什么你才能明白，神通是人家多少劫修来的，有的是前世带来的……但不管什么通，都不可执著，若执著，就容易着魔了。

后来，尹居士在涤华师启示下，还专门立了个誓将神通化菩提的愿文：“弟子从今日起，发菩提心，行正实愿，誓将真心本性，奉献于如来座前，决心走上无相之大道，迈步向前，直达如来彼岸。真空已经觉悟到，神通不了生死，行善不能究竟，誓改前非，永修正道，亦无正道相。愿释迦如来加被，使弟子化神通为菩提，转善念为道性，誓作如来接班人。此誓此愿，请师父印之证之。”涤华禅师在其愿文后批了几行字：

“汝师无名 赞叹汝誓汝愿，最为第一……无名僧印证而合十”。

在这趟打七期间，上海将刚印出的《金刚经注解》第三版，运来高旻寺数百本，随缘发送，善度有缘。有数十人阅而生信，当即拜此书作者为师。尹居士前已得到涤华禅师送她的福州版《金刚经注解》，她对涤华禅师说，师父的这本书，以后大连也要专门印一版。涤华禅师点头称许。

尹被涤华禅师收为法子，赐法名真空，列第四法子。



给弟子真空的部分信件

## 十八.断情当要断到底，离开扬州复去闽

打七于腊月二十五（公历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九日）结束，陈居士、许居士、尹居士、马居士等涤华禅师的新老弟子告别师父，各奔东西，回家过年去了。

猴年春节还没过完，年初三，涤华禅师也告假离开了高旻寺，而且不打算再回去常住了。平心而论，高旻寺的德林方丈对涤华不薄，否则也不会安排他当后堂。但他或许想不到，某种程度上正是他对涤华的这番厚意，把涤华给吓跑了。

且看涤华禅师写的《反感颂》：

方丈请职当後堂，五色红绒胜铁枷；  
若解红绒铁枷锁，无我二字彻底开。  
幻梦泡里争权衡，权衡内里阶级深；  
若无阶级须无我，无我尽中生净心。  
名相福相功德爵，真心无相爵亦空；  
真我无望亦无贪，後来辞职归旧参。  
余心无乐一切相，真心本性解金刚；  
唯愿此解常住世，无有其他希求心。  
余写至此而挥泪，挥泪後学不真参；  
倘能真参参到底，无有不是天中天。

他给一位弟子的信中，谈及此事时说：“就是我当后堂，如同破草鞋。我到死后，你就知道了。”

试想，你委他重职，他却视为“破草鞋”，兼且整日“铁枷”锁顶，他还呆得下去么？

另外，禅机不合，作息不一，也是促成他离开高旻寺的重要因素，就如他写给几位弟子信中说的那样：

基本，高旻寺，上从方丈，下到诸同参，他们皆事玉琳国师的禅，与我涤华、《金刚经》、六祖的禅，差别两不能容。

我的禅，是无相禅，是六祖禅，是金刚经禅，与高旻寺，上至方丈、下到僧众等等，都是有相禅，禅堂里，步步是有相禅，我一个

人，与他们格格不入。格格不入，互相心里用事。

在高旻寺，如不入禅堂，他们对我又不满，如我夜里灯不息写经，他们对我有意见，如我不讲有相的开示，他们也不满。我一举一动、一行一止……他们对我又多数不满。

高旻寺，我坚决不再去住，希勿生疑。……高旻寺的禅与我的禅基本是东西两途，不可容洽。因此，基本不可同住。

他先去了一趟淮安老家，然后到上海，跟几位弟子商议印行《金刚经注解》第四、第五版事宜，他说自己想回涌泉寺去闭关，印书的事，完全付嘱给陈居士等三人负责，他不再过问，好在印第四版的费用一万余元，月前已由台湾弟子蔡远智筹措到位。陈居士说，碰到我们办不了的事，还是要请师父开示和加持。涤华禅师说，你们不要有任何顾虑，就当你们师父已经离世间，一切由你们作主。他又说，印《金刚经注解》，不可能一帆风顺，难好，不魔不成佛，当今社会，真的难，假的易，十船假货好卖，一船真货难卖，但你们要坚信，金刚般若威力不可战胜，逆而受之，觉而用之，最终定会圆满完成。

正在这时，蔡远智从香港打来电话，询问《金刚经注解》进展情况，陈居士答复他，还有一个月左右可出版，并告诉他，师父刚由高旻寺来上海，接着要去福州鼓山，你能来上海见师父一面么？这也是我们师兄弟的愿望。蔡说，好，明早我就乘飞机来上海。

次日中午，蔡远智夫妇到达陈居士家。午饭后，涤华女儿来电话说母亲病危，拟送回淮安办后事，希望父亲能来医院见最后一面。电话是涤华要陈居士代接的，回答说他没空去。蔡远智说：“师父您没空去，我们夫妻俩人去看她老人家一下吧。”涤华禅师说：“你们夫妻俩既发心去看病人，我就与你们同去一趟吧。”

到医院，病人正在昏迷中。涤华禅师说：“不要招呼，让她安眠吧。”

三个子女都在，问涤华禅师：“后事怎么安排？”

涤华禅师说：“你们三人安排，我不须参加。”

回到陈居士家，一个弟子问，师父这样行动，未免有一点薄情吧？

涤华禅师答：“薄情二字，仍然不够，按照修悟来答，应当断情，才是依赖、取证之必要，取证的人，他的真心本性已达到无相，而在无相之中，亦不断灭，由不断灭，所以今天我同他们夫妻俩人同去了一下。”

涤华禅师在弟子面前显示的这种薄情相乃至断情相，依常人眼光来看，显然不太容易理解。据传，佛陀的父亲净饭王临终前，释迦佛还带着难陀、阿难、罗睺罗等诸弟子赶去迦毗罗卫国，跟父亲见上最后一面呢。涤华禅师为何要在弟子面前显示如此薄情相呢，读读他后来就妻子去世而写的《本性颂》，也许可以得着些很不一般的启示：

彼等见情情似海，余见诸情路旁人；  
似海路旁双不住，是则名为受金刚。  
本性见亦无见相，倘若勉强亦是非；  
真心不勉亦不染，是则名为持金刚。  
见情无生诸情相，相相焉能染无心；  
本心本来无染住，是则名为读金刚。  
心明性朗照世间，见诸世间非世间；  
是是非非我无相，是则名为诵金刚。  
参者勿参人我相，取证焉能有凡情；  
若无凡情诸欲望，是则名为度众生。  
刹那刹那无人我，无人我中觉地明；  
觉地明时即见道，见道莫须再留情。  
留情焉能见大道，无情大道度有情；  
度尽有情无生相，无生无灭放光明。  
光明亦无光明相，六根六尘六识清；  
三六清时无人我，世出世间在本心。  
本心明时即见道，大道辉煌无见边；  
智明慧朗行大道，大道莫不在本心。  
言词道义诸法则，皆是本性而造成；  
本性亦无本性相，是名自度自成佛。  
本心本满遍十方，三世无不在本心；  
真性无穷亦无尽，无穷无尽吞虚空。  
本心无挂亦无碍，真性无住复无迁；  
肉眼慧眼本一眼，见与不见亦如如。  
倘明其义即见佛，万物皆放无相光；  
如如不动庄严体，如如本体无不遍。  
幻缘的是真法性，人我二相亦真如；  
心动意转无生相，是则名为常住心。  
六欲空时心不空，能穷一切性无穷；

穷空一切诸情欲， 界界处处证法身。  
旺欲焉能明本性， 狂贪那时见真心；  
无欲无贪无诸妄， 是名无为度众生。

结

倘能如是透悟证， 是则名为修中修；  
如如是是十六颂， 是则名为度众生。

再看看涤华禅师后来写下的一个愿文：

复愿余

高祖父母、曾祖父母、祖父母、余父母、及余贤明之妻，九人为如来大弟子，为如来接班人。

可知涤华禅师尽管在弟子面前显示了薄情、断情等种种表相，可在他内心，绝非真是无情之人，“一子成道，七祖超生”，涤华禅师以他的修证，以他的愿力，以他的方式，对前辈父母及妻子给予的，正是一种超越世俗的最高报答啊。

对这位来自台湾的蔡远智，我很想跟他取得联系，按着他当时留下的地址，给他写过两封信。从大陆寄出的信件，寥无回音，后托一位台湾读者从当地寄出，被邮局退回：“已迁走，新址不详。”暂且也只好作罢。

再说涤华禅师回到鼓山，见过当家和知客师，被安排住在客堂宿舍。三天后，知客师对他说：“客堂挂单三天为期，您至今已到四天了，请您下山吧。”

涤华禅师答道：“我是常住鼓山的，你叫我下山，下到哪里去？”

知客说：“我寺规定，假期最多一个月，你超假快一年了，不再留单。”

涤华禅师道：“规定假期是对一般清众僧的，我是退休拿劳保的，哪里谈得上什么假期不假期的呢？”

知客说：“你说你是退休的，有什么证明？”

涤华禅师道：“有啊，以人证，有祖堂里的许多退休僧人，以物证，有库房里拿劳保的账号可为证明。”

知客有点发火了：“我不管你，就是不留你常住。”

涤华禅师也不含糊：“我就住在这里，你有什么办法听凭发落！”

几天后，涤华禅师早起锻炼身体，出寺跑山，路过派出所时，遇到一个认识的民警，打了个招呼，那民警告诉涤华禅师：“你们寺院当家师前

几天来过，说你超假，要我们配合叫你下山，我查了你的户口登记，是常住退休僧，谈不上超假的问题，把当家师的无理要求驳回了，我说你叫他走是违背宪法的，难不成叫我派出所跟你们违背宪法吧。”

一个月后，常住闽南佛学院的方丈从厦门来福州开会，会后上了鼓山，涤华禅师找到方丈，依仪礼拜后，呈上《金刚经注解》一册。方丈翻看二三页，问道：“你一共印了多少部？”涤华禅师答道：“现时方印七千。”方丈复问：“你来山上有什么问题？”涤华答：“我是回山常住，而不是什么问题。”方丈说：“你仍住祖堂，其他照旧吧。”涤华道：“感谢方丈大慈大悲，成就涤某一切。”方丈说：“你去找知客师，帮你搬东西去吧。”涤华又要求方丈同意他在涌泉寺闭关，方丈拒绝。

方丈虽已同意涤华住祖堂，当家师心里仍很不对劲，不久，他找了个借口，把涤华禅师打发到寺院附近般若庵那边去住，叫他与农民僧人生活在一起，每天做些烧火、劈柴、担水等杂事。涤华禅师给上级部门写信，反映寺院将退休僧下放到山农去住违背国家宪法规定，又走访佛教协会，佛协说此事要找方丈解决。可方丈平时很少来涌泉寺，你叫他到哪里找方丈去！

不久，上海印的《金刚经注解》三百部经海路运到福州马尾，提货单是寄到寺院转涤华收，当家师不跟涤华说，就派车持单将货取回，搁了一段时间，才让涤华知道，并向他索要七十元汽车运输费。涤华禅师很诧异，寺院门口雇个面包车，去马尾打个来回只要三十五元，何以本寺的车子要贵一倍？当家师说，不是我要钱，是司机和搬运工要钱，你若嫌贵，我把这批货运回马尾，你自己雇车去提吧。涤华禅师不再说什么，把七十块给付了，并请他给开了张发票。事后，涤华禅师将这张发票复印一份，寄给了常驻闽南佛学院的本寺方丈，提醒他对当家师的行事为人应有所警觉。

有几位弟子对师父在福建的处境不很放心，遂给镇江金山寺养廉老法师写信，希望金山寺能接纳涤华师前去闭关。阳春三月，春暖花开，陈居士和涤华的女儿还特地从上海来到福州鼓山，探个究竟。涤华禅师说自己挺好，要弟子放宽心，他向知客请了半个月假，陪两位女弟子去福建的几所禅宗道场走走。

这天下午，师徒三人来到莆田市西南凤凰山麓的广化寺。一路走，涤华禅师一路向两位弟子介绍这座寺院的历史，莆田广化寺，比北京的广化寺要老多了，始建于南朝陈时，其时二祖慧可和三祖僧璨都还在世，开山祖师为金仙禅师，所以初名“金仙禅院”，隋唐时，当地人无际禅师拓建禅院，专诵《莲华经》，岩中有泉涌出，皇帝为此敕赐“灵岩寺”，到北

宋时，改为广化寺。鼎盛时期，寺内庵堂有一百多所，僧尼达千余人。现在的建筑，是“文革”以后重建的，全寺占地面积六万平方米，建筑面积四万平方米，这样大的规模，在国内恐怕不多。这座寺院至今对外不卖门票，这在国内也是不多见的，其实，寺院本来就不该卖门票嘛，可有的人只要钱，别的什么都不要了。

进了客堂，涤华禅师向知客师合十，请予安排挂单。

知客问：“这两个女的是什么人？”

涤华禅师说：“是在下弟子。”

知客说：“女众不能挂单。”

陈居士问：“为什么不可以？”

知客说：“是为了保持寺院形象清净。”

陈居士说：“只要心清净，有什么关系？”

知客说：“寺院规矩如此。”

涤华禅师说：“你们两人说得都对，但住宿问题还是要解决。”

知客就把两位女居士安排到寺院外面的一排房子里去住。

此前，林居士曾携若干册油印的《金刚经注解》来广化寺结过缘，这里对无名僧已略有所闻，尤其是设在广化寺里的福建省佛学院，一些学员听说《金刚经注解》的作者来了，到傍晚下课后，三三两两地来看望，有人很感叹地说，我们学院内也有法师讲《金刚经》，讲得不深不透，比您老人家的见解差远了。他们邀请涤华师晚上给佛学院全体学员作开示。涤华禅师说，要我讲可以，但我的两位女弟子也要让她们进来，否则我不讲。他们说，按寺院的规定，晚上六点以后女众就不准进寺院了，这样吧，到时候我们派人把她俩带进来，完了再送出去。

是晚，几十个学员济济一堂，都想听老修行讲讲如何参禅。涤华禅师进课堂后，对大家说道：“禅宗有三大法宝，要学会参禅，首先要明了这三大法宝。”说着举起一根手指，竖立空中一动不动，问：“你们谁说说，这是什么法宝？”扫视一圈，等了会儿，见无人应答，又举起两根手指，问道：“这是什么法宝？”等了会儿，仍无人作答，又举起手掌，作五指分开状，问道：“这是什么法宝？”课堂里仍一片沉寂，无人回答。

涤华禅师摇头道：“你们都是佛学院的学生，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连禅宗最起码的常识都不知道，还叫我谈什么参禅呢！”于是他叫大家提问，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尽可以提。这下气氛活跃起来了，学员们纷纷提问，问什么的都有，涤华似乎想都不用想，有问必答，三言两语，任你什么难题都迎刃而解……

第二天上午，本来对涤华禅师讲好，请他给广化寺全体僧人讲一堂经

的，涤华禅师便带领两个弟子早早进了禅堂，坐在最前排，准备上台方便些，可不知怎么的，等方丈讲完话后，就宣布结束了。没人告诉他们为什么会变卦，有人猜想，可能方丈听说了昨晚佛学院学员们受奚落的事，也可能方丈见涤华的穿着那么破旧寒酸，所以改变主意了吧？当天下午，涤华禅师一行就离开了广化寺。

路上，陈居士拿自己想了整整一夜的答案问师父：“你昨晚说的三大法宝是不是这个意思？”涤华禅师德：“你这么理解，大致上也可以。”

陈居士说：“我是没有文化的人，那他们佛学院的人为什么回答不上？”

涤华禅师德：“他们呀，不少人是饭桶和尚，他们学的、懂的，就是以后怎么当知客、当方丈！”

两位女弟子异口同声对师父说：“师父你看，好多寺庙都不让我们进去，你说禅宗是不讲男女分别的，可实际上男女不平等啊！”

涤华禅师德：“在当今时代，信佛的众生里面，实际上女的比男的多得多。”

陈、杨说：“师父，如果我们在上海或其它什么地方建一座纯女众的禅宗寺院，你看行不行？”

涤华禅师一听这话，很高兴地说道：“行，怎么不行！按世间法说，有志者事竟成，依佛法说，有愿者必可行。何况我等是真佛子，诸佛如来必加被你们而得圆成。”

两位女弟子请师父为女寺命名。

涤华禅师脱口而出道：“就用‘般若禅林’吧。”又接着说道：“瓜田李下，各避嫌疑，即瓜田不拔鞋，李下不扶帽，日后你们‘般若禅林’完成时，也以不住男性为宜。”

两位女弟子异口同声说：“好，我们记住了。”

游至厦门闽南佛学院时，两位女弟子欲参拜身兼涌泉寺方丈的佛学院院长，院长托病谢绝。涤华禅师一时有点生气了，不就是个院长方丈么，在众生面前拿那么大的架子！他决定带着弟子去闯方丈室。两位弟子难得看见师父会这样生气，赶紧拽住师父，从旁劝解，始得平息。后来，涤华禅师为了当面忏悔自己曾有过的争争之心，多次求见该方丈一面，但直到他去世，也未如愿。有弟子问：“师父您为什么非要见方丈一面呢？你内心已做了忏悔，人家不见你，就算了么。”涤华禅师德：“我是个修行人，做错了事，就该当面忏悔。今日才知昨日之非，知非即改，方为正道。过去，因方丈谢绝见我，而起过争端之心，当知修行人，就是连念头也不能动的。我若能主动去见他，我们彼此不就是在修悟行证吗？你

们当知，倘在无住其心中，而能常住其心，在无降伏其心中，而能常降伏其心，其名就可为如如佛心，亦名到彼岸了。”他在给弟子的信中还说：“我本人知道，我没有落实无诤，是我无始过性与业障所遭。倘我能落实‘无诤’，我死时即能见须菩提，可惜‘无诤’两个字，能知而不能行，即名而不能证，是涤华的大病、大障、大阻碍，希汝当学无诤，是我之愿也。”



## 十九. 养老力荐来金山，中秋入关生死关

两位女弟子回到上海不久，便收到镇江金山寺首座养廉老法师的来信：

陈居士、杨居士道鉴：

近一个月内连续两次来信，都是为了赞助涤华法师择地静心的不受外境打扰，息心的把金刚经注疏于百尺竿头深进一步，苦心探求入佛慧法，致使著者和阅者均沾无量智慧功德。正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法。

关于涤华法师为注金刚经疏，选择静地禅房息心的专研好事，我曾为了此事几番诚恳拟向和尚舒情的说明涤华法师宗旨，向堂头和尚说而他真心留意金山安单就坐，不妨先来作一短期试行，如其满意的话，或留或行，然后再作定夺。

居士们看我的如何，请从多方面去体会吧。特复 即颂  
道安！

禅和子 养廉谨复

92.5.24

养廉老一九〇七年出生，十九岁在镇江金山寺出家，数十年如一日不懈修行，严于持戒，对寺院规约尤有研究，写有大量心得笔记，曾在泰州广教寺当过多年方丈，“文革”中庙毁人散，资料丢尽，战战兢兢，艰辛度日。文革以后，他的庙一时不得修复，无处可去，就奔金山寺而来。此时慈舟任方丈，问他愿意呆在何处？常州、镇江、上海三地皆可选择。他说小时候在这儿出家，还是想回镇江，慈舟就让他当了金山寺的首座。首座在寺院里的地位，仅次于方丈，但他始终和普通僧人一样过堂、吃饭，无任何特殊之处。

金山寺始建于东晋，距今已有一千六百年，初名泽心寺，南朝、唐朝时称金山寺。梁天监四年（505），梁武帝亲临金山水陆会，自此金山寺声名日盛。武则天的侄孙灵坦出家后，曾到金山寺当方丈。宋真宗时，因皇帝梦游金山，改为龙游寺，后又复名金山寺。明朝释澈方丈有一次开堂传戒，僧众有万人之多。清康熙和乾隆皇帝多次巡莅金山寺，康熙亲自题匾“江天禅寺”。

妇孺皆知的神话故事《白蛇传》，就发生在金山寺，关于唐宰相裴休

之子法海和尚与白蛇及许仙之间的恩恩怨怨，且留与世人评说，而寺僧长挂在法海和尚苦修处洞口的一幅楹联，则是宋朝张商英的诗句：“半间石室安禅地，盖代功名不易磨。白蟒化龙归海去，岩中留下老头陀。”

今日金山寺最出名的文物，当推周代铜鼎、宋苏东坡玉带、明代铜鼓和大画家文征明的《金山图》，合称“金山四宝”。四宝中最有意思的，大概要数苏东坡的玉带了。相传苏东坡跟金山寺长老佛印交谊深厚，且常互开玩笑。一次苏东坡穿着便服到方丈室见佛印，佛印便用开玩笑的口吻说：“内翰从何处来？此间无坐处。”东坡随口答道：“暂借和尚四大，用作禅床。”并口拈一偈：“百千灯作一灯光，尽是恒河妙法王，是故东坡不敢坐，借君四大作禅床。”佛印笑道：“山僧与你打个赌，山僧有一问，内翰若能答出，就请坐，否则把你身上玉带留下镇守山门用。”东坡满不在乎地说：“可以，可以。”佛印手捻佛珠，不紧不慢地说道：“僧家四大皆空，五蕴非有，请问内翰要想在哪里坐呢？”素以博学机敏闻达于世的大才子苏东坡，一下子还真被问住了。佛印叫小和尚拿走了东坡的玉带，随即取一件袈裟给苏东坡道：“能有学士宝带镇我山门，是山门莫大荣耀，这件袈裟请学士笑纳。”东坡拱手致谢。事后，苏东坡作绝句《以玉带施元长老，元以纳裙相报次韵》，以记其趣：

病骨难堪玉带围，钝根仍落剑锋机。  
欲教乞食歌姬院，故与云山旧纳衣。

此带阅人如传舍，流传到我亦悠哉。  
锦袍销落应相称，乞与佯狂老万回。

苏东坡输给佛印的机锋，涤华禅师后来入金山寺闭关，曾撰东坡与佛印间机锋数则，认为东坡我相甚坚，故远非佛印对手，他代东坡作一偈，化解了佛印的这个难题，若东坡再世，输掉的玉带当可赢回来了：

四大五蕴非有无，坐无坐处亦如如；  
东坡问师有何在，何在不极即真如。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金山寺遭受严重破坏，文革以后，慈舟方丈奔走四方，募集资金，新建大雄宝殿、藏经楼、妙高台、韦驮殿、祖堂等建筑，重塑佛像，使千年古刹再焕青春，成为中外瞻仰的圣地。

养廉老对涤华禅师著的《金刚经注解》评价很高，认为若非在参究中

顿悟而心领神会，不可能有此所悟所得。接涤华弟子来信后，他几次三番在慈舟方丈面前说项，直至在方丈面前跪下磕头，恳请一定要接纳涤华禅师来金山寺闭关著书。他身为首座，资历比方丈还老，他在方丈面前跪下了，方丈也实在不能不给这个面子了。门槛甚高的金山寺，终于向涤华禅师打开了大门。

接上海弟子转来养廉老的信后，涤华禅师即离开鼓山去了镇江金山寺。依养廉老信上所说，先试关一段时间，从农历八月十五起，转为正式入关，亦称闭生死关，关期一年，也就是说，除非死在里面，否则不到明年八月十五，不可离开关房一步。

正式入关前，涤华禅师写信关照弟子们说：“余复发心，在关房内补写《金刚经注解》毛边纸本一部，其书留於本山江天禅寺常住。其二，余发真诚心，再著作一册新书，其书名为《关房般若觉》，每行二十七字，每页十二行，其书共计二百页，订为一本。希其真如、真法、真照、真空、真慧、云济、智贤七人，与诸弟子等，於一九九三年中秋佳节，上午八时，来本关房取此新书，与诸缘人合而印之。是书是余本心、本性、本愿而成，今付汝等，满余嘱咐，是命是愿是从，希勿违误。幸甚，幸甚。再嘱咐，余入关后，远近诸处来人、来信、来问义者，皆不接待，若有邮电寄来信物以及一切，均不接受，由本寺处理。各自自觉，无违本关之约。若能自悟自证，是余之幸，亦汝之幸。”

他还对几位弟子说：“我本来准备今年中秋就死的，后来想想，还要写一本《关房般若觉》和《心经感》的合刊留给你们，所谓般若觉，指的是智慧归觉之地，智慧者，灵觉妙心，觉者，无妄而明本心，即见真性；至于心经感，心经，乃是真心大道，真心无遍无不遍，大道无到无不到，在无无之中，明心见道，对此别家所解，多为枝叶，我之所感，乃为果实。为写这本合刊，我就准备到明年中秋死吧。我说的这些，是我真心本愿的誓愿，并不是我预先知道，我实实在在没有神通，也没有什么道力，希望你们不要广传，不要乱说，更不要说神话。”

养廉老和尚为涤华禅师闭生死关特撰《秉如意云》一篇，以资敬贺：

般若即智慧，金化成钗钏；

迷悟人自为，苦行见真詮。

恭维

本寺禅关涤华禅师，宿植菩提种子，求度出家学道。为了究明生死大事，不辞劳累，千山万水遍访大德高贤。曾礼江西云居学禅，问津福建鼓山涌泉寺三年有奇。因阅坛经，从六祖惠能大师参访善知识

时得闻《金刚经》中‘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当下开悟，时至今日仍为禅宗佳话，因而於参究中顿而心领神会。以所悟所得，求其心地真实，发挥本地风光，写出了《金刚经注解》一部，并手书复印，几经出版，广结良缘。凡求得者生大欢喜，得其益者为数不少。於是师以生死大事，终未究竟，幸得金山慈舟大和尚慧眼，允以一席之地，以为师安身立命之大事。所谓此地有崇山峻岭，何处无明月清风，且道封禅天津赞一句又作麼生，坐微尘里转大法轮，於一毫端现宝王刹。

封呈

堂头和尚斧正 无慧学者养廉问讯

一九九二年八月仲秋节

中秋上午九点，由养廉老牵头，诸僧众以及从上海、大连赶来的真如、真法、真照、云济、真空五位法子，还有涤华禅师的淮安家属等共五十多人，将禅师护送进关。养廉老还特地送来一张韦驮像，说是可给涤华禅师护法，涤华禅师说不用不用，没让挂，他双手合十，十分感叹地对大家说：“我深思自己无德而无能，劳你们远道而来，令我甚为惭愧。我愿你们诸位，他日与我，皆为一会、一体、一性者，这是我的愿望，也可以说是我的誓言吧。”其关房是一个终年不见阳光、阴暗潮湿的小北屋，屋里没有窗，里侧有一段屋顶就是外面楼梯的底部，小和尚们上上下下的脚步声、讲话声，都能听见。距关房三四米外，金山寺有个房屋改造的项目正在施工，白天免不了会有点嘈杂声。养廉老说，别看这个地方不怎么样，前不久，仁善老和尚也在这里闭关，圆寂后得舍利六颗。涤华禅师住进去后，看到有死者丢下的旧衣服，他毫无顾忌，拿来就穿。

今年我去金山寺时，发现该小屋已不复存在。听说，对涤华禅师圆寂后出现的种种祥瑞之相，养廉老赞叹不已，说涤华禅师闭过关的房子，应该保存好，以后还要让高僧来住。

可惜的是，涤华禅师去世后不久，养廉老也跟着去世了。养廉老一去世，再无人把这北向的小屋放在眼里，说拆就拆了。听说，养廉老去世前，曾关照弟子，等他死后，可为他念念《金刚经》和《心经》，不必念往生咒和弥陀经，可他圆寂以后，寺院里不顾死者遗愿，念的仍是弥陀经，一位大和尚还说，他归他说，我们管我们做。而那些为本寺首座念了经的僧人，也像平时一样，一个个都心安理得地拿到了劳务费。

涤华禅师对关房之环境好坏毫不挑剔，作颂偈四段，以抒其志：

此关名为生死关，无生其心无须关；

倘能在关无关相，不在关中也在关。  
见如未见即是证，无相真心心即关；  
真心见相无不相，相相真心心胜关。  
攀缘即是生死种，无攀缘心是真关；  
无生其心无生死，无去无来处处关。  
一起一伏须返照，一见一闻当心关；  
当心亦无诸相执，无相无执闭常关。



## 二十.八十始知七九非，不明之人议纷纷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一年过去，一九九三年的中秋来到了。

这天早上，前一两天已从上海、大连、淮安等地赶来的涤华的弟子们，以及金山寺的一些出家师父，一共近百人，在养廉老率领下，齐聚禅堂，同诵《心经》，尔后列队等在涤华禅师闭关的小屋外，迎候禅师出关。

不料，等了好久，门也不开。养廉老对陈居士说：“边上还有扇小门，你进去看看，怎么回事，请涤华师把门打开，外面这么多人等着呢！”

陈居士进去，把养廉老的意思转述了一遍。涤华禅师朝陈居士看看，一言不发，提笔写了两行字：“我不懂这些名相，是故我不做这些名相”。手一摆，叫陈居士拿出去。

大家看禅师执意如此，只好由他，出关仪式也就不搞了。

列队迎候的人撤走后，门还是开了。涤华禅师对进屋的弟子们说“这两本书（《金刚经注解》和《关房 心经感·般若觉 合刊》），我希望你们以后与诸有缘之人合而印之。”对大家的提问，他说“我该给你们的，都写在书上了，以后修行，就一句话：无我相。”

他把真如、真法、真照、真空四位法子留下，对身后之事作了安排：

一. 将新书《关房 心经感·般若觉 合刊》底本与毛边纸手写的《金刚经注解》托付给真如等四位法子，今后书的印行，全靠你们了。

二. 晚上月圆时，你们可以和我一起打坐，不论出现什么情况，千万不要动我，切记。

三. 留下遗嘱一份：

余有宿愿在先，他日若因病老而谢世，恳请老和尚及诸大德，及诸法子、弟子等，勿立灵位及香烛供品与献花圈而供养，及诸形形色色礼仪而供奉，更不许沐浴而更衣……更不准念经、念佛、及往生咒，与回向愿文种种等等之仪。倘有这等这样举行，即是违背纯禅之大道，即是反道而驰，即是违背《金刚经》中无我相之真理，即是如来逆几件儿。假若违背汝师之嘱，其有罪戾之愆，即不可深说，必须各自承担前因后果之报。汝师之说，勿可执拗。切切切切。汝等诸弟子，倘若未得空相时，可供奉《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一卷，燃香供奉而礼拜，一时同声共诵“摩诃般若波罗密多”八字真言，为具足威仪

之大道也。亦是方便之门。余谢世後，诸弟子等，将余遗体埋藏於本山阴凉之处，至来年九月十九日起缸，遗留於本山。慎之慎之，勿违拗之。若不满愿者，余即为罪戾之徒也。在关僧无名道人之嘱之言。

四。让四位法子做代表，去方丈大和尚座前，奉送遗书一份，衷心感谢金山寺常住，为涤华闭关一年的精心护持。

涤华禅师交代后事完毕，四位法子即去方丈室，按师嘱一一照办。慈舟方丈对四位法子说：“应当把你们师父留下来，让他继续写书度众生嘛。”一听此言，法子们当即跪下，请求方丈满涤华师父的愿。方丈摇头笑道：“哪有做弟子的叫师父走的道理啊！好了，你们回去吧，我的意见是不让他走。”

从下午起，一批批当天从上海等地出发来金山寺的人越聚越多，到傍晚，已达数百之众。他们都是辗转听说有个高僧一年前已预言今年中秋节要谢世，有的信，有的将信将疑，更多的不信，但都想看个究竟，哪怕是看看热闹吧，便相约着赶来了。

涤华禅师从关房送出一张纸来，要弟子多复印几份，赠给来金山寺的信众。纸上用毛笔写着：

#### 法语

无我相，无有一法、一物、一执是我相；  
亦无非我相，亦非一法、一物、一执非我相。  
在无我相中与非无我相中，得诸法是空相；  
得空相时，其觉性感无穷、无尽、无有竭止。  
在此时中，无相无不相。

#### 偈言

无相无不相，觉地放光明，其光无暗处，亦无穷尽时。

#### 付与

“法”真子 复印 与  
诸来宾与诸弟子及诸信者  
每人一纸，结无相缘，共入法性海。  
无名道人在关最后留是法言

夜晚，一轮满月冉冉升起，为倚山而造、山与寺浑然一体的金山寺镀

上一层白银。皎洁的月光下，涤华禅师闭关屋前的空地上，二三百人席地而坐，有的端坐不动，有的合掌默念，有的轻声交谈，也有的脚坐麻了，站起来走动几步，大家都在等待，等待着目睹奇迹在自己面前发生。

不知谁自带小香炉，点燃了一盘檀香，夜空中顿时弥散出老山纯檀的幽香。有位大连来的弟子，认为半夜点檀香也许会把非人引来，前去劝阻，点香者则自有另一番见解，于是引发了一场争执。此时涤华禅师忽走出关房，不发一语，将檀香熄灭，又匆匆回屋。月光下，有人见涤华师父出来了，赶紧站起，想近前看看师父，可被坐前面的人挡了，还没挪动几步，师父已在视线中消失，而吵吵嚷嚷的声音因之更大了。

二十二点四十分，涤华禅师从关房窗口递出一张小纸条：

仍有一小时许，死与不死二个字。请你们回宿安眠，明早六时许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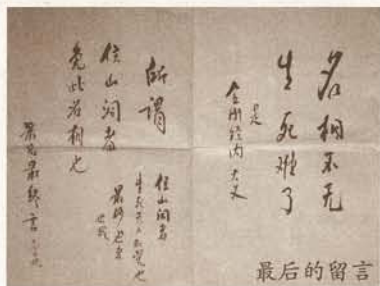
人群起了波动，有的走了，大部分仍坐着不动。过了会儿，窗口里又递出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

余三天没食，余精神体力比过去好，可能性死不了，请您们回宿安眠吗。希你们明早六时来看罢。大多数死不了。希回宿就眠。

很多人仍坐着不动，不肯离开。稍过会儿，又有一张小纸条从窗口递出：

希你们回宿，使我心安。希明早六时来。余三天未食，比过去精神体力强，可能要改日才死，你们在此地，使我心不安。

尽管涤华禅师一次次递出纸条，请大家离开，但仍有不少人端坐不动，直到二十三点四十分，不知是谁带的头，坐着的人忽地都站了起来，一簇簇往外走，人走光了，闭关房外这才真正安静下来。即便这样，也好景不长，到下半夜三点多钟，金山寺大殿里忽然鼓声大作，咚咚咚的鼓声，一阵紧似一阵，一阵响过一阵，在银白的月光下，如电闪雷鸣、石破天惊，将夜的静谧击得粉碎。有涤华弟子跑去追问打鼓僧人：“此时为何打鼓？”



答：“不知道，是寺里安排的。”吵吵闹闹，一直持续到天明。

早上不到六点，很多人已拥在闭关房门口，一到六点，有人就迫不及待地吧房门推开了，想看看奇迹是怎样发生的。拥进关房，只见涤华师木然端坐床上，头一句话就说：“你们师父惭愧啊，没有如愿。”

大家似乎都很失望，一时也没人说话，有人跪下磕头，有人黯然流泪，有人沉思默想，屋里挤满了人，外面的人还想往里挤，里里外外乱成一团……

因着涤华禅师没有如期谢世，众人议论纷纷，存心想来看热闹者，没看到想看的场面，觉得白跑了一趟，没劲，都赶着回去了；原先对涤华师挺有信心的人，有的疑惑动摇了，有的就此离师而去；也有人觉得在别人面前丢了面子，今后怕要抬不起头来，……过后，当着有一天，涤华禅师的小屋里只有两位弟子在跟前时，涤华对她俩说：“我今后要走的时候，再也不可通知那么多人，只要有一个人知道就行了。”一位弟子说：“那我一个人来。”涤华听了没吱声。

据福州林居士告诉我，她事先曾猜测师父八月十五不一定会死。我问她何以见得？她说，她事先接到师父的来信，跟她说，你家里经济困难，八月十五不必赶到金山来，但这个话不可让别人知道……对涤华禅师的内心世界，我们不可妄加猜测，但事后涤华曾告诉他的弟子，中秋前一晚十点钟，他得一梦，说他无诤未能放下而贡高，故不能谢世，在梦中他即做了忏悔，但醒后对自己能否如期谢世已无把握……

涤华禅师的一位最年轻的法子，是个小沙弥，当时正在上海静修，当别人都往金山寺赶的时候，他也没去。过后他对约他一起去镇江的薛居士说：“一个人只要还有一个像留恋一棵小草那样的念头没有了，就走不了。”薛居士赞叹小沙弥未卜先知，小沙弥笑笑说：“你不想想，若我觉得涤华师父这次中秋真的要走了，我这个做徒弟的会不去吗？”你若有机会听薛居士讲讲小沙弥的故事，譬如他前些年刚学电脑时，碰到问题，电脑老板还故意刁难他，可后来，电脑老板碰到解决不了的问题，还要请他指点呢；又如她某同事的女儿，婚后十年不孕，问小沙弥，告知乃祖坟漏水，去乡下查之，果如此，等等，这类故事有一大箩呢。



受赠袈裟的小沙弥

小沙弥老家湖南，外婆是省里的干部，他读中学时，有一次在外婆那里读到一部某老教授注释《金刚经》的手稿，对佛法一下子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十八岁那年，瞒着家里跑到福州涌泉寺，当了个小沙弥。在佛学班学习时，偶从一位同学处借到一本涤华禅师写的《金刚经注解》，读毕不胜敬仰，萌生拜师之愿。几天后他向同学询问作者行踪，同学笑而不答，最后说了句“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原来就在鼓山，他由此遂了师徒之缘。在涌泉寺，小沙弥夜里每常以坐代卧，是寺里难得一见的“不倒单”，故年纪虽小，倒也小有名气，不少老比丘都对他另眼相看。涤华禅师曾对他说：“《金刚经》是三世诸佛的精华，是成佛做祖的核心经典，故五祖以前，都以《楞伽》印心；五祖以后，以《金刚经》印心。你当好好参悟此经。”又说：“《金刚经》中说：‘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如果能彻究此理，就能在日常参悟中即相而见性。”还问：“你会双盘吗？”小沙弥点点头。涤华禅师稍微提高了声音说道：“唉，现在这个时代，连盘个双腿，做个样子的人都没有了！你可不要学他们，纵使不能了悟心地法门，你也必须要盘起双腿来坐在禅堂里！”涤华禅师还曾问他：“无住什么？生什么心？”他答：“无住无无住，非心非非心。”又问：“六根清净，清净什么？”他答：“此为真心，即非真心是名真心。有所证即非证名为所证。”涤华禅师点头称许。

涤华禅师后去镇江金山寺闭关，遭遇一次病魔违缘，小沙弥专程前往探望。涤华禅师对他作了一番精要的开示后，将自己的袈裟传付给他，嘱咐道：“以后你要独自去参禅，将来能尽力作一份如来的家业！为弘扬《金刚经》出一份力！”言毕，手一挥说：“现在你走吧。今后我死的时候你也不用来，就这样了！”

反正，月儿圆了又缺，缺了又圆，日复一日少有变化的寺院生活，由涤华禅师未死而激起的这一波动，随着石沉水底，涟漪退尽，很快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十一月三日（农历九月二十日），他给大连弟子写了封信，启发她们如何从师父死而未死来领会真正的无我相之最上乘法：

余在一九九三年农历九月十五日午夜，禅定中偶得如下：如持语、持坐、持一餐、持闭关、持一句话、持年、月、日而谢世者，所谓，凡有持字者，皆是法尘相、法尘累也，而非无我相之真体也；所谓，行年八十，而知七十九之非也。上言，诸法尘相、诸法尘累者，是度上、中、下三乘之人者，而非度最上乘、无我相、道性之人也。若有人反问，余既知其非者，为何又自作此行耶？答：余於本年九月十五日午夜之时，在禅定中，方彻其要，之前而不明此最上乘之义也，是故今日方知，当铭之於书，而解未来人禅那之缚也。若有人

问，庞居士而非最上禅耶？答：汝等是未悟未证之人也，焉知老庞是生死自由者，而非预知年、月、日而谢世者。余仍不及彼也。再者，倘在未悟未证之前之人，必须执著即持著到底者，否则，不能深入悟证之门也。倘能悟证後，即不可执著这些法尘相、累也。当知未曾悟证之人，必须循规蹈矩到底，到尽头处，否则悟证之门弗可入也。所谓没过识河时，不可舍舟，既过识河已，不可不舍舟也。舟者，法尘相、法尘累也。既过识河已，若不舍舟者，而不可负舟而见如来也。再者，余未谢世者，仍有较大馀缘，未曾圆成也。所谓智慧是诸佛之母，能准时谢世者，仍然是之母之儿也。吾与汝等，当依智慧到彼岸，为第一之中第一也。其道义无穷而无尽。余当改前日之非者，方为无我相之基也。再者，余未谢世，若有少慧人言：师父仲秋节未曾谢世者，使我们没面孔见诸信佛人，即是师父说话不灵也。余答：汝等我相、我执、我想甚严之人也，而不足道也，非入悟证之门也。汝等当深参。当知诸法尘相，犹如《金刚经》中无名注内寄宿亭也，亦如法华经中化城相也，复如《合刊》里，五层佛塔中三、四层之义也。是故，不可无亦不可无无也。若无者，其法门无可入也，若非无者，不可曰升堂入室，而坐如来之座也。

其一，有某大德，自言某月某日便当谢世，来宾甚广，至期未去世。复言，於来年某月某日便谢世，复来许多宾客，至时仍未去世。第三次，复言某日某时准於谢世，其信徒与宾客一无所来，其时，仅仅有两位坚信弟子在侧。其时师而坐化，焚後得舍利九粒。其他诸徒与诸宾客，甚为懊恼。懊恼者何。无常远心也。

其二，九返祖师，屡次发菩提心，屡次均遭到“失败”。彼在失败中，更加精进，更加勇猛而前进。彼心不退不转，直到最後一次，其愿方圆成，故名为九返祖师。所谓，屡次失败者，其心不退亦不转，其道必成矣。

不日，他又给所有弟子写了一信：

有弟子说，师父说话是反复无常，我等不可信也。余答：汝等当知九返祖师，说话中反复九次，最后一次，不复返也，故名为“九返祖师”。

其二，有大德教导诸弟子深参“即心即佛”，诸弟子参了多年。其大德复向诸弟子言：即心即佛“而不是最上乘法”，当改参“非心非佛”为最上乘。有多数人说：“这老和尚说话不算话。”即说师

父是反复无常，非为正道，又说我们已经参透即心即佛，不可改也。内中有少数人说，“非心非佛”是最上乘法，我们当改参“非心非佛”。后来，不明道义人很多，他硬说、狂说“即心即佛”是真法，“非心非佛”不算正法。犹如你们，硬说师父是反复无常，说师父说话没有价格的人。

余今命汝等诸法子及弟子，将一.“非心非佛”、二.“师父没有价格的人”这两句话，见信时，即时就解答彻底，当说明，看信时，在经过几分钟或几秒钟就答出，答言如下：……只能某句中答一句，用快信寄来，让余看你们智慧是哪一等，悟性怎样。多答即名不悟，而是知识分子。假如妄报时间的“弟子”，即是彼岸今生难到也。这一答案，说明经过多少时间答出者，说谎、起慌者，非吾弟子也。

禅宗之一大特色，是将历代高僧的言行记录下来，作为坐禅者之指示，久之亦成为一种思考之对象，或修行坐禅者之座右铭，并作为后代依凭之法式，此即禅宗所说之“公案”。公案一词，本为政府之文书成例，可据其以断是非曲直，称其公案，亦取其如政府案牍一般尊严不可侵犯。这种风气倡始于唐代，至宋代而大行。公案类书，以《碧岩录》、《从容录》、《无门关》、《正法眼藏》、《景德传灯录》等五灯录，以及《人天眼目》、《指月录》、《续指月录》等最为著名。一般以为历来所记公案总数约一千七百则，常用者五百则左右。本书前述虚云老和尚所举一人妻死后嫁与阴府夜叉之事，以及盛能法师所举两尼同拜《妙法莲华经》和西堂重阳吃糕事，似为当事者亲历或亲闻，若是这样，那倒不妨作为新公案补充进禅宗近代史中去了。

涑华禅师平时跟弟子们讲得最多的，是一则庞居士全家如何了生死的公案，大意如下：

庞居士在京作官，年老告退，雇舟回乡，渡江时，将积馀俸金与珍宝全部投入江心。一日，居士全家草堂聚。居士言：“难难难，十担芝麻枝上摊。”夫人言：“易易易，百草头上祖师意。”女儿慧灵言：“也不难，也不易，渴来茶，饥来饭……”其儿无言。后居士坐草堂唤慧灵：“汝去堂外观日，可当午耶？”慧灵观日而答：“日正当午，差一点儿。只惜日蚀，吾父何不出而观之？”居士离座去观日。慧灵坐父座而迁化。居士见慧灵迁化已，自坐次座而迁化。夫人见已，到田间呼儿言：“汝父与妹，均迁化已。”其儿，双手荷锄而立化。夫人托邻里，坐再次座而迁化。

涑华禅师略解说道：难难难，曲心转直心难，直心转无诤难，无诤转

无我难；其二，杀盗淫转戒定慧难，身口意三业转三清净难，凡夫断见取难，初果断闻思难，二果断识别难，三果断微细难。十担芝麻，即具足烦恼，枝上，即十八界，摊即妄想，难舍、难离、难断灭。易易易，且听偈解：“见难非难即是易，易难皆是替名词，倘识百草能治病，烦恼本来是菩提。”唯慧灵所答最彻，故坐首座而迁化。其儿无言甚善，故不入诸座之下而立化。其他，希自参、自悟而自得，所谓说食而不能充饥也。

涤华禅师这回在信上令弟子们参的“九返祖师”等几桩公案，很令弟子们开阔了眼界，拓宽了思路，噢，原来古代就有在预知死期上“反复无常”而终于成就的大德呀，师父才不过这么一次“反复无常”，你们是不是就因此丧失信心啦？有的弟子一度减弱的信心，在师父的谆谆开导下，又逐渐恢复起来。但更多的，那些来看热闹的人，那些第二天一早没看到想看的场面就一哄而散的人，在没看到“九返祖师”最终的成就前，是不会回来了。

关于九返祖师这则公案的出处，因手头资料有限，笔者查了《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续传灯录》、《高僧传》及《佛学大词典》、《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等，都没找到，后来每思及此，总觉得有点遗憾。哪位读者大德阅至此处，盼能指点一二，帮我把这小小的包袱给放下来，我预先在这儿顶礼了！

涤华禅师在关房中写就的新书《关房 心经感·般若觉 合刊》，弟子们后来也将它印了出来。《关房般若觉》的宗旨，作者在开头就说得明白明白：“关房者，余在金山闭关之所也。般若觉者，智慧归觉地也。智慧者，灵觉妙心也。觉者，倘能无妄，即明本心而见其性。所谓智慧人人具足，无缺无余、无高无低、无先后之别。是故佛说，佛、我、众生三无差别。别者，执著、迷惑、妄之别也。别者，九类心相，自造其类之别也。所谓善则天人，恶即三涂，无恶无善无一切相，彼岸之人也。所以在凡为魂魄，在圣为智慧、为悟证道，在佛谓大觉世尊、智慧到彼岸也。”从内容上看，该书类似个人经历、随笔杂感之类，而通过对一些平常事或不平常事的叙述剖析，阐发了佛法的基本道理，它对于我们了解涤华师的生平事迹，亦提供了很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心经感》，则是以两万字的篇幅，对五十三句、二百六十八字妇孺皆知的《心经》作了详尽的注释发挥，其最基本的真空无我思想跟《金刚经注解》别无二致。自古以来，为《心经》作注者何止成千上万，涤华禅师认为，他的注跟别家注，不同处还是不少的，即如他最后在“释义”中所作说明：“此注与他注，有异处很多，如：一.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他注智慧到彼岸，此注真心无际；二.观自在，他注观世音，此注无注；三.舍利子，他注是佛大弟子，此注

无注，等等。便答，彼解枝叶也，此解果实也。若悟，非一非二也，不悟，不明其义也，深悟方彻其妙也。其二，般若如觉镜，谁来现谁。其三，喻浩月当空，有四人行，各奔一方，甲说：‘真月随我’，乙说：‘月同我行’，丙丁亦尔。此经妙义，凡见凡，圣见圣，法眼观，重重叠叠而无相，佛眼见，非见非非见，非非复非非。”

应涿华禅师弟子恳请，金山寺方丈慈舟为《关房般若觉》之印行还写了个序跋：

如来所说一代教法，都有一种伟大的核心思想，这种核心思想不仅是属于般若，可以说遍于一切教法。古德云：“佛说一切法，为治一切心，若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此中明显指出，佛陀所说的一切教法，其最大的旨趣，在治降众生的一切妄想分别心，然后令其住无分别而无想无不想的实相般若。所以《金刚经》须菩提以“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为开始。经中又说，信心清净，即生实相。寥寥数语，已道尽整个般若的中心思想，信心清净，是因生实相是果。

我寺迪华后堂对般若法门颇有体会，于闭关间以文字般若显其所观所照，惟愿佛道昌隆，法轮常转，有志者同登般若舟航，契悟者共趣涅槃彼岸。了了数语，不名为跋。

癸酉八月 沙门慈舟

弟子拿到慈舟方丈的序跋后，细读一遍，发觉方丈将涿华禅师的字写错了，写成了“迪华”，而且，还凭空给禅师加了个其本人最反感的“后堂”之衔！弟子想请方丈重写一份，但又害怕他老人家会不高兴，若老人家真的不高兴起来，好不容易已给的这个大面子，会不会前功尽弃呀？弟子觉得，还是涿华师父比较好说话，最后拿这事跟涿华禅师说了，果然，涿华禅师不想叫弟子太为难，他对弟子说，涿华也好，迪华也好，都是个假名，随你们吧……

## 廿一.金山寺里打禅七，苦口开示众弟子

今年冬天，金山寺举办的打七活动，首次允许居士参加。涤华禅师给上海、大连的弟子们去信告诉了这一消息，后来还打去电话，说只要走得开的，都可以来金山寺打七。两年前高旻寺打七时，有大连尹居士、许居士、马居士等人去高旻寺而结识涤华师，并成为他的首批东北弟子。涤华禅师著的《金刚经注解》被她们带回大连后，像一块充满活力的磁铁，感染了四周不少人，到这时已陆陆续续有数十人拜了涤华为师。

金山寺这回打的是三个七，从农历十一月十八日（公历十二月三十日）起，至十二月初八日（公历一月十九日）结束。大连一共去了二十一个人，上海去了两人。真空还记得两年前涤华师在高旻寺对她说的话，打禅七就好比一岁小孩学走路，你还用得着再来么？她家里因八十岁的老母行动不便需人照顾，她即使想去，也难以脱身。可她太想再见的师父了，临到最后一刻，她把母亲送到妹妹那儿暂住一段日子，还是赶到镇江去了。果然，到了金山寺，涤华师对大连去的弟子们说，把你们从这么远的地方叫来，打七不打七都在其次，主要是想跟你们说说佛法的根本道理，三个七，能从头打到底的也好，家里、单位里走不开的，打一个七就回去的也行。

金山寺打七比高旻寺开始得晚，已是寒冬季节，天气很冷。打七头一天，禅房里坐满人，济济一堂，倒不觉得怎么冷。金山寺方丈慈舟致了开场白：“金山寺每年冬都打禅七。禅堂有史以来第一次接受居士参加，你们能远道而来，很不容易。今天与各位居士们共同探讨禅宗奥妙，了解禅的清规，坐禅一法，及修行必经之路。禅是梵文简称，中文云思维修，亦云静虑。坐禅为摄心，必须把散乱纷飞的妄心收回来，使它定在一处。古人为道，废寝忘食，今人修行，应当效法。禅，体现在日常生活点滴中，无时不禅，无处不禅，无人不禅，无事不禅。会参的，处处都是禅，就在生活当下，即能悟到出世间真谛。大家要珍惜禅堂光阴，分秒必争，不能空过。参禅之人，心要真切，把一切放下，才能魔障不生。在禅堂里，就是行香、跑香、坐香、参话头，不准打闲岔。希各位都能精进勇猛。参念佛是谁……”

继方丈之后，首座和尚养廉老也讲了话：“希望禅七圆满，大家都有收益。涤华禅师已有两年没进禅堂了，今天进了禅堂还要讲话，了不起，了不起。”

涤华师讲了个儿童“捧沙献佛”的公案，摆摆手，不再多说。

到了晚上，弟子们就到涤华禅师的小屋里听开示。

也许是在禅堂里呆久了的缘故吧，一进这北向小屋，顿时感到冷得刺骨，屋顶那段木楼梯还有缝，冷风从缝里钻进来，扑向你的脸，凌厉锋利，像刀子一样厉害，许多弟子冻得瑟瑟发抖。涤华师跌坐床上，何尝不冷，冻得直淌鼻涕，鼻涕淌得长了，就用卫生纸擦掉，擦了也不扔掉，搁边上，继续用，有弟子要师父把用过的卫生纸扔掉，他说：“还能用，还能用。”

马居士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泪水都快流出来了。她带来一个热水袋，本来是自己暖手用的，水已不太热，就倒了重新灌上开水瓶里的烫水，拿来给师父用。涤华禅师看了她一眼，轻轻点一下头，焐在手里。

涤华禅师要大家抓紧时间提问，有不懂的，什么问题都可问。

有个上海弟子问：“我们现在修净土法门，如改修禅，命终若要往生西方，会不会落空啊？”

“不会。”涤华禅师朗声答道，挺了挺身子，他一开口讲法，就好像待速的引擎发动起来，再也看不出一点畏寒之相。“修禅是空无我相执的，如往生西方，不但不会落空，品位还高呢。修行喻走路，从此岸到彼岸，有万里路，当走到千里之时，寿命终了，来世修行，则以千里为起点，继续向前。当知金刚种子是不灭的，你们看，哪一步是白走的呀！”

一个大连弟子问：“参禅怎样参？”

“参禅，就是有哪样病就去哪样，总的就是无我相。”涤华禅师答。

“我相没断尽，哪个都没断尽，就参‘无我相’。我参什么呢，我注《金刚经》时，坐下来参‘金刚般若波罗蜜’，现在，《金刚经》注成功了，不注了，现在就参无我相了。或者数息观也行，数息心清净了，就没有妄想就证初果了；如果数息也断了，就等于须菩提了，四果了。又如浑水加一点矾，矾就是烦恼，水清了，就是初果，再用金刚宝器，把水滤出来，没有杂质了，就是大阿罗汉了。”

“不过，师父您是无相的，我们都是有相的啊。”

“我也还是有相，我把经解出来这也是相，只比你们多走了半步。”

“能不能说，这是以手指月？没有手，怎么告诉你月亮在哪儿？”

“对呀。没有相也不好，有相也不好，要寄有相到无相，这就好了。有相是个摆渡船，寄水行舟。就说禅堂，不也是有相吗，可你不到禅堂里来，我如果不是在高旻寺禅堂有相之中遇见你们，哪天才能见到你们这几个人呢？一个也见不了啊。全是由有相才能到无相。把‘我相’灭尽了也不行。要寄有相，而成无相。”

几个去高旻寺打过禅七的弟子，想起两年前在那里初识师父的情景，心中不禁泛起一股师徒柔情，想想这两年来把师父著的《金刚经注解》看

了一遍又一遍，虽说并未真正参透无我相，可在义理上对禅啊、如来禅、无我无相啊等的理解，毕竟比以前深化多了，有时再看看别的谈佛法修行的书，感觉上师父说的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比别人说的就是要高一筹啊。

“师父，您要我们修如来禅，听说还有个祖师禅，您能讲讲如来禅跟祖师禅有什么区别吗？”一个大连弟子问。

“祖师禅和如来禅，都是对我们钝根人说的。”涤华禅师答道。“我们都是钝根，不是大悟。要大悟，什么禅也没有，一起放下。我们这些人都是钝根，要真正是利根就已成佛了。为什么降下还是人呢？这个不敢说。要说皆是钝根的太多了，底下还有无量无量的钝根人。如来说‘佛我众生三无差别’。到了最后，钝根也成佛。法华经不是说的吗：‘或者一合掌，或者小低头，皆共成佛道。’这个就是成佛了。不容易呀，要经过相当的时期，般若种子才种。般若种子种下去，不坏了。这个成佛的时期，就在于他自己了。还有小孩子玩耍，捧沙献佛，佛也欢喜，收下来，授记他将来要成佛。这都是般若种子不坏。念佛的人，想到西方九品往生。如果下品下生，还要在莲花宝胎里住十小劫。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设念阿弥陀佛的法门：没有根基、证悟，也没有智慧，不念佛做什么。在多生多劫前，我们也念佛。不念佛，你们哪天能乘大轮船到金山呢。皆是以前念佛的根基呀。念佛是初步，也要走的。等于走路的方法：走一步是念阿弥陀佛，走两步念观世音菩萨。再往前走，这个一步、两步都没有了，已经过去了。我们要走第三步了，第三步是第三步的境界呀。到了第四、第五步阿弥陀佛就不要念了，要深参无我相了。我们娑婆世界转的快。寿命短，到彼岸时间也短，到成佛时间也短呀。”

“不过，我们毕竟都是凡夫呀。”又一个大连弟子发问，“根基不一样，修行都能到彼岸吗？”

“能呀。”涤华禅师道，“你今天放下，今天就到彼岸，已经放下，等于肉身没死，买到预票了，买到某一天某一时的预票，到了某一天、某一天死了，就可以上‘飞机’了。不要害怕，金刚经是最上乘法。就是到禅堂里来，还是名相，寄假成真，不寄假，真也不好成。由名相转到实相，转到实相后，再转，转到无相妙用，那就到彼岸了。由我相到无相嘛。”

“请师父说说，阿弥陀佛也会涅槃么？”这也是个大连弟子问，“他涅槃后到哪里去啦？”

“你这问题问得好。”涤华禅师笑答，“很少有人问这个问题。就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也还要涅槃，当然我们娑婆世界也要涅槃，涅槃就

是到彼岸，彼岸就是到虚空，虚空就是我的身体，全虚空皆是我的身体。不光是虚空，这也是如来的身体，那也是如来的身体。如来欢喜怎么用就怎么用。那就是大觉了。涅槃者是不来不去。不来者就不来住肉身受苦了，不去者是真心本性，就是三魂七魄都觉悟了，大觉了。眼、耳、鼻、舌、身、意就是七魄，心、性、识就是三魂。统统觉悟了，在圣人就叫做智慧，要是成佛的叫大智慧，大智慧就是三魂七魄都觉了。虚空无相，无相之中万象都包括。怎么讲？比如美国发无线电，我们这儿用收音机，就可以收到。虚空的法力，无量无边。虚空就是如来，如来的法力也是无量无边。我们全在如来心里。我们今天的肉身都是因缘而来的，全是多生多劫种的因缘种子今天成熟了。这是凡夫种子，就是凡夫，这是证道种子，就是证道了，出九类就是彼岸了。像玉皇大帝有福气，他福享尽了，还是要到世上来，用肉身修行，才能到彼岸。像他们大根基的，下来就容易得道，稍微修一修就行。福大，还是有漏，生死免不了。单单慧大，就苦难多。象我没有福，是扫地的和尚，是看铁树的和尚，什么职务也没有，后来有病了，在海会塔住三年。那当子方丈怕我要死，我那当子有肺病，已经到于死地了，就到海会塔去。那里没人去。到那里去，我看很好，他们不敢住啊，那里四外也没得人，你跑多少路也看不到一个人哪。我在那里住下来，好了，病好了。病好了之后，我就打坐。就是到山上打点柴。米、盐、油到庙里领去，拿个袋子，拿个棍子挑去。山上有锅灶，自己弄饭吃。然后，我就拿起笔来写。我本人没读过什么高中啦、初中啦，仅仅姑夫每天教我一个钟点、两个钟点，仅仅教了一、二年，就等于三年小学。我能写《金刚经注解》是哪里来的？就是在梦中得到一棵草啊。我就会写了。过去一句也写不出来呀。我的师父就是一棵草啊。”

“天界有讲佛法的吗？”

“佛法也是假的。我们有什么病，吃什么药病就好了。到了天界快乐呀，想什么有什么，有大福报，这样就难修了。你叫他悟道，叫他修证，他不愿意呀。他那里快乐，就难修。要修就是人道容易修。到了极乐世界也难修，九品寿又长，样样自由，很好。其实还是有一样放不下来呀，等于我活一百万岁，过了一百万岁，我还是要死呀。弥陀经上不是有一句吗：回到娑婆，普渡众生。还要回到娑婆世界来投生。

“佛菩萨是法报身，也是报身。心里如意了，欢喜看到哪里就看到哪里，欢喜到哪里，就到哪里。我想到万万年的事情，就到眼前；我不想了，就看不见了，那个多自在呢。报身是每个人都有个报身，整个的法身，就是虚空了。报身等于作梦，我梦见到上海了，其实人还在镇江。报身不能说有色身，不能说他非身，就是心本性是他的身。法身等于发电

厂，报身等于电灯泡子。（有弟子插一句：光就等于化身。）报身没有相。说没有相，也难说。盐，放到一杯水里化了，看不到盐，其实水里含盐。‘报身’两个字就是‘妙有’。看见你们都是凡夫。证到妙有，看你们都是大圣，皆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皆是到彼岸的预选人。”

“是不是到报身后，看到谁都平等了。”

“有平等心，就快乐了。不象我们还有死相，我八十岁或者九十岁要死。西方极乐世界也有死相，过一百万年还是要死。这种苦相，不尽哪，老死还没尽哪。到了无苦、集才灭道，没有苦、集、灭道的事，就菩提萨埵了，就成佛了。”

有个弟子问：“师父，您给我们的信上说到九返祖师和那个三次才圆寂的大德，可这里面的道理，今年中秋节发生的事，里面的道理，能跟我们说说吗？”

“你们说说，这是什么道理？”涂华禅师边说边扫视一圈他的弟子。

没人吭声。

“你们都不说，那就我来说说吧，说得不一定对，不过有师父在边上把关呢。”真空打破了众人的沉默。“师父八月十五没死，说明他和我们的因缘还没了。如果八月十五死了，从凡夫看，师父说话算数了，但还要投生，再来完成这些事。师父说他八月十五真死了，他满身都是尘相。为什么，他原来有这个念头：‘我八月十五要死。’凡是提前有这个念头的就是有相，有相死了，不能证大果。”

“对。”涂华禅师表示首肯。“只能证初果、二果，不能证阿罗汉。”

“要证阿罗汉，必须得再转世，再来完成这些事，那多冤哪。要是晚点走，把我们这些缘了了，那一下子就走了，不用再来了。”

“对了，对了。”涂华禅师点头。

“那么佛走的时候，不是也告诉要走了吗？”一弟子问。

“他的因缘已经到了。”尹接着说到，“就象六祖也没说我明天要死。他是临时，他不是准备，是当机。”

“释迦牟尼佛，出家不是什么都放下了吗？为什么还要修六年”那弟子接着问。

“那当子法身没圆，只有一点点法身，他是分身。”尹继续答，“他在兜率天下来，没证到法身，在兜率天只能证到报身。这个报身不全，只能是在兜率天享福，等到要成佛了，下来受几年罪。这几年罪，是报无始劫来，没清的罪，都把它报了。释迦牟尼佛报身之后，过去什么事，没有不晓得的，未来什么事没有不晓得的，现在什么事没有不晓得的，有这么

三个，还有什么报，不就是如来了么。”

“真空说得好。”涤华禅师对大家说道，“你们都要学会自己把答案悟出来。我在信上叫你们就‘非心非佛’和‘师父是没有价格的人’这两句话写出答案来，有的人至今还没交卷啊！”

.....

又一个寒冬之夜。一群弟子一如昨日团团围坐在涤华师身边。

一弟子问：“师父，您说《金刚经》好，那我们要不要每天都念呀？”

“《金刚经》像我就不念。”涤华禅师答道，“看看自己晓得不错，就行了。你们看哪，要知道哪句怎么讲，一定要把它追求通了，比念的还好。‘无我相’三个字深哪。你今天念无我相，这么讲，过一年半载，再看无我相，又深了一层。我们都是妄想来作人的，没得（没有）我相，就是真正没得妄想的我了。‘我’字不明呀。这个‘我’是真我。要无我相，无我相就尽是我相了。这个茶杯，都是我自己造成的。是我自己用。叫作我能转一切，而不被一切所转。象我们凡夫就被一切所转。你作小偷、作恶就变老鼠，你作好事，就能上天堂、做天人，大位置。这个不是我相转的吗？没有我相，什么都没得（没有）。没有我相，就是本来面目。本来面目，就是没有我相。你们能真正得到《金刚经注解》、《关房心经感·般若觉合刊》的一张，请你们到这来，你们也不来了：不动三昧呀。不动三昧，心里不摇动了，就是一个心了。目莲拿一钵饭到地狱，送给他母亲。他母亲刚要吃饭，旁边饿鬼都来了。她用袖子挡一下：‘我吃，你们不要来吃。’坏了，贪心大了，马上一钵饭变成火，吃不到了。她如果不拿袖子挡：‘你们大家吃呀。’就好了。吃不到，没办法，目莲又求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没办法，告诉目莲，到七月十五，集百味饭食安盂兰盆中，供养十方大德众僧，他母亲这才脱离饿鬼上了天。上天还不得到彼岸哪，也不得到兜率天哪。渡人能渡一层、二层就了不得了，但不彻底呀，要自渡就彻底了。过去鼓山禅堂，供达摩祖师，上面有三个字：‘是什么’三个大金字。就等于叫你参本来面目。要想了生脱死，要自悟自得。心里能放下来就定了，一定，就能静，静了之后就安了，安了以后就得了。得什么？得大智慧，得无得相，连得的相也没有，就到彼岸了。”

一弟子问：“要不要每天打坐？”

“打坐是帮助你了生脱死。”涤华禅师道，“六祖不是说的吗？‘长伸两脚睡’，那也是了生脱死。我在般若觉里不是注明了吗？能打坐，不打坐就不对了。能打坐就打坐。不能打坐，不能强迫去打坐。法是活的，

不是死的。能坐就坐，不能坐就不坐，也可以。要懂，懂还要能证。懂到哪里，做到哪里。什么都没得（没有）。大小便，扫地喝茶皆是菩提呀：我扫地是扫烦恼地，喝茶喝的甘露水，我消我烦恼的业障。心里这样子转了，不是不落九类相了吗？到了成功了，连这个都没有。统统放下。”

一弟子问：“念咒，有没有时间和地点的要求啊？”

“走路也能念，说话也能念，做事也能念。”涤华禅师答道，“有人说住楼不能念，红房子不能念，那是对中下乘人说的。中下乘法把人管得死死的。行、住、坐、卧皆是道。要是这也不能念，不干净的地方也不能念，坏了，你到不清净的地方，或者在淫窝里，或者美女、天堂、动心了，也不能念，坏了，找死了。什么地方都能念。你要是听了那些话了，就是执着。到了最后，最后，连念也无念了，连无我相也不要念了，我就是无我相，还念哪家呢？我五十岁以前什么也不懂啊，你就说给我听，我也不懂。”

“我们还达不到师父您这样。在念金刚经时，前面的香赞、净三业真言还念不念？”弟子问。

“那是尘相上加尘相，都是后来祖师加上去的，佛没这么说。”涤华禅师说，“香赞啦，皆是大乘法，不是最上乘法。迴向也是大乘法，不是最上乘法。你迴向到哪里呀？你本心已经是菩提了，本心就是彼岸了，还回向到什么地方？如来者，不来不去呀，处处皆是真菩提呀。此地就是彼岸，真心就是彼岸，还要到哪里？”

“迴向不是给众生迴向吗？”

“要照金刚经上说：渡尽一切众生，无有众生相。你要渡世外众生，千百亿万劫，一个也渡不了。他这边渡，那边又生了。渡心内众生，立地成佛。心内众生是什么呢？我眼看见了，不被它污染，耳朵听见，心里不摇不动。这不是证眼界、耳界证二果了吗？我何必还要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九品莲花，再来投生死。九品莲花也是胎呀，还是有世界相。还有生死。真心本性包尽一切，就连三世诸佛，一口吞尽了，我心里全有了，到了无法才是真法。”

“我以前发愿要学地藏菩萨，现在不敢转了，”一弟子说道，“是不是转了就是说妄语了？”

“没关系，”涤华禅师说到，“你再拜十个师父也没问题，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拜了多少师父啊？”

“又听你的话，又听他的话。你说我到底要不要听他的话……”

“哪个话也不要听，听我自己真心本性话。我真心本性就是如来，我真心本性就是无我相。我听哪个话？都是假话。不改是执着。我走一步

了，再走第二步，第一步非丢掉不可。怎么能不改呢？我走到第三步了，第二步也不要了。我本来是中学，现在去了大学，还把中学的书本留着，不是执着吗？我当看大学书。”

这时有一弟子问：“现在附体挺多，不知什么样的人容易被附体？”

“附体，一般来说跟被附的人过去有关系，有因果，”涤华禅师道，“或是夫妻，或是仇敌，等等，有的和现世行动也有关系。《注解》上讲的云居山坐禅堂，香板一打，这个人一笑，对过的比丘尼也是一笑。一笑变成两笑，两笑变成三笑，两下笑就动了心了。动了心就想淫欲了。一动心，冤业就来了，就大笑。监香打男的，男的说：打女的，女的就哭。最后没得主意，虚云老和尚就出来了。说：‘一人着魔万佛难救，散七。’本来打七个七，这样打四个七就散了，就不打了，再打没用了。再打是招魂七，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禅堂里有韦驮菩萨保着，有多少诸天保着，心动了，不保了。男的那说了：‘你今生，你出家了，我是你师父，我有病，你不给我看，我不能动，你不给我吃，让我饿死，你没动淫心，我不敢找你，有护法保护，你动淫心，我就有办法找你了。’他自己说的，不是旁人说的。女的就哭，哭着说：‘你前世是个打猎的男子，今世变了个比丘，我也不敢找你。你打虎把我打死不就拉倒了吗，你干嘛还把老子孙杀干净。现时你动了邪心了，我来找你。’最后虚云老和尚为他们放瑜伽焰口，让他们两个人跪在地上，让他们，连师父、老虎还有几个小虎投生去。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心不动它哪里来呀。”

又一弟子问：“大悲咒，你念我念一样吗？”

“你念有十分功德就是十分。”涤华禅师说。“你如果有三分功德七分妄想，就是三分。没有根本的人，没有道力的，就是念大悲咒，他的妄想心也大，这大悲咒一百分只有一分灵，九十九分不灵。你自己有根本，自己戒律清，不做坏事，念大悲咒一句都行。我是真心念一句都行。他是假心，念一千遍，只有我一句的功德。就我们这些人都是菩提种子，根基也不一样。释迦牟尼佛与阿弥陀佛根基也不一样。阿弥陀佛是让你快乐。释迦牟尼佛是：你到我世界来，我让你烦恼，让你受苦，烦恼你才能得菩提，受苦才能到彼岸。这是两条路。还有一种起毒心念大悲咒：‘我要把他治死’。这不是地狱的种子吗？你就念十万遍也要下地狱。你心不好，你借佛力害人，下地狱！大悲咒观世音菩萨，不是普渡啊，是普渡你真心。”

复有一弟子问：“现在庙里经常作超度，能超度出去吗？”

“作超度，还是有一点好处。”涤华禅师道。“可以提高一层，就看诚心不诚心，一切唯心造。善报也是凡夫，恶报也是凡夫，象六祖说的：

‘不作善，不作恶。’不作善，不作恶，就是没有报，没有报就是大报，成佛了。”

“那么，打普佛、超亡灵，我们是可做的了？”

“若果真是上乘法超亡灵，你在那一坐，你心里能一天无四相了，一下无四相了，亡灵自然而然仗着自身的能量它就会超了。你不要再执著：‘我超亡灵了。’要不超之中而超。他们是用形象超拔，只要无我相，‘亡灵’两个字，心里都没有了。”

“给别人超呢？”

“等于我是个修行人，别人请我给他超亡灵，这个是他着相，把你也牵着相里去了。我们不能全渡上根人，要是下根人超亡灵，你念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或念念观世音菩萨。你常念观世音菩萨，你亡灵就超了。也不要花钱、打水陆、打斋，请多少和尚花多少钱。”

“有个人有病，要打普佛，超亡灵，超冤家债主，这个人该不该去？”

“有病的人应该去。这个人不懂得，其实不懂得的人多的很，比如打水陆，这边念弥陀经，那边念金刚经，又念楞严经……都是超度他的。其实用这么些法力，只高一点点，本来要下地狱的，去投生人了；本来在阴曹，也没什么罪，就能上天堂了。只超一点点哪。要自己无我相了，也不要花这么些钱了，自然而然亡灵就好了，自己好了。‘亡灵’好还是有相，自然而然地真正无我相，连亡灵也没有了，连如来也没有了，连地狱也没有了，就真正空空如也了。有一样在心里，还是尘相。这个人要跳河，我看见，我要拉他一下子，还是有相。这个‘无我相’三个字就是统统放下，哪里心里还有个亡灵：‘母亲对我养育之恩我没报’，这还是尘相，要统统断绝。目莲渡他母亲还是有相，释迦牟尼佛还到忉利天渡他母亲，这个话是专对上、中、下三乘人说的。对最上根人，这个话，这个经，也不要看，也不要说。这是对有相人说的，渡父母也是诸妄，渡自己都是诸妄，连自己也没有了，还有什么，无我相啊！”

“我还想问，下地狱的人都是有罪的人，救他干什么？”

“这个话尽是相。无相者，一切都拿。这个圈子不要再打了，不要转了，不闻不问。我听到跟没听到一样。象你们听到了，到此地来还问，就是听到了，尘相落在心里了。我听到跟没听到一样，就不问。总一句，什么经也好，统统放下，我就是个无四相。什么经我心里都有，这些经都是我真心里发出来的。”

“是不是说，这些经都是为无四相写的？那既然无四相了，还看什么？”

“这些经都是治你的病，病好了，这些药都不用吃。”

“师父您说梦中见乌金板上‘复印最上乘经典一部，胜造百万座大寺’是怎么回事？”

“在梦中看见这几个字，也是由本性显现的，看到也是我和大家的因缘，我看到也是假的。怎么假的？‘幻梦泡影’，一睁眼就没有了。这也是我们大家的因缘造成功的，才显现。这个不要执著它，把它抓住抓死了不好，这是寄水行舟，这是小孩子哭了，给个糖吃吃。佛说四十九年法，一句也没说。”

“能不能说，如果这个书也放下了，就真证了。”

“对，对。‘如筏喻者’，这是个船，到彼岸了，这书就不要了。”

.....

来金山寺打七的大连、上海弟子，打完头七，大多因家里或单位有事，都往回走了。在金山寺的最后一个晚上，大家聚在涤华禅师的小屋里，一想到这些日子从师父那里得到那么多真切实在的教言，明天就要跟师父分别了，都舍不得离开，依依之情溢于言表。天气依然很冷，从楼梯缝里钻进来的寒风依然像刀子一样割人，有个弟子衣服带得多，刚来头一天见涤华师的小屋这么冷，第二天就将一件厚呢绒背心脱给了师父，涤华禅师穿上后说，他这辈子还没穿过这么厚的呢绒背心呢，这下可暖和多了。

大家希望师父在最后一个晚上能多讲讲。涤华禅师说：“佛说法四十九年，就是让众生明白，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你们不要执著在名词相上。心外去找佛，一无是处。我讲了这么多天，就是为了让你们记住，日常生活就是道，倘能在世法中，逆流而直上者，就非凡夫。心外没有一法可得。”

有弟子说：“我们明天就要走了，师父，修行到底有没有捷径？什么才是修行的捷径呀？”

涤华禅师说：“希大家回去多看看《合刊》吧，这个偈子你们要记住：

如来觉性本自有，欲求觉性隔千山；  
勿求三藏十二部，勿贪佛说五大宗；  
若识本心无识相，如来真法在其中。

“要说捷径，捷径就在你心里，见饭不吃，佛陀也没办法。你们打坐如果一次能保持六小时以上，心才容易定。一天、二天能静下来不是真

的；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十年、廿年能静下来，还必须再进步；能有三十年、四十年且悟、且证的真功夫，‘生无我相之心’，这才真有望啊。倘有一丝半缕之业缘，生死仍然不了。若无业缘之相，即名为证菩提了。”

弟子再问：“您修道时，是证一步，丢一步，那我们具体怎么做？沿着您的路走吗？”

涤华禅师答道：“走路，都是一步一步走的。你们沿我路走也好，看你们自己，能一下子彻底放下也好。”

再问：“持午呢？为什么持午？”

涤华禅师道：“持午也是执著，那当子没到最上乘法。”

“现在持午呢？”

“现在不叫持午，叫习惯了，等于叫我吃也能吃，过去不吃，茶也能喝，过去不喝。过去执著心大，现时悟了，冰糖也能吃一块，不执著，过去执著。不过现在再吃，有一点点就不消化了，也不需要再吃了。还有个问题：一天吃三顿，大小便解的次数多，要想坐长了，不容易，你才坐一小时，要小便了。少吃两顿，上厕所也少了。”

又一弟子问：“当前很多学佛人说，不能学禅，学禅要着魔的，还是念佛稳当，我们回去怎样跟人说呀？”

涤华禅师道：“问的好啊！禅是外不着相，内不动心，法门不二，都在一心。心正魔即是佛，心邪佛即是魔。例如：生火煮饭，只要能把饭煮熟了，就不要再去分辨、争论用的是什么柴火了。无论禅净等哪一宗，都要空五蕴，空五蕴时必然出现五十种阴魔，是无始的种子发出来了，只要心里定了，让过去多生多劫的事，都发作出来，如果住了，就着魔了。怎么办，以无我相办，不管它，就成功了。不要怕魔，魔是助道的。佛魔本是双胞胎，不魔不成道啊。倘有妄魔而来者，必须来一斩一，来双斩双，古德言：魔来魔斩，佛来佛斩。《楞严经》里说：‘心当不缘色香味触，一切魔事云何发生。’又说：‘魔境现前，汝能识，心垢洗除，不落邪见，阴魔消灭，天魔摧碎。大力鬼神，褫魄逃逝，魑魅魍魉，无复出生，直至菩提。’当知《楞严经》不能不读，不能不熟读，切记，切记！好了，若非你们明天要走，我说这些已说得太多，不是一个合格的禅师了，真正的禅师是不说这么多话的！”

## 廿二.往昔疑是懈慢地，他日最旺在此方

佛法传入中国后，除三武一宗等少数例外，因着历代帝皇的扶持提倡，在一定程度上跟经济文化的发展保持了同步，直至现代方出现大转折，随科学的昌明而日渐式微。被称为佛教四大名山的五台山、普陀山、峨眉山与九华山，你若用线条将它们连起来，可以看出它们构成了一个相当规则的等腰三角形，东汉时白马驮经的终点洛阳，正好处在三角形的中间。三角形内，大致囊括了中国最大的两条江河——黄河与长江的中下游流域，这正是古代经济文化较发达的中原等地区。沿海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那还是近代以来的事。六祖慧能去湖北黄梅拜谒五祖时，弘忍一听他是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人，马上说他“汝是岭南人，又是獯獠”如何如何，可见大唐兴盛之际，广东沿海尚是何等地不开化。至于三角圈外被渤海所阻的东北大连，古时先后分属辽东郡、复州、金州等治所，明代为海运边防重地，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在此设了旅顺水师营，清光绪六年（1880）改设营务处，隶属北洋大臣，自光绪二十年（1894）起先后被日本、帝俄侵占、租借，东北沦陷时划归伪满洲国，一九四五年八月由苏军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进驻此地。连年不息的战事与动乱，使大连长期以来难闻佛法，几乎成了一块懈慢的边地。据倭虚（1875-1963）大师《影尘回忆录》的整理者大光法师在《私记缘起》中记载：“那是民国二十九年（1940），我正在当禅和子，到处求师问友，挂搭参访。同参道友聚在一块时，每每谈起当代大德的弘法事迹来，谓各自有其不可思议的境界！……据说这些大德，多数是示迹在中国的长江南部，化缘也盛兴于南部，纵是示迹在北部的，其应化因缘也随了自然的趋势而南移（这大概是指印老和弘老），如果说示迹在北部，而又久于支撑着北中国和东北边陲佛法的，那就非倭虚大师莫属了。”倭虚大师民国六年四十三岁出家，自民国十年起，在北方从事办学、修庙、弘法等事业三十年，营口楞严寺、哈尔滨极乐寺、长春般若寺、沈阳般若寺、北京弥勒院、天津大悲院、青岛湛山寺等皆由他创修，摄受弟子、信众十几万人。也许，大连的因缘尚未成熟吧，从长春、沈阳到营口，倭老只要再往前走一步（这一步大约二百七十公里），就到大连了，可大连却不曾有幸沾此法缘。解放后就更不用说了，据说直到九十年代初整个大连还没有一所像样的寺院，直到前几年大连郊县庄河圣水寺修复，才改写了整个辽南地区长期以来没有男众道场的历史。

尹居士、马居士等跟涤华禅师结上殊胜的师徒法缘后，顺理成章地把《金刚经注解》阐发的最上乘无相法门引入了大连，虽然传播的范围并不

大，但其高屋建瓴的气势、平易晓畅的表述、玄妙幽微的义理，已令不少初涉佛法者很有一种振聋发聩的感触，有的人千里迢迢，一次又一次前往镇江金山寺，为的就是要当面聆听涤华师的教诲，哪怕只呆上一天半日，也感受益无穷。尹居士和马居士几年中至少去过七八次。

我今年去大连时，采访了一位孔居士，她告诉我，她跟着真空去过六次金山寺。“师父给我起的名字是：性慧。”她说，“九二年起，我跟尹师兄六下江南。她是九一年去打禅七，跟涤华师父相识相认的。九二年八月十五，师父入关时，我跟涤华师父头一次认识。之前我在大连练过气功，听说过气功跟佛法有点关系，但不甚了了。大连有个小庙，也从来不去。从小因共产党的熏陶，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接触师父之后，把我们弟子引向甚深般若波罗蜜，当时不太懂，今天才更深地理解到这一点。当时问师父，学什么法最高啊？师父说：‘无相法’。问什么法最快啊？答：‘无相法最快’。师父要大家放下、不要执著。师父还对我们说：‘你们有福啊，能乘大轮船，老远来这儿闻听佛法。’可见佛法难闻，当今能听到正信佛法者，实在是少之又少啊。真正能修行佛法、了脱生死的人，就少之更少了。”

孔女士为了能专心修行，三年前提前退休了，退休之前，她是一家厂矿医院的医务人员。像许多她这档年龄的“老三届”一样，六八年下过乡，种过地，因为从小跟伯母学过针灸，在农村被选拔当了大队的“赤脚医生”，针灸、拔罐、理疗等等，什么都干，深受贫下中农欢迎，评为学《毛著》积极分子。“上调”回城后，进厂矿医院工作，依然是什么都干。听闻佛法并依法修持，整个地改变了她的人生。

“退休以后，有一段时间我的身体很不好，瘦得皮包骨头，业障显现了。”她跟我说，“我就拜经，拜楞严经，几天以后，身体逐渐恢复。我发愿学修师父的如来纯禅不更改，在家修行不出门，几年来，照大德走过的路，一字一拜，磕一百万。到现在，已磕了《楞严经》一部、《妙法莲华经》七部，《金刚经》和《佛说佛名经》十五万个头。磕了八十万个头以后，想看《大般若》，觉得那么妙，有的庙里连《大般若》的名字都没听说，我要把这几部了义经典全都看。师父说了，最上乘法，是打坐。师父讲的，灵魂，那是指的普通人，灵、觉、慧等等，越看越好，悲心就出来了，止不住热泪盈眶。每想到师父的影子，就觉得修行时间不够用。在时间安排上，现在不再执著，以前有一点，一字一拜时，还差两天了，一直拜到夜里十一点、十二点。其实，真的开悟，也不是说拜了多少经，那是个过程。现在身体都打通了，变得非常柔软。磕头，也是消业障，否则，即使看到皇帝来了，也未必向他磕头。”

我问孔女士，你到金山寺去了六次，头一次见到涤华师父是怎么个印象？

“头一次看到师父，给我的印象，是不是真修行，就是不一样，他的眼神，特别亮，不多言不多语，要大家有什么问题赶紧提，还有，不受分文供养，这样的人现在很少，他是大德中间的典范。他自己的衣服，自己缝补，补了又补。我现在也在学师父。生活上也苦行，雪里蕻，过去要洗一洗再吃，现不用洗。师父出家时，小儿子还小，我们还有什么放不下？前辈大德走过的路，我们照着走，那是一条直路呀。金山打七，师父要我们去，其实不为打七，是要给我们开示。”

我还采访了一位大连某厂的女工程师，她丈夫也是一位工程师，夫妻俩都毕业于南开大学。该厂在南京有一协作单位，自从真空向她介绍了涤华老人家的事迹后，她利用经常出差南京的机会，多次去镇江看望过涤华师。她对我说：“头一次见到涤华师父时，就觉得他跟自己见过的别的僧人不同，就像见自己父亲一样，特别朴素，特别平易近人，我刚给他下跪拜了一拜，他马上扶我起来不让拜。我是带着问题去见他的。我丈夫对佛教也信，但他做不到不吃荤。我就拿这事问涤华师父。涤华禅师说，没吃素的人不能勉强他吃素，只能慢慢来，或者先不吃活的吃死的，到一定的时候让他自己发心断比较好。师父还讲了个他自己的例子，他过去朝五台山时，没饭吃，别的没有卖，只有肉包子，他买了照吃，旁边有人说：‘这和尚也吃肉包子。’他只当没听见。师父说，若按小乘法，就不能吃，你若彻底放下，吃了没事，在没条件下，六祖还吃多年肉边菜呢。我回去把这话对丈夫说了，他马上对涤华师父生起很大的信心。后来他也拜了涤华师父。”

有对年轻的夫妇来看望尹居士。尹告诉我：“那小伙子就是我跟你说起过的小王，那时他一心想要出家，曾去过一个寺院，大和尚准备马上给他剃度呢，但他父母都不愿意。有一天他对我说决心要剃度了，我要他再考虑考虑家里的情况，建议先去听听涤华师父的意见。他对涤华师父信心很大，就把行李都背去了。涤华师父说，你不能出家，还有个婚姻未了，出了家也要还俗的。我问师父，他东西都背来了，你阻止他出家，不有罪过麼？师父说，没有罪过。我以为师父会看卦。师父说他向来不喜欢看相、打卦。那时小王二十七岁，已有个对象，我们都不知道。他决心出家，还写过一份血



大连真空家中合影

书呢，我去镇江拿给师父看了，师父说你别看他现在写血书，过两年就变了。后来果然如此。你瞧，今天不是他的妻子也一起来的吗？”

我问小王：“能说说你见到的涤华师父么？”

小王点头道：“尹师兄去高旻寺打禅七，回来介绍了涤华师，我对师父十分敬佩。那时开始接触禅宗，但尚无缘见面。一年后，师父要入关写《般若觉》，我就请假去金山寺见了一面，内心非常喜悦。第二年，师父出关，我又去了一趟。师父生活上非常俭朴，领的衣服，自己不穿，都送人，把别人不要的地瓜干捡回来，洗一洗，凉干了，留着自己吃。看到这些，我眼泪都掉出来了。”

“师父对我期望很大，我很惭愧，中间又走了段弯路，辜负师父对我的期望了。不过，走错就走错，对我也是个锻炼。修行，不怕走弯路，就怕回不到正路去。师父的法，最适合上上根修，但中下根的人也可修。关键是一个字‘放’。这个法，要说简单，也非常简单。‘放’就成了。”

“后来接触了密宗，也不后悔。万法归宗，从根本上说，没有宗派之分。道家不是讲‘混沌’吗。从我个人感觉，师父这个法确实是高。有一次去看师父，想要本《金刚经注解》，看到有弟子将书放枕头边，以为不够恭敬，当时我刚学佛，心特别虔诚，对这看得特别重，师父说没事，不在乎这上面，不要太在意。后来我明白了，学佛不要太着相，着，就错了。师父圆寂时，我工作走不开，没去送行，现成为我惟一的遗憾。我希望师父这个法能弘扬出去，弘扬到全世界。”

我问小王，干的是什工作？

“我是发电厂搞电器的。”他接着说道，“后来出了家的了凡师父，对师父的法修得特别好，现正在柏林寺闭关，要闭三年。那时他整理师父的开示，得到特别的加持，悟出了很多东西。”

我问小王，如果把你想出家没出成的事说出来，你介意么？

“你可以写，我没有什么顾虑，至少也可以教育别人么。”他说，“以前，我确实很向往出家的生活，觉得又安宁又清静。现在，我也知道了，其实那时自己情啊欲啊还没放下，师父给点破了，你若出家，反而不利。过了两年，我认识了她（他指了指身旁的妻子），那就随缘吧。以后机缘成熟了，我俩一块走。师父的遗愿我不会忘记。六祖以后，他可以说是第一人吧！他绝不是一般的人。”

最后我问小王，多大年纪？什么时候成家的？

“今年三十三岁，九八年成家的，四年了。”

金山寺的这次打七结束后，春节前夕，大连陆陆续续又有三四十人前往镇江，或想拜涤华为师，或是请求师父开示，大家还凑了两千元供养师

父，但涤华禅师坚决不受，最后将这笔款子暂存于养廉老处，留待他死后装缸用。还有一人，大概家产很阔吧，拜涤华为师后说，她本人愿拿出家产两百万，再请一位华商朋友出两千万，在大连盖一所纯禅的大寺院，届时请涤华禅师去当方丈。涤华禅师答复她说：“一. 我年老怕冷；二. 正月十五向后，不收信、不阅信，来人来信通不接待，闭门坐禅，因此，我不去大连。”那人说：“当个名誉方丈吧。”涤华禅师答道：“我坚决不管不问，下次再说吧。”

其实，对于如来禅今后在东北地区的传播，涤华禅师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即如他给几位大连弟子的两封信中所说：

余宏化之基，当在大连，汝真空当为继承人。

当知他日最胜旺者，余已本人用慧眼而观之，说明唯有东北方大连者，为第一中最为第一。……四方：一. 远南；二. 东南；三. 无相；四. 东北。今日唯有东北方最胜，汝等当知，到千百万年之后，仍然是东北方为最胜。汝等当生大欢喜心。余预言之，铭之、誌之。

不过，千百万年之后的事，若非慧眼观得，以常人之见，恐怕要待千百万年之后方能见之证之。而眼下的大连，虽说已有数百人闻听了涤华师和他的《金刚经注解》，其中近百人且对他传授的无相上乘大法很有信心，但从总体上说，大连毕竟是个长期少闻佛法之地，对于仙家、气功、特异功能等等，感兴趣的或许还不在少数，而对于正信的、尤其是高层次的佛法，望之弥高，能充分理解接受的反而不多。

在大连，要续印《金刚经注解》就困难重重。

打尹居士、马居士等两年前在高旻寺拜见了涤华师父后，为在大连续印《金刚经注解》一事，资金早已落实，共得乐助六百余人，筹款八万多元，比福州、上海印书的款项充裕多了。可是，为了在当地申请一个内部准印证，却是踏破铁鞋，无路可通。市宗教局与市佛教协会互相推诿，谁也不肯盖章。其间又出新花样，说要先经过市公安局批准才行，公安局则明确表示，若宗教局不先给盖章，他们是不会批准的。就这么推来推去推了两年。其实，不管是宗教局也好，佛教协会也好，公安局也好，只要是看过《金刚经注解》这本书的，不管看得懂看不懂，谁心里都明白，这样的书印出来，对国家社会百姓苍生绝对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可问题在于，作者是个无名小辈，个人又得不着什么好处，谁愿意来担这个责任！话再说回来，对于这类教人为善、内部流通的佛学结缘书，政府部门本来

就没必要多管，理该大开绿灯才是，现在却人为设置种种障碍，实在是于理、于法、于情皆悖的新魔障啊！

障碍不仅于此，那位常驻厦门的大方丈乘飞机来大连参加松山寺奠基仪式，有人问他对《金刚经注解》的看法，他面无表情地说：“佛书不能随便印。”以他的身份地位，就这一句话，将此书打入冷宫，大连几十名乐助者索回了他们的数千元资印款。

闽南佛学院一位年轻的僧人，在北京一居士家里，当众大发议论，诽谤涤华禅师著的《金刚经注解》和《关房 心经感·般若觉 合刊》，导致北京市原发心乐助的人全部退款，有的已得到这两本书的人将书寄回了大连。

还有人恶意散布流言：“《金刚经注解》里若一个字有问题，助印的人都得下地狱！”一时间搅得大连、东北地区人心惶惶。

更有甚者，到了这一年下半年，有些向涤华师求过法的弟子，听说有一门功法如何如何了得，其创始人神通如何如何广大，一时不辨真伪，参加了进去。有个弟子两次将《金刚经注解》恭恭敬敬地捧到那位大师面前，请他看看，可他看也不看，第一次用手推开，第二次摔得更远，还当众说：“有人竟然想学禅，把一个僧人写的书当佛经给我看，不用看！什么如来禅？现在还有人来问禅！达摩把释迦牟尼的法无定法领会错了，钻牛角尖，一钻，钻到六祖那里，就没有了，禅宗都断灭了，哪里还有如来禅？”

重重障碍重重磨。这一时候，《金刚经注解》及其阐发的如来禅无上胜义，在大连的处境一落千丈，真堪谓是暮色苍茫，乱云飞渡，山穷水尽疑无路。有弟子忧心忡忡，写信向师父告急，涤华禅师不慌不忙答道，目前他正在金山方便关中，待明年春暖出关后，他到大连来一趟，亲弘禅宗必要。

## 廿三.大连说法四十日，续佛慧命点迷津

一九九五年五月，暮春时节，涤华禅师拄着根疙疙瘩瘩的木拐杖，穿着身洗得泛白的旧僧衣，在女儿真照陪同下，从镇江乘火车到上海，再从上海乘船来大连，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东北。离开金山时，养廉老对真照说，你师父身体不大好，最好少跑跑，你要把他照顾好。真照劝师父别去了。涤华禅师对真照说：“大连我不能不去，目前我还死不了，如果我真的死了，万一死在火车上，你就把我推在铁道上，万一死在轮船上，就把我推到海里去。”

半年之前，一批大连弟子得知涤华师日后要来大连，凑钱在三十里堡买了套房子，准备等师父来时有个安静住处。买房前写信告诉了涤华师，涤华禅师回信说，这房不要买，以后不是你们的。她们想，只要这房能让涤华师来大连时住上就行，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因房子空关着，就找一个出家人暂住了进去，那人说，你们师父了不起，等你们师父来了，我为他护关。这会儿涤华禅师真的来了，她们正张罗着把师父接进去，不料那个出家人居然将她们拒之门外！人心不古，可你也不能对出家人动粗硬呀。叹息之余，她们不能不佩服师父料事如神，什么都明白啊！

买的房子打了水漂，真空不顾自己家里挤，先把师父接家里住。后来，她跟小姑商议，将八一路上的一套房子腾出来，让涤华师住了过去。

涤华师到了大连后，消息传出，像滚雪球一样，天天有不少人来请法，有些人并且拜了师。参加了那门功法的弟子，经涤华禅师开导后，大部分都退了出来。涤华禅师语重心长地勉励她们说：“你们知迷即觉，觉者，悟也，很好！当前大浪淘沙，鱼目混珠，众生迷惑颠倒，可不能失去慧命啊。”有人问那门功法今后的趋势，涤华禅师随手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了“兴很快，灭迹如是。”等两行字，不再多说。

有个七十四岁的葛居士，一见涤华禅师就泪流满面：“几年前从松山寺请了一本《金刚经注解》，看後生欢喜心，认为修行有了方向，常常求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加被，愿我有生之年能见到这位写书的老和尚。今日能有缘当面听您老人家讲法，确实是佛菩萨感应，不可疑啊。”

涤华禅师点头微笑。

葛居士以手拭泪，接着说道：“进一步，我想静坐一点功夫，但静坐，一想没有明师不行。我把我的经过说给你们听听：我瞎坐，就是瞎坐。四、五年以前，坐的时候，有一回三天不睡觉，一点儿觉也不能睡，心里溜满的，身上热乎乎的。我有点害怕，是不是走叉路了？又没明师指导。但一想，还得坐，不坐怎么办呢？听天由命吧。等坐到第四天的时

候，浑身发热，一点点往下走了，赶着走，就觉得心清凉了，心清凉了就觉得没有我了……现在我每天还是坐一点，但感觉上意念不是那么清。

《金刚经》上说‘应如是降伏其心’。怎么降伏心呢？那就念佛吧，多半是念大悲咒和观世音菩萨，晚上念四十九遍大悲咒。到晚上儿子看电视，你看你的，我念我的。可有时也不行，不行在哪呢？昏沉。我就等昏沉过了再念。有时念念睡着了，那就醒了再念……在这之前，我为了打坐，下了三年功夫。一开始走道，腿都打飘。人家看见，就说哎呀，看她是老了。我心里明白，是坐的。当时能坐五分钟，以后一点点延长。有一回坐时楞严咒会背了，乐的腿都不能走了。还痛，痛得连盘腿都不行，但还是坚持下去，一点点腿好了，不痛了。双盘一个钟头，又一个半钟头，现在往两个钟头追。但感觉这个意志还是不行。想修师父这个法，就是不知道怎么修。”

“打坐还是要的。”涤华禅师对葛居士的刻苦精神表示赞许，“关键是，在行住坐卧中，分分秒秒把握住自己的心念，不随境界转，倘若你们起了五蕴六欲七情，其心应即恋即断，即住即迁，即迷即觉，重点落实在一个‘放’字上，放不下，就提正念，提起，放下，再提起，再放下，久而久之，一个毛病、一个习气地断除，心就会逐渐清净了。能断贪心者，痴也在其中了，能断杀性者，盗淫亦复断了。所谓，内外三三，合而为一，能断其一，五则不断亦断了。”

葛居士正式拜涤华为师，被赐法名瑞明。

.....

涤华禅师在大连时，有一次问真空：“你平时看些什么书啊？”

尹答：“主要看了些南怀谨写的书。”

“还有呢？”

“还有，道家的书也看了一点。”

涤华禅师就跟这位他颇寄予厚望的法子谈论起道家来。后来又问：“你看这些书，好是好，但哪些书最究竟呀？”

尹道：“您不是告诉我们了么，《金刚经》最究竟。”

“还有呢？”

“您不是说了嘛，《金刚经》是头，《心经》是手，《坛经》是脚，三位一体。”

“具体怎么走？”

“您不是告诉了么，曲心转直心难，直心转无诤难，无诤转无我难。”尹接着问道：“师父，您还有没有什么开示给我们？你老是无相无相，说说容易，可不容易做到，理上还可以理解，但事上透不过去

呀。”

“对呀，对呀。”涤华禅师光点头，不再说什么。

第二天，他交给真空一张写满了钢笔字的纸：“你自己看吧。”尹拿来一看，心想这就是师父对自己、也是对众弟子的一个回答吧。

这几本书，好是好，若看这些书的话，即成为“广学多闻”，治病等。倘如是，生死从何了，彼岸焉能到耶？若知“道教”离彼岸，仍有一步，“这一步”，“如千山万水所阻”，希您们不可忽视。

所谓八风不动，方可为真参、真禅。怎麽讲？活佛现前，能治一切身病、心病，余也不被彼摇动，即名为真修。真修就是到彼岸，就是法身佛。若佛现身，“命余”改变金刚之义者、之道者，余亦不动，不改、不摇、不变、不移分毫，其道成也，彼岸至也。我们当发菩提心、无上心，对“广学多闻”断断断，断到无断处，即彼岸，即大觉。所谓法门不二，不二也无，即名无有心相。倘无心相时，非佛不可能也。

若言，病魔临身，怎麽办？当知宿业感，不就亦不迁。能治即治，无可治，当随缘不变。不变者，生死无所谓，那时其道成也。彼岸至也。

涤华禅师在大连呆了四十多天，根据弟子们的提问和不同根基，从多方面作了大量开示。因是就问而答，语言十分生动，因是随机发挥，不经意间，时有涉及修行诀窍、奥秘的火花闪烁而出，对后来者弥足珍贵。限于篇幅，拈取部分于下，以飨读者。

涤华禅师：无量寿，也不比无寿。在无寿之中，无不是寿，没有始终啊。真正修如来禅、无相禅，不要出人头地的人，要真正有大智大慧、善根充足的的人，才能学，其它人学不了。不容易呀。先要无诤，无诤就不容易了：你打我、杀我，也不跟你争论，但心里还有个你打“我”、杀“我”的念，即便“无我”，还有个“我”相。到了真正我相没有了，尽虚空、遍法界、尽是无了，这就是彼岸了。彼岸，不要到彼岸，这个地方就是彼岸。心里没有我相，空空如也，真空中而不空，就在空中看妙有了。彼岸，没有相啊，到处皆是彼岸，无我相了，皆是彼岸，肉身不丢就到彼岸了。要是有相呢，那是此岸，没到彼岸都是九类啊。

问：如来禅，开始没有一个方法的话，我们能达到无我相吗？

答：如来禅不要方法。空空如也。心空就无有不空。

问：修如来禅，怎样才能把心收住？就打坐呀？

答：打坐不打坐无所谓。什么闭关哪，什么吃一餐哪，又是什么不说话哪，皆非如来禅。真正如来禅，一句没有，得自己心里空了。

问：如来禅不是次第法，一步一步的吗？

答：一步一步走也行，一下子也能。《合刊》不是有吗：匪窝里也能修，妓院里也能修，舞台上都能修，这才是如来禅。

问：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法门，是不是如来禅？

答：耳根圆通，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不是菩萨乘吗？观世音菩萨是普门。你是老百姓也好，有罪障的也好，有福气、有善根的也好，一把都救过来了。这个如来禅是不“无我相”不行。普门品里求什么得什么，不是一把抓吗。这个普门上至如来，下至众生，一把都渡过来了。怎么上至如来彼岸呢？你真正能把无我相作好了，再把“观世音”三个字一转，就是如来禅。你真正念观世音菩萨，没有我相了，也不求开悟，也不求智慧，样样都不求了，就等于没问题一样。观世音菩萨就等于如来化身。一切都渡。

问：修如来禅收不住心，就念观世音菩萨可以吗？

答：拿观世音菩萨代如来禅能代。怎么观世音菩萨叫普门呢，观世音菩萨，上至如来，下至地狱，都能变化。观世音菩萨无相，该用什么身渡他就用什么身渡他。观世音菩萨，名称是有相，也能无相。

问：拜佛消不消业？

答：消业。你拜佛，不问有佛像、没佛像，我是望佛礼拜，心里把肮脏忘记了。心里没有肮脏，就是消大业。

问：原来不是我们原先理解的那个消业，把污垢拿掉。

答：把妄想拿掉了，就是如来。人跟如来是一体，佛我众生，三无差别，少一分妄想，消一分业，全消了，就是佛了。你们有的练气功，气功归气功，《金刚经》归《金刚经》，你慢慢把气功转成《金刚经》就容易转了，你要一下子转，恐怕转不过来。

问：我修了这么多年，还是老爱发火怎么办？

答：还是业障深重，无相就没有了。你打我也好，杀我头也好，心里一点烦恼也没有。这不就是佛了吗？

问：但我们哪个又能做到？

答：做不到就是无始的共业和别业两个业障拿不了。共业是家伙一起的，等于地震、火灾了；别业是自己做的事、造的业。没有共业，再没有三障不就成了佛了吗？三障有很多，随便举一样：见、闻、思都没有就成了佛了。假如你没有事，坐那块，三分钟、五分钟心里凉下来了，你看那境界多好。

问：空了能不能悟出更高的来？

答：当然是更高了。你心里空一分，就高一分，你今天空了，高一分，再过几年又空了，又高一分。空一下，空不尽哪，一次次空，一次次高。

问：空是不是没有界限的？有界限就不叫空了。

答：空，不是空那个，是空五蕴、六欲、十八界。普通人坐在那里想打麻将，想弄二两酒、几个小菜吃吃，这能叫空吗？叫你空世间法，真正的智慧不空。

问：恐怕永远不能实现的那个……

答：永远不能实现，还是我相不清呀。

问：能否性命双修？

答：性命双修，还是有道的味儿。这个命，不用修，本来是个常命，没有断，不要修。能把性跟心修好了，这个命就永远不死、永远不生、永远不灭，我们佛法不在命上下功夫。

问：我说的命是指身体。

答：身体只要五蕴没有、六欲清净，就清净了。佛法是以性代命。我们只有性，我看见好东西，不想吃，我看见金银也不想要，这就是好命了。现在真正修纯禅宗的少得很，十分有一分吧，其它都是别的。

问：走无我相，第一步怎么走？

答：无五蕴，无六欲就行了。五蕴皆空，六欲皆无，这两句不容易修啊。不容易悟啊。顿根的人，一步就悟了：“都是假的”。渐根的人要追（参）：“好看，到底好看在哪里？好吃，今天吃，明天吃，吃到一百二十岁了，好吃在哪里？气一断，都没有了”。知道五蕴、六欲皆是假的，就容易通。

问：那虚云老和尚问拖死尸的是谁，你答一个池子里边有白莲花，下面又答是女人，是条狗。怎么是个女人？

答：你们自悟吧，自悟自得，说破了没用。

问：持语好不好？

答：持语好，持语能生大智慧。

问：能不能说，拿《金刚经》上说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经常观照自己，照透了，就悟证了？

答：能照到了，行到了，佛说的一切话，我照做了，一点没有错，就是佛了，一点没有差别，就是佛了。《金刚经》不是说一切贤圣都有差别么，有差别相，就还没证到佛的境界。贤人、圣人都没证到，贤人是初、二、三果，圣人就是大阿罗汉，都没证到，要证到就到彼岸了，什么相都

没有，就是如来了。如来禅，不象现世参禅，钟怎么打法，香板子怎么拿法，大步子、小步子怎么走、怎么跑，叫你想念佛是谁等等，都是相！一般的大知识分子，他是知识，不是智慧。

问：知识是法尘？

答：对，知识也是尘相。郑板桥说得好，“难得糊涂”。可人不肯糊涂，穿件旧衣服就怕见人了；穿双旧鞋子，就怕人说。皆是“聪明”人哪，分别相太重。

问：人本身具有法轮吗？

答：哪一个，皆有法轮。朝好处转是法轮转，朝坏处转，也是法轮转。就是心，法轮就是心，走路要走一条路，释迦牟尼佛在世时还有九十六种外道，何况现在外道就更多了……“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是指的真心。

问：有人倡万法归宗，儒、释、道是否为一家呢？

答：我们不问一家两家，只要心里无相，哪家也没有，就连佛家也没有！就连如来也没有！我们也不诽谤他，也不批评他，也不欢迎他，心里样样都没有。无心道人为第一，没得心，不是死人，心里活活泼泼、亮亮朗朗……佛四十九年一个字也没说，所说的话都是对妄说的。释迦牟尼佛说的这种经、那种经，皆是治人心病的。没有病，不吃药……到了真正修行了，连经都不问。什么道理呢？“自己肚内有十二部真经”。《华严经》是龙树菩萨在海底取来的。什么叫“海底”？从心海里出来的。

问：那天您说无相法门要抓住根本，根本是什么？

答：根本就是“无我相”。就抓这一句。我们周围，样样都是我相。等于吃西瓜要吃好的，是我相；或者你们给我钱，我要了，都是我相。要跟庞居士小姐学：渴了喝茶，饿了吃饭，困了睡觉，其它不问，这就是无我相。庞居士是真正无相，把财宝丢进大海里了，在普通人要布施给穷人。真修行人看人哭了，我也不难过，看人笑了，我也不欢喜。善事也不做，恶事也不做，是真无我相。如果看人可怜，把几文给他，或衣服给他，这个无我相，还不彻底。

问：超拔，渡亡灵有用吗？

答：有用。没用，他还花什么钱哪。小用，就是拿黄金，换个糖豆子吃。是扬汤止沸，就是使地狱的热汤中，不沸了。要釜底抽薪，把柴火抽掉，火就灭了，水就凉了。

问：我老母亲刚去世，要不要超拔？

答：只要你无我相，你不超比超好。养老说过坐一寸香，比台湾超七天，花多少万块钱，还要高、高、高，高得不得了。我再加一句，养老是

坐一寸香就高、高、高，我不如一分钟没有妄想，就比一寸香还高、高、高。他那个是初、二、三果的法门，要比打水陆的法门高万倍。果真无我相了，无心道人，无我相了，我心里样样没有了，一下子、一秒钟的功德，超一切功德之上。

问：有些地灵，信息体，你要是会咒，它老远就躲开了，不仅不伤害你，还护持你。你三界没出，还受五行制约，没点本领保护自己行吗？

答：养老送我韦驮像，我那个房间里没有，我说我不要。……他一步也不敢动，象我那个关房，他不敢去，一去就闯关了，要是无我相了，就能去。闭关也是我相；不说话，也是我相。我敢大胆说句话：悟是悟到了，就是没证。怎么没证？我把佛的境界话在《金刚经注解》里写了，其它人不敢说，我敢说。就是没做到。要证到，就没问题了。打坐我敢说，我什么也没参，就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就数呼吸。到了成功了，连呼吸也不数了。

问：打坐到连身体也觉得没有时，有个东西“呼”的一下出去，那是怎么回事？

答：这个也不去想。要是有了，出定后，要用智慧眼看，是邪定还是正定。

问：入定，出去那个东西还有邪的吗？

答：有啊。

问：邪是什么？不是你那个元神出去了吗？

答：也是自己的元神。真心本性不干净，才生邪。

问：你讲坐禅不用结印，为什么？

答：这样就是有相。这个是弥陀印，这个叫释迦佛印，都不用打了。手放这腿上或抄起来，夏天，天热，用个竹筒子，一劈两半，在手里一摆，竹子凉，可坐时间长。到了冷天，手抄起来，还可弄个棉套，不冷。凡是心里有相，表面有相，都不是如来禅。参话头，也不是如来禅。释迦牟尼佛也没叫参话头，历代祖师也没叫参话头。参话头是没办法，是因为有这种病，才下这种药的，其实没有药。

“出家好还是不出家好？”

“有好的道场，好的领头，出家好。没有好道场，有一间房子，自己在家修，没有比这再好的了。”

.....

涤华禅师在大连呆了四十多天，来时暮春，走时初夏，他始终穿着来时穿的那套洗得泛白的旧僧衣，有弟子给他买了套新衣服，他无论如何也不肯穿。离开大连前，弟子整理了一份师父在大连所收弟子的名单，法名

共一百零八人，可点来点去只对上一百零七人，还缺一个。问师父，涤华禅师说：“让她空着吧，这是留给一个出家人的，我的法以后还要靠她来弘扬。”

有弟子见涤华禅师这么大年纪了，想买张飞机票，让师父旅途省力点，涤华禅师知道后，严厉批评说：“谁这么做，谁就不是我的弟子。有病是业障，身见看不破，放不下，还修什么？真修行人，不可贪求享受。我早年修学，全是步行，现在能坐大轮船，知足矣，只要有五等就不买四等，不可浪费一分钱，省下的钱印经书，好度人。”又说：“我吃住路费，接受弟子们供养还可以，但随行人员分文不可。”让随行的女儿拿出五百元，交生活费。

六月二十八日上午，涤华禅师乘四等舱离大连回沪返金山。

涤华禅师的这趟大连之行，以他的言谈身教、高风亮节，不仅让许多人听闻了他宣说的如来正法，更让他们近距离地感受到一个当代真正高僧的人格力量，他赢得了许多弟子、信众出自内心的尊崇与景仰。但是，一个充满污浊的社会太难容纳一个真修苦行的修行人了，这个道理似乎不难理解，因为一个真正的修苦行者，不能不让某些热衷于声名利禄和锦衣美食的“同行”如芒刺背、浑身不自在啊。在大连，就有个别对涤华禅师看不顺眼的人，居然去信上海佛教协会，“检举”他在大连每招收一名弟子要收五百元礼金！这纯属子虚乌有的恶意中伤，不能不让人想起，这无异于几年前涌泉寺某人写给上海佛教协会的诬告信的翻版嘛。

涤华禅师回到镇江金山寺，听到上海传来的这一消息后，提笔写信给上海两位弟子：“余所受弟子与法子，没有收弟子礼之说。……余是坚决无我相，我不想为自己到彼岸而‘默语’，我只知道，护持‘般若’，通行无碍，是余的基本大愿。……余准备提早到上海、到北京佛协等处，亦可能到闽南见老和尚等，希汝急急即时来信说明，要我到上海到佛协谈谈谁是谁非。”信中还说：“余收弟子很多，余从起初至今日，没有收过弟子的一分钱，请领导细细的调查一下。”

从这两封信的语气看，涤华禅师的心中，似乎也起了点波澜，否则，“默语”到底不就行了么。也许，他是要告诉弟子，在世俗社会里，在有些大问题上，“谁是谁非”还是不能不讲的吧，“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不正是佛陀对众生最重要的教言之么。但他最终还是没为这“谁是谁非”继续费神，有人要诬告，就让他告去吧，要泼脏水，就让他泼去吧，诬告和脏水，也可成为修行的助缘，就如他后来对弟子所说：“无诤三昧，人中最为第一，是第一离欲阿罗汉。他们都是我修忍辱波罗密的助道因缘。余当向他们合十。”

## 廿四.宝华求受菩萨戒，千万扔掉牛鼻栓

花开花落，夏日来了又去，转眼落叶秋风，带来一阵阵晚秋的寒意。这时候，大连弟子接到涤华禅师从金山寺的来信，说是给你们通个信息，农历九月宝华山隆昌寺将授菩萨戒，你们可去求戒，届时我在那里等你们。

菩萨戒，为修大乘菩萨道者所应受持之戒律，又称大乘戒、佛性戒、一心戒、心地戒等；反之，小乘声闻所受持之戒律，称小乘声闻戒。菩萨戒的基本内容为：三皈依（皈依佛、归依法、皈依僧）、三聚净戒（摄律仪戒、摄善法戒、摄众生戒）、十重禁戒（不杀生戒、不偷盗戒、不邪淫戒、不妄语戒、不酤酒戒、不说过戒、不自赞毁他戒、不悭法财戒、不嗔恚戒、不谤三宝戒）。禅宗等宗主张在受小乘戒后，应继受大乘菩萨戒，即如《禅苑清规》所言：“既受声闻戒，应受菩萨戒，此入法之渐也。”我国佛教界所传的三坛大戒中，第三坛所授即为菩萨戒，受此戒者，不限出家在家，当然，这比一般居士所授的三皈五戒，条件要更严格些。在我国，菩萨戒宏传始于鸠摩罗什，南朝梁武帝、陈文帝和隋朝文帝、炀帝等皆为菩萨戒弟子，帝王如此，举国民众自不必说了，其时菩萨戒风气之盛行，可见一斑。

接师父来信后，有真空、马居士、孔居士三人，将家里安顿毕，相约着一起去宝华山。先到南京，再乘长途汽车到句容，而后上山。宝华山近年已辟为森林公园，满山林木苍润，空气清新，隆昌寺座落在公园绿荫怀抱之中，全部建筑几乎皆是“文革”以后重建，大殿中供奉的巨大青铜佛像，由香港信众资铸，高六米，十分壮丽肃穆。

涤华禅师已先到宝华两天，他女儿真照、还有他胞妹润德也一起来了。见到大连来的几位弟子，涤华禅师显得格外欢喜。

马居士问涤华禅师：“师父，您一直要我们什么都放下，什么都无相，什么都不要受拘束，为什么还要我们来受戒呀？”

涤华禅师说：“对你们来说，受个菩萨戒，还是必要的，而且也到了这个时候了。再说，把你们叫来，师父也有话跟你们说。”

听涤华禅师这么一说，真空动了一念，觉得师父像是要跟弟子诀别似的，但她马上将这念头驱散，不敢再想下去。

马居士等将带来的几封信、钱和几袋食品转交给涤华禅师，那是大连一些弟子托她们孝敬师父的。涤华禅师看了信后说：“信一律不回，钱分文不收，营养品供养大众吧。回去转告他们，我不需要吃这些高贵的东西。不要以为吃好东西，身体就好。有智慧的人，不会把自己身上的精、

气、神三宝，投入到烦恼的巨海中去。你们当参。”

真空告诉师父，大连续印《金刚经注解》事宜，两个月前经营口楞严寺地藏殿法师亲道引荐，营口市佛教协会给盖了章，营口市新闻出版局批准了内部准印号，至此，准印手续总算落实，下一步就待找家印刷厂印刷了。涤华禅师点头道：“六祖为避难曾入猎人队伍一十五载，初祖达摩仍须面壁九年，前德可鉴，后者可追，有阻力不奇怪，能落实当最好。”

宝华山传戒，数百年来，年年不断。上世纪五十年代，经上头批准，曾于一九五五、一九五七年举办了两次传戒法会，尔后被迫中断三十五年，至一九九二年秋，始被允许重开传戒大会。这次传菩萨戒，以江苏本省信众为主，各地来了两百多人，僧俗皆有，而以在家居士为多。

正式传戒前几天，隆昌寺打了场超拔亡灵的佛事。

坛戒伊始，排列队形时，忽地起了一阵狂风，风势凌厉怪绝，一老婆婆当场站立不稳而仆倒在地，一铁制蜡台亦被强风刮倒，俄顷风止，授戒始得以继续进行。

过后，弟子们问涤华禅师，怎会发生这种怪事？

涤华禅师说，在今天，发生这种事并不奇怪，而在过去，宝华山是从不搞这类活动的。他告诉弟子，开创宝华戒坛的见月和尚（1601-1679），继承寂光三昧的法席后，自立规约十则，刻于石上，规定当方丈的不得随意为人剃度、不许攒钱养老、不许私设小厨房、不许私受钱物，寺院传戒不许收费，不许外出募化，同居大众当严守戒律，不许穿戴丝绸服饰、衣不离宿、食不过午等等，违者公罪出山。因规约严峻，很多人受不了，千人之寺，由当家师带头，十之八九相继离开，最后只剩下百余个愿像见月一样严持戒律、精进修行的僧人。这样一来，宝华戒坛人虽少了，声誉反而更响了，由此创下了“律宗第一山”的基业。明末至清代，全国有三分之二的僧尼，是来宝华山授戒的，可见其影响之大。

听师父这么一说，弟子们都十分感慨，不由自主，把她们今日见过的、听说的一个个管事的、当家的在脑子里滤了一遍，有哪个是像当年见月和尚那样丝毫不贪不拿、严持戒律的？再看看自己的师父，常年一身旧纳衣，破了自己缝补，补了又补，数十年持一餐，将伙房扔掉的老菜叶、地瓜头拣回来煮了吃，从不收受供养，近年稍有了点钱都用来印经书度人，这样的苦修行、真修行，在今日出家人队伍中又能找到几个？她们依稀觉得，有点儿明白师父叫弟子来这儿受菩萨戒的用意了。

真空见她们从大连带来的水果，师父一动没动，就拿了一个苹果，请师父吃。涤华禅师咬了几口，对大家说：“来，大伙一起吃吧，一人一个。”他把咬过几口的苹果递给真空说：“我吃不下了，这个你吃吧。”

尹一下子窘住了。她自小极爱清洁，爱清洁爱到医学上所称“洁癖”的地步，洗涤剂洗得干干净净的碗筷，若不用开水烫一下，她还嫌不够干净，好像那上面仍有细菌在爬似的。她天生吃素，十几年前辟谷两百多天后，身体对荤腥之类的反应更敏锐了，若素菜是用烧过肉的锅子炒出来的，哪怕自己并不知道，吃下去，没多久就会给你来个倒海翻江、上吐下泻！她出门一般不敢上馆子，带上几个白馒头、一包榨菜，就是旅途全部的口粮了。可此刻，师父却给她出了这么个难题。她把苹果捏在手里，低着头，不敢看师父一眼，想吃，怕吃，想吃，怕吃……最终还是没吃。

今年我去大连时，真空跟我说起这事，她说师父当时没说什么，事情也就这么过去了。师父去世后，她时常想起这件事，越想越内疚，越想越后悔，你瞧，这是师父看出自己的毛病，在考验自己啊！他为什么不叫别人吃，就是要叫自己吃呢？也许，这不仅仅是考验，若那时吃了那只师父咬过的苹果，没准就突破了洁癖的关口了呢？！……

一天傍晚，涤华禅师拄着拐杖来到弟子们的寝室，叫她们今晚去他住的小屋，有话说。这天晚上，寺院有集体拜忏活动，等拜忏结束，时间已挺晚，弟子们见师父小屋的灯已熄了，就没进去。第二天早上，涤华禅师见到马居士时，问她昨晚怎么没来？马说昨晚我们拜忏去了，等拜忏回来，见您屋里没点灯，以为您休息了，就没进来。涤华禅师没说什么，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马居士至今还记得师父的那一声轻叹，每想及此，心里都后悔极了，内疚极了……涤华禅师叫马居士把几位弟子都叫来，还没开口，见一个弟子拿出录音机要录音，就说：“不要我一说话，你们就把照相机啊、录音机啊都拿出来了。什么时候你们能把照相机、录音机丢掉，就开悟证道了，要深参。”又说：“法者，喻对病用药，倘无其病，法亦是病。我该给你们，已全部写在两本书上了，自修自得，不可外求。做任何事，都要以无所求心，顺其自然，不要急，急了，无明现前，妄识当家，背觉合尘，落於十二因缘果报之中，生死永无了结。”

十一月十日（农历九月十八）上午，正式授戒。两百多人齐聚大殿，礼足请师、焚香敬佛后，在授戒师慈舟方丈率领下，一心恭敬顶礼三宝：

一心顶礼过去世尽过去际一切诸佛  
 一心顶礼未来世尽未来际一切诸佛  
 一心顶礼现在世尽现在际一切诸佛  
 一心顶礼过去世尽过去际一切尊法  
 一心顶礼未来世尽未来际一切尊法  
 一心顶礼现在世尽现在际一切尊法

一心顶礼过去世尽过去际一切贤圣  
一心顶礼未来世尽未来际一切贤圣  
一心顶礼现在世尽现在际一切贤圣

而后，按序乞戒、受四不坏信、忏悔三世罪、发四弘誓愿、问遮、请圣、正授戒体、宣说戒相、赞戒劝持等等，最后以回向结束，如仪而退。

授受菩萨戒后，五位女弟子同去涤华禅师住处，老人家很高兴地接受了弟子的礼拜。在弟子们的印象中，只有在新摄弟子正式拜他为师时，他才接受一拜，平时他从不要别人拜。他对五位弟子说：“你们都受了菩萨戒了，以后我要和你们同登觉地。你们要记住，受戒，不是形式上的，要心受身行、具备於毗尼日用中，纲领是将淫、怒、痴转为戒、定、慧。淫欲戒，是根本的根本，是诸戒中纲领之纲领。没有出家之人，善男子、善女人，切不可犯邪淫戒；夫妻切不可淫无度，持戒清净可得无漏圣智。”

次日上午，涤华禅师带领五个弟子去他当年受过戒的戒坛看看。穿过黑黑的长廊，来到汉白玉建造的戒坛堂，涤华禅师以手抚摸石栏，对弟子说，七十年前，他就是在这儿授的具足戒，那时隆昌寺还叫慧居寺，那时的戒坛，还是三百多年前见月老和尚造的，石栏上的花纹，镂刻精美，都是见月亲手绘制的，戒坛开基之日，坛殿放五色光，直冲霄汉，众山群楼，明如白昼，见者莫不骇异赞叹。可惜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中，整个寺院连同戒坛被彻底毁坏，成为一堆废墟。现在的戒坛，是前些年慈舟老和尚追忆古貌，绘出草图，请工匠重建起来的。

弟子问涤华师，还要不要去上面观音殿看看。涤华禅师说，还是不去了吧，老的都没了，什么东西都看不到了。

回屋的路上，涤华禅师对弟子们说：“今天是我对你们最后的开示，从明天起，就再不说话了，回金山寺也不说话。你们看过农村耕地的老牛吗？鼻子上有个铁栓，上面穿一根绳子，被人牵来牵去，我是早把它甩掉了，可是有人偏把它当成宝贝，就是舍不得丢掉，要栓到哪一年啊！你们当深参。”

师父还想说什么，正好看见前面有人扛着摄像机拍宝华山的镜头，他最讨厌被人拍照摄像，赶紧往边上躲过了。

这时，忽有一位中年男子，见到师父后，即跪下叩头说：“我看了《金刚经注解》后，深受启迪，就想要拜注书人为师，今日有缘遇上，请师父一定要收下我。”他这一跪拜，旁边许多人也跟着跪下了，都想拜师。涤华禅师双手把那男子扶起，请大家都起，一起跟他到他住的小屋，送每人一本《关房 心经感·般若觉 合刊》，并告诫大家：“心经就是成佛

的路，能修无我相，即是了。”

当天下午，涤华禅师就回金山寺了。

真空的预感后来得到证实，宝华山一别，乃成永诀。



无名僧穿过的衣服

## 廿五. 释义坛经二十页，留待后人细思量

佛教经典，三藏十二部浩浩荡荡，其中经为根本。一般约定，只有佛陀亲口所说，或至少是经佛陀开许的，才能称之为“经”，佛陀去世后不久，五百弟子以大迦叶为首结集佛陀学说，在会上诵出的诸经文前加“如是我闻”句，就是要标明这一点。佛教传入东土后，中国人所作的佛学著述也数不胜数，但能称为“经”者且得各派公认的，唯六祖惠能《坛经》而已。此经为禅宗六祖大师于韶州大梵寺坛上所说之法，由门人法海记录而成，全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一般认为，将六祖所说之法称为经者，是出于后人对其尊崇，并非六祖之本意。

涤华禅师曾对弟子们说，他之如来禅，直承释迦、达摩和六祖，没有什么枝枝叶叶、节节蔓蔓，因此是真正意义上的禅，或曰纯禅。他还开导弟子，《金刚经》、《心经》、《坛经》三位一体，若将《金刚经》喻为头，那《心经》可喻为双手，《坛经》可喻为两足。他从不给弟子们开一大批书目出来，但《金刚经》、《心经》和《坛经》，是要求弟子必读、常读的。鼓山海会塔三年，他撰写十余万字《金刚经注解》，阐述了如来禅无我无相的思想。本来，法无定法，一法通，法法通，一句通，句句通。但众生根基不同，契入有异，于是继《金刚经注解》成书三四年之后，他在金山寺关房里写了两万字《心经感》，等于又添了一艘度人的小船，阐述的还是同一如来禅无我无相思想。由宝华山回金山寺后，再次止语中，他决定再写一部《六祖法宝坛经释义》，这样，被他喻为头、手、足的三部大般若经，注释都有了。以他的感悟和智慧，知道自己来日无多，这本书未必写得完，但写不完也没关系，要说的都已说了，写到哪里算哪里吧。果然，写到二十页，绝笔而去。

虽只有二十页五六千字，但从一个悟证者心田性海里流露出来的真心实语，字里行间，莫不让你感受到般若之脉的潺潺流动。

历来对《坛经》注疏很多，较著名的有《法宝坛经赞》（契嵩）、《注法宝坛经海水一滴》（天柱）、《法宝坛经节录》（袁宏道）、《六祖法宝坛经解》（李卓吾）、《法宝坛经要解》（宣璇）、《法宝坛经肯款》（益淳）、《法宝坛经讲义》（青峦）、《六祖法宝坛经笺注》（丁福保）、《六祖坛经生苔帚》（无著道忠）等。

涤华禅师《六祖法宝坛经释义》的《前言》，一开头就与别家之注颇有不同且意味深长：

“坛经”二字者，是六祖自题也，其功德莫大焉。世出世间，

有为无为，诸如是类，无所不及，其道义无穷，可惜识者无几。犹如《法华经》言，其父大富长者，其子逃逝，至五十岁，尔时穷子佣贫展转，遇到父舍，时长者在窗户中窥见其子穷讨之相，其父使人招之，其子惊愕，转更惶怖，闷绝辟地。其父大慈，使人用冷水洒面，令子苏醒，放之舍之。何者，般若喻父其子无慧，见父招之，反常而闷绝，所谓菩提智种未成熟故，只能舍之，令子而去乞讨。乞讨者其子，欲修何法，佛说何法而应之。

你看，后人评论六祖时，多称六祖并未将自己说的法称为“经”，称“坛经”者，乃是出于弟子后人对他的尊崇。可是涤华禅师一上来就翻了这个案：“坛经二字者，是六祖自题也。”自己称自己讲的法为“经”，岂不是跟佛祖平起平坐了么？岂不是太不谦虚了么？一般的人都会这么想，这么想也没错。可是涤华禅师偏要这么讲。何也？他当然不是要把六祖抬成一个自高自大的教主。他说的，只是他看到的实情。有理由相信他跟六祖的心是相通的；不仅跟六祖的心相通，跟佛陀的心也是相通的。据《长阿含经》等记载，当年佛陀出生后，独行七步，遍观四方，举手而言“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对此，又有谁责备过佛陀的过于自尊自大？乃因为他说出的是实情。同样的道理，若六祖已彻底证得了空性，达到与佛无二的境界，当他说出现实和历史的实情时，又有什么不自然呢？何况《坛经》中强调“明心见性”、“无相无念”，不拘泥于文字名相，涤华禅师认为“坛经”二字为六祖自题，也许恰恰正是六祖本意呢。

更有意思的是，紧接着涤华禅师就举了个《法华经》中乞儿不识宝的例子。可别拿它当寓言看，当今许多人因长期受伪科学、假真理的欺骗蒙蔽，对佛法的了知和对《坛经》的认识水平，比那个见父而逃、心闷气绝的乞儿何止低上百十倍！

他在《前言》中对《坛经》及禅宗的分析评价，也很有其独到之处：

《六祖坛经》者，由六祖出生以来所经事迹，自述其要，而命弟子法海录之，备诸参者明其本来面目之事由，与诸参者之必要。参者，勿可辜负六祖之婆心。倘能无妄无相，即是悟证大道之前途。倘能悟而证之，即名不动之光辉，本来面目矣。如是者，三昧成也。……坛经者，是六祖从智山之峰、慧海之底取来也，亦无取来相，故名为坛经。经者，倘遭千恶不能动其心，若遇恶魔亦不可更其性，为真经。经者，经过烦恼，方能证菩提，经过恶魔，才可成大道，故名为证经。经者，如指路明灯照明，从邪径而归正经之大道，

能证无上之正觉。经者，经过凡情而归圣意，经过邪欲妄之心，能转无我、人、寿者相。

禅者，在天竺为禅那，翻华语为静虑，所谓安而後能定，定而後能静，静而後能虑，虑而後能得。得者，得其义，而非得其相也。所谓真禅无不禅，得义者，无相无妄，即得实相，非得相者，真心无四相也。真禅无不禅者，万恶临身、生死关头，真心耿耿而无我相，为真禅也。宗者，纯一无杂亦无二，为正宗，倘与他宗并修者，非为正宗，更非真禅也。他宗诸相磷磷而无尽，我宗纯洁而无妄；他宗有世界、有国土，我宗无相无我之真如。无相者，本地风光，本来面目也；真如者，真心如佛也。寄彼岸虚名，而入无生无我之觉境。无生者，无生其心也；无我者，无不是我也；觉境者，无境无不境也。当参。

他经常对弟子说的三经三位一体论，在这里也作了个理论的概括：“复说其论，唯《坛经》能显般若也，独有《金刚》、《心经》与《坛经》，三者为一体之大用也，《金刚》喻头，《心经》喻双手，《坛经》喻两足，故为一体，大用者，般若成也。”

他作的两首偈言，道义精深，意蕴玄妙，给读者留下了更广阔的思考与回味的空间：

其一：

坛经住世世无双，金刚心经经中王；  
悟透证透即是佛，亦无佛相是法王。  
坛经即是本来相，本来不须问本来；  
本来是我非是我，是是非非证本来。  
倘无是是非非相，是名时时读坛经；  
坛经与佛本一体，无相一体是真心。  
真心亦无真心相，是名真心包佛心；  
真心亦无真心处，无有尘许不真心。  
禅宗即是诸宗王，般若住世亦无双；  
禅那即是彼岸道，彼岸大道胜诸天。  
胜天亦无胜天相，无相坛经胜全遍；  
倘若真心无胜相，是名觉性包真心。  
禅那无无亦无双，无无无双胜法王；  
倘能无相亦无想，真真正正超法王。

参禅必须无二宗，倘有二宗非正宗；  
唯独禅宗不许杂，若杂非是真禅宗。

其二：

坛经无诸相，金刚般若王；  
心经妙无比，凡夫何能知。  
知和无知相，尘尘见法王；  
亦无尘见相，是名解坛经。  
解亦无解处，无处不坛经；  
坛经本故有，着相非坛经。  
有无双不见，方为道人心；  
道人本无心，无心即真心。

二十页未写完的《六祖法宝坛经释义》，可说是溈华禅师留给世间修行人的又一笔宝贵的财富。



## 廿六. 滌沱雨中平靜去，了生脫死離染塵

写到二十页搁笔之时，一九九六年的春天，不知什么时候已悄然来到镇江。春天的金山寺，满目葱翠，绿意盎然，花儿吐着芬芳，空气中漂浮着扬子江水湿润温煦的气息，耸立在山顶北部的慈寿塔，沐浴在明媚的阳光下，显得格外玲珑秀丽。

这一天是四月二十一日，农历三月初四，星期日，来金山寺烧香拜佛的游客特别多。

临近中午，真照像以往一样，在伙房里帮着干了点杂活后，到涤华师闭关的小屋里去拿搪瓷碗，帮他去斋堂打一客饭。

推门进屋，只见涤华禅师没像平时一样打坐，正在整理东西，床上、桌子上，一叠叠书籍、稿纸和笔墨文具，已摆放得整整齐齐，还有好多没拆开的信件，摊了一大堆。真照不管这些，自顾自拿了饭碗就走。

“真照，你慢点走，帮我把木箱里的钱清点一下。”

真照楞住了，一下子还没反应过来。今天是啥日子？师父开口说话啦！打去年九月从宝华山回来第二天，涤华禅师就止语了。回来那晚，真照问过师父，你这次止语打算多长时间？涤华禅师脱口而出道，半年吧。师父也许是随口说说的，真照却很当真，经常掰着手指算，半年还差多久？前几天她还在想，再过半个多月，师父就要开口说话了，万一仍不开口，她就要提醒师父，止语半年，是你自己说的呀，说话要算数呀！虽说她早已习惯了这种师徒兼父女间无言无语的日子，可在她内心，还是很希望能听师父、父亲跟她说说话，不管说什么都行，哪怕骂她几句也好！

“我先把饭拿回来吧？”真照回过神来。

“吃饭不急，你先把钱理一下吧，看有多少？”

真照知道师父的脾气，他老是叫别人无相无相，自己其实是个急性子，想到要做什么，马上就做，一分钟都不想耽搁。她放下饭碗，搬出一只木板钉的小箱子，师父一生的全部积蓄都在这里，钱的来源，主要是



真照在苏州般若禅寺

这几年金山寺每月发给他的百来元钵资。他平时开支极省，一条毛巾已用了好几年，早成百孔千疮，仍不扔掉；一副老花镜是花几块钱从地摊上买来的，镜脚脱落了，就用别针串起来；他从不购置新衣服，别人扔下的旧衣裤，哪怕是死人留下的，他拿来就穿；弟子们给他的供养，他一律不收，非要留下的，

他就叫真照记下姓名、数额，拿去印经书。她打开箱盖，把里面的钞票按票面大小，理成一百元一小叠，最后将十几叠相加，再加上零头，总数就出来了。

“一共是一千五百三十元一角。”真照报告师父。

“你把这钱寄到大连去，印经书。”涤华禅师说。

“大连的经书不都已印好了吗？”

“不管它，你把它寄去，以后还要印。”

“寄多少？要留点吗？”她知道师父积这点钱不容易。

“不要留，全部寄去，一分也不留。”

“好吧。”真照点头，对师父的吩咐，她最后总是照办就是。

师父开口说话了，真照特别高兴，时间也仿佛过得快了。几天后，她去师父房里拿热水瓶打开水，见师父刚剃过头，头皮锃亮，焕发出古铜色一般的光泽，就说了句：“你剃了个头，看上去精神多了。”涤华禅师说：“我等会儿要找养廉老谈话。”真照知道师父对养廉老特别尊敬，常说养廉老也是个真修行，若不是养廉老，他根本来不了金山。

四月二十六日，星期五。上午，真照遇上一位理发室的师傅，点头打了个招呼，因为她被金山寺叫来照顾涤华禅师快有两年了，跟这里不少人都很熟。理发师傅对真照说：“你师父前几天刚剃过头，今天又来了，今天是个什么日子呀？”真照愣了一下道：“不知道。”她去师父屋里拿饭碗时，见师父果然刚剃过头，头皮又是锃亮锃亮。涤华禅师对她说：“不要拿饭了，我不想吃。”

“我少拿点，你多少吃点吧。”

“那就弄一碗粥吧，菜不要。”

四月二十七日，星期六，涤华禅师只喝了一小点水，什么都没吃。真照问他：“你是不是病了？要不要去医院看看？”涤华禅师说：“不用，你看我不是好好的么，我没病。”晚上，涤华禅师对真照说：“你坐过来靠我近一点，好好听我说。”

真照就靠他床边坐下。

“你要记住：第一．贪、嗔、痴、欲、爱、五蕴、六欲，十八界一定要空，每天都要检查，就修这个。第二．看书看不进去，就不要急着看，等什么时候想看，再去看，慢慢就明白了。第三．身体不好，可以跑步、蹬山、打拳，静不下来，就写经去。第四．写经和念经是二乘人做的事，上乘法是打坐，要像高山顶上一块玉，八风不动。第五．你们何时连《金刚经》也不念，就好了。我说的这些，你可记住了？”

真照说：“记住了。”

涤华禅师问：“那你不能担当起弘法的重任啊？”

真照没想到师父会问她这个问题，她觉得要自己多干点活，照顾照顾师父，这还行，要说弘法，师父有那么多四众弟子，很多人都很有能耐，比自己可强多了，她就没敢回答。

涤华禅师见她不吭声，眼泪就流出来了。真照见师父流泪，心里慌了，便问：“师父您怎么啦？”涤华禅师流着泪激动地说：“我哭，我是真正的六祖子孙呀，却没人相信。我哭，我怎么没有一个接班人啊！到现在你们还不解我意，这样下去，六祖道性如来禅，不就失传了吗？”

真照不知说什么好，她找了点卫生纸，给师父将泪水擦掉。

“不过，我相信如来正法是不会灭的。”涤华禅师说时双手握拳，言辞有力，“半个月前，我作了一个梦，遍地都有含苞待放的花蕊，遍地都是红花，花开个个都结子。五六年以后，这个法会弘起来。这个梦好。”歇了歇，又说道：“我某日到地狱去，见一人，站在沸腾的油锅旁，对我说，你敢跳吗？我说，敢跳！即跳入油锅，不烫也不热。”

真照说：“师父今天讲的好，讲的真好。”

涤华禅师说：“我今晚讲的这些话，你全听懂了麽？”

真照说：“我明白了，师父所说，《金刚经》何时不念就好了，意思是佛法如良药，身体无病，无需服药。”

涤华禅师道：“这就对了。”

夜里下起雨来，淅淅沥沥下了一夜。天明，雨稍止，可天公依然阴沉着脸，一会儿又下起来。上午八点多钟，涤华禅师忽对真照说：“到医院去。”

真照不解道：“师父，干嘛要去医院呀？现在天又正下大雨，要去，等雨小点再去吧。”

“不等了，现在就去。”涤华禅师口气不容商议。

真照只好撑把伞，到外面去找车。虽说今天是星期日，可因为下雨，停在寺院门口的车很少，她只找到一辆人力三轮车。车子踏进来，停小屋门口，两人要扶涤华禅师上车，他合掌谢绝，自己上了车，又说：“到附近小医院去，花钱少。”过寺院山门口时，涤华禅师同多人合掌微笑告别。

三轮车将涤华禅师拉到不远处一家小医院。值班医生用听诊器听了听涤华禅师的肝脏，又给量了量血压，说道：“没什么大毛病，年龄大了，输点葡萄糖液吧。”

涤华禅师说这个药水不好，不要输，真照说，既然来了医院，就听医生的吧。

护士给涤华禅师输液时，药水没滴几滴，涤华禅师就叫道：“快拔掉快拔掉，我难受，不舒服。”

真照找来医生，问怎么办。医生说：“今天就我一个人，忙不过来，我看这样，你们还是到镇江二院去看看吧。”

雨依然哗哗地下个不停。真照去外面街上拦到一辆机动三轮车，噗噗噗，一路颠簸着将涤华禅师送到了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真照和一工友搀扶涤华禅师走进医院，走进急诊室，里面有两个女医生在，因为下大雨，又是星期天，一个病人都没有。一个医生填写病历卡后，请涤华禅师在观察床上躺下，接上心电图，仪器上显示出一条非常均匀的波动线。

“心脏没有病。”医生对真照说，叫她放心。

没过两分钟，这个医生忽然惊叫：“咦，怎么停了！”

另一个医生也凑过来看心电图，果然，一条笔直的直线，表明心脏已停止跳动。

真照怎么也不相信师父就这么走了，两分钟前医生不是还说他心脏没有病么？会不会是入定了？她记得以前师父跟她说过，若入定了，不要动他，万一时间长了，可以用个铁器、铜器什么的敲几下，就会回来的。她对医生说：“我师父也许是入定了，不要动他，我要在这儿等他出定。”

一医生说：“你要相信仪器，你师父确实死了。我们这台心电图还是刚进口的，你看，仪器上显示很清楚，心脏停止跳动了。马上通知寺院去吧。”

医生在病历卡上写下了诊断结论：

释涤华，1996年4月28日，12点40分，无病死亡。

透过医院的窗户，只见外面的雨更大了，哗哗哗哗，镇江的春天，很少下这样的滂沱大雨。《金刚经注解》著者涤华禅师，一个当代真正的苦行僧，一个日后才会得到世人公认的大德高僧，就在这滂沱大雨声中，如入寂定，安然谢世，享年八十八岁。

## 廿七.最先奔丧两牟尼，拜师应证最后名

涤华禅师去世后，遗体冒雨运回了金山寺，按寺院规矩，本山僧人圆寂，可设一简易灵堂，保留三天，接受吊唁，然后装龕入窑，择日火化。

真照护送涤华禅师遗体回到寺院后，就给上海、大连、淮安等地的师兄弟们打电话，通知涤华师父去世的唁讯。

真照的弟弟大觉当天从上海赶来，姐弟俩轮流为父亲兼师父守灵。

四川成都尼众佛学院的释贡霖、贡融两位比丘尼，是最早赶到为涤华禅师奔丧的出家弟子。

我今年去大连时，贡霖师正好在大连，我就去拜访了她。看上去贡霖人到中年，身材高大，脸儿圆胖，淡眉大耳，戴一副细巧的金丝边大眼镜。我先请她谈谈是如何拜涤华为师的。

“有个居士给我拿来一本《金刚经注解》，我一打开，就有一种不可说不可说的感觉，觉得那是个开悟僧写的。”她说一口道地的北方话。

“尽管那时我跟涤华师父还不认识，我从内心觉得，这本书特别好特别好。

“那一年，我俩乘飞机去看望涤华师父。到了镇江，下车后要穿过一个公园才能走到，路挺远，碰到一个出家师父，把我们带到涤华师那里。那时我还没出家，我是九五年春出家的。敲门进去后，看到师父，长得不高，房间里很简陋，心里有一种特别的感动，像看到亲人似的，跪下磕了三个头。师父说：‘起来起来，起来说话。’师父有个很破的小桌子，别人扔掉的都比它强。师父坐小板凳上，我问：‘师父，您老人家就这么艰苦的麽？’他说：‘啊，挺好的麽。’完了他问我，怎么来的。我拿出包里的《金刚经注解》说：‘看了这本书，就找来了。’师父说：“好，好，好，哎呀，太好了。”

“我们跪下请求师父收留我们为弟子，师父答应了，问我名字，叫恭霖，问她，叫甘居士。师父分别为我俩写了个条子，收我为法弟子，起法名远慧，收她为弟子，法名明觉。当时我没细看，就揣兜里了。后来才发现俩人不一样。师父领我俩去斋堂吃饭，他自己不吃，走开了。我俩还分到个苹果，拿回去给师父，师父说你们吃吧，还说了句笑话：‘你们吃大果，证大果。’

“我们要回去了，师父说：‘时候不早，



恭霖与隆莲法师

你们走吧。以后有什么事可以找真空，她也在大连。’我们回来后，就到处找真空，开始也不知她在哪，后来找着了。

“第二次去，王居士正在那里。王对师父说：‘师父您看看，我们大连又来了一个。’师父问：‘谁呀？’王说：‘是远慧。’师父说：‘远慧来啦，好好好，快进来。’那次在师父身边坐了好长时间。他老人家一再鼓励我说，你要看《金刚经》，要把《金刚经》看熟看通，《金刚经》的奥妙，你没得到它，你要是得了《金刚经》的奥妙，那真是不可说不可说。师父问我看过几遍《金刚经》，我说在看您老人家写的注解，看了三四遍吧。师父说那不行。甘居士说，她看多次了，看了一年了，师父说：‘你看一年也不行，你的习气要改……’

“吃完午饭，下午两点，我们就急急忙忙赶回来了。

“师父来大连那年，我出家了，师父上机场送我，问我去佛学院学什么，我说主要想学大般若经，师父说：‘好，好，大般若经里最重要的是《金刚经》，你把《金刚经》看透了，什么都有了。’这次虽然话说得不多，对自己感触很深。”

说到这里，贡霖若有所思道，那次就是跟师父最后的诀别啊，后来再见到师父，是在师父身后了。

“那天早上七点，甘居士在大连打电话给我，告诉师父昨日走了。我急着要赶去，可飞机票买不到。我和恭融跑到大雄宝殿，求韦驮菩萨，给我们弄两张飞机票。我看见韦驮菩萨像前有字飞转，转太快，看不清，只抓住一个字，‘泰’字。我问恭融，‘泰’字表示什么意思？恭融说不知道。我们继续祈请十方菩萨加持。十分钟后，有电话来了，说是南京的机票没有，只有上海的。我说上海也行。十一时到机场取票，那位居士对我说：‘恭霖师，你看怪不怪，刚才有南京两人来退票，好像就是给你们！’我说太好了。当晚十一点到南京，马上乘夜车去镇江，车快开了，我们正好赶上，路上封锁抓逃犯，车被拦下，我们坐在车子最后面，两个出家人不都是光头么，电筒照着光头盘问，后来弄明白是出家人，说对不起，放行了。下半夜赶到，寺院正门早已关闭，敲不开，我们找到侧门，敲门后，有人问：‘谁呀？’我说是从四川来的，是涤华师父的弟子，能否让我们进去，门就开了。

“进去后，找到灵堂，只见师父头朝外脚朝里躺在床上，用一床旧的白被单盖着，被单太短，盖了头盖不了脚，两只脚丫子露在外头。一小桌上，摆着个小香炉。我们记得师父以前说过的话，他死后不可念阿弥陀佛，可念《金刚经》，于是我们就为师父念《金刚经》。他儿子在边上睡着了。我们念经，把他念醒了。念完金刚经，我们又为师父念了《心

经》，然后继续跪着为师父守灵，大概跪了两个小时。他儿子把真照师找来了，那时她还没出家，在另一小屋子里睡。天快亮了，真照师要我俩在她床上睡一会儿，我和恭融也够累的，就背靠背躺下了。眼睛刚闭上，就看见师父进来了，身上仍然穿着平时那件破衣服。他微笑着，朝我点点头，跟我说了四句话，我怕忘记，赶紧对恭融说，师父来了，快把师父说的记下来，就是天天念韦驮菩萨的那四句话。我心里在想，师父真好啊，我们一来，师父就来看我们了……

“那天下半夜，进师父灵堂后，恭融就跪下了，说：‘师父师父，我怎么搞的，你来大连时我没拜你，师父你就收我做弟子吧。’就这么一瞬间，她发这么个愿，成为师父的一个弟子了。我说行，叫她跟真空说一下。”

陪我去拜访贡霖的真空在边上说：“师父来大连时，我们整理大连弟子名单，一个一个核对，一共一百零八，最后发现缺一个，跟师父说了，师父说，让它空着吧，这是留给一个出家人的。”

我问贡霖，你梦中涤华师说的是哪四句话呀？

“当时抄下了，现在一下子我倒说不上来，等会儿再找找。”

【后来找到了，是这么四句：“未得度者令得度，未得解脱令解脱，未得安稳令安稳，安住律仪涅槃中。”】

我请贡霖再谈谈她和涤华师交往的情形。

“师父来大连时，身体有病，王居士叫我去看看，我说哪会看，看不见了，但还是被拽去了。我看了后说，师父头里有个东西，王说，不对呀，师父不是脑袋里的毛病，我说，师父头里是有个东西，在左侧，还很亮呢。师父听了笑笑……”

“之前，第一次和甘居士一起去看师父。甘指着我对师父说：‘她会看东西。’我说：‘你把我当成仙啦？我不会。’师父说：‘没关系，修行人要有通不要用，今天你就发挥一下。’我说：‘我不敢，我不会看。’我又说甘：‘你也会看，你干嘛要推我。’师父说：‘没事，你就看吧。’我只好看了。我说：‘哎呀，师父，你怎么像释迦牟尼佛在放光啊。’甘说我看错了，什么释迦牟尼佛呀。师父笑笑对我说：‘不敢不敢，我是给释迦牟尼佛干事的。’

“还有一次去看师父，见师父把已经烂了、不能吃的地瓜，也拣回来吃。我问师父：‘您这是干甚嘛？’师父说：“好吃，好吃。”甘居士说：‘烂地瓜吃坏了肚子咋办？’师父说：‘没事，没事。’

“有一回甘居士掏出师父写给她的字条，问师父：‘师父师父，怎么你给我写的是弟子，给她写的是法弟子。’师父说：‘对，你就是弟子，她就是法弟子。’甘说：‘你给我改改吧。’师父说：‘不能改，你就是

弟子，她就是法弟子，她将来要担起释迦如来的担子。’甘比我细心，之前，我还没注意到师父写给我俩弟子、法弟子的区别。”

“把你如何出家的经历也跟我说说吧。”我对贡霖说。

“我是九五年四月，在成都出家的。”贡霖有着北方人的那股直爽，凡我所问，她都没什么顾忌、回避。“在大连，晚上我作了一个梦，一个出家师父要我出家。第二天，有人对我说，四川来了个师父，讲《金刚经》，叫我去听听。我说我不去，我现在经济上比较困难，没钱供养。王居士说给我五十块作供养。我说你的钱是你的，不是我的，我不去。最后她们还是把我拖去了。恭融也去了。到那里一看，坏了，那不就是昨夜里梦见的师父吗。那位出家人看到我就说：“你不觉得自己机缘到了吗？”我说：“还不到。”他说：“时候到了，走吧。”我没办法，只好跟他走了。

“到四川以后，师父想送我去佛学院学习，但那里三年一招生，要求二十八岁以下，未婚，还要考试，标准也比较高，我根本通不过。

“去成都文殊院，宽霖老和尚对我印象很好，他是佛学院的院长，隆莲法师是副院长。他把我送到隆莲法师那儿，隆莲法师把我直接送进了中级班。在成都灵昂寺，隆莲法师叫我‘大胖’，看到我就笑，对我可慈祥啦。就这样，我在佛学院呆了几年。

“关于我受剃度的情况。到四川后，一天师父对我说：‘你准备一下，明天给你剃度。’说实话，那时我心里还牵挂着家里儿女，心里暗说：明天一大早我就跑回去。

“晚上八点，一个弟子来叫我：‘恭霖，师父叫你去一下。’我说啥事？她说不知道。我就去了。到那里一看，不对，怎么那么多师父都披着袈裟站着？难道晚上还上课？我还以为这是密宗的规矩呢。他们叫我去沐浴，就是洗澡，说大家都洗过了。我很高兴，就去洗了。洗完后，师父对我说：‘恭霖，你过来，现在给你落发。’我一听傻了眼，说：‘那不行，你不是说明天早上八点么！’他不理我，手一挥，木鱼笃笃敲起来，我要走也走不了了。

“剃完了，师父把我头发放弥勒佛像底下，说我是禅宗和密宗的底子，叫我专攻大般若经。我当时心里生气了，不听他的。磕头时，全身忽然空了，上下横竖都不是自己的了……师父拍了我三下，我才醒来。师父说这是法性的显露。

“回到屋里，我想，明天早上，早点起来，我还是要跑，四大名山逛一圈再回来，头发也长得差不多了。可第二天醒来，完了，天早就亮了，他们做早课，也没叫我。我要跑也跑不出去了。师父带我去隆莲法师那

里，隆莲法师见我就说：‘你还想跑？你还想头发长出来？’下午五点，学校大门就关上了，哪里还跑得出去？几个月后，我心慢慢地也定下来了。师父后来跟别人说，那天晚上为什么硬要给她剃头？这个机缘要是错过了，就不知还要等到哪一天呢？……”

贡霖师的这段经历，很有意思，可以说无需任何艺术加工，就是一个十分生动有趣的故事。我问她，今后可有什么打算？想不想为涤华师做点什么啊？

她说：“我自己修行还很不够，但我发了大愿，要在大连建个大庙，建个禅宗道场；要培养一批修学正法的僧人；在后面，要给涤华师父建个塔。”

我问她贡融师现在在哪里？她说还在四川。以后若有机会跟这位也可算涤华禅师生前也可算死后收的最后一名弟子见见，那一定也会很有意思的。



无名僧用过的眼镜

## 廿八.群鸟日日来护灵，死后一月犹回声

涤华禅师去世后两三天里，淮安、大连、上海等地数十名弟子急急赶到金山寺。

众弟子拜见金山寺方丈慈舟及诸长老，请求遵照师父生前遗愿，将涤华禅师遗体“埋藏於本山阴凉之处，至来年九月十九日起缸，遗留於本山将遗体装缸。”金山寺有位年近九旬的老师太，两年前就答应过，愿把原来准备自己死后用的一口大缸，布施给涤华师父用，这时，她老人家再次表示：“为弘扬佛法，我发心把那口大缸供养给涤华禅师，保留真身。”

自古以来，佛法的修持者，修至一定次第者，其死后遗体一般来说较常人不易腐朽溃烂，若经久远年代、时空变迁而能保持原形者，后人通常就称之为真身、肉身、金刚不坏身、肉身菩萨、全身舍利等。唐代玄奘途径竭盘陀国时，见大石崖石室中有两个端坐不动的“石室入定罗汉”，形若羸人，肤骸不朽，据传已经七百余岁，头发胡须还在生长，故那里的僧人每年还要为罗汉剃头换衣。据记载，中国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历代亦有此类事例，如晋朝专修头陀行的诃罗竭（卒于元康八年，即公元298年）；北魏时刀砍不能伤的“白脚师”惠始（363-436）；唐代天竺高僧善无畏（636—735）；宋代密修神者王罗汉（卒于968）；明代“四大高僧”中的憨山老人（1546-1623）、藕益老人（1598-1654）等等。在地藏王菩萨的道场九华山，目前保存的不坏肉身多达十三具。至于六祖惠能的真身，至今仍供奉在广东韶关曲江南华寺，已经历了一千二百八十多年时光的考验，在他左右，还供着憨山老人与丹田和尚的真身。

涤华禅师遗嘱中要弟子将他遗体装缸保存，还特别强调：“慎之慎之，勿违拗之。若不满愿者，余即为罪戾之徒也。”话讲到这种程度，由此可见他此愿之切，但也明显透露出他有一种担忧，即担心死后弟子不完全按他的意愿办。至于他为何要死后保留真身，我们猜想，最重要的原因，显然是要像六祖那样，以自己金刚不坏之身，来增强世人对他如来禅的信心。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遗体能长久保存没有任何怀疑，只有一个真正的修行证果者才能有这样的自信。

遗憾的是，金山寺长老对涤华禅师修持上的成就显然缺乏足够信心，他对涤华的弟子们说：“按古今常规，修行人结过婚、生过子女，是绝对不可能得到真身的。”有一弟子跪在地上哭着恳求：“师父终生一无所求，唯装缸一事，他老人家是为了弘扬佛法，为了末世的禅宗法脉不灭。请常住慈悲，满师父遗愿吧。”如此哀泣，寺院仍不为所动。寺院如此行事，很难说不是出于一种善意，但就如涤华禅师常对弟子说的那样，初果

不知二果事，二果不知三果事，更别说连初果都未达到之人，你要他理解三果、四果乃至更高果位，何其难也！当然也不排除，世俗的规则往往是以官职、地位之高下来定正误、判是非的，寺院亦难免俗，像涤华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僧人，若死后安置规格过高，岂不坏了某种规矩？

五月一日（农历三月十四），涤华禅师遗体入龕。他的脸容像生前一样安详，肢体像活着一样柔软，装入木龕后，将他双腿盘上，像平时一样结跏趺坐，两手按生前习惯抄插在袖筒里。有人问真照为什么不给师父穿双袜子，真照说，师父临走那天，我给他穿袜子，穿上一次，他拉掉一次，穿上一次，拉掉一次，最后还是没穿。龕门关上后，贴上了金山寺封条。养廉老为封龕作了四句偈语：“苦寻般若入坛经，放出毫相千亿层。惟穷金经浓禅味，都在二入四行中。”并找来一块大红绣锦布，围盖在木龕上面。

五月二日（农历三月十五），是将灵龕送入绍隆寺火化窑中的日子。

早上六点半，跌坐在木龕中的涤华禅师，头顶百会穴上忽然出现白色光柱，粗如食指，高约三寸，当班守灵的三个弟子看到后，马上请了两位摄影师来拍照，都说只见头顶一片白光，照不上人影，两人谁也不肯拍，只好作罢。

七点半，养廉老主持了起灵仪式。

八点，载着灵龕和诸弟子的两辆汽车，在养廉老亲率下，向金山寺塔林进发。此时，忽然狂风大作，搅得天昏地暗，日头无光，草木折倒，树叶刮落，似乎老天在发什么脾气。狂风过后，天空下起淅沥沥的小雨。

塔林为安葬历代亡僧之地。金山寺塔林，设在它的下院绍隆寺，距离大约一小时车程。

绍隆寺位于丹徒境内圖山北侧，五峰山下，远离村镇，幽静壮观；寺内古柏参天，紫竹婆娑，寺外竹林成片，樟树成行。据传，该寺初建于唐宝历年间（825—827），南宋毁于战火，元末明初由比丘尼募化重修，命名为“莲觉寺”。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帝南巡到金山时，视察了绍隆寺，见此寺四面环山、气势宏伟，怕出新的真龙，就说：“上有奇突山峰，下有真象龙脉，非高僧大德不可居之。”即将此寺赐给金山寺作下院，用金山寺来镇住它，同时赐葬祖师塔院，使五峰山成为金山寺的祖冢山。这就是绍隆寺成为金山寺下院及塔林的来历。康熙三十八年（1699），玄烨再次南巡，驻蹕金山时，为金山寺御书“江天禅寺”题额，同时为绍隆寺题了“灵觉宝寺”匾额。嘉庆元年（1796），绍隆寺修缮时，丹徒名公茅元铭书写“绍隆禅院”寺名，刻石于山门门楣上，意为绍继金山禅宗，兴隆历代香火。

“文化大革命”中，绍隆寺虽地处偏远，亦难逃劫难，佛像、法器、生活用物等惨遭毁掠，屋漏墙倒，房料被窃，无人过问。

一九八三年十月，颯云禅师带领五名僧人回到绍隆寺，当时只有十二间破烂房子，残墙破壁，无一存身之处，吃饭连双筷子都没有。他们奔走四方，筹集资金，以一片诚心感化天地，将残破的古刹渐渐修复起来。寺院里有棵老态龙钟的血株树，数百年前两次遭雷击，“文革”中彻底枯死，此时却奇迹般抽出嫩芽，活了过来。

汽车开到绍隆寺，涤华禅师灵龕抬上山，放入窑洞式的火化炉中后，专门负责火化的朱果正老人，将窑洞大铁门关上，并用黄泥将铁门四周封严。

养廉老对诸弟子说：“满你们的愿，涤华师灵龕可以多放些日子。绍隆寺就这么一个窑，如果没有别的僧人圆寂，可放四十九天。需要有人守灵。”当即有张居士、王居士、尹居士、杨居士四位女弟子发心留下守灵。养廉老还建议，可在此山给涤华师建个灵塔，弟子们欣然乐从。

守灵的四位弟子，在绍隆寺客堂安住下来，每天轮流守护并向师叩拜。每当拜师之时，都有许多小鸟飞来，鸣叫不已，待叩拜完毕，鸟儿齐散。每天叩拜两三次，次次如此。天天去拜，天天如是。守灵三十多天，无一天例外。

五月二十六日，农历四月初十，星期日，早晨，张居士和尹居士来到窑洞口，像往常一样叩拜师父，听到窑洞里有哗啦哗啦的声音，但没在意。中午，王居士一人去礼拜，也听到窑洞里有哗啦哗啦的声音，其时又有许多鸟儿从四面八方飞来，落在树枝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王居士哭着，自言自语道：“鸟儿鸟儿，你们在说些什么？我不懂你们的语言，是不是恩师出定啦？”想到这里，她的心猛烈跳动起来，似乎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掉头就往客堂跑，冲进师兄弟们的屋子，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快去看，窑洞里有声音，我们师父可能出定了！”

七个弟子（上午淮安又来了三人）一齐跑到窑洞前，大声叫喊着：“涤华师父！涤华师父！涤华师父出定吧！我们弟子来看您了！”喊过几声，没有回音。

杨居士大声哭叫道：“师父哎！师父哎！师父哎！快出定吧！真照来看您了！”

这时，七个人，十四只耳朵，一齐听到，窑洞里清清楚楚传出涤华师父熟悉的回答声：“嗯。”

与此同时，空气中弥漫起一股淡淡的檀香味，七个人，也一齐闻到了。

七个人不敢怠慢，马上去找方丈，要求尽快打开窑门，让涤华师父出来。不料方丈外出了，当天回不来。又去找师公，师公一口拒绝：“不能破了寺院的规矩！”

弟子们无比伤心，一张纸封条，一扇大铁门，很可能就此阻住了他们师父——一位深入禅定者重返人世的通道。

杨居士最难过，难过得直掉泪，她一直不相信自己的师父亦是自己的父亲真的死了，师父在镇江二院作心电图检查时，两分钟前不还是好好的嘛，怎可能一下子说死就死了？她内心一直盼望着奇迹的发生，希望师父能活过来，而现在，很可能奇迹真的发生了，她们做弟子的却只能眼睁睁听凭师父关在火化窑里……

自古以来，禅定功夫高深者，有的确能一次入定数日、数月，如唐代仪晏和尚（876-990），在后花园里跏趺入定，长时间不吃不喝、一动不动，衣服上爬着好些虫蚁，树上掉下的叶子，将其胫骨都掩埋了，他去世时享寿一百十五岁，火化时白光冲天，骨灰中得五色舍利无数。又如近代高僧广钦老和尚（1892-1986），在福建清源山闭关时，几个月端坐洞中，樵夫以手试探，鼻息全无，去寺院报信，准备柴火要将他烧掉呢，幸而寺主不敢妄加断定，把正在福建弘法的弘一大师（1880-1942）请来，在他耳旁弹指三下，引其出定，弘一叹曰：“此种定境，古来大德亦属少有！”再如近代高僧虚云老和尚，一九五一年春戒期中，广东乳源地方一百多人以搜查军械、金条为名，包围了他所居的云门寺，翻瓦掘砖，大肆搜抄，拘押僧人二十六名，刑戮逼问，妙云法师被活活打死，悟云、体智法师等被殴打致残，因终无所获，迁怒于虚云老和尚，一日内毒打四次，肋骨折断，血流满面，后又十多人以脚蹴踏，令五窍流血，倒卧地上，以为必死无疑。从农历初三起，遭毒打后的虚云老和尚即趺坐入定，不视、不言、不食、不饮水，如此端坐九日，至十一日早倒下，伺者以灯草试之，鼻息已无，左右把脉，脉息亦无。第二天，伺者闻虚云老和尚有轻微呻吟之声，扶其坐起，当地行凶者以为老方丈起死回生了，吓得魂不附体。虚老告诉他的弟子，他在梦中已去过兜率天，亲聆弥勒菩萨讲经，兜率内院之庄严瑰丽，实非世间能有！虚云老和尚在五十年代初的这番遭遇，后被佛界称为“云门事变”。至今印度的瑜伽高士，有的犹能在土中掩埋十天半月，挖出后身体一切如常，其被埋在地下时，其实也是进入深度禅定，新陈代谢几乎处于完全停止状态。

不过，涤华禅师死后在窑洞中封闭一个多月后，有声响发出且回答弟子的呼叫，一种可能，如上所述，他并未真死，只是深度入定，发出声响，是要通知弟子，他要出定了，但因被木龕所阻，最终也只好接受不得

不死这一现实了。而另一种可能，也许是更大的可能，他象历史上有些大成就者一样，人虽已死，但其强大无比的神识仍可对某些人世之事予以积极的回应，例如，释迦牟尼佛涅槃后，其大弟子摩诃迦叶赶到时，佛陀已被层层置入金棺、铁椁和檀香木椁，没法再打开，摩诃迦叶口诵偈言：“佛所教化人，所度已周遍；我行道绝向，惟恨不见佛。”绕佛行走七圈，就在这时，佛陀的两只脚忽从棺椁中伸出，朝摩诃迦叶摆了摆，尔后自然缩回棺内，棺壁愈合如初，众人无不惊叹佛陀灭度后其法力犹不可思议。又如，宋代干符寺有个被称为密修神化尊者的王罗汉，其出言若狂而事后无不应验，令人仰止而又莫测高深。王罗汉死后，寺院叫漆工将他布漆以保存肉身，布漆之后，他两颊间居然发出鸣咤之声，大家以为溃烂所致，并不在意，是夜，几个人不约而同梦见王罗汉，说是布漆令他昏闷，快弄掉，方知白天死者两颊间鸣咤不休乃为抱怨之声啊！第二天，漆工将他身上布漆剥掉，只见肉色红白，有许多圆溜溜的舍利子堕下来，众人争相拾取供养。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管涤华禅师是真死也好，没真死也好，他死后一个月，还能发出“嗯”的回答声，都足证他绝对不是一个寻常之人，而对一个真正的成就者来说，入于涅槃之境，本来就已超越了生死之限了啊！



无名僧用过的毯子

## 廿九. 闍维火光现瑞相，千古一泰撼人心

五月三十日（农历四月十四），闍维涤华禅师遗体。

早上七点多，有大连张居士、王居士、尹居士，淮安杨居士、润德居士、大觉居士、于居士，苏州袁居士、孙居士，一共九名弟子，来到窑洞前，齐诵《金刚经》一部和“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八字真言，向师父遗体作最后告别。跟以往每天拜师情形不同的是，此时竟无一只小鸟飞来。按专司火化的朱果正老人指点，九名弟子分成两排，坐在距火化炉七八米处。

七点三刻点火，木柴点燃后，金黄色的火柱从火化炉烟囱中冒出，约有一米多高。

炉火不停地烧着，约两小时后，炉洞口里，忽然出现一个圆圆的火球，像一个小太阳，向四处放射出一道道金黄色光柱。而后，火光中依次显现出许多极为奇异的景观。

一. 首先显现出涤华师的盘坐像，脸庞比生前胖而圆，因弟子们坐的位置略有不同，视角亦有所不同，但不管从正面还是从侧面看，见到的都是涤华禅师正面的容貌。涤华禅师的两眼，放射出多道金黄色的光柱，光柱闪闪烁烁，啾啾啾啾，像利剑一般，头顶戒疤处，也射出多条金黄色光柱。当涤华像显出来时，几个弟子不约而同地惊呼：“师父出来了！”

二. 接着显现出释迦牟尼佛正面和左右侧面的头像，头上肉髻呈蓝色，脸部及身体皆金黄色，比平时所见的彩色塑画佛像还要庄严。

三. 显现出弥勒菩萨盘坐像，大肚子圆鼓鼓的，活脱脱平时看到的那种大肚弥勒菩萨像。

四. 显现达摩祖师盘坐像，螺旋式的黑胡子，一直拖拉到脖子下面。

五. 显现六祖大师坐像。

六. 显现观世音菩萨像。

七. 显现济公活佛像，身穿黑色破衣衫，蹦蹦跳跳的，像个老顽童。

八. 同时显现出许许多多佛像，每尊佛像头部都有金黄色光环缭绕，显得庄严非凡，周围还有寺院宝塔。一位弟子脱口而出道：“哎呀，这不是诸佛菩萨显圣吗！”

九. 最后，在炉火的升腾中，出现两条路，一条直而短，一条弯而长，皆有层层台阶通向顶峰，路旁有点燃的蜡烛排列，从山下路边一直排列到山顶寺院。

上述显像，持续了六个小时，每当图像变换时，炉中金黄色火焰都会猛烈地升腾一阵子。

下午两点多，上海弟子陈居士、黄居士、张居士、吴居士四人赶到，此时火苗已很小，但仍看到了诸佛菩萨显圣和两条路的图像。

至下午四点，火化结束。

从上午七点至下午四点，除涤华禅师的十三个弟子大部分观看了火化全过程，还不时有绍隆寺的出家僧尼、常住居士及施工人员来观看，凡看到者无不肃然起敬、叹为观止。

晚上七点多，朱老将炉门打开，让里面的骨灰逐渐冷却。

第二天上午八点左右拣骨灰。涤华禅师的弟子们将还有余温的骨灰移到一块大铁板上，用小木棍仔细拨着，拣出数十颗白色、黑色、紫色舍利子。之前，她们听一个出家人说，舍利子硬得很，摔不坏，砸不碎，要鉴定是不是舍利子，用铁器一砸便知，于是找了根铁棍，用力砸，果真一点不变形，有人还找了个盘子，笃笃笃，使劲往盘子里摔，蹦得老高，叮当作响，大家都说真的真的，真的是舍利子。谁知这样一来，将骨灰中许多美丽的舍利花都弄碎了，殊为可惜。

烧火的朱老说：“我烧了多年焚化炉，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奇景，从来没有烧出过这么白、这么少、这么轻的骨头，大骨棒一块也没有；像这样的全身舍利子，并且舍利花里还含小舍利子，我不但没见过，就连听也没听说过。我最常见的是，烧出后的骨头，都是灰蒙蒙的颜色，而且大腿棒是烧不透的。”

在掰碎的头骨片中，发现有类似梵文或藏文字样的线条，有弟子拿着去问一个年轻的出家师父，那人带着点嘲弄口气说：“你们师父明明知道你们不识梵文嘛！要显，就显个汉字给你们看看嘛！”弟子一时竟无言以答。

又过了一夜，炉洞里已完全凉透，定慧和大觉爬进去，将里面的骨灰及碎片全部扫出来，大家连同昨日已拣过的，仔仔细细再搜寻一遍，结果又找到一颗很大的舍利子和不少小舍利子。

真照从骨灰里看到一块骨片，是反的，用筷子挑翻个身，看到上面有个字，是个“泰”字，十分清楚，就叫了起来：“哎呀，你们快来看呀，一个字，一个字，一个泰字！”大家一起围上去，捧在手里轮流观看，果然看见那骨片上有个“泰”字，字迹端正，字形凸起，好像用刀刻出来的，立体感很强，大小像一颗赤豆，十分清晰，十分精致。大家还发现，



舍利子和“泰”字骨片

在泰字左上方边缘处，有类似梵藏文的字迹，在泰字正上方，隐约可见“卍”形字符。

消息很快传遍绍隆寺，僧人、居士、香客及施工人员纷纷赶来观看，赞叹不已；法物流通处的韦居士送来一个首饰盒，让“泰”字骨片有了个临时的藏身之处。中午食堂开饭时，又有许多人都挤过来，轮流传看。有弟子问昨天那位年轻的出家师父：“看到没，我们师父骨头上显了个汉字！”此时那位僧人无言以对。

有位老法师动情地说：“您们师父传法有道，教育弟子有方，难得有你们这样诚心的弟子。守灵几十天，听说有位弟子不怕丢了工作，也决心守灵尽孝到底，真是少见啊！”

下午，真如、真信、真照、真空、大觉、瑞慧、敏慧七人，将涤华师父火化后的遗骨送到金山寺，请慈舟方丈过目，她们尤其要请老方丈看看那个不可思议的泰字，为什么对她们师父原先却是那样没有信心……

慈舟一看涤华禅师焚后的骨烬雪白雪白，也不能不由衷地称赞：“你们师父了不起，全身都是舍利啊。”他取出一柄放大镜，仔细观看骨片上的泰字，自言自语道：“你们师父为什么不显个佛字，要显个泰字呢？不过，这个泰字也很了不起！”他又对涤华的弟子们说：“你们师父生前二十四小时都在用功，你们这些弟子应该好好向他学习。我是没有时间喽，整日忙忙碌碌……”

养廉老看到这个泰字，双手作揖，非常高兴地说：“敬慕万行！”

对于涤华师为什么要在头骨上留下个泰字，他的弟子们当时未及细想，过后琢磨，觉得这个泰字大有深意。

前已说过，从辞典上看，“泰”字历来有多种释义，其首要之义，或者说，其原始之义，是六十四卦中一卦，其卦像为上面三短、下面三长，读为乾下坤上。坤，象征阴性，又象征为地；乾，象征阳性，又象征为天。依常识来看，天在上，地在下，而此卦地在上、天在下，完全是颠倒过来了。不过，正因为完全颠倒了，事物发展到极点了，就要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了。当然，向对立面的转化，是有一定条件的，《易·泰》中称“象曰：天地交，泰。”王弼注曰：“泰者，物大通之时也。”这也就是说，天地相交之际，即为事物转化之时，且最终可臻大通之境。“否极泰来”一词，就表示了这种意思。“否”字也为六十四卦中一卦，其卦象是上下三长三短，跟“泰”卦正好相反，其卦义为不交。“否极泰来”，通俗点说，就是说恶运到尽头了，好运就要来了。

他的弟子们以为，师父以其在五浊恶世中苦修苦行的高风亮节，留下这个“泰”字，隐含的正是这个字最首要、最原始的意蕴，以“否极泰

来”来概括，跟师父的原意不会相差太远吧？他们也相信，涤华师以其正法眼藏，或许已看到了未来“否极泰来”这一天的新景象、新局面吧？人们有理由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金山老和尚说的“佛”字，好当然好，留个“佛”字，也可激励后人增长对佛法的信心；不过，这样一个蕴含深意的“泰”字，岂不更合乎天地变化的大道么？岂不更能利益他身后的亿万众生么？

将涤华禅师骨灰送回金山第二天，原先好端端的天气，忽然下起大雨来。有弟子提议，如能把师父火化后烧出的泰字，还有他生前的遗物，用照片和录像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共沾法喜，该有多好！有当地郝氏姐妹俩，冒着大雨，以一片至诚之心，感动了镇江电视台的几位工作人员，扛着摄像机，来金山寺拍下了骨片上的泰字，还拍下了涤华禅师闭关房雨中漏水等镜头。几年后，小屋被拆，拍下的这些镜头都变成更加珍贵的历史资料了。

古往今来，有些佛门大德圆寂以后，在他们的尸骨上，也有留下佛像、法器 and 经咒文字的，成为激励后人修学佛法的神圣证物。例如：

十一世纪噶举派大成就者玛尔巴（1012-1097），一生培养了许多弟子，藏地妇孺皆知的米勒日巴就出自他的门下。他翻译了许多佛教经典，被称为古代西藏七大译师之一。据《玛尔巴译师传》记载，他把往生夺舍法教授给了米勒日巴，自己也曾死在死鸽和羊羔身上进行验证，以夺舍法将人的灵识投入死鸽身上，死鸽当即就拍拍翅膀活转过来……八十六岁那年，有一天，他对众人说：“快把供品摆设好，那若巴上师来迎接我了。”等弟子把会供布置好，他结跏趺坐，施行往生法圆寂，灵识如一股青烟出头顶而去，火化之后，灵骨上显现九尊喜金刚化身，个个形态精致逼真。

噶当派善知识嘉裕哇大师（1135-1198），是阿底峡尊者再传弟子敬安·楚称坝哇大师（1098-1163）的侍者，有一次，当他走到第三格梯级时，心中豁然清晰显现出无量经藏教义，得此内证，他深感对上师服役亦可得到无上功德。六十四岁时以狮子卧状无疾而终，火化时，烟火腾遍处处出现舍利子，火化后，骨灰中出现许多骨质佛像和舍利。

噶举直贡派创始人觉巴仁波切（1143-1217），天资超凡，四岁时就能读会写，八岁时修持密法，证悟了大手印。经多年苦修，修证不断跃上新台阶，簇拥在他周围的弟子、信众越来越多，西藏所有的领主，以及印度、汉地、木雅、果洛、霍尔等地的王公大臣都常来献供。七十五岁圆寂，荼毗后，心脏不坏，颅中脑液变成六十二尊奇巧精致的胜乐金刚曼荼罗。

协饶峨（1177-1256），原名甲谟，属于藏地息结派中一个较有成就

的修行者，七岁已成善巧念诵者，一日能念完一遍《般若二万五千颂》，十岁开始闭关修行。二十八岁，他将所有财物全部施舍掉，连一点食粮也不剩，去哲哇岗闭关苦修三年，身穿破衣，辟谷为生，缄口禁语，苦行勤修，获得证道征相和透彻觉悟。从四十九岁起，他开始广泛地宏播佛法。七十九岁去世，遗体火化后，骨灰中舍利无数，灵骨上出现许多胜乐双尊像和金刚瑜伽母像。

更钦·笃布巴（1292-1361），是藏地觉囊派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元朝皇帝曾专门派出使者，携带诏书礼品，万里迢迢上青藏高原邀他进京，他本人虽然未去，却以神通在元帝面前显身，传授了皇帝想得到的法，然后消失在空中。更钦·笃布巴去世前从容不迫地对弟子交待后事，面带微笑离开人世，他的遗体，香气扑鼻，发出清净白光，遗体火化时，空中出现彩虹，天降花雨，火焰燃烧声中能听到悦耳的法音。火化后，脊椎骨变成一尊圆满的时轮金刚，额骨上凸现马头明王，其它骨头上显有不动佛、释迦佛、提木度母、红文殊等佛像，还显有金刚杵、六字真言、大空五字、吉祥八宝等法器和经咒。

麦彭仁波切（1846-1912），是近代宁玛派的一个大成就者，七岁时跟一个流浪汉一问一答，负责教麦彭仁波切识字的喇嘛袞在边上记下了小孩与流浪汉的对话——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汇集显密甚深精要窍诀藏的《定解宝灯论》。麦彭仁波切晚年还提到这篇东西：“这是我小时候玩耍时写就的，现在看来，文句上可以有点不同说法，但内容还是很殊胜的，所以也就不必去改正了。”他一生撰写了大量佛教论典，藏文版《雪域语狮子全知大班智达麦彭降央南迦嘉措全集》中收入他的著作共有二十六函。去世前他对一个近伺弟子说：“当此浊世末法时期，说真话有时无人听，打诳语反有人以为真，故我从来没向人说及此事，今我实告你：我不是凡夫，而是乘愿再来的菩萨，为共同佛法和众生，尤为饶益密法才来应世的。”遗体荼毗时，香气扑鼻，虹光射空，在场所有人都看到了种种瑞相。荼毗后，舌头和眼烧不化，且自聚一处，显现出清晰的文殊菩萨相。

佛法的真谛，是要证得空性、沟通法界、了生脱死、直登彼岸，并不以留下点什么东西为终极目标，但无可否认，修持成就者去世时，一般而言跟普通人就是不一样，不仅多为“好死”，即死得痛痛快快、清清爽爽，而且还会出现种种瑞相，如火化后出现舍利子、舍利花，有的心舌等焚而不坏。若不火化掩埋，在自然条件下一般能保存较长时间，以致成为人们所说的真身、肉身、肉身菩萨、金刚不坏身等等。至于能在尸骨上留下图像与文字者，古往今来，较能留下舍利子者更要稀少得多，在一定程度上可看作是更高成就的象征，图像与文字越清晰，勿容置疑，其内证的

难度也就越大了。

上述数例，在藏传佛教史上，多是些今日藏胞们耳熟能详的成就者，也是他们心目中众仰所归的崇拜者，自一千三百年前莲花生大师将佛法从印度、尼泊尔传来青藏，很快便在雪域高原上扎下了根，苍茫青藏成为一块全民信佛的圣域，千年以来，许多人依法修持，大成就者层出不穷。

佛法传入汉地的历史，据记载已有二千年，二千年来，汉地也出现不少修持证果的大德高僧，有关大德高僧死后留下舍利、心舌不坏、肉身不腐的记载，累积起来，也蔚为大观。但死后骨头上留下清晰佛像或文字者，恕我孤陋寡闻，到目前为止尚未看到有这方面的记载。而涤华师骨头上留下的这个“泰”字，其无与伦比的清晰与精巧，是足可跟上述那些藏地大成就者相媲美的。有鉴于此，笔者称其为“千古一泰无名僧”，并用作了本书的书名。

不过，讲到这里，当我们为涤华禅师头骨上留下的这个“泰”字叹为观止之时，可千万千万别忘了、别忽略了他临死前留下的遗嘱：“余谢世後，诸弟子等，将余遗体埋藏於本山阴凉之处，至来年九月十九日起缸，遗留於本山。慎之慎之，勿违拗之。若不满愿者，余即为罪戾之徒也。在关僧无名道人之嘱之言。”重读再重读涤华禅师的这段遗嘱，我们的心不能不变得沉重起来。以涤华禅师这样的成就者，若按其遗言将其真身留存于世，对当今及今后的世界，对整个人类乃至六道的众生，必将产生更加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可惜呀可惜！痛心呀痛心！！今人福泽浅薄，无缘迎受，一堆柴火将这样一尊千年不遇、万年不坏的菩萨身化为灰烬……

涤华禅师去世后不到一年，众弟子根据养廉老倡议为师父立的塔在绍隆寺建成。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农历二月十六），在绍隆寺方丈颯云主持下，举行了涤华禅师灵骨入塔仪式，石碑上镌刻着由释养廉和徐巧道合撰的《涤华禅师塔铭》：

涤华禅师，俗名杨国焘，自语无名僧，江苏淮安人，祖上殷实。童年邻妇为女招魂，无意应诺“来了”，疑虑摄去魂魄，精神失常。日夜吵闹，三年不休，要求出家。父母无奈遂送佛寺，疑惑即除。

年十五，虚称弱冠，入宝华山慧居寺受戒。师逢社会变革，寺庙兴衰更迭，变化多端，在寺在俗，学佛道途坎坷。幸遇虚云老和尚，引归云居山真如寺，圆了和尚梦。师在山修持，行头陀行，清斋一食，实属当代罕有之苦行僧。常闭关危坐，精炼形神。朝礼名山大寺，行脚三十馀年，生死大事，终未究竟，毅然决心上金山习禅。欣蒙慈舟方丈及寺中诸长老，发心主关助关，得一席安宁之地。师在关

内，修订《金刚经注解》、新著《关房·心经感·般若觉·合刊》，多次再版，国内外流传，明心见性，为吾佛门之英才。

临近谢世，神志清新，与诸道友告别，满面慈祥，得大解脱，如入寂定。五七之内，皈依弟子及寺僧多人，恭送茶毗，火光升腾中，见师幻形，遨游太虚，几多弟子，顶礼膜拜。灰冷捡骨，舍利子颇多，头骨片上有中文‘泰’字，隐约见有类似藏文，奇异之事，实为祥瑞之徵也。

师生於清宣统己酉年腊月初四亥时，寂於公元一九九六年岁次，丙子年三月十一日午时，终年八十又八。

举略事迹，勒诸石塔，留待後贤，修编稽考尔。

铭曰：

自语无名僧，净染不沾尘；  
四八绝俗网，坚持苦修行。  
雄壮入山林，遍访德高人；  
云居亲虚老，农禅悟真知。  
鼓山涌泉寺，栖止二十春；  
祖堂习禅定，金稿始初成。  
本地风光趣，见闻生欢心；  
普雨冤亲等，广施法与人。  
大事尚未了，更进最上乘；  
当代禅作家，金山慈老人。  
允许一席地，著作般若觉；  
闭关习禅定，安心了应身。  
茶毗得舍利，泰字显清神；  
建塔绍隆畔，再度有缘人。

释养廉、徐巧道 合撰

公元一九九六年岁次丙子年四月八日勒石

绍隆寺方丈觀云法师也为涤华禅师灵塔题了辞：

云中高树绿扶塔，雨后好山青到门。  
继承如来，精进禅林，  
承扬佛法，果正菩提。  
梵我佛子，乘大愿航，

展传舍利，世代相传。

未几，一百多位涤华禅师的上海弟子还发心为师父做了一尊三尺多高的铜铸泰字舍利塔。陈居士为此牵头募款时，好不容易筹集到一万多元，但还有相当缺口。一天早上她打坐时，眼前突然现出一坐光灿灿的宝塔，下坐后她乐得对丈夫大叫：“一座塔！一座塔！刚才我看见了一座金黄的宝塔！”下午，她儿子跑来说，联系到一家轻工系统的铸造厂，有个现成的塔模，刚要毁掉，现同意再加铸一个，收一万多元材料费就行了，若新开个模子，那至少要四五万呢！该塔铸成后，厂长深为涤华禅师的事迹而感动，以厂里的名义捐献了两千元。



### 三十.徒劳化验八〇三,无上宝物裂三片

涤华禅师去世后的种种瑞相,尤其是火化后从骨烬中找到的那个“泰”字,像雨后天晴横跨苍穹的彩虹,像暗黑中照亮盘旋山路的燃灯,令许多弟子对师父的修行成就信心大增,有些因涤华禅师中秋未死而一度离开者又回到了师父身边。“泰”字是由真照发现的,众弟子都听凭她保管师父留下的这一“小玩意”。在金山寺,真照已请人将“泰”字拍了照,因摄影器材所限,拍出的照片不甚理想。于是,一位上海弟子找了个专职摄影师,为“泰”字重新拍了照,将骨片上赤豆般大小的“泰”字照得清清楚楚。照片添印了许多,随遇而赠,普结善缘,每每做弟子的听到别人称赞这个“泰”字如何神奇如何了不得,自豪之情无不油然而生。也有的人看了照片后仍不相信,随你怎么说,随你怎么解释,不信就是不信:“这绝不可能!”做弟子的便恨不得把心掏出来让他看看令他信服。

这一天,一位上海弟子遇到一位体育界的卞教授,掏出随带的照片,请教授观看。教授看后,啧啧称奇。旁边有位老太太见了说:“这么奇妙的东西,为什么不让我报纸报道一下呀?”做弟子的喜上心头道:“那最好不过,不知哪家报纸能刊登?”老太说,她有个邻居陈记者,是在某家《晚报》工作的,可以介绍你们去找陈记者,在晚报上发个独家新闻嘛!老太当即留下了她的地址、电话。

过了几天,两位涤华禅师的弟子找到了那位陈记者。陈记者看了“泰”字照片后说,这么轰动的事情,能不能登消息,我作不了主,这样吧,我可以带你们去见我的上司,让他来拍板。于是,陈记者带她俩进了晚报大楼,乘电梯上去,拜会了陈记者的上司主任记者。主任记者看了照片后说,你说这是骨头上烧出来的字,我可以相信,可别人假如说这是石膏上刻出来的,你怎么叫人家信服?这样吧,请八〇三检验一下,有个检验结果,报纸就可以登了。

几天后,主任记者通知涤华禅师的两位弟子,带上烧出的舍利子和“泰”字实物,在汉口路碰头,一起去八〇三送检。赶到汉口路,只见主任记者开来一部轿车,已等在那里。上车后,径直往江湾大八寺方向开去。主任记者说,八〇三直属国家权威部门,它们的检验设备,多从国外进口,是上海滩上最先进的,由这家机构作检验,最具权威性。车到八〇三门口停下,有位钱先生已等在那里,主任记者介绍说,钱先生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著名学者,对宗教很有研究,今天是特地赶来看看你们所说的“泰”字。禅师的弟子一听是名牌大学里的著名学者,敬仰不已,从包里取出涤华师父写的《金刚经注解》和《关房心经感·般若觉合刊》两本

书，恭恭敬敬呈送给他。

八〇三的一位刘队长，颇为客气地接待了主任记者一行，把他们请到二楼会客室喝茶。化验室就在楼下，先拿去一颗紫黑色的舍利子作化验，化了很长时间。接着又从“泰”字骨片上用刀子割下一小块，拿去继续化验。当弟子将骨片放回塑料小盒，关上盒盖时，只听见“啪”的一声，骨片被放于盒子底部的吸潮丸顶了一下，当即碎成了三片！

眼见师父留下的宝物一下子碎掉了，两位弟子面面相觑，心里都懊恼得不得了，也许，本来就不该来这种地方搞什么“检验”的，可来也来了，碎也碎了，再怎么后悔也晚了，那就等着看吧，看看到底能检验出个什么结果来？

等到下午一点多，刘队长对他们说，不用等了，检验结果一下子出不来，过几天把结果告诉你们……

过了几天，一位弟子打电话给主任记者，询问检验结果。主任记者说，他们不肯开化验报告单，没有书面依据，我们报社不能登这样的消息。弟子说，不是你说的嘛，让八〇三检验一下就可登的，害得我们师父留下的泰字也碎掉了。主任记者说，这样吧，你如果能请金山寺或上海别的什么权威部门开个证明来，我也可以登，否则，上面会怪罪的。弟子明知这是推托之词，可此时又有什么话可说呢。她又打电话给钱先生，询问可否知道八〇三的检验结果？钱先生说，听八〇三说，舍利子化验结果是由骨髓与血组成的，“泰”字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可证明是骨头不是石膏。弟子说，既然检验结果是骨头不是石膏，那报纸就可登了麼。钱说，主任记者也想登的，可他请示上头后，上头不同意登，你想想，这种消息登出来，意识形态要搞不清楚了，到底是物质在先还是精神在先啊？

说实话，对普通人来说，一个“泰”字居然会牵涉到物质在先还是精神在先这么一个哲学上的大道理，恐怕想不到要去深究一番吧，生活就是生活，现实就是现实，事实就是事实，什么精神啊物质啊谁先谁后啊，管那么多干嘛？反正最直观的看法和想法就是：师父火化后烧出来的“泰”字是真的不是假的，而且这个“泰”字现在就在这里。共产党不是一直说要实事求是吗？既然骨头上的“泰”字是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报纸就不能实事求是地报道出来呢？

这种想法显然太天真了吧。你不想想，报纸的使命是什么？长期以来，上头为报纸规定的根本使命，一言以毕之，乃为“喉舌”也，所谓喉舌，就是叫你说啥就说啥，叫你怎么说就怎么说，借用一个相声中的片段：“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实在是精辟地揭示了当今社会很大程度上唯上是从、谁大听谁的这么一

种状况。若干年前，我曾跟主任记者所在的这家报馆打过点交道，在我多年前撰写的长篇系列报告文学《八十年代上海文坛内幕》中，有一篇讲的就是这家报馆“文革”中被《工人造反报》占据，文革后为落实政策，在老社长大力呼吁之下，虽有市长、书记等数位上层领导作了二十多次批示，但犹拖了十年之久才算“落实”的故事。老实说，在老社长主政《晚报》期间，虽然报纸也不能摆脱“喉舌”地位，但跟其他喉舌相比，其比较贴近社会的平民风格，还是为它赢得了相当多读者的青睐，它的发行量远远超过其它甘以党报为荣的同行，更遑论它的订户大多是自掏腰包的。可叹的是，老社长去世后，这家报纸的面目跟当年老社长力倡的平民风格离得越来越远了，大量充斥版面的，是一片莺歌燕舞、花团锦簇之声，而对平民阶层、社会底层的真实境况，则每每不闻不问、绕道而行……

我并不怀疑晚报的主任记者想把“泰”字报道出来的真心实意，他为此也作了一定的努力。而“上头”最终否决了他这种努力，这也可说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是，不就是一片小小的骨头么，不就是骨头上一个小小的汉字么，这跟报纸的重大使命未必会有多大的冲突啊。当报纸面对一个小小的可视为出家人修行结晶的“泰”字时，明知它是真的不是假的，也明知它代表的是善而不是恶，却自蒙双眼不敢承认它的存在，就连发个消息都不敢，若老社长地下有知，恐怕也会耻笑他的后继者竟是如此胆小怯懦的吧……

至于送公安八〇三检验，那更是多此一举。

靠目前化验室里的仪器设备，能化验出什么结果来呢？无非告诉你一点被检物的物质特性以及某些物理化学的结构成分等等，至多也就是向你证明这是骨质而不是石膏而已，可是，它本来就是遗体火化后的骨烬啊，这还需要证明吗？若连这样明明白白的事实都不肯承认，乃至故意诋毁，我看最好还是免谈，至少目前不用再谈。涤华禅师对他的弟子也说过，有的人有钱吃西餐，可你磕头请他来，他也不来。佛法只度有缘人，有的时候，对完全自我封闭的花岗岩头脑，恐怕你再费多少口舌也是多余的。

有必要指出，舍利子的本质，是佛法的修行者依戒定慧熏修而得的特殊产物，是一种介乎于俗界和法界中间的特殊物质，它不仅具有俗界的物理特征，如一定的形状、大小、颜色、硬度、重量等等，还具有法界的法性因素，例如可跟法界沟通，可驱邪禳福，有的会长大，有的会生出小舍利，小舍利又会会长大，有的会自己“飞”来，以及其他种种瑞相的显现等等。对于这些法界的因素，一般的仪器设备只能仰望弥高、止步不前。某些更精密的仪器，或许还可以测出一些诸如光波、电波、脉冲、红外等等的反应，据此或许还可写出某些“科学”的实验报告来，其实，精密仪器

捕捉到的那些信息，就法界的本质而言，恐怕连冰山的一角都称不上，能被仪器发现的东西，也还只是停留在俗界层面上的，在超凡脱俗的法性面前，再高明的仪器也会显得无能为力。

因着送检，“泰”字骨片不仅挨了一刀而且碎成三片！千古珍稀之物遭此无缘，实在是不幸中的不幸！今年我去真照师那儿瞻仰“泰”字，看到的就是已裂成三片的骨片，这不能不令人叹息。所幸的是，“泰”字本身基本上还算完整，唯三横左边断掉了大约四分之一，断下的短短三横，留在了另一块小骨片上。这大概可算是不幸之中的大幸吧。



裂成三片的“泰”字骨片

## 卅一·传法五大女法子，千百年来头一回

涤华师摄受弟子，是他八十岁以后的事情。从一九八九年他在鼓山涌泉寺收下林志秋、本觉等为首批弟子，至一九九六年去世，在七年时间里，陆陆续续收下的弟子约有三四百人。

综观他接纳的这数百弟子，有几个显著的特点。

其一．女性居多，十之八九皆为女性。

其二．居士居多，十之八九皆为在家信众。

其三．平民居多，十之八九皆为社会地位不高的普通民众。

以女性而言，尤其是被他先后封为“法子”、寄予传法厚望的五名大弟子，皆为女性居士（他女儿出家，是在他去世之后的事了）。这五大女法子，前已说过，那就是皆被他冠以“真”字头的真如（陈居士）、真法（黄居士）、真照（杨居士）、真空（尹居士）和真慧（林居士）。在五大女法子之后，后来他又封了两位男法子，一为一个老居士，前几年已去世，一为一个小沙弥，虽颇寄厚望，但往来联系并不多。九三年中秋节后，大连的小王也被他授为法子。

据涤华禅师自己说，他给弟子起名，大多是依着感觉，随缘而起的，并不讲究什么辈份、排列，例如他给林居士起名就改了两次，先叫本心，后叫妙慧，最后叫她真慧。但很有意思的是，这五大法子的名字按序排列，即“如法照空慧”，不管有意无意，这五字乃是道出了依法而行、寂寂观照、以空为本、定而得慧的循序渐进修行之路！难怪涤华禅师后来又对弟子说，这五大女法子之名，不仅是他起的，也是释迦牟尼佛的意思啊。

他经常鼓励这五大女弟子，不要看轻了自己，不要轻视了师父授予的“法子”之谓，不仅嘴上说，在写给法子们的信上也时有这样的勤勉之词：

他日你我与你们五个法子皆是一会人。女性为法子，是今日世间第一次。

你们三人、尹居士、林居士五人，皆是女性，犹如观世音菩萨现妇女居士身而为众生说法。

你们五人皆是女性，当知龙女也是女性，立地到南方无垢世界成佛。从初祖达摩至现在，女性为法子者，原始也。你们当生欢喜心，

他日五人一同入道性，弗可疑也。

汝当知，现代的女性为法子的，是首先第一次也，何况你们五个人，皆是女性，皆名法子，是开头第一次也。假如有人说我是错，我答不错、不错、不错……当知观世音现妇女身，而为众生说法，当知龙女成佛，为证明。另外，仍有证明。

达摩欲反归天竺，乃名门人曰：“时将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时门人道副对曰：“如我所见，不执文字，不离文字，而为道用。”达摩曰：“汝得吾皮。”尼总持曰：“我今所解，如庆喜见阿闍佛国，一见不再见。”达摩曰：“汝得吾肉。”“注解”：尼总持难不成不是女性耶？当细参。……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阴非有，而我见处，无一法可得。”达摩曰：“汝得吾骨。”最后，慧可礼师后，依依而立。达摩曰：“汝得吾髓。”……仍有证明，高旻寺有相禅堂里，打七的人，女性为多，难不成，不是选佛场里人物吗？当知，汝等五人为法子，二千多年中，第一次也。

关于龙女成佛的故事，典出《法华经》卷四提婆达多品，说的是娑竭罗龙王之女，年方八岁，智慧利根，现身于法华会上，头面礼敬，以偈赞佛。其时，舍利弗对龙女说：“女身垢秽，非是法器，凭什么说能速得无上菩提？”龙女即以其身之宝珠献佛，以此功德愿力，忽然之间变成男身，具足菩萨行，即往南方无垢世界，坐莲华台，成等正觉，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广为人天说法，娑婆世界之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遥见而欢喜顶礼。一度有疑的智积菩萨和舍利弗也不能不默然信受。

舍利弗等一度有疑，应该说并不奇怪，古印度认为女人多染多欲、业障深重，久有五障三从之说，五障，是指女性不能成为梵天王、帝释、魔王、转轮圣王、佛；三从，则指女性幼年从亲、婚后从夫、年老从子，又称三监、三隔。龙女以其速证无上菩提、当下成等正觉的典范，开创了佛教史上女性成佛的先河，其意义之重大不可限量。

但龙女成佛，毕竟还经历了转女成男这一过渡阶段，可见女子的地位不管怎么说还是在男子之下的。从中国历代对高僧大德的记载来看，据粗



部分上海弟子

略统计，《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大明高僧传》、《补续高僧传》、《新续高僧传》六部史籍中共记载历代高僧四千人，皆为男性，而专门记载历代女性出家人的《比丘尼传》、《续比丘尼传》，所载共三百六十余人，尚不足前者之十分之一。有关居士的记载，清代彭绍升（1740-1796）所著之《居士传》，起自东汉，迄于乾隆，所载二百余位居士传略，全为男性。历来修行者中男女性别的实际差异、修行成就者性别的实际比例，未必如上面所述悬殊那么大，但其映射出女子修行攀登果位的难度大大超过男子，则是明确无误的。

由此可见，涤华禅师称他摄受五大女“法子”为“今日世间第一次”、“二千多年中第一次”，确如其说，不为言过。而他在明知二千年修行成就者的队伍实乃男性一边倒的情况下，还有意摄受五名女子为自己主要的传法弟子，并比之于观世音菩萨现妇女身为众生说法，这与其说反映了他性格中时有藐视主流习俗的一面，倒不如说更集中体现了他对自己以及传法女弟子的充分信心。他就是要让世人看到，他直秉佛祖、六祖得到的无上无相大法，并非是高不可攀的云梯，人人皆可学，人人皆可修，他本人就是一个最普普通通的出家人，他的传法弟子也是些很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佛性在人心，只要依法修行，人人都有可能像他一样直证菩提、早登觉地。

他收下这五位女弟子后，就以较之慈母严父培养亲生子女更博大的胸怀，用多种方式谆谆诱导，引领她们一步步走上无相大法的大路。当我借阅弟子们保存下来的百余封师父来信，看到那写在各种各样纸片上的密密麻麻的小字，有的信件长达五六页、七八页，有的纸上正反面都写，有的是写在废稿纸的天头和其它空档处，写字用的笔，红、蓝圆珠笔和毛笔都有，每封信的字里行间无不流溢出对弟子们的殷殷关切，有时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焦虑，你可以想见，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在昏暗的闭关房里，为了弟子们的健康成长，也是为了日后不负天下众生的慧命，付出了何等艰辛的操劳与心血！其情其境，不能不令人为之感动。

摘录数段于下：

陈居士等，你们五人能发菩提心吗？你们若能，余问你们，怎样发耶？希答于下……

其二，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翻金刚能断、智慧到彼岸。希答，怎么到？……

其三，打禅七，是你们打过的，打什么？希你们答之于下……

其四，什么叫悟？怎么叫证？希答………

其五，无四相，怎样无？………

希望你们，在此五问中，每问之下，倘能答一句到两句，由信寄来，或附真照信中寄来，把我看一下。

（一）不问你们答的对，答的不对，即答上与没答上，或者胡乱答一下，都是佛真子。希你们，一、不怕错；二、不怕丑。答来看。余依你们的答法，一一加批，使你们，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假若怕错、怕丑，即名我相严重。当知我相严重之人，是真修之人之障山。余希望你们用金刚刀削去此障山，用金刚足，踏平此障山，用金刚心，灭尽无余此障山。是余之愿，亦是汝等五人之幸。希汝等见信后，在五日内，用信答复。

勿可自误而误他，切切！

因余忙写注解，草草之书之，希谅之。

顺问

五家皆善皆好。

释涤华 合十

求法之人，勿可怕丑……希来信。

汝来信答言，甚善甚善，略抄汝信问答意。（一）您讲我们能否发菩提心？答能发的。怎么发？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两句很好，然而六祖坛经中秀大师所言。按六祖坛经中和余注解内所言，不作善、不作恶，为摩诃萨，即“净”，为道性人“天人”，即其他注解中“四果大阿罗汉”，亦名为“最上乘”。所以，作善不作恶，是过渡时，都不作，其名为到彼岸，即“佛乘”。接上，要行菩萨道，自觉觉他，自度度他，以戒为师，最后能了生死，“生极乐”。生极乐三个字，就证明汝是禅净双修，在双修下，倘能如是修，如是作，他日往生，当在中品之上无疑矣。所谓佛法无亲，按来意而断定，是也。其二，您讲翻金刚能断，智慧到彼岸，怎么到？答，我执与法执，两者皆断，般若能生智慧，速到彼岸。断我执，了生死，断法执，成佛道。其三，您讲打禅七怎么打法？答禅七之目的，是要万物放下，以妄除妄，最后到明心见性，榜上有名。即“心上”，十方同聚会，个个学无为，此乃选佛场，心空及第归。其四，接下一个问号，汝答，能说不能行，叫悟，能说能行叫证。“很善”，很善……与上节有联系义。其五，您讲无四相怎么无？答，佛与菩萨无四相，圣人无四相，万缘放下，一尘不染，丝寸无拴，不随

境转。这样无，很好很好。其六，您讲出广舌相，其舌有多长，您见吗？答，其舌长于遍法界、虚空界，似见非见，恰如见，很好很好，当知汝来信来意，耳见目闻，亦在舌相中，是名为见，亦无见相，即汝所言，似见非见恰如见……之义。

四法子见字：“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希各人答一句来看。

……见如来，见如来，希你们各人答一句来看，究竟见哪一家如来？见哪位如来？希每法子答一句来看吧。答对为悟，答深为大悟，答透，即名到彼岸边。答的语句很多，若余答，二个字的，能答十种，三个字，也能答十种。希法子与弟子答来瞧，希有缘人均可答来看看瞧瞧。宜乎答来看。答上与没答上，均没问题，不可不答，不会答、乱答、胡答均可。到最后，我答把你参，待你们来信，最后答。

真照说您心脏病“不真”，现无病。甚善。余希望您与董居士将佛事息一息。这一息，就是大死的前幕。你会说，因佛事，遇到“金刚佛”指点去高旻，这一因缘非小。答，佛法喻走路，一步一步往前行走。赶佛事是第一步，假如不走第一步，第二步就无法走了。修行第一步一定要去的，如你与董大居士及真照等，成就这一金刚经注解事宜，就是从第一步开始走。《金刚经注解》“已经走到”余的注解中说“一百里的”初果寄宿亭了。你们几人“当生大欢喜心”。“余证明”这一功德“比余只迟一步”，当心参。既走到寄宿亭，还要走第一步做什么。余知道，第一步，常走的，一时丢不了，“是耶”、“当要大死一下”，万缘放下。就是念佛，也要放下，倘能大死，一番“反掌”，即是彼岸。……希深参，不然你到一百岁，也不会清凉的。“余敢”，余今日之下的身心，与众不同处。即名大话。当参。你的佛事，一天一天停下来，停到庞夫人那样，“余即生大欢喜心”。庞夫人有一次看藏经，看了时，维那师叫他“回向”，庞居士夫人，将头上的梳子取下，“往脑后一插”，多么自在！假如你这次没有假病，余仍然不能对你说。今日说，仍然说早些。说早了，就是无效，就是你因缘尚未成熟。倘若你因缘成就，一问百答时，倘若你能到，一问百答时，释迦牟尼佛请你去“赶赶”，你也会停一停。你有不彻之处，你有不明之处，当来信问余。当知，世间上，大名鼎鼎、大人物，都是大活，大活，何能大死耶？……

余合十。

你仍会说，佛事是修行的好办法，为何“要死”（即名熄一熄）？当知佛事，是普及小学班。当知普及小学班，一定是要去的，切不可“执著”不前进。一般人没办法前进，只可执著到死，由死再生，变成本性执著普及小学班的学生，“立着不动”，即名常苦，加上没智没慧的用死功夫。假如用的好，用的纯，只可往生西方极乐国的“外界”类似极乐的去处去投生，焉能到彼岸耶？焉能坐如来座耶？你若问，用什么方法熄一下？答，有道友同志找你去某处赶佛事（即拜、礼、诵、念、吉日、会期等等），可去的，同他去，在可去中，退一步，三次、二次中，首先不去一次。不去，拿什么话说呢？就说我身体不好。身体不好，今天不能去。不去做什么？可能用遂地遂处无人到的一间小屋内，随便坐一座，看看金刚经注解。精神不足时，什么都不看，养息养息，参一句话头。参一句话头，参不来，就遂你的便，喜欢哪一句经文，就用呼吸来调一下。……如精神不够，当在静中，双腿、单腿、如意腿，坐一坐。如参想“金刚般若波罗蜜”七个字也能；静中七个字仍觉得多，那就参“般若”二字，鼻息出气一个般字，入气一个若字。用这出气、入气的办法，灭一点尘相，为最好。你会说，这样妄想更多耶？是的，可以赶几天紧要的佛事，然后再息几天，两头弄弄瞧。希你看余的《注解》、《小史》，会看的，步步是法、步步是道，如挑担箍桶、念观音等，写法华、三天关、七天关、念阿弥陀，这不是榜样吗？不会看的人，就是不懂，《小史》是大法，是真正的进步的路程指南针。……

我前两天寄把真照五张，我叫真照看过后送把你看。在第四、第五张上，公案也是修行好办法“之一”，可参可细参“而不可学”。为何？各人的根基各有不通，他是他的修法，你当然按照你的修法，在修法中深参……

你们都是半老之人也，应当一切放下，就是不知，了生脱死。真正法门的“法子”，更当放下。放到何处？今日死，明日死，则死我的肉身形体；我的慧命，是永无生灭，亦无有尽之时。倘能这样放下，沉沉闷闷，即是菩提。所谓不悟之人，专走弯路、曲径，那知大道即在面前。当知，倘能知其彻者，即为曰悟。余三番五次，叮嘱汝等，常阅余注，即名是余真正法子。当知以上之所言，句句是法，倘能深悟，取证很易。

汝师普嘱而合十

……汝等有紧要难解问题，希来信来问，勿误。

权假二字，亦是不真。方便二字，就是用权假的方法，一步一步前进。如同你们从镇江乘火车，才能到上海。坐火车是权假，十一元钱买票，也是权假。你一定由权假的方法，才能到某路某号某室。你到某室，门内坐下，见到家里人丈夫、儿女、与家中一切用具等，这就是“实”，这就是归家之後，当主人修的办法。一定从权假的道路，才能得到进自家的门……自家门内，就是彼岸，就是佛。你们既能助印施《金刚经注解》等事宜，就是你在镇江票房里，用十一元钱，已经买到了一张火车票，你当按时上车，汝按时上车，就是放下。不许再问东问西，来信问余，倘能如是，就是到时间已上了车。火车已经开了，倘能经过五小时（即五蕴皆空），即会到达你家某号某室，开门而进，这时就是见到丈夫儿女、家中的用具很齐备，这就是得到，大彻大悟大证之大道。汝慧眼现时未开，你方买票上车之时，仍然在轨道上前进，因此，你们是看不到，你们家内的一切。希不能急。余以慧眼观之，你们几人票已经买到手，票既买到手，要当心，要安心，不要东问西求，越问越远，越求越难得。放下而前进，是余之愿望。耳闻目闻（是六根互用），是自己的悟证之道，汝既未悟，焉能谈证呢？你会问师父，说已经悟了一些，是的，是小悟，仍未大悟。所谓本注解内谈初果不知二果事，二果不知三果事，所谓你们仍然没有大悟，应当不知道禅宗机锋妙语。希你们不要急……

你的一张信，暂时找不到，余记得“两句”，七个法子，谁高谁低。答：……当知七法子，无有高下，亦无分别。七人之中，谁能首先放下，即“无我相”，即为第一。欲求第一，永求不得，当在无求无得中，“即得”。

这一句也是机锋，汝答的没答上，这样答，焉能称证耶？余谈的是证，是正证，而不是偏证，更不是邪证。正证二个字很难得，假如功夫成熟，不得之中即得，即得亦无相，是名正得，正得亦无正得相，是名为正法眼。正法眼者，是五眼之中第四眼，吾以正法眼看，汝倘能放下些，今生一定能得慧眼。汝等几人当今生，尚得慧眼。小沙弥他已得慧眼，希放下些。

余希望，你们在不远的将来，办一个女子当家做主的一个处所，是余之愿望……主要你们诸法子，要同心协力，所谓有心必成，有愿

必从，行者若心真，无有不成功之事。

汝当息心，大若我去世后，有人会提倡的，不需要深虑……你们当知，他日缘来时，更换一番新又新。现时你们印经的事宜，已经算结束。这一回事的无相的功德，不便多赞，不许多说。祝你们提早成就，成就妇女当家的住处，将几千年的作风改正过来的愿望吧。你们要建个出乎其类、拔乎其粹的女性道场。

就摘录这些吧。行笔至此，本来还想再介绍点有关五位女法子的情況，重读涤华师给弟子们的这些信件，耳旁似乎迴响起他那口充满苏北乡音的话语，平朴无华、直来直去而充满对弟子的关切与期望之情，闻之令人心潮起伏，感慨不已，想说未说的，尽在其言与不言中，似乎无需笔者再多费笔墨了。



给弟子的部分信件

## 卅二.无相甚深微妙法，如何下手来修行

涤华禅师在世时，常有弟子问：师父，您老是说要我们无相无相，要我们放下，可具体怎么修、怎么做才能达到无相、放下呀？涤华禅师通常会回答：你们看我写的两本书吧，要说的，都写在那上面了。确实这样，你若把饱蘸涤华禅师毕生修行心得的《金刚经注解》和《关房 心经感·般若觉 合刊》这两本书真正读懂了、读通了，自然就会一懂百懂，一通百通，什么都明白了。

不过，众生根器不同，理解与接受程度各异，有时你已经把现成的路指给他（她）了，他（她）还会问：路在哪里呀？甚至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还在问北京在哪里？难怪人们称佛陀宣说的教法有八万四千法门之多，以应对众生的千差万别、重重无尽之烦恼。涤华禅师当然也明白这一点，因此，针对弟子们的具体情况，他还是给予不少更加具体的指导。

下面，笔者把涤华禅师两本书中，以及他给弟子们的开示中、信件中，有关如何修行的比较具体的论述，简略归纳一下，以供有意按涤华禅师指引的路走下去的读者作个参考。

一、常诵《金刚经》、《心经》和《坛经》，熟读涤华的两本书。

前已说过，涤华禅师高度推崇上述三部经，将这三部经喻为三位一体，《金刚经》喻头，心经喻双手，坛经喻两足，强调三位一体若得大用，般若也就成了。

这三部经应该经常受持读诵，诵经的无量功德，这里就不用再说了。一般来说，《金刚经》可每天至少读诵一遍，《心经》可每天至少读诵三遍，《坛经》可一年半载至少读诵一二遍。如何受持读诵？涤华禅师指出：“受持者，能受持经中道义；读诵者，能读诵到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相。能受持读诵者是天上人间希有之人也。受者，弗能定而无邪、直心受义，弗可为受也；持者，弗能弃诸妄想、慈心持意，弗可为持也；读者，弗能六欲无染、称性读义，弗可为读也；诵者，弗能心无四相、诵无诵执，弗可为诵也。倘能如是受持而读诵者，即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见是人者如来智慧也，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自知即是彻悟真常。般若波罗密，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两句是本经中纲领句，意义很深、奥妙无穷，持经人，持这二句倘能彻底放下，其功德无可比喻。”

对涤华禅师著的《金刚经注解》和《关房 心经感·般若觉 合刊》两本书，要常阅熟读，尤其是《金刚经注解》一书，按涤华禅师对他法子们的要求是：“我今天去世也好，明年中秋去世也好，你们能早上看我的

注解一小时，晚上看一小时，比如每天吃饭的一样，一天也不缺，常生清净心……你们早晚诚心看我的注解，看到一百天后，有了进步，应该往下看，看十年、二十年都好。你的师父也应当天天看。涤华禅师每天写注解、写新书，天天都超过两小时以上，希望你们跟师父学，跟师父学看注解，看注解，就会大悟，大悟，就是证初果。你师父天天写注解，你们应当天天看注解，写看是一体。师父亲笔”。

## 二. 坚持坐禅。

最上等的禅，如涤华禅师所说：“平平常常者，是无上之禅也。平平常常，其意甚浓，而非世间平常之可能与比也，其道义而无止，希其自参、自悟而自得其妙义也。若心无相，在行住坐卧之中、举止动默之间，无不是禅。此禅者，是无我之禅也；此禅者，是最上之禅也。所谓六祖说，常伸两脚睡者，是大禅也者。大禅者，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之相也。”

但对常人来说，对初学、初参者来说，还是要讲一点坐禅的具体要求。

坐的姿势，以双盘为上。双盘，又称双趺坐、跏趺坐、莲花坐，其坐法，涤华禅师归结为：“双趺坐者，以左腿脚放在右大腿面上，复将右腿脚翻在左大腿面上。双腿越紧越好，坐其座上，其双膝，以本人手，用大中二指揷开核对，以三揷为合标准。坐定之时，宜不动为善。在不动中，腰直而面端，体正而自如，不歪不躺、不偏不扭、不倾不斜，前不伏案，后不倚靠。趺坐之时，双手自由放在大腿面上。若在严寒之时，双手抄插在袖筒里，最为合宜。若在暴暑之间，宜用竹性行香板，其双手心按住此行香板，适意很多。所谓双手心而得竹性清凉，其心亦安然。切不可以右手背压在左手心上而结弥陀印，放在胸前。何者？倘结弥陀印，非禅者，净也。净者，是从此穷世界，而转到富世界里去享福也。何者？不出世界者，其生死从何而能了耶！世界者，此岸也，而非彼岸之人也。”

跏趺坐姿，确有其超越单盘（单趺）、散盘（方便坐）的殊胜之处，古印度婆罗门的瑜伽术，历史比佛教还久远，其修行方法中就很注重跏趺坐姿，中国道家的修炼术，也要求结双盘，婆罗门、佛教、道教等不约而同地以跏趺坐为修行的基本姿势，显然不是一种巧合，而有其内在的相通的道理。其中的奥妙，靠每个修行者自己在实践中细细地体会吧。

若身胖腿短、韧带过紧或年老体僵者，实在不能结跏趺坐的，涤华禅师也对他（她）们开了方便之门，单盘也可以，散盘也可以，毕竟，修行最首要的是修心、修性，如涤华禅师所说：“能无我相时，趺与不趺，一如是也。”不过，尽量还是要往上走，就如涤华禅师说的：“能方便坐

者，当争取单趺而坐之；能单趺坐者，当争取双趺而坐之。”

每坐的时间，原则上是越长越好，涤华禅师就此指出：“能坐短时间者，当争取较长时也，能适宜单趺十分钟时，当忍到二十分钟，适宜二十分钟时，当忍到三十分钟，适宜三十分钟时，当忍到四十分钟。如是类推，多月多日，一月一日，日日夜夜，时时刻刻，分分秒秒，每逢坐到最疼痛麻胀之际，是真禅也。倘若，见痛见苦即时放腿者，即是不能证得无上法忍、波罗密道性感；倘能一忍到底者，‘即是自定之时刻’。当知真正世间法，倘能无我相时，有为、有执、有想、有相之禅，亦是无上之真禅也。学大禅者，不明空色之义、有无之真理者，非禅也。当知疼、痛、麻、胀之际者，能治全身、全心之病也。”

今日寺院禅堂里集体坐禅，每坐一般以一支香计时，大约一小时左右。涤华禅师自己坐禅，通常一坐就是半天一天，夜里也长趺不卧。他对弟子们的要求是，每天要坐，每次能坐上几个小时，而且长年累月坚持下去，方可算是到位。

对内禅的要求，涤华禅师指出：“内禅者，眯眼，而观其鼻尖，鼻复观心，所谓眼、鼻、心三者打成一片也。其鼻呼吸，须微细而较长适意者，为最善。在呼吸之间，当参其禅味。禅味者（一）禅机，（二）话头，（三）持咒，（四）忆经，（五）数息，（六）白骨观，等等。”

如何领略禅味？涤华禅师指出：“参於禅味者，参之者，审之也。审其是耶？非耶？虚耶？实耶？善耶？非善耶？参者，择也。择其善者，从之、用之而证之，其不善者，舍之、去之、远之。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善者，是我师也，从彼学之、仿之、效之；其不善者，亦我师也，知彼之非，扔之、掉之、弃之。其善与不善者，以慧眼观之，实是参者之试金石也。亦名诸佛试其参者之道性有耶？无耶？是耶？非耶？倘能发坚固心，行不动道，以智慧眼选择而用之，以无退、无转、无我之心，而证其秉性者，善者也。禅味者，道也、义也、明也、心也、定也、慧也，见性之基也。味者，禅定之中风味也。其禅之妙味，胜过一切诸味之上，其风味，即无可比而与衡量。禅味者，其境界庄严、妙湛而灵感之味也，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他人莫可及也。莫及者，他人莫可知其妙味也。其风味甚浓，莫可尽宣。未悟证者，反之也，反者何？其心沉闷，叠叠而遮其真心也。”

关于禅机。涤华禅师指出：“禅机者，犹如我佛如来，夜观群星而大悟。当参，悟在何处。当参，一茎草、一手指、一钵水、一碗饭，以及行、住、坐、卧，在马路上，在跳舞厅里，在《西厢记》书中，在《红楼梦》小说中，在淫窟里，在匪窝内，在王侯、将相府中，在贫穷讨乞里，

在生死屠杀之坊里，甚至在刀山、火海、地狱、鬼、畜牲中，皆能触机而大悟。当知在在、处处无有不是如来法身说法之处之道场，无有不是如来正法性身之体之处。大悟者，遇如是机，触开如是处，故名为禅机也。禅机者，无穷无尽，亦无言说也。倘若说破者，草也；自悟自得者，宝也。”

关于话头。涤华禅师指出：“话头者，舟也、车也。汝等当知，本世界中，上临日月星辰，下至海底山凹，以及四方四维之内，无有一物，无有一事，而不是话头者。倘悟之後，目之所见，耳之所闻，以及鼻、舌、身、意、六尘、六识，无有不是话头。倘未悟证者，当自选之某一句话，或某一件物、某一名词，而适其本心者选而用之。选而用之者，只选一句，多则一连句，其他佳语妙句，一概舍而去之，所谓无染、无杂、无邪亦无苟也，即为无有妄念之道义。参者，疑也，疑其是耶、非耶？究竟是耶非是耶？参话头者，在此无攀缘心之下，将此一句话头，或一连句话头，绵绵而不断、不离亦不决，在此不离不决之中，将全身全心，全全放下，放到无放之处，即为真放下也。这一话头之白妄，消灭其它一切诸色妄也，亦名以妄治妄，复名以妄而攻妄，其妄即无。倘无诸妄，其白妄之话头，亦不存在。话头者，在未生其心之前，即是未生心、未动意之时，参忆这句话，其名为话头，否则即非话头也，而是话尾也。参者，在不明白这话头中，意欲追求明白之处，方为真参话头，倘若追求到底，一触即悟。若有参者已明白这一话头者，不须再参，已经明白这一话头者，而非究竟也。何者？有智无慧也，有智无慧之人，妄想、是非、杂念飞腾故，其名为非悟也。真悟者，真修也，真修者，修去五蕴而无染，灭尽六欲即无贪，无染无贪，方为明白这一话头之人也，是名为，大悟之人也。大悟者，其果报即在目前矣，倘能如是再进步者，彼岸之人也。未悟之人，宜其实修，实修者，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也，在奉行中，倘能无我、人、众生、寿者，能无此四相者，万缘万德，无有不在真心中，其名为，实修也。在实修中，而能明白这一话头者，其悟证之道备矣。”

现今之人，一提起禅宗的“参话头”，往往便会冒出“念佛是谁”这四字来，但对其由来要义，多不甚了了。要明了为何要参“念佛是谁”这四字，不可不知这四个字的由来，涤华禅师为此略写其要，大意若下：

清朝某皇帝，信佛而又善於禅，欲寻一位通禅者入宫。其帝复忆往昔有位大德，其禅最高，其机最妙，可惜已经去世矣，复忆其师善，其徒必善，於是下诏，命诸使节明访暗调，寻找某大德禅师之徒。时有某使节，在江苏省扬州高旻寺中，访出一位僧人，确是某大德之真徒。於是时中，该僧奉诏进京，在内宫见帝之後，皇上赐其平身，复赐其座。时帝王

参诘该僧至要之义，该僧却一窍不通，一门无入。此时其帝，已诏至此，亦无法挽回，只能将计就计，曰：“限汝七日开悟，否则取汝之首，悬挂於午门。”复赐上方宝剑一口，命宫娥悬挂於该僧宿住门楣之上。等到七天已，帝复敕其僧而诘其要，其僧无言可答，帝欲斩之，其僧跪求缓期七日，帝即允诺。复至二七期终，其僧仍无言可答。帝命速斩其僧之首，时皇后出面替僧讲情，再缓七日，帝复允许。其时其僧，日夜恐怖，到三七已，帝复敕其僧，面诘其要，其僧无答，帝竖起一拳而问，这是什麼，该僧仍无可答。帝命侍从，速将上方宝剑取来，让朕亲自来斩此僧，方消朕恨。这时皇后与诸宫院，环跪求缓，帝复允许。到四七终，帝复诏其僧而至，帝复竖起一拳，问是什麼，此时其僧，亦举一拳问帝，此是什麼。帝复诘其要而问该僧，其僧应答皆妙。其时帝即加封该僧为某某国师，复赐其座，坐於天子之侧。同时天子复向国师言，国师当在宫里创造一所禅堂，其堂领首者，赐给与国师，倘须一切，希国师自主，不需再来奏朕等等。这时国师，即命侍从，整理一所清净宫围，为禅堂与禅息之所，另命侍从，备诸禅堂所需钟板等物，复命侍从，置一木制上方宝剑一把，后来改名为香板，留於国师自用。其时，国师见诸宫院以及妃嫔等众，皆是口口声声，以及出言吐语，无有不是阿弥陀佛这一句口头禅者，国师自忖，这样的境遇无法扭转，只能就势，因此咐嘱她们深参“念佛是谁”这一句为话头。其国师之意，是依靠这一白妄，而治种种色妄，亦名以妄治妄，亦是参学者一种法门也。后来该国师奉旨回扬州高旻禅寺，所谓当代之禅堂，多从其国师一手创造而成立。此禅者，其名为国师禅，亦是初参者须要法门中之一门也。终。希诸参学者，参而用之，而不失其道义也。

涤华禅师还附一公案让诸学者参，意在不可执着话头：

昔时某一渔翁，有一妻一子，其三人以一艘渔舟为家，以捕鱼为业。其子年方十龄，见他父不防之时，偷偷摸摸将活鱼放到河里去。有日他父见到，即时教育此儿，其儿心怀不平，即将其父一推而落水。其父不明水性，因而死亡。其父亡已，其母生活即无依靠，只能送子投入小庙作小沙弥，其母改嫁他人。此小沙弥，经常忆念昔日之非无法挽救，在此悲痛之下，信口而言“推父落水，逼母改嫁，该当何罪？”这三句为一连句。此小沙弥，口之所念，心之所忆，在此悲痛感触之际，日夜之中，时时刻刻，以及分分秒秒，而不离这三句偈，即名为口头禅矣。此一口头禅者，是真话头也。如是忆念三十馀年，未曾间断一刹那间这一悲惨。有日，此沙弥忽然大悟，及时桶底脱落、心光毕露，其身与心，即得自在，往昔忆念父母之感，以为过渡矣。此沙弥在此大悟之後，预知时至，自言吾不来世间矣。此一公案，岂不是烦恼即是菩提吗。当知修悟证者，逆顺一如

也。其沙弥之父母，在无度中，已度已。觉者当深参。有志者，事竟成。论言语头者，当机也。当机者，为适合其用也。

关于持咒。涤华禅师指出：“持咒者，持此神咒威严密力，而能成就灵觉妙心，到於彼岸之地。持者，坚持到底也；持者，无舍无逸亦无放断也；持者，持此神咒威神之力，而能降伏一切妄也；持者，使妄归真，到於觉地也。持此神咒之威力，能转五蕴、成五妙力，能使五根，在见闻知觉中，无有不是真心本性之处。持者，持到心、性、识中无有持咒相，亦无非持相。以咒辅禅者，宜短而鲜之。略说少许，与学者参之、选之、用之，而能成就之。参者，以智慧力，用密咒印，使妄归真，从迷入觉，亦无归入相。选者，选其适也，不可贪多图广，贪多图广者，三昧莫可成也；选者，符合本心所宜之句也；选者，针对我妄深穴之处，下一诀针也；选者，选一不选二也；选者，选其无相，不可选其妄想执著是非相也。用者，见闻知觉，耳目无染，心无所住也；用者，用其一句、最多一偈之义也；用者，印我真心无妄无相，使我生清净心也；用者，以此密咒威神之力，来一斩一，来双斩双，斩尽斩绝，斩到无所斩处，是名非斩而斩尽矣。至此大道成已，而无所成相，亦无非成相，更无非非相。选之者，略标少许，希诸参者，自选一则，终身用之，不忘亦不息也。用者，何也，绵绵印於真心，续续秉承本性，永无竭止，甚至一刹那间，亦无间断，倘能如是，三昧必成，性光毕露，灵觉妙心，不求自得。”

为使参学者有所选择，涤华禅师略举数例，希参学者选定之后，能终身持用，证而成之：

（一）无我相。三个字，能破一切妄一切执也。

（二）摩诃般若波罗密多。此一句，能得大智慧，到彼岸也。

（三）若见诸相、非相、非非相。这三句，能灭妄归真，亦无归真之处也。

（四）无我、人、众生、寿者。这一句，包括四句偈，能持能用者，必得其果，而证其道也。

（五）念佛是谁。这一句，专对长期坚持久念阿弥陀佛之人，顶门一针也。

（六）推父落水，逼母改嫁，该当何罪？这三句，专对推父逼母之人而用者，倘无其事，即不可用也。

（七）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这四句者，是心经中神咒，其神咒最适合禅机，其神咒威力无所不及，神咒灵感无所不应。

涤华禅师指出：“余举这几则，以便参者‘自选’而自用之，其妙

感而无穷极。参者当知，天上天下、一事一物、一行一止、一言一默之中，倘生坚定心，发真实行，誓愿具足者，无有不是神咒也。所谓，用之则彰，不用则藏。犹如一电，备用甚广，倘能善用，无不成就。若言梵密为咒，否则非咒者，执著人也。倘能衷心坚持、不紊不乱，发真誓愿，所有一句、两句，常持而无变者，无不是咒，无不是话头也。复以世法验而证之，世人常说常行，发如是誓、赌如是咒，如是之说，那有梵言与密语耶？当知誓咒志愿四字之中，非一非二，亦非三四，在非非中，其妙用无穷亦无竭止。世人倘明空色不二，在不二中，亦非一二，若能知而用之，非世间之人者，即名为预证彼岸之人之谓也。”

关于忆经。涤华禅师指出：“忆经者，参禅之人，在行、住、坐、卧中，一切举止动用中，於般若经中，与大乘经中，其义适合本心者，常忆其要之人，亦是助禅之道义也。余抄《六祖坛经》中一节经文，作为用之而证之。

“法达曰：若然者但得解义，不劳诵经耶？师曰：经有何过，岂障汝念？只为迷悟在人，损益由己，口诵心行，即是转经，口诵心不行，即是被经转。听吾偈曰：

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  
诵经久不明，与义作仇家。  
无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  
有无俱不计，长御白牛车。

“达闻偈，不觉悲泣，言下大悟，而告师曰：法达从昔以来，实未曾转法华，乃被法华转。再启曰：经云，诸大声闻乃至菩萨，皆尽思共度量，不能测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见，自非上根，未免疑谤；又经说三车，羊鹿之车，与白牛之车，如何区别？愿和尚再垂开示。师曰：经意分明，汝自迷背，诸三乘人，不能测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饶伊尽思共推，转加悬远，佛本为凡夫说，不为佛说，此理若不肯信者，从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车，更於门外觅三车，况经文，明向汝道，唯一佛乘，无有馀乘，若二若三，乃至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词是法，皆为一佛乘故，汝何不省，三车是假，为昔时故，一乘是实，为今时故，只教汝，去假归实，归实之後，实亦无名，应知所有珍财，尽属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无用想，是名持法华经，从劫至劫，手不释卷，从昼至夜，无不念时也。达蒙启发，踊跃欢喜，以偈赞曰：

经诵三千部，曹溪一句亡；  
未明出世旨，宁歇累生狂。  
羊鹿牛权设，初中後善扬；  
谁知火宅内，元是法中王。

“六祖曰：汝今後，方可名念经僧也。达以此领玄旨，亦不辍诵经。

“结论：达师，如是念经者，真念也。何者，首念三千，而遇六祖也。复经六祖这一点辍，而得见其本来之道矣。领玄旨者，领会般若波罗密也；不辍诵经者，彼已全身、全心以为法华者，在不诵中，以胜过常诵。不辍者，达师也，而非世人诵念者可能与比也。何者？世人诵经，希五欲乐，以六根享受於六尘，求诸富贵者，莫可与比，亦莫可共其语也。”

关于数息。涤华禅师指出：“数息者，入座、趺坐与行住坐卧作诸事业之时中，均可能以鼻端出息、入息者而数之。按照出息、入息一往来者为一字，或按照出一字、入一字者，均可能也。其字者，宜合其人本心真性中合适者为妥当也。数字者（一）宜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以此十个字为纲领也。数者，以鼻息出入而数之也；数者，周而复始、始而复周也。（二）如持“摩诃般若波罗密多”这八个字，（三）如持心经中四句咒者，或其他经中自摘其要者，均可数而用之。其名为数息，复名为，数息观者。观者，以心观其鼻端出息、入息之意也。论言数息观者，寄此止妄也。倘能止之，复再灭之，其大道竟成矣。”

关于白骨观。涤华禅师指出：“白骨观者，专对治男女欲性未无、我相坚浓、万缘难放者，观者，寄此观而灭其妄也。解（一）男观女形、女观男相也，宜趺其坐而观之，方能得其要也。趺坐观者，男观其女，年方二八，渐中渐老，渐病渐死，渐灭皮肉，渐渐只见一副白骨之体，临於目前。观者，当忆此二八者，幻泡影也、无常生灭也、业缘所现也、生死种也。以此渐渐灭绝无始至今诸欲性种，其道竟成。女观男者，亦如是也。倘不能趺坐者，於行住坐卧中，亦能观而用之，亦名为方便观而观之。（二）若我相坚浓者，当观面临白骨是我也，我且无常，妄性即幻、邪心即泡，倘能彻底放下，当知真性无灭、本心而常住。行者，当舍幻而取真，真者，彼岸人也。行者，当舍泡而归觉，觉者，大觉无可比也。（三）万缘难放下者，万缘者，是诸业所感也，倘无诸业时，万缘万真如也。倘无诸业诸相诸想时，万缘即万行，成也，万行成者，万德庄严，非我是谁耶？参禅学佛者，当舍伪就真，其道成矣，彼岸至矣，生死了

矣。”

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话头、持咒、数息、白骨观等等？涤华禅师略举一则公案：“某禅师，有两弟子。其师命长徒参数息观，命次徒参白骨观。其两徒久观而无所成就。徒禀其师，其师问长徒曰，汝未出家时，汝当何业为生？长徒答，未出家时，以埋死尸为生。其师复问次徒曰，汝未出家时，汝当何业为生？次徒答，未出家时，以打铁为生。其师言，汝等兄弟俩人，将其观调换一下，再观瞧。於是兄弟俩人，调换其观。其兄改观白骨，其弟改观数息。不久两人均观成也。其师言，观者，当按其性而观之，即易成；否则难成也。附此公案者，希诸参者，当选适当者观之参之，其观其道易成之。”

参活禅。据小沙弥说，他跟涤华禅师在一起的时候虽然很短，但得到的教益极为宝贵而终身受用。他说，涤华禅师教他修行时，是教他参活禅，而不是死参一句“念佛是谁”的刻板话头，师徒俩同屋而坐，或跟他讲话，或叫他提问，或命他静坐，对他相机提示、随缘点拨，具体点说，很像早期禅宗采用的某种方法，师父在边上观察弟子的念头，念头跑到哪，当即把它打掉，并给予一定的引导点拨。当然啰，能如此引领弟子的师父，自身已是达到相当悟证之人，且有一定的他心通，否则何堪以教！

### 三. 几位弟子与密宗的殊胜因缘

涤华禅师力倡的如来禅，以简为要，以无为上；而密宗的一些修法及仪规，多有种种讲究，例如光是最基本的五加行，就要求念皈依、发心、金刚萨埵百字明咒以及供曼扎、磕头各十万遍，等等，至少从形式上看，两者确实差别较大。但有意思的是，涤华禅师的好几位大弟子，跟密宗似乎都有一定的殊胜因缘，而且涤华禅师在世时，就已洞察到这些弟子今后的某种走向。以涤华禅师超凡的修为与成就，想必这里含有一定的深意吧。



写给弟子真空的五本书目

涤华禅师曾对大连的真空说过，她今后会跟密宗有缘。真空想请涤华师说得明白些，涤华禅师笑笑，随手找了张写过字的纸片，翻过来，又随手找支笔，在上面写了五本书的书名，对真空说：“你要看这五本书。”

真空见上面依次写着《永嘉大师证道歌》、《六祖坛经》、《止观》、《金刚经》、《菩提道次第广论》。真空说，这中间三本已经看过了。涤华禅师师说：五本都要看，看一遍不够，要多看几遍。师父还要她常诵密宗里的五十二字大忏悔文。九三年润五

月凌晨，她做过一梦，地上放着五件法衣，涤华师命她穿上一件，下午三点，无人看见时，师父带着她一起起飞，瞬间把她带到山那边的一个地方，对她说，我只能送你到目的地的外面，里面的路，要靠你自己走了。一转眼，她来到一个大城墙的地方，师父不见了，她顺着大门大踏步地走了进去……那年年底，她给涤华师父写信，汇报了自己的几个梦境。涤华禅师在她写的梦境上批了几句话：“汝根基很深，往后定有吉人帮助你完成大事。”“很好很对。”“汝已经知道西方东方通是有为有生死的，唯有虚空之彼岸是如来真住之处。”

我去大连时，真空告诉我，涤华师父去世后，她有时会有一种茫然若失的感觉，对修行中出现的某些境界，想问又无人可问。几年前，在梦里见到《妙法宝库》、《甘露妙法》等三本书，想翻开看，梦醒了。不久，中华师把索达吉堪布的照片和天降舍利子拿来给她看，她顿时对索达吉堪布和如意宝大法王晋美彭措上师生起大信心，背着一大袋白馒头和几包榨菜，就往青藏高原求法问道去了。一到那里，她就见着了如意宝大法王，如意宝给她起了个藏文名字，翻译过来，意思是“言语圆满”。在那块神奇的土地上，她得到了梦中已见过的《妙法宝库》和《甘露妙法》两本书。回来后，她把《菩提道次第广论》和堪布写的几本书看了好几遍，解开了心中的一些疑惑，认识到禅与密在本质上并无两样，将禅与密截然对立起来的看法是不对的，她日渐体会到师父说她跟密宗有缘的意蕴了。

笔者亦曾多次去过藏地，有幸拜见过如意宝上师、云登桑布上师、年龙佛父母、索达吉堪布等当代大德。我注意到，不少密宗上师对汉地禅宗的见地和修法都给予高度评价，认为禅宗与密宗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即以宁玛派最为殊胜的“大圆满”来说，其主旨是直指心的光明本性，而禅宗的宗旨，也是为了证得心的本性，从根本上说，心的本性只有一个，因此，在修行的目标上，在最高的境界上，两者是无二无别的。不仅如此，在修行的路子上，禅宗《指月录》、《正法眼藏》、《景德传灯录》等经典之作中提到的某些打机锋、参话头等方法，跟收进《妙法宝库》、《甘露妙法》中的若干大圆满典籍中教导的直指心性的一些修法，也颇有异曲同工之妙。索达吉堪布在《金刚经释》中开释《金刚经》中的“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时，也语重心长地指出：“过去曾经有许多大德依三心不可得而证悟，每当浏览至此看到《金刚经》的这句话，自觉与大圆满窍诀观察心无任何差别，因此奉劝修行人应该经常对照观心，细心揣度本经中犹若珍宝之甚深教言。”不久前，我还问过五明佛学院副院长龙多活佛，能传授一点大圆满的窍诀吗？他说，传授大圆满的窍诀，不是靠嘴里说说的，以后有机会到我身边来实修时，我教你吧。他

又说，从根本上说，最大的窍诀，就是要放下，一切放下，统统放下。听他这么说，我马上想起，这跟涤华禅师对弟子一再强调的要无相、要放下的言教，实在是英雄所见、不谋而合啊。

“不过，我从色达五明佛学院回到大连后，有的同门师兄弟认为我不该去那里，好像我去了趟藏地，就是背叛了禅宗师父似的。”说到这里，真空的声音里带了点无奈。“你说呢？难道拜了一个师父，就再也不能拜别的师父了吗？”

“不是涤华师也说你以后跟藏地和密宗有缘吗？”

“我说了，他们还不信，他们又没听到师父是怎么跟我说的。”

“你说的那五本书目还在么？”

“在呀。”

“请拿给我看看。”

真空从她的文件夹里找出一张巴掌大的小纸片，交给我。

“干嘛要剪得这么小？”

“是这样的。”尹告诉我，“前年春节前家里大扫除，我把涤华师给我的信件啊材料啊整理一下，一部分留作纪念，好些看着没啥用的就烧掉了。是小吴帮我一起烧的。有张纸，扔进火里，自己飘了出来，再扔进去，又飘出来，当时没有风，小吴说，它不想烧，就别烧了吧。我一看，是五本书目，心想，哎呦，师父叫我看这些书，我都忘记了。我用剪子把烧焦的地方剪掉，修修齐，就这么留下来了。”

“你没跟大连的几位师兄弟说过这事？”

“没有。”

我离开大连前，孔居士等人又来过一次。我把这事跟她俩说了：“宗喀巴大师在藏地被称为第二佛陀，他著的《菩提道次第广论》，是藏传佛教中的经典著作，法尊法师将它译成了汉语，涤华师要真空看五本书，这是其中之一，你想，涤华师不会无缘无故要真空看这本书的吧？前年，这五本书的书目扔火里了，烧都烧不掉，自己飘出来了。”

孔居士等人说：“真有这回事？那尹师兄以前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只要是涤华师父说的，我们一百个都信！”

半年前，福州林居士去了趟苏州，在真照师兄那儿呆了一段时间。她说她本来不想去，但有一股说不出的力量，把她推到那儿去了。有人对林居士说，有位藏地来的活佛，是当地一所寺院的主持，现正在苏州，听说修行不错，你不想见见么？她想，不少人跑几千里路去西藏拜活佛，现在活佛到了苏州，自己也正在苏州，能在这儿见见，挺好么。她问清了地址，就前往木渎紫竹林登门拜访。乍一见面，她大吃一惊，这位活佛，不

就是她十三年前为了找师父，打坐时显现出来的那个僧人么！奇怪呀，按理说十三年前，这位活佛才十几岁呢，可她那时打坐中看到的，就是今天二十几岁的模样！活佛好像在等她来似的，为她加持，教她文殊狮子吼，并始终对她笑着，有一种宿世的亲切感油然而生……两天后，林居士一早起来打坐，心里听到那位活佛唸咒的声音。后来有人告诉她，活佛就是这天早晨离开了苏州……

几个月前，陈居士来电话，说是有个西藏萨迦派的活佛来上海了，她想跟别人一起去修颇瓦法，问我能不能去？我说你问涤华师嘛。她说师父已去世了，怎么问？我说你想想师父在世的时候，你若问他想去修密宗的颇瓦法，他会怎么回答？陈居士说，师父平时对我们就像哄小孩似的，你问他这个，他说好好好，你问他那个，他也说好好好。我说，既然如此，你就去嘛，不过，涤华师父一再要你们无我无相，你可别把头上能不能插根草看得太重了。

十来天后，陈居士又来电话，乐滋滋地告诉我，十多个人在萨迦派活佛那儿修颇瓦，她是头一个，两天就开顶了，别人大都四五天以至一个礼拜才开，活佛在她头顶上插了根草，说她开得快、开得好，还叫别人来看呢。我说，听藏地上师说，颇瓦法有数种修法，能修至夺舍、迁识，那是比较高也比较难的，仅仅头骨开个顶，那还是比较一般的，而且头骨也未必是影响神识出入的障碍。当然，顶上梵穴开了，对沟通、采集外界能量是有益处的，但有必要经常念念长寿佛心咒，不用的时候把门关关紧。她说活佛已经教了她们长寿佛的修法。

得涤华禅师袈裟传授的小沙弥，涤华禅师去世时，他正在青藏高原某僻静处依一位宁玛派的金刚上师习修密法，得知师父圆寂的消息，已是第二年，他这才明白几年前跟师父分手时，师父为什么一挥手说以后死的时候他不用再来的意思。小沙弥说他并未忘记涤华师父对他的期望和嘱托，他的藏地上师对禅宗、《金刚经》和涤华师亦有极高评价，他自己今后到一定的时候，定会为不辱涤华师送给他的那套袈裟贡献一份力量。

### 卅三.辽源商场一场火，惊醒多少梦中人

吉林辽源因地下蕴藏丰富的煤田而闻名于世，开采至今已有八十年历史。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略者统治东北期间，辽源煤矿中许多工人因极端恶劣的环境而死于非命，成千上万被埋在“方家坟”等墓地里的死难矿工难以计数。解放后，煤矿工人获得了新生，作业条件大为改善。但近年发生在这儿的一次次灾难，也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例如，根据公开的报道，一九九四年辽源矿区泰信煤矿煤尘爆炸，导致七十九人死亡，一百二十九人受伤；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五日，辽源矿区西安煤矿瓦斯爆炸，造成三十一人死亡，两人重伤；二〇〇一年十月二十三日，辽源矿区梅河煤矿发生冒顶事故，造成八人死亡；二〇〇二年六月七日，辽源市东辽县白泉镇一煤矿井下发生中毒事故，四人死亡，一人重伤；六月二十三日，辽源矿区红梅矿发生顶板事故，死亡一人，等等。

顺手拈来这些事例，并不是要为辽源写一份事故报告，只是一层铺垫，接下去要说到的，乃是发生在辽源市区的一场没有公开报道过的大火，时在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一日（农历七月初一）。这天凌晨两点多，这座东北城市早已入梦了，因为在夏天，摆在路边的大排档上还有零星的食客在吃夜宵。这时，有个操外地口音的男子忽然叫起来：“呦，这是啥房子？着火喽！”顺着他手指处，只见不远处一幢四层楼的建筑物，有一股浓烟正从窗户里涌出来，直冲夜空。

“那不是集贸大楼嘛！”

“嗯，真的着火啦！集贸大楼着火啦！”

“快打一一九呀！”

吃夜宵的几个食客叫喊着，议论着，有个刚吃完的，搁下碗，问排档老板附近哪有公用电话，找电话报警去了。

集贸大楼建于八十年代中期，坐落于市中心，是辽源市最大的一家百货商场。这么一家大商场半夜起火，可不是闹着玩的。

红色的消防车呼啸着开来了，但由于这个地段的房屋密度比较大，消防水源也有一定的限制，消防车很难开到火源跟前，消防员也进不去，只能用水龙在外围灭火。

警察也奉命赶来了，迅速封锁现场，宣布戒严，说要保护人民生命安全，不准任何人进去。天亮了，许多在集贸大楼里设有柜台的摊主闻讯赶来，想冲进去抢救点东西，都被拦住，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自己那点赖以养家的财产被无情的大火吞噬掉……

大火烧了很长时间，直到下午近四点钟，火全部熄灭了，警察才撤消

了戒严。摊主们发疯般冲进去，一个个直奔自己的摊位，可是从一楼到五楼，满地黑水，一片狼籍，几乎所有的东西都烧坏了……人们捶首顿足，呼天抢地，撕心裂肺地哭着喊着……

一位经营服装的中年女摊主冲上二楼拐角处，奔到自己的柜台前，只见铝合金的柜台全被烧塌，玻璃全被烧碎，服装等物全被烧焦乃至化成灰烬，家当尽毁，不由得她不心痛不已，大声哭叫起来。可是，她蓦然发现，有两本书居然安然无恙地躺在柜台的一层搁板上！走近了看，最上面的一本，是《涤华禅师行略》，封面和书脊略被熏黑，掀开封面，映入眼帘的，是彩色插页“涤华禅师于金山寺关房”等三张照片，照片上的涤华禅师，结跏趺坐，双眼微闭，好像比她前阵子翻看时更显沉稳安详，好像正在向她传递着某种不可言说的信息，一阵莫可明状的激动，顿时涌上心头。她小心翼翼地将《涤华禅师行略》拿起来，看看底下的那一本，是《印光大师文抄》，翻了翻，也未烧坏。跟这两本书放在一起的两百多盘磁带，则全部烧化了，粘连成一堆黑乎乎的废渣。

这位女摊主，是位很虔诚的佛门弟子。她在集贸大楼里租了个柜台，主要做点服装生意。这儿地处辽源市中心，来来往往的顾客比较多，她就在柜台里放了些结缘的佛学读物，谁若想要，随缘请取。那两百多盘录音磁带，便是一位很出名的大法师讲解《金刚经》的开示。《涤华禅师行略》是她不久前刚从一个师兄处得到的，自己还没看完，带到商场来，有空时翻翻，所以放在柜台搁板的最上面。



两本书在大火中焚而不毁的奇迹，令她心中充满了法喜，因财产损失而引起的巨大伤痛，反而退居其次了。她拭干脸上的泪水，向走过的人们展示那两本烧不坏的书，很快，在她身旁聚集起一圈人，大家无不啧啧赞叹：连铝合金的柜台都烧塌了，柜台里的书却没烧掉，佛法的威力真是不可思议呀！这一奇迹，随着集贸大楼火灾的消息一起传播，几天内便传遍了整个辽源市。

我去大连了解涤华禅师的事迹时，听说了三年前发生在辽源的这一奇迹，很想请真空向那位女居士更详细地询问一下当时的情景，尹告诉我，为写《涤华禅师行略》一书，她和马居士已去过辽源，那位女摊主一开始有顾虑，一则，当地有关部门向上面和外界封锁火灾消息，她怕谈论商场大火会惹上不必要的麻烦；二则，烧掉的两百多盘录音带，是她以往很崇敬的一位法师宣讲的，所以也不想多说。经过交谈，那位女摊主最后同意

公开这件事，但仍要求别把她的名字公布出来。

我能理解并同情女摊主的顾虑，虽说她的顾虑也许是多余的。试想，那么大的火，烧了那么长时间，烧掉的是那么大一幢大楼，大楼里又关系到那么多摊主等等的切身利益，更别提有那么多市民都亲眼目睹了这场火灾，哪怕这件事不敢如实向上汇报，也不让当地报纸、电台、电视走漏风声，可你能长久不让上头知道吗？再说，就算上头知道这儿又发生了一场灾害，也未必就会影响你的仕途呀……至于她敬仰的一位法师的两百多盘讲经磁带被大火烧毁了，这也是很正常的，那么大的火，连金属制品都被烧坏了，塑料磁带能不烧掉吗？本来，《涤华禅师行略》与《印光大师文抄》若被烧掉，也是很正常的，书籍纸张，是最容易起火的，唯其烧而不坏，这才是异常的、极为罕见的。因此，大可不必为录音磁带被烧掉而耿耿于怀的呀！

据《汉法内传》记载，东汉永平十四年（71），在汉明帝首肯下，来自五岳诸山的数百名道士齐聚京城洛阳，与白马寺的僧人比试高低，在永乐宫前的广场上，堆砌两堆木柴，一堆上面放置道经，另一堆上面放置佛经和五颗佛陀舍利。一声令下，两堆木柴同时点燃，熊熊大火顿时将道、佛两家的经书都吞没了。大火灭后，皇上委托太傅张衍仔细检视，只见道经里面除《道德经》的残片依稀可辨，别的都已化为灰烬，而佛经上除了蒙上一层烟熏火燎的痕迹，完好无损。比试结果已经出来了，可有的道士仍不服输，这时，众目睽睽之下，五颗舍利子突然从地上腾上空中，放五色光，旋绕如环，覆盖众人，这下子连最嘴硬的道士也不得不甘拜下风了。这场比试过后，洛阳城里堪称人人向佛，有一千多人出家为僧，两百多妇女削发为尼，诸山道士中有六百多人皈依了佛教。

前面讲到，一九九〇年年底，某日傍晚，福州某印刷厂着火，被刚巧进厂的厂长及时扑灭，该厂长觉得奇怪，他平时吃过晚饭，就在家里看看电视，从来不去厂里的，因为工人都下班了嘛，这天吃过晚饭，却不知怎么搞的，浑身不对劲，好像被谁支使着，就到厂里去了。事后林居士告诉这位厂长，金刚之力不可思议，这几天车间里正在印涤华禅师的《金刚经注解》，是这本书救了你们这家厂啊！

大连弟子在营口印行《金刚经注解》第六版时，也出现过一桩很有意思的事。当书印到一半时，机器忽然出现故障，纸一进入机器就打折，印出的字模糊不清，印废了许多，而让同一机器印其他书籍，却仍能正常运转，技术人员多次检测，也查不出任何毛病。书没法印下去了，只好通知大连来人商量解决。大连去了三个人，其中一位一进这家印刷厂，就看到车间里有个横死的阴魂在作祟，但对她的描述，别人一开始都不信，因为

他们都看不到嘛。后来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由营口市佛教协会的陈秘书长出面，把楞严寺的释无生法师请来现场，为鬼魂做了超度，结果机器立刻就运转正常了。那次在现场观看的人很多，有位老年人说：“以前在这房间里吊死过一个男子。”闻者无不深受触动。年轻的印刷厂厂长由此发心，每天敬香礼拜《金刚经注解》，直至此书全部印刷完毕。

涤华禅师写给真空《金刚经》、《菩提道次第广论》等五本书目的那张纸，似乎也充满了不可思议的灵性，两次扔进火里，两次自动飘出来，最终没烧掉。

涤华禅师有位上海女弟子真信居士，为印行《金刚经注解》出过不少力，一九九九年春节期间在家里拍了几张照片，当时没留意，最近忽然发觉，一张照片上有处地方大放光芒，光源来自她搁在五斗橱上的涤华师的舍利及“泰”字照片！

上述事例，活生生地印证了佛法不可思议的功德威力，印证了涤华禅师及其著作的功德威力不可思议，甚至他去世以后，甚至连他的舍利和“泰”字照片，犹会显示出不可思议的功德威力来！

在辽源，涤华禅师活着时收的弟子没几个，他去世后，虽然也有人听说他的骨头上烧出一个“泰”字，神奇得很，但毕竟距离远了点，随着时光流逝，人们渐渐将他淡忘了。而市中心集贸大楼的这场大火，像一声春雷的巨响，将整个辽源都震动了，将许多人心中被淹没的佛性惊醒了！

人们纷纷打听，大火烧不掉的《涤华禅师行略》，到底是本怎样的书？书中记载的涤华禅师，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人们纷纷主动捐款助印《金刚经注解》和《涤华禅师行略》。辽源大火两年之后，这两本书以非卖品的方式再印六千四百册流泽于世。

楞严寺方丈还为再版《涤华禅师行略》欣然作序：

应广大信众要求，再版老禅师行略记。纵观所注“三经”，实乃言简意赅，每章字字句句均砥砺行者放下身心、摒弃万缘、真参实学，方能证无生忍。望诸行者四相了却，切勿走马观花，要深入实境，方不负作古大德度生之苦衷。附吉省辽源市商贸大厦二楼张居士一则报道：一九九九年七月初一凌晨两点钟，该大厦发生重大火灾，四层大楼全部财产所剩无几，二楼张居士的锯合金柜台烧塌后，柜内所有佛书、录音带、服装等全部烧成灰烬，唯《涤华禅师行略》、《印光大师文钞》完好无损，因《行略》在《文钞》之上，仅书皮熏黑烤碎，真是法力之不可思议。今再版《涤华禅师行略》，委老拙为

序，故做此笔代序，望行者自悟之。

营口楞严禅寺方丈释圆山

二〇〇一年农历十月十四日

再版这两本书的助印者，源自辽源、鞍山、北京、大连、苏州、营口等地，共六百四十一人，金额共五万零五百六十七元。其中辽源助印者有四百八十六人，占了百分之七十六；合计一万七千二百九十四元，占了百分之三十四。我们还注意到，这四百八十六捐款人中，捐款二十元以下者达三百四十九人，其中有十二人捐款一元或两元。这表明辽源的小额捐款者较多，这也许跟辽源市民的经济收入水平不高有关。正因如此，就更不能小看了这一元、两元、五元、十元！这一元两元钱也许就是他一天两天的生活费！人的敬佛之心是无法用金钱来称量的。在辽源的近百年煤城史上，这座市区人口仅三十七万的小城市，头一次有那么多人助印两本佛教书籍而主动献出了自己的爱心！



部分《金刚经注解》结缘本

在此再做一小统计，自一九八九年《金刚经注解》以三百部油印本首次面世，至二〇〇一年年底辽源众人助印，涤华禅师的这本心血之作共印行九次，总计三万六千部，印刷费合计约二十万两千余元；涤华禅师著的《关房心经感·般若觉合刊》

共印两版，总计八千六百册，印刷费用合计四万六千六百元；涤华禅弟子撰的《涤华禅师行略》共印两版，总计一万六千册，印刷费用合计十三万九千六百元。以上三本书共印六万余部，印刷费用合计近三十九万元。各方捐款者共计三千六百余人次。

对正规的出版社来说，一本书若能印行一万部，经济上足可有所赢利了。上述三本书，在一些信众支持下，几年中能曲曲折折地自费印制六万多部，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是不低的。这类书的内容，弘扬正信佛法，喻人为善，劝戒恶行，对社会、国家、人民绝对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可以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我们的既要赚钱又以宣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崇高职责的出版部门，为什么不能给这样的好书以一席之地呢？在当前大力崇尚以德治国的新形势下，对这样的好书似乎更没理由拒之门外了。

二〇〇三年七月